

请参阅该出版物的讨论、统计数据和作者简介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76353096>。

毛茸茸科学 :对毛茸茸爱好者群体的十年心理学研究。

书籍 · 2023 年 12 月。

引用。

0。

阅读。

25,141。

5 位作者,包括:

考特尼·普兰特。

主教大学 121 篇出版物 1,299 篇引用。

查看个人资料。

斯蒂芬·雷森。

德克萨斯 A&M 大学-科莫斯 199 篇出版物 3,741 篇引用。

查看个人资料。

莎朗·罗伯茨。

滑铁卢大学 89 篇出版物 1,094 篇引用。

查看个人资料。

本页之后的所有内容均由 Stephen Reysen 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上传。

用户已请求增强下载的文件。

毛皮科学。

对毛茸茸爱好者群体的十年心理学研究。

毛皮科学。

对毛茸茸爱好者群体的十年心理学研究。

編輯。

考特尼·N·普兰特。

主教大学。

斯蒂芬·雷森。

德克萨斯 A&M 大学-商学院。

卡米尔·亚当斯。

卡尔加里大学。

莎朗·E·罗伯茨。

滑铁卢大学雷尼森大学学院。

凯瑟琳·C·格巴西。

尼亚加拉县社区学院。

国际拟人化研究项目商业处,美国德克萨斯州。

ISBN-13:978-0-9976288-3-8。

版权所有 © 2023 作者。

美国德克萨斯州科默斯。

封面艺术由@echoofjustice 创作。

本书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证 (CC BY-NC-SA 4.0)进行授权。

目录。

致谢。

第 1 部分 这一切是什么？

第 1 章 本书简介 1.

考特尼 “努卡”普兰特。

第 2 章 - Furry 101:Furry 粉丝群的 (简要)历史 7 Joe Strike 第 3 章 - Furtuity:Furscience 的故事 19 Kathleen Gerbasi,Courtney “Nuka” Plante,Sharon E.

罗伯茨,斯蒂芬·雷森、伊丽莎白·费恩。

第 4 章 - (不太痛苦的)研究方法简介 39 Courtney “Nuka”Plante。

第 2 部分 毛茸茸的动物做毛茸茸的事情。

第 5 章 什么是毛茸茸？ 95.

考特尼 “努卡”普兰特。

第 6 章 - 成为毛茸茸:粉丝与粉丝圈 131 Stephen Reysen & 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7 章 - 毛茸茸 - 近距

离接触和毛茸茸 157 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8 章 - 穿上毛茸茸的衣服获得成功 207 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9 章 - 制作东西,获取东西:毛茸茸内容 231 Stephen Reysen,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10 章

- OwO 这是什么?性和色情 259 Thomas R. Brooks,Frances HI Henry,Anna R. Henry,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11 章 - 模糊的界限:子群体和毛茸茸相邻群体 285 Stephen Reysen,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12 章

- 戏剧骆驼:冲突和守门 317 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3 部分 - 数字:毛茸茸的人口统计。

第 13 章 - 毛茸茸一代: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际关系 375 Courtney “Nuka”普兰特。

第 14 章 - 毛茸茸粉丝圈中的种族身份群体和种族。411 Sharon E. Roberts,Camielle Adams,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15 章 - 毛茸茸粉丝圈中的性别和性别 443 Anna Renee Henry,Frances HI Henry,Sharon E. Roberts、

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16 章 -

毛茸茸粉丝群中的性取向 497 Frances HI Henry,Anna Renee Henry 第 17 章 - 毛茸茸信仰 :宗教与政治 545 Courtney “Nuka”Plante,Camielle Adams。

第四部分 - 一切都在你的脑海中:毛茸茸的心理学第 18 章 - 各行各业:个体差异 571 Stephen Reysen,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19 章 - 呼噜声马达 :风扇驱动和动机 607 Stephen Reysen,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20 章 - 内心的动物:动物态度和兽人 637 Kathleen Gerbasi,Elizabeth Fein,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21 章 - 仇恨者会仇恨:毛茸茸的耻辱 657 Stephen Reysen,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22 章 - 孩子们都很好:毛茸茸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683 Stephen Reysen,Courtney “Nuka” Plante 第 23 章

- 毛茸茸粉丝圈中的自闭症:机遇、障碍和建议 705 Elizabeth Fein,Amy Adelman 第 24 章 - 毛茸茸身份、毛茸茸资本和内在声音 :融合定量、定性和人类学发现以形成毛茸茸粉丝圈身份解决模型 (FFIRM)733 Sharon E. Roberts。

第五部分 谢幕。

第 25 章 持续追踪:我们接下来该去哪里?773 Courtney “Nuka” Plante。

作者简介 777。

致谢。

Furscience 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合作努力。就像百老汇演出一样,局外观众很容易忘记舞台上的演员只是制作一部作品所需的所有人中的一小部分!本着这种精神,我们 Furscience 想集体感谢所有帮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人,没有他们,这本书就不可能问世。我们将努力感谢每一位一路帮助过我们的人,但也意识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Furscience 代表了数百人的累计贡献(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的动物爱好者慷慨地奉献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我们进行研究)。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我们几乎肯定会忘记

提到人。这种疏忽应该被视为对人类记忆脆弱性的反映,以及我们对有多少人应该表示感谢的谦虚认识,而不是我们对这么多人多年来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感恩! Kathy Gerbasi 我想向多年来与我们合作过的所有研究助理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任何毛茸茸的研究!按字母顺序排列,据我所知,他们是 Charlie Aquilina,Ashley Borelli,Eric Broeker,Troj Brueghel,Mike Cline,

Carlos Darby,Emma Verratti DeChellis,James Ducas,Erika Edwards,Caitlin Fulle,Tim Gadawski,Anthony Hartman,Rebecca Hewitt,Justin Higner,Dan Kish,Elise Koepke,Darryl Lockie,Jared McCaffrey,Brian Mendel,Nick Paolone,Anthony Paterno,Adam Privitera,Tristan Puffer,Jennifer Raymond,Isaia Sciabarrasi,Joe Vullo。除了上述个人(他们大多是我的学生)和过去 10 年参与研究的数千名兽迷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 Laurence “Green Reaper” Parry,William Conde,Michael Brenner 和 Douglas Muth (Giza) 对兽迷研究的持续支持和关注,以及 Simona Ghai 出色的转录能力。Courtney “Nuka” Plante 我是研究生时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当时我对这个项目的信心很不稳定,我不确定我所做的事情是否会毁了我的职业前景。在这方面,我要向我的研究生导师 Richard Eibach 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及他的搭档史蒂夫·莫克博士,他们两人都帮助我培养了至今仍在使用的研究技能,并帮助我平衡了渴望和热情,以便能够从事这项古怪的研究。

研究需要脚踏实地、务实。同样,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特别是凯西、斯蒂芬和莎伦。我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研究生,因为他们;虽然大多数研究生只有一个导师,但我很幸运,有四个导师在我人生的艰难时期指导我。我今天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可以

归功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我还要感谢多年来遇到的那些毛茸茸爱好者,他们要么直接帮助我们的研究,要么帮助我这个从事毛茸茸研究的人。这包括但不限于阿尔伯塔省毛茸茸爱好者、滑铁卢毛茸茸爱好者和华盛顿大学 Bronies 俱乐部。我特别要感谢 Edolon,他首先把我介绍给了 Kathy;Kaa,她在精神上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并帮助我在毛茸茸大会上建立和运行了一个计算机实验。感谢播客 Fur What it's Worth 和 Furcast,他们都是我们研究的早期支持者,并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传播给世界各地的毛茸茸爱好者!同样,感谢 Greenreaper 帮助我们在 Flayrah 上宣传我们的研究结果,并如此热情地支持我们的工作。感谢所有帮助我们在他们的大会上进行研究的会议工作人员,包括满足我们所有奇怪的要求。其中包括 Texas Furry Fiesta (例如,Istanbul,Glass)、Anthrocon (例如,Kage,Giza)、Further Confusion (例如,Carbon)、Oklacon (例如,Lenny 和 Andy)、Furnal Equinox、Canfurence、Eurofurence、Fur-Eh 和 Furality (例如,Alofoxx)的众多工作人员!我还要感谢众多毛茸茸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反馈、观点和批评,这只会帮助我们做得更好!其中包括 Troj,他是一个奇妙的共鸣板,可以与之交流临床想法;Hazel (Bobbi) Ali Zaman,他总是提供出色的观点并推动我们考虑更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工作;Yerf,他的批评一直是富有成效的创造性摩擦;以及 Camielle (Kirisiss)

Adams,除了编辑这本书并就政治学和 BIPOC 问题提供宝贵的观点和研究思路外,我还将他视为一位亲密的朋友!最后,我想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感谢我的朋友和毛茸茸的伙伴 Ocean,他是我俩最大的责任人。

踏上毛茸茸爱好者之旅,最终踏上成为 Furscience 的旅程!Sharon Roberts 有许多人为 Furscience 的实现而默默付出。如果不是那些机构、期刊和资助机构看到了我们早期工作的前景,我们就不会成功。感谢我们的资助者协助我们开展许多研究项目,这些研究项目包括:

本书中介绍的:雷尼森大学学院提供的种子资金;滑铁卢大学的启动资金;感谢鲍勃·哈丁和路易斯·克拉克斯顿人文和社会科学捐赠基金;衷心感谢 SSHRC 能够说:这项研究部分由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所以,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 Tom 教我如何撰写更好的拨款申请。祝你长命富贵,朋友。我感谢众多大会及其出色的工作人员,他们帮助我们取得了成功,其中许多人已经被我的同事提到过。然而,我和 Malicious Beaver 还要向 Anthrocon、CanFURence、ConFuzzled、Eurofurence、NordicFuzzCon、Furnal Equinox、Oklacon、Furality、Owomacon、Texas Furry Fiesta、Furpoint、VancouFur、Alamo City Furry Convention、Further Confusion 和 Furry Pinas 的组织者表示个人感谢。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合作伙伴和友谊。我们也衷心感谢毛茸茸社区的许多优秀人士,他们在幕后与 Malicious Beaver 一起不知疲倦地开展各种工作。你们人数众多,但我们要特别感谢康威博士、Arc Husky、Jacob、Tempe O'Kun、Cheetah Spotty Cat、Jyanon、GerMANshep、Trax、Arrkay、Andy、Lenny 和 Moms of Furries。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指导、慷慨和善良。感谢我们敬业的学生、研究助理和 Furscience 志愿者:Chelsea、Kayla、Abigail、Marie-Michelle、Scott、Roula、Rebekah、Simona、Kendra、Jacklyn、Kim、Iona、Anna、Charles、Troj、Dawn、Asher 等。当我想起 James Côté 教授时,我感到无比感激。感谢你们

您为我的教育投入了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并在我的整个学术旅程中不断指导我。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一个世纪里,能够向您学习是我的荣幸。

此外,非常感谢您对 Furry Fandom 身份解析模型 (FFIRM) 的反馈和鼓励,该模型将在本书第 24 章中首次亮相。

我衷心感谢我们的创意和传播总监 Malicious Beaver,感谢你对 Furscience 和我无尽的奉献。还要感谢我的 Furscience 同事们我亲爱的

朋友们。我非常感谢你们的耐心和智慧。我很幸运有机会帮助撰写这个关于 Furtuity 的故事。最后,感谢令人惊叹的毛茸茸社区,让我们在毛茸茸的空间里感到宾至如归。正如我在研究方法课程中告诉学生的那样,分享生活细节的参与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最珍贵的礼物。了解这么多毛茸茸爱好者生活的起伏是一种非凡的荣幸。感谢毛茸茸爱好者参与我们的许多研究并支持这项研究。我们心怀感激。Stephen Reysen 感谢 Tanner McCarter、Jessica Gamboa、Amanda Gamboa 和 Jessie Kierbow,他们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德克萨斯毛茸茸嘉年华团队的成员(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还要感谢过去提供过帮助的学生:Catherine Schroy、Jamie Snider、Jason Lloyd 和 Justin Miller。最后,感谢 Eduardo Soliz。伊丽莎白·费恩 我想感谢詹妮弗·布拉德利、本·加德斯、何塞·G·路易吉·埃尔南德斯和加布里埃拉·梅纳·伊瓦拉。卡米埃尔·亚当斯 哇,我从没想过我会在非虚构作品中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我做到了。生活确实给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但我非常感激我得到了所有独特的机会。我希望我参与的每一份出版物都能启发和激励他人进一步探索和

寻求他们的理解。记住,如果我们每天都做一件对别人产生积极影响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能一点一点地改变世界。首先,我要感谢造物主赐予我才华和忍耐的能力,而我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就在我身边展开。

我还要感谢我亲爱的丈夫 Ocean,感谢他的爱和夜宵。真的,没有他我会很失落。他真的是我太阳的月亮。我还要感谢我的教父教母 Tonae & Earle、Irene 和 Cathy,感谢他们的鼓励,感谢他们在我遇到困难时照顾我。同样,非常感谢我的表妹 Elaine,她为我祈祷,让我坚强,让我有耐心。我还要感谢 Courtney “Nuka” Plante 博士让我参与这项事业。这是。

很有趣,作为一个终生的书呆子,这项研究和编辑是一次很棒的经历。最后

但当然,我要感谢我的母亲 Dee,她为我小时候打下了基础

将知识、研究和阅读视为一种有趣且引人入胜的活动。虽然您已不在我们身边,但从现在到永远,我到达的每一个山顶都能感受到您的遗产和爱。记得拥抱豺狼!

第 1 部分。

这一切是什么?

第 1 章。

本书简介。

考特尼 “努卡”普兰特。

你知道生活中的某些时刻,你会停下来,环顾四周,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我们,Furscience 团队的成员,有机会盘点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让我来解释一下。自 2011 年以来,我们这个自称为 Furscience 的社会科学家团队一直在科学地研究毛茸茸的粉丝群体 进行在线

以及现场调查、访谈、焦点小组和实验,以更好地了解是什么让兽迷们兴奋起来。¹ 从那时起,我们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名兽迷进行了数十项研究,研究的主题包括兽迷们的动机、兽迷们的福祉、兽迷们之间的关系等。

毛茸茸迷、毛茸茸爱好者对动物的态度、毛茸茸角色的功能、粉丝空间中的身份形成和成熟以及粉丝冲突,仅举几例。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关于毛茸茸主题的心理文献相对较少,而当时很多新闻媒体、电视节目和网上的仇恨者对毛茸茸有很多话要说。所以我们做了所有优秀学者努力去做的事情:我们发表了我们的研究,试图将知识带到人们关心的话题上。我们在学术期刊、书籍章节和我们自己的网站上以相对零碎的方式发表了我们的研究。科学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代表了对非常具体的、薄薄的毛茸茸行为的深入研究,而我们的网站定期展示我们

最新的研究。我们这样做了近十年,逐渐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已发表文章和章节,并通过在越来越忙碌的办公室白板上贴上每一项新研究,扩大了我们的在线研究成果库。随着每一年的过去,我们专注于发布更多文章,并在我们的网站上添加更多数据,几乎没有时间去做

因为我们一旦分析完一项研究的数据,就已经开始为下一项研究收集材料了。总是还有一场会议要参加,还有一份样本要收集。

1 正如我们在第 3 章中解释的那样,我们团队的一些成员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从 2006 年就开始进行研究,但直到 2011 年我们才组成 Furscience 团队!

然后,在 2020 年,一场全球性疫情让世界陷入了停滞。隔离使毛茸茸大会和常规学术活动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都无法进行。作为教授,我们仍在举办在线课程,但除此之外,我们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都处于等待状态,等待疫情结束。数据收集、分析、规划,然后是更多数据收集的快速循环与其他一切都停止了。没有会议可参加,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一些不寻常的空闲时间。

就在那里,我们退后一步,意识到十多年来,我们从未真正停下来将所有碎片拼凑在一起,全面审视我们的所有数据。在任何一项研究之后,我们都会收获最有趣、最令人兴奋的信息,在出版物和我们的研究网站上分享,但我们从未真正回去做更慢、更有条理的科学苦差事:仔细研究一些更平凡但仍然很重要的发现。我们如此渴望思考

关于未来的研究,我们从未停止将我们目前的发现与之前的发现进行比较。简而言之,疫情给了我们一种洞察力和机会,让我们坐下来研究我们的数据,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仔细研究它。我们终于有机会研究了 30 多项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向数万名兽迷提出的数千个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开始看到更广泛的趋势和模式,而这些趋势和模式只有在全面审视一系列研究后才会出现。

这就是这本书:它是我们迄今为止对毛茸茸粉丝群体进行的所有研究的最完整图景。这是我们对毛茸茸粉丝群体心理的最全面观察,是我们写过的故事中相互关联、重叠、交织的叙述和情节最多的故事。我们从头到脚,从头到脚,将所有研究结果汇总在一起,不是孤立地看待它们,而是用眼光看待它们共同贡献的大局。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十年之后?如果我们说这至少没有一点自私,那我们就是在撒谎。毕竟,十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恼人的想法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种“我真的应该回去再看看数据,只是为了确保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的烦人感觉会随着每一项额外的研究而积累起来。彻底梳理我们收集的每一条数据并对其进行整理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体验 有点像终于腾出一个星期天下午来清理那个乱七八糟的衣柜或整理那个垃圾抽屉!这也是我们接触和寻求那些比我们更了解具体情况的人的观点和专业知识的绝佳机会。虽然我们可能是毛茸茸方面的“专家”,但当谈到本书中描述的许多主题时,我们都是通才(例如种族、性别、性别、粉丝历史、政治信仰)。因此,虽然《毛科学》

提供所有数据后,专家们慷慨地帮助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内解释和阐释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或理论框架,让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研究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采用“章节合集”的方式编写本书,而不是“每章都由同一作者撰写”的方式 它让我们能够从中受益

其他学者多年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写这本书的第三个原因是回馈多年来给予我们如此多的兽迷。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兽迷们的慷慨时间,我们在 Furscience 的工作将不可能完成,他们花时间完成我们的研究 更不用说无数其他人帮助我们推动研究,提供有用的批评,并提出新的研究主题和对我们的研究结果的解释。

事实上,这对这本书的自费出版和免费数字发行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已经与毛茸茸爱好者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因此让每个毛茸茸爱好者都能从这个社区的努力中获得最大利益是正确和公平的。这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成为任何对毛茸茸感兴趣的人了解毛茸茸爱好者及其居民的一站式商店。我们试图平衡我们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使这本书对新加入的爱好者和几十年的爱好者都同样重要;对记者和关心此事的父母和学者一样有用,对普通人和毛茸茸生活方式者和专业人士一样容易理解。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有点妄自揣测,认为如此广泛的人群会阅读我们的书并从中有所收获,但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从《毛茸茸科学》网站上看到的情况:每周我们都会收到一些电子邮件,有些来自毛茸茸爱好者,他们想更多地了解自己所属的粉丝群;有些记者撰写有关毛茸茸爱好者的故事,希望弄清事实;有些家长想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新兴趣;还有一些学生和教授也来信。

2 与 21 世纪初相比,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当时大部分媒体。

关于兽迷的讨论都是基于未经证实的刻板印象和传闻。

关于粉丝群的论文。我们希望这本书能扩大我们数据的覆盖范围,并帮助那些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毛茸茸粉丝群的人更轻松地做到这一点!我们精心策划并将我们的研究结果组织成本书的章节,这样既能让章节之间的思想有逻辑性(例如,事实建立在其他事实之上),又能让只对一个特定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快速轻松地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简要概述了毛茸茸粉丝群的形成故事,以及 Furscience 团队的起源以及我们如何进行在本书其余部分总结的研究的故事。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研究毛茸茸粉丝群的基本概念和行为。这包括定义什么是毛茸茸(或者,更确切地说,展示确定毛茸茸的定义有多么困难)以及描述识别为毛茸茸意味着什么。我们还研究了在兽迷圈中几乎普遍存在的核心行为(即创建兽设、消费和创作内容),或者至少与兽迷圈经常联系在一起并值得讨论的行为(例如,兽装、色情内容)。我们还讨论了与粉丝圈相关的重要概念,例如兽迷圈与其他粉丝圈之间的模糊界限、兽迷圈内不同子群体的混杂,以及粉丝圈空间中戏剧和冲突的存在。在第三部分中,我们采用另一种方法来理解兽迷圈,

这次我们来看看组成毛茸茸粉丝团的人。这包括研究相当独特或在毛茸茸粉丝团特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口统计特征（即其年龄相当小、以 LGBTQ+ 为主等）。我们还专门用几章来介绍

为那些在粉丝圈中经常被忽视或因毛茸茸粉丝圈的同质化而被忽略的群体发声,其中包括有色人种、跨性别者和女性。

我们还通过深入研究毛茸茸爱好者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为戏剧和冲突章节提供了额外的背景,以了解对毛茸茸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理解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毛茸茸爱好者是这样的(例如,进步价值观)。在第四部分中,我们将重点转移到驱动毛茸茸爱好者和毛茸茸爱好者行为的心理过程。我们考虑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以及它们如何表现在特定于毛茸茸的行为中,并深入探讨是什么促使毛茸茸爱好者成为毛茸茸爱好者的问题。我们还考虑了动物在毛茸茸爱好者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区别。

喜欢或成为动物的粉丝与将自己视为动物之间存在区别,这是毛茸茸粉丝圈外的普通人常常忽视的一个区别。同样,我们还讨论了人们对毛茸茸粉丝圈的各种误解,以及这种误解如何导致人们对毛茸茸粉丝圈产生偏见,以及这种偏见对毛茸茸爱好者福祉的影响(以及粉丝圈如何为这种偏见提供缓冲)。我们还重点介绍了毛茸茸粉丝圈强调的一些非常具体的心理概念,包括神经多样性毛茸茸爱好者的普遍存在以及毛茸茸在帮助人们应对日益动荡的成年之路方面的作用。我们真诚地希望,当您阅读时,您会像我们一样被灌输同样的好奇心和热情,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奇怪而美妙的粉丝圈!3 正是这种难以形容的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

人们很容易轻视或不加考虑地认为这个话题愚蠢或毫无意义。而且,如果没有
否则,也许这本书会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当我们经常被问到“你为什么
一群真正的、严肃的科学家,在一个毛茸茸的会议上做研究?” ,我们总是给出相同的答案:

“为了科学!” 4.

3 好吧,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可能不会感到有必要这么做。

像我们一样,他们用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对动物进行科学研究 但是,如果你愿意,请给我们留言!我们一直在寻找合作者!4 是的,这就是我们被称为 Furscience 的真正原因。

第 2 章。

Furry 101:Furry 粉丝团 Joe Strike 的简要历史。

“Furry” 是新事物,但同时也非常非常古老。当我说“Furry 是新事物”时,我指的是通常所说的“Furry 粉丝圈”。这个不断扩大的拟人化动物角色爱好者群体自 20 世纪末才出现。

但兽迷们对横跨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世界的虚构生物的热情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事实上,它早于文明本身!以狮人为例,它是由一位匿名的冰河时代雕刻家在大约 40,000 年前用猛犸象牙雕刻而成的。这个十二又四分之一英寸高的雕塑描绘了一个直立的人物,狮子头,身体基本上是人类,很可能是有史以来创作的第一件艺术品。相比之下,被称为“巫师”的洞穴壁画还只是青少年时期的作品,其历史仅仅可以追溯到 140 个世纪前。在法国乡村地下发现的“巫师”和他的哥哥“狮人”一样,是一个兽人

人与兽的结合体。站在人类的腿上,一条微微弯曲的尾巴装饰着人类的臀部。他的上臂紧紧地贴在躯干上,而他的前臂则笔直地伸出,

他的头上长着鹿角、簇状的动物耳朵,还有一双圆圆的人眼,回头望去,仿佛受到了惊吓。人们可能会问,狮人和巫师是否代表半人半兽的神灵,或者可能是萨满或变形者,即在人类和动物世界中生活的生物。在埃及更著名的拟人化神灵阿努比斯身上,出现了更清晰的画面,阿努比斯是豺头神,负责判断死者的灵魂是否值得进入来世。他的同伴神包括鹰头神荷鲁斯、鳄鱼河神索贝克、猫女神巴斯特,以及许多其他神灵。希腊神话中同样充斥着半羊半马的萨提尔、人马半人半马的半人马和牛头牛头怪。在印度,猴神哈努曼和仁慈的象头神甘尼萨受到崇敬,而中国传说中的拟人化生物包括孙悟空(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和。

日本的神灵包括会变形且经常冒充人类的狐狸和貉。在世界各地的土著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仪式和典礼的例子,这些仪式和典礼是为了纪念特定的动物——那些拥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或他们的后代。美洲原住民会穿上野牛皮,跳野牛舞,希望狩猎成功,他们

戴着鹰的羽毛,跳舞来纪念这只神圣的动物,它的领地超越了云层。太平洋西北部努特卡部落的巫师们穿着熊皮,戴着熊面具,在授予成年人特权的仪式上“绑架”儿童。中美洲和非洲部落制作和佩戴动物面具和人/动物混合面具,原因多种多样,从宗教仪式到

战争期间对敌人的恐吓。这与现代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已经失去了祖先与非人类动物世界之间的亲密、直接甚至精神上的联系。我们与那个世界的关系已经变得中介化、变性:笼子和护城河将我们与动物园和自然保护区中我们目瞪口呆的野兽隔开。电影和电视纪录片将动物的生活变成了我们可以在舒适的客厅和电影院里安全观看的故事。我们赖以生存的动物是在远离人类的工厂化农场饲养和屠宰的

从我们娇气的眼睛里。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我们与动物最接近的原始联系体现在我们驯养的伴侣动物身上,狗、猫和我们偶尔选择与之共享家园的各种小动物。虽然动物一直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角色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早期,动物是人类精神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意义体系的基础。今天,它们已经沦为单纯的商品或符号:运动队吉祥物、公司徽标、广告 1,以及目前最相关的卡通人物,我们小时候在周六早上吃麦片时会嘲笑他们的滑稽动作。这些卡通动物的根源早于现代

动画和电视。伊索(或各种古代作家的作品现在。

1 从 2009 年到 2020 年,照片般逼真的 CGI 动画仓鼠一直用于宣传起亚。

Soul 出现在一系列幽默电视广告中。一位起亚高管记得广告团队穿着全身仓鼠套装来展示该活动。2007 年,法国软饮料 Orangina 开始了以 CGI 动画和相当有吸引力的拟人化动物为中心的广告活动;许多广告都带有成人甚至色情的意味。

人类的智慧和语言是他创造的,他赋予动物人类的智慧和语言,以此来讲述道德故事,揭示人类的弱点和缺点(例如,“酸葡萄”这个表达来自于狐狸的寓言,狐狸认为够不着的葡萄是酸的,不值得费力去拿。)其他例子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比如 14 世纪大学英语文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修女牧师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只虚荣的公鸡被一只狡猾的狐狸欺骗,如果拍成迪士尼动画片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2 随着时间的推移,童话

故事让位于“有趣的动物”漫画书,主角既有知名的 A 级 Looney Tunes 和迪士尼超级明星,甚至还有更引人注目的被遗忘已久的角色,如 Barney Rooster、Foxy Fagan 和 Dizzy Dog。这些角色在愚蠢、丰富多彩的故事中嬉戏,这些故事(只要你在网上找到它们)在今天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它们受到许多粉丝的崇拜,这些粉丝长大后仍然是粉丝,其中包括 Ken Fletcher,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科幻艺术家,也是早期毛茸茸粉丝的主要贡献者:

“在我上幼儿园之前,父母就给我买了《小金书》之类的书,然后给我读。还有一些有趣的动物漫画,比如《兔八哥》和《史高治叔叔》,还有一些儿童漫画,比如《安迪熊猫》。当我五六岁的时候,他们给我订阅了沃尔特·迪士尼的漫画和故事。

我在幼儿园前就开始阅读了。我在 Andy Panda 的漫画中认出了我的第一个单词:“BOOM” 一个非常独特的、巨大的爆炸声填满了整个面板。一旦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闪现,我就能很快学会通过语音阅读。”与 Fletcher 一起工作的 Reed Waller 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在早期的毛茸茸爱好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类似的故事“我的父母给我读漫画,比如金银岛和汤姆索亚,任何他们认为可能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一直给我读漫画,因为我对他们有反应,似乎对故事和艺术的互动很着迷;这是他们的良好判断。他们的目的是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有创造力的天才。他们继续读书

肯经常和我在一起,直到我开始给他们读书,并画自己的漫画。我记得,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漫画家。”肯和里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当地的科幻圈相遇。“我每个月至少会见到他一次或多次,”肯回忆道,“在人们的公寓里闲逛。他本人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但我们俩都一样。

2 该工作室花了数年时间尝试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一部故事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项目;相反,电影的概念艺术成为了一本迷人的儿童图画书《Chanticleer and the Fox》的插图。

一直隐藏着‘扭动眉毛’的个性,直到我们信任其他人。

“我印象深刻 他画的漫画创意和我一样奇怪,甚至更奇怪。他似乎比我更有绘画天赋。从总体上看,我们确实很合得来。”

兴趣爱好。我们发现我们都喜欢动物漫画,也喜欢画画

他们也喜欢科幻动物。”肯和里德意识到他们是志趣相投的人,他们欣赏彼此的作品,并且都喜欢有趣的动物漫画、经典的《疯狂曲调》、弗莱舍动画,以及罗伯特·克鲁姆和沃恩·博德·ē 等地下漫画艺术家。“很快,”里德回忆道,“肯和我就经常向世界各地的科幻爱好者杂志投稿幽默艺术。”肯和里德开始策划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一本致力于有趣动物的出版物;不是爱好者杂志,而是 APA 一个“业余新闻协会” 只有它的投稿者才能收到。

“我们致力于创作有趣的动物漫画,”里德解释道,“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主要纽带。我们都为有趣的动物和幽默漫画的消亡而感到难过,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的漫画(如弗兰克·米勒的《黑暗骑士》蝙蝠侠)出现了新的“严肃性” 我们觉得它们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我们对剑和魔法或黑暗幻想不感兴趣。我们

在《蒙提·派森的飞行马戏团》、《火旗剧院》、《3》和地下漫画中磨练自己无政府主义的幽默。”

“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孤单,”肯回忆道,“还有很多人对重建和重复使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有趣动物比喻感兴趣,他们觉得自己和我们一样孤立。”

Ken 和 Reed 制作了一份单页传单和一份样本“零期”来宣传他们计划的 APA。他们在当地漫画大会上分发了副本,利用了 Ken 的联系人列表(“我从 1968 年开始就是活跃的粉丝;那时,我已经积累了八年的地址”),并联系了同人杂志和 APA 中创作搞笑动物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猜测是搞笑动物的其他艺术家)

友好。)“如果他们在制作科幻外星人,但是以有趣的动物风格制作,他们可能会表示同情;让我们向他们发送一期,看看他们是否会回应。”

3 Firesign 剧院是由四位洛杉矶年轻喜剧演员组成的剧团,他们创作了。

一系列超现实的反主流文化和极其有趣的 LP 喜剧唱片,风格类似于 1940 年代的广播剧。

样本期的封面是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灵感来自 20 世纪 50 年代 MAD 杂志恶搞当时的《今日秀》的最后一幅。4 他们的封面描绘了一只黑猩猩,但他们的黑猩猩是对 MAD 恶搞的模仿。这只黑猩猩穿着星际迷航束腰外衣,模仿斯波克先生的瓦肯人分指敬礼。他们还采用了 MAD 黑猩猩的对话词“Vootie”作为他们的 APA 标题:Vootie。它的副标题是“搞笑动物粉丝的 APA”,而斯波克黑猩猩警告潜在读者“禁止人类进入!!”他们给出版物增添了讽刺的政治色彩,宣称它是“搞笑动物解放阵线的官方机构”。正如肯和里德所希望的那样,第 0 期吸引了一大批有趣的动物爱好者艺术家。在一系列编辑的指导下,《Vootie》从 1976 年一直持续到 1983 年,期间共出版了 37 期。这 37 期是最终发展成为毛茸茸爱好者的最初萌芽。一个新的、更大、更好的 APA 从 Vootie 的灰烬中诞生。就像那本出版物借用漫画书中一只黑猩猩说的一句无意义的词作为标题一样,新的 APA 以《Pogo》漫画中咬着雪茄的蜥蜴阿尔伯特·阿利盖特经常吼叫的一句伪褒渎的话命名自己为 Rowrbrazzle。业余艺术家、作家和爱好者通过该出版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立联系。

Rowrbrazzle 最初是一份以搞笑动物为中心的刊物,后来逐渐演变为以毛茸茸为主题的刊物,吸引了一批前 Vootie 撰稿人、知名的拟人化爱好者,而且由于其总部位于洛杉矶,还吸引了杰瑞·贝克(卡通网络顾问委员会创始成员)和克里斯·桑德斯(《星际宝贝》导演)等动画专业人士。尽管它的发行范围与 Vootie 一样,仅限于其撰稿人,但该刊物很快在毛茸茸爱好者中获得了传奇地位。简而言之:如果你在 brazzle,你就成功了 你就是艺术之神。5 如果你不是,你。

4 从 1953 年到 1957 年,一只名叫 J. Fred Muggs 的黑猩猩是《今日》节目的主角。

吉祥物。据说主持人 Dave Garroway 和黑猩猩之间没有爱情;《疯狂》的模仿以“J. Fred Gluggs”取代“Dave Garrowunway”成为节目主持人并盗用他举手“和平”的结束语而告终。5 一份艺术家候补名单(包括我),他们渴望很快加入 Rowrbrazzle。

积累。我最终在 1990 年被接受,当时会员人数从 50 人增加到 60 人。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艺术之神”,而只是一个凡人,一个半吊子的漫画家,幸运地看到自己的涂鸦作品与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作品一起出版。

想看看这项工作。事实上,那些愿意让其他人复印他们副本的成员突然收获了很多朋友。如果 Vootie 及其继任者 Rowrbrazzle 奠定了基础

对于毛茸茸的爱好者来说,它的一楼建造始于 1980 年的世界科幻大会

在波士顿,搞笑动物爱好者在大会艺术展上发现了一幅科幻人物肖像,名叫埃尔玛·费尔纳。虽然粉丝们可能以前在太空主题的动漫中见过高科技、硬件密集的环境,但他们可能从未见过这种拟人化猫栖息的环境。大会上的 Vootie 投稿人和各种动画爱好者都被这幅画和它的创作者史蒂夫·加拉奇所吸引。他们很快发现这幅作品并不是

一次性:史蒂夫买了几幅其他画作和一个装满草图和笔记的公文包,用于创作一部拟人化的深空史诗,这是他多年来一直在涂鸦的东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史蒂夫后来以第三人称写道:“他以一个无名小卒的身份出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这么多材料,这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史蒂夫邀请人群到他的酒店房间,欣赏他带来的艺术品,并谈论他们对拟人化事物的共同兴趣。这是后来被称为“加拉奇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当有会议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加拉奇小组就会自发成立。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是艺术家,他们带着自己的素描本,里面装满了他们自己的动物作品。他们会谈论埃尔玛,交换素描,分享他们最喜欢的科幻电影和卡通人物的看法。他们会在深夜讨论自己对拟人化史诗的想法,直到史蒂夫不得不把它们扔出去休息,第二天早上会议庆祝活动才恢复。

1984 年 Rowrbrazzle 推出时,聚集在史蒂夫周围的艺术家 以及史蒂夫本人 立即成为新 APA 的人才库。多亏了 Rowrbrazzle,他们不必等到下一次大会才能相互交流;他们可以每三个月通过 APA 与所有人同时分享他们的想法和观点。同年,史蒂夫通过他新出版的选集漫画《Albedo Anthropomorphics》与全世界分享了 Erma。与 Rowrbrazzle 一样,Erma 的粉丝不必等到下一次大会才能赶上她的冒险。随着 Rowrbrazzle 的出现,Gallacci 团体将逐渐结束,尽管他们的创作能量和他们所开创的势头将继续积聚。

在加利福尼亚州加登格罗夫的特拉斯克大道旁,有一座大型牧场住宅,看起来与街道两旁的其他大型牧场住宅大体相同。但有一个不同之处:一棵至少有 10 英尺高的巨大树桩矗立在前草坪中央。它上面贴着一个标志,描绘了一只黄鼠狼般的动物,以迈着高步的密歇根 J. 青蛙的姿势行走,戴着大礼帽,手杖上镶着钻石,头上长着一对触角。它的上下边框是“PRANCING SKILTaire”字样。

“Skiltaires 是我创造的一种外星物种,以地球鼯鼠和其他鼯鼠动物为基础。它们是半两足动物,有天然的发电‘电池’、静电范围感应和一种远程共情能力。我在 1969 年高中时创造了它们,因为我厌倦了科幻小说中所有与人类略有不同的外星人 而我碰巧真的很喜欢鼯鼠。”演讲者是 Mark Merlino,他和他的搭档 Rod O Riley 共同拥有被称为 The Prancing Skiltaire 的房子,他们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有一天,也许树桩上也会挂上一个历史标记,一块刻着铜牌的铭文是“Furry Fandom 创始人 Mark Merlino 和 Rod O Riley 的家”。这可能只是有点夸张。Furry 起源于

卡通动物、动漫和科幻内容的结合,马克和罗德是这一切的中心,也是最终决定结果的人。

“当我遇到马克时,我还是一名高中生,”罗德·奥莱利回忆道。

“我们的科幻俱乐部去参加了一次科幻大会。我以为大会就是服装设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有艺术展的大会。当我在展览中看到马克的 skiltaire 艺术作品时,我已经是黄鼠狼迷了。当我遇到他时,我问他为什么他的水獭有触角。他开始向我解释,当他提到他在大会上负责视频室时,我问他是否有 Kimba 6 的剧集。”

马克手头确实有《金巴》的剧集。罗德接着问《超凡三人组》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况 这部剧集比广为流传的关于白狮幼崽的电视剧要晦涩得多。“我想我有一些,”马克回答道。

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一段美好友谊的开始,而这段友谊最终发展成为更加美好的合作关系,马克和罗布成为了 Furry 的头号权力情侣。

6 《金巴白狮》是一部改编自 20 世纪 50 年代漫画的动画系列。

由于两者有相似之处,一些人认为这是迪士尼《狮子王》的灵感来源。

马克每月都会在洛杉矶科幻协会的俱乐部里放映他收藏的大量漫画。Rowrbrazzle 的编辑弗雷德·帕顿 (Fred Patten) 是这里的常客,他是一位毛茸茸书籍和动漫电影的评论家、毛茸茸短篇小说选集的编辑和动画历史学家。帕顿对所有粉丝事物的欣赏和参与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当时他在 1962 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上扮演了黄金时代的闪电侠 (他的服装非常完美,甚至连杰伊·加里克的靴子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头盔上的翅膀都装饰得很漂亮)。弗雷德称自己是“最有趣的动物迷”,他四岁时就从报纸上的连环画和沃尔特·

迪士尼漫画和故事。弗雷德、马克和其他人将放映会组织成一个动画粉丝俱乐部。1977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即《星球大战》原版电影首映前四天,卡通/幻想组织 (C/FO) 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内容完全由《金巴》和巨型机器人电视剧集组成,这是动漫的另一大特色。C/FO 放映会还吸引了搞笑动物粉丝,他们观看了以拟人化角色为主角的动漫系列,如《金巴》、《超凡三人组》中的邦尼兔子和《绿森林寓言》中的约翰尼土拨鼠。

许多与会者之前从未见过面;C/FO 放映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与其他喜欢拟人角色的动漫迷建立联系。这些人注定会成为最早的毛茸茸粉丝。在 1985 年的“Westercon”上,马克和他的搭档罗德·奥莱利 (Rod O Riley) 决定是时候举办一场有趣的动物房间派对了。他们需要为活动起个名字,放在宣传传单上。没过多久,他们就决定将聚会命名为“Prancing

Skiltaire”派对,以纪念马克和罗德的加登格罗夫住所。活动本身相当低调,马克放映了他收藏的大量卡通视频,包括粉丝最喜欢的搞笑动物动画片 Animalympics。常客中也加入了新面孔,这些人一直在绘画或想象自己的拟人化作品,但之前从未有一群人可以一起玩耍。他们翻阅彼此的素描本,偶尔看看正在播出的《疯狂曲调》剧集,交换对所有拟人化事物的看法。基于此次活动的成功,马克和罗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其他大会上举办了搞笑动物主题派对。他们吸引了更多的粉丝,几乎没有人想到会找到和他们一样对拟人化动物感兴趣的人。

到了下一届 Westercon 的时候,马克和罗德决定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派对。他们决定将 1986 年的派对正式命名为“毛茸茸派对”。

他们决定使用“毛茸茸”一词而不是“有趣的动物”,原因有几个,其中最明显的是并非所有的卡通都是“有趣的”,Erma Felna 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他形容词也曾出现过,其中包括“毛茸茸的”和“毛茸茸的”。马克将形容词“毛茸茸”归功于一位前 Skiltaire 居民,自称不是毛茸茸爱好者,名叫“Dr. Pepper”(与软饮料无关)。7 马克和朋友们在 Westercon 和随后的大会上到处散发传单,上面画着精美的拟人化人物,宣传毛茸茸派对。参加的粉丝开始称自己和拟人化人物为“毛茸茸”,他们共同的兴趣被称为“毛茸茸粉丝”。从那时起,这个形容词就不可磨灭地与名词联系在一起。正如 Rod O Riley 多年后所说,“我们并没有开创毛茸茸粉丝,我们只是把它介绍给自己。”首届毛茸茸派对大获成功,并由此诞生了一个传统:毛茸茸派对 (以及宣传它们的插图传单) 成为科学界的主流传统

小说大会。受到越来越多毛茸茸房间派对参与者的鼓舞,马克、罗德和

还有一些人组织了一场名为“ConFurence”的兽迷专属大会,该大会于 1989 年 1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梅萨举行,距离 Skiltaire 不远。它的官方名称是“ConFurence Zero”。这不是

这更像是一次真正的大会,他们原本希望一年后举办一次真正的 ConFurence。来自北美各地的 65 名毛皮爱好者 (还有一名来自澳大利亚)参加了这次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室休息在科斯塔梅萨假日酒店的大厅周围。节目手册 (实际上更像是一本小册子)收录了马克的言论 (“有些人批评毛茸茸是 ‘愿望的实现’ 或是我们用来隐藏自己的面具。我的经验让我相信事实恰恰相反。你的毛茸茸是日常生活中面具背后的面孔”)和罗德的言论 (“事实证明,我们并不是一个新的粉丝群体。

我们是一个老牌的、非常基础的粉丝团,一直在等待轮到自己在公众面前自豪地喊出自己的名字。”) 。其他人也贡献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7 一位澳大利亚的毛皮大衣和一位美国的毛皮大衣的朋友分别告诉了我这件事。

另一个人第一次使用 “毛茸茸”这个词是在 1983 年的一本粉丝杂志上。三十多年后,谁先说这个词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也许 Dr. Pepper 在想出这个形容词时读过那本特定的粉丝杂志,或者这只是毛茸茸爱好者想法一致的例子。

小册子中还附有毛茸茸艺术,甚至还有 “制作自己的尾巴”的教程。对于这 65 名毛茸茸爱好者来说,诱惑是无法抗拒的。还有什么比持续整个周末的毛茸茸派对更好呢?一年后,他们得到了答案。1990 年,第一届 “官方” ConFurence 吸引了 130 名毛茸茸动物爱好者。随着消息的传播,人数逐年上升:1991 年 ConFurence 第二届吸引了 250 名毛茸茸动物爱好者,第三届吸引了超过 400 名毛茸茸动物爱好者。到 1998 年 ConFurence 第九届时,出席人数达到顶峰,达到 1,250 名毛茸茸动物爱好者 十年间增长超过 1800%。毛茸茸动物爱好者群体已经到来 并且不会消失。...

大多数人 (包括大多数兽迷)都没有意识到,尽管如今兽装是兽迷圈最具标志性和辨识度的元素,但兽迷圈最初是由漫画家和有趣动物、动画和动漫的粉丝发起的。兽装是后来兽迷圈建立起来后才出现的。⁸ 事实上,当兽装爱好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会上时,漫画家们感到有些惊讶,有些人认为他们是闯入 “我们”以艺术为中心的粉丝圈的闯入者。事后看来,兽装成为一种流行的拟人化自我表达形式其实并不奇怪。毕竟,服装比赛和化妆舞会一直是科幻、漫画和动画的一部分。

动漫大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并且与 LARP (真人角色扮演)有显著的重叠和文艺复兴节社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没有至少一些拟人化角色的粉丝有兴趣在

同样的道理。然而,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观点已经偏向了相反的方向,许多人 (包括年轻的毛皮爱好者)认为,只有拥有并穿着毛皮服装,才算合法。可以肯定的是,毛皮服装如今已成为毛茸茸社区中一个成熟且相当可观的商品,尽管它们并不便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章) 。在 Furry 的早期,只有少数几位兽装制作师能够为对兽装感兴趣的人制作兽装。如今,有数百位制作师提供各种定制选择。最好的。

8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毛皮服装在一切开始之初就已存在。

并不是焦点。ConFurence Zero 上只有一位穿着毛皮服装的人 一位专业的迪士尼乐园吉祥物表演者,他不是以 Walt 的作品之一出现,而是以 “Bambioid”的形象出现,这是一只性感的外太空鹿,偏爱膝盖高的皮靴!

这些制造商的等候名单长达一年以上,有些制造商甚至举行拍卖会以争夺其等候名单。对于那些买不起西装或更喜欢自己动手的人来说有无数的教程、在线资源、模板和工具可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

新手建造者可以通过实践和在社区中分享知识来磨练技能。事实上,许多专业制造商都是从自己建造西装开始的,直到技能熟练到可以自己接待客户。

...

美国最大的两个毛茸茸大会 中西部毛茸茸节和 Anthrocon 都源自(或超越)了主流科幻大会,这些大会最初主办了以人类为主题的“毛茸茸赛道”节目。Anthrocon 1997 年以“奥尔巴尼 Anthrocon”之名诞生 由于专注于毛茸茸内容,逐渐将毛茸茸参与者从 Philcon 中吸引出来。同样,中西部毛茸茸节起源于芝加哥 Duckon 大会的毛茸茸赛道。9 通过观察这两个大会,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说明公众对毛茸茸大会反应多样的典型例子。

中西部皮草节(简称 MFF)的参与人数比 Anthrocon 多(因为它靠近芝加哥奥黑尔机场,该机场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直飞航班)。

尽管如此,MFF 的存在在附近的大都市中仍鲜为人知。

相比之下,Anthrocon 每年都在匹兹堡市中心的会议中心举行

自 2006 年以来,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这座城市对毛茸茸的欢迎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庆祝 Anthrocon 的横幅悬挂在城市的路灯柱上,而当地媒体则对毛茸茸大会进行了热烈的报道。父母带着孩子到市中心与毛茸茸装扮者合影,而大会的毛茸茸装扮游行,以前只在会议中心绕行,现在则延伸到大楼外,为一千多名匹兹堡人提供娱乐,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只为欣赏无穷无尽的奇异动物游行的神奇景象。2022 年,Anthrocon 和这座城市在庆祝活动中增加了一场毛茸茸街区派对,让人们有机会在会议中心前面的街道上与毛茸茸装扮者交流。

...

9 尽管它的名字叫 Duckon,但与鸭子(无论是拟人化还是其他)没有任何关系。

否则。

我们在本章开头指出,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对拟人化动物的兴趣一直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似乎逐渐与自然界保持距离,似乎失去了与动物的一些联系。然而,兽迷可能代表了这一更广泛趋势的对立面,这一趋势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美国,现已蔓延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如今,世界各地都在举办兽迷大会,包括墨西哥、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比利时、奥地利、俄罗斯、荷兰、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和韩国 仅举几个国家。它的全球吸引力可能代表了对原始兴趣的回归,或者至少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熟悉感,即通过模糊人类与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共同居住的事物之间的界限来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居住的世界。

第 3 章。

Furtuity:Furscience 的故事 1。

凯瑟琳·格巴西、考特尼·“努卡”·普兰特、
莎朗·罗伯茨、斯蒂芬·雷森、伊丽莎白·费恩。

阿尔伯特·班杜拉是 20 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在著作中讨论了偶然性和偶遇在生活中的作用,指出“在某些条件下……偶然事件会引发一系列影响,从而改变人生轨迹”

(Bandura,1982,1998,第 95 页)。偶然性是我们似乎只有在事后才认识到的事情之一,正是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反思了我们的毛皮研究团队 Furscience 的发展历史,以及“偶然性”在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Gerbasi 博士和我们的第一项研究事实上,Furscience 的真正起源可以归功于金毛猎犬 BoB。BoB 是一只体型巨大、非常善于社交的金毛猎犬,它用灿烂的笑容和热情的摇尾巴迎接遇到的每个人。BoB 成为 Gerbasi 博士家庭的一员,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它是同窝小狗中最小的,也是被排斥的,因为它的体型违反了品种标准。² 由于 BoB 的迷人个性,他和 Gerbasi 博士

在整个 90 年代,她和她的丈夫都被邀请去参观当地的养老院,这样 BoB 就可以与每个想见他的人分享他的快乐。BoB 最终因其服务而获得认可,被评为纽约州西部养老院年度志愿者!但是,你可能会问,BoB 和毛茸茸的研究有什么关系?虽然 Gerbasi 博士一生都是“狗”人³和动物爱好者,但她并没有关注动物辅助治疗或任何相关现象(现广泛称为动物辅助干预;Fine,2010)的研究。然而,由于 Gerbasi 博士作为护士陪伴 BoB 的工作,她对与非人类动物交往对健康有益的科学知识状况产生了好奇。

1 本章谨献给佩妮·伯恩斯坦博士(Dr. Penny L. Bernstein),无须提及。

支持、兴趣、热情和肯特州立大学(斯塔克)机构审查委员会,这个毛茸茸的研究团队根本无法开始。² 因为 BoB 是同类中体型最大的狗,所以很容易辨认。BoB。

是当地的名人,Gerbasi 博士认为,如果他们的官邸位于村庄范围内,他很可能被选为他们散步的村庄的村长!³ 无意冒犯猫,只是 Gerbasi 博士对猫过敏!

家访员。⁴ 最终,她报名参加了德保罗大学人-动物-自然(PAN)提供的在线课程。上完这门课程后,Gerbasi 博士对人与动物学领域产生了更广泛的兴趣。⁵ 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她已经专注于科学研究

她对人类如何思考、影响和相互联系有着深入的理解,因此,鉴于她一生对所有动物物种的兴趣,她自然而然地被人畜共生学所吸引;她很容易想象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许多研究表明,在各种各样的主题上,情况确实如此

依恋、虐待、同理心和社会支持,仅举几例(例如,Angantry,2011;Arluke 等人,1999;Carlisle-Frank & Frank,2006;Greenebaum,2004;Herzog,2010;Julius 等人,2013;Topál 等人,1998)。随着对人畜共患病学的兴趣日益浓厚,Gerbasi 博士领导了一项关于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 HAS 巨大增长的档案研究(Gerbasi 等人,2002)。她发现 HAS 论文的数量在此期间增加了一倍多,并且有 27 个不同的学科(例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哲学、护理学和农业)发表了 HAS 博士论文。她还观察到,当时 HAS 的研究有些冒险,因为大多数 HAS 论文都不是来自名牌大学。或者换句话说,在名牌大学,年轻学者面临着“不发表就出局”的困境,研究一个新兴领域可能会扼杀职业生涯。由于 Gerbasi 博士对人畜共患病学的兴趣日益浓厚,以及她在 2002 年发表的文章, Ken Shapiro 博士邀请 Gerbasi 博士担任在线 HAS 讨论组的主持人,该讨论组由善待动物心理学家协会(PsyETA)赞助,该协会现名为动物与社会研究所(<http://www.animalsandsociety.org/main/>)。作为小组主持人,Gerbasi 博士回应了其他名单成员未答复的信息请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Gerbasi 博士开始研究人畜共患病。

格巴西第一次与毛茸茸的动物偶然相遇。

4 后来,她的另外两只狗家庭成员丹 (Dan) 和斯帕基 (Sparky) 也轮流登场。

与 BoB!5 人合动物学被定义为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或相互作用。

人类和其他动物物种的研究,也称为人-动物研究 (HAS)。虽然动物辅助干预 (AAI) 研究是人-动物学的一部分,但人-动物学是一个更广泛的领域。

21 世纪初的一天,HAS 在线小组收到一个请求,询问是否有人知道关于兽迷的任何信息。Gerbasi 博士等了一两天才有人回复。唉,没有人回复。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学者,Gerbasi 博士求助于心理学数据库,看看是否有关于兽迷主题的已发表心理学文章 她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结果一无所获。6 在 PsycINFO 上毫无结果的搜索之后,她又在 Google 上搜索了有关兽迷的更一般的信息。最受欢迎的回复是一篇发表在 Vanity Fair 上的关于兽迷的文章 (Gurley,2001 年)。虽然 Gerbasi 博士不习惯阅读 Vanity Fair,但她对这篇文章感到非常震惊。

文章中关于兽迷的说法似乎是基于非常有限的观察和对少数兽迷的采访。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现在是一名崭露头角的人类动物学家,对兽迷的研究代表了她两个学术兴趣领域的最终融合 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当时,Gerbasi 博士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一部分尼亚加拉县社区学院任教。作为一所规模相当小、以教学为重点的学院,进行研究通常不是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因此,不受大院系“不发表就出局”心态的束缚,她可以自由地研究任何她想研究的东西

只要不影响她的教学和部门职责就行。幸运的是,Dr.

Gerbasi 还在教授研究方法课,当时她正在“学习”《名利场》杂志上的关于兽类动物的知识。她的学生对学习兽类动物的知识很感兴趣,并试图找到任何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章来解释《名利场》文章中描述的内容。

尽管他们收集了大量关于恋物癖的期刊文章,7 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文章几乎没有具体提到兽迷或兽迷群体。几年后,他们又一次偶然相遇 “陌生人之间的意外会面”(Bandura,1982 年,第 748 页) 遇到了 Gerbasi 博士。当时她正坐在办公室里,与 Gerbasi 博士共用办公室的人类学教授的学生 Justin Higner 来找这位人类学家,但这位教授碰巧不在。

贾斯汀有一个大的。

6 好吧,几乎没有什么 她确实找到了一篇关于“毛茸茸的天花板”的文章,由...提出。

Raupp (2002) 描述了临床心理学中对非人类动物的相当有限的引用。她

然而,非常确定这不是询问者所问的内容。7 Gerbasi 博士害怕接到她所在大学馆际互借部门打来的电话。

部门,通常会这样开头:“Gerbasi 博士,我们为您带来了另一篇有关恋物癖的文章!”

她带着他的艺术作品集,问 Gerbasi 博士是否想看他的作品。她不想失礼,同意了,并看了一眼。Gerbasi 博士看到她所看到的东西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在她看来,这看起来像是毛茸茸的艺术。她问贾斯汀是不是那样,他说是的,证实了他自己就是一个毛茸茸的人。两人都很惊讶 他惊讶于 Gerbasi 博士认出了毛茸茸的艺术,而她惊讶于她终于见到了

真正的毛茸茸动物!Gerbasi 博士温和地建议 Justin 可以选修她的“人与动物关系心理学”课程,并让他写一篇关于毛茸茸动物的论文,这让交易更加诱人。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 2005 年秋季选修了这门课程。而且,正如承诺的那样,他确实写了一篇关于毛茸茸动物的论文。

贾斯汀还问过 Gerbasi 博士,她是否认为学校会派他去参加毛茸茸动物大会。当被问及为什么他认为学校会派他去参加毛茸茸动物大会时,他只是回答说因为他想去参加。虽然 Gerbasi 博士非常肯定学校不会派他去参加毛茸茸动物大会,但这让她想到去看看最近的毛茸茸动物大会在哪里。在另一次偶然的会中,她发现 Anthrocon 正在搬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距离她的学校不到四小时车程。当然,道德准则规定,人们不能简单地出现在大会上并开始收集数据,除非得到大会本身的许可。Anthrocon 的主席是 Samuel Conway 博士,在毛茸茸动物爱好者中被称为 Uncle Kage。

巧合再次降临,因为康威博士本人就是一名研究科学家(虽然是化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他了解科学方法和数据收集的重要性。他还清楚地了解媒体的运作方式,并愿意从科学的角度看待兽迷,以揭示媒体经常采取的更耸人听闻的兽迷处理方式。格巴西博士向康威博士解释说,她会让数据说话,这将是首批关于兽迷的心理学研究之一⁸ 并最终为心理学家提供参考。

⁸ 我们应该在此澄清,这是第一个实证的、心理学的研究之一。

这项研究是第一次,但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一次尝试研究当时发生的毛茸茸问题。如果我们不提一下 David Rust 在 1998 年对毛茸茸爱好者的调查,那就太失礼了。这项调查虽然不是由大学进行的,也没有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但却代表了兽迷们研究自己粉丝群的首次尝试之一。在 Gerbasi 博士的第一次 Anthrocon 研究 (Evans,2008)后不久,又进行了一次重复研究,Alex Osaki (2008)对兽迷进行了大规模的一般调查,Rossmassler 和 Wen (2007)也进行了研究。对兽迷的学术著作进行深入汇编超出了本章的重点,但已经进行了。

一篇关于兽迷的同行评议文章,而不是依赖《名利场》等媒体。康威博士同意让研究团队参加 Anthrocon 并尝试收集调查数据,尽管他警告说

几乎没有兽迷愿意完成这项调查。Gerbasi 博士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除非有人尝试,否则没有办法知道兽迷是否会接受调查!Conway 博士还提到,万一有些兽迷确实完成了调查,那么就没有办法评估参与者是否构成了代表性样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 章)。Gerbasi 博士向他保证,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她非常清楚抽样问题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研究的有效性,Conway 博士听到这个消息似乎松了一口气。⁹ Gerbasi 博士确信她已经跨过了最困难的障碍。天哪,她错了。另一个重大障碍是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的伦理批准以进行研究。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保护参与者的福祉至关重要,这需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不幸的是,Gerbasi 博士的小型社区学院没有 IRB。当 Gerbasi 博士

Gerbasi 寻找一家独立的营利性 IRB,他们给出的评估价格大致相同 25,000 美元 完全不可能。然后她联系了她的生物学家/人类动物学家朋友 Penny Bernstein 博士,她的专业是人与猫的关系。

幸运的是,Bernstein 博士有兴趣合作开展一项关于兽类的研究,而她所在的大学,俄亥俄州坎顿的肯特州立大学,确实有一个 IRB。第二个障碍被清除了!另一个挑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尽管 Gerbasi 博士离她的大学只有半天的车程,但她在 2006 年 Anthrocon 举行时不会在匹兹堡附近;那个周末她会去斯坦福大学参加女儿的博士毕业典礼。因此,Gerbasi 博士需要一位愿意前往匹兹堡、参加 Anthrocon 并运行的同事

Gerbasi 博士开展的研究。尼亚加拉县社区学院的另一位心理学教授 Laura Scaletta 也参与其中。她不是。

由毛茸茸的学者 yerf 在其网站上编写 :<https://yerfology.wordpress.com/furry-in-academia/> 9 Conway 博士提到,在他的工作中,涉及的是分子。

人们永远不必担心分子拒绝参与!

只是为了冒险,但帮助设计了调查,并带了几名学生助理去 Anthrocon 收集数据。¹⁰ 这项调查本身是为了检验 Gurley 在《名利场》一书中提出的断言公平的文章,以及测试毛茸茸和各种心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Scaletta 博士假设,如果毛茸茸真的相信他们不是人类或不想成为人类,这可能是人格障碍的一个表现。Gerbasi 博士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兽迷不认为自己是人类,或者他们想成为非人类,那么似乎有点类似于当时的性别认同障碍 (GID)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00 年),因为两者都似乎涉及对自己身体的不适感。¹¹ 因此,调查包括了可能的人格障碍指标,这些项目改编自

GID 测量,以及从 Vanity Fair 文章中提出的问题的 (例如,兽迷有胡须、戴眼镜、是同性恋男性、从事与计算机相关的领域、不认为自己是人类、不想成为人类。)这项首次研究 (Gerbasi 等人,2008 年)说明了科学最棒的一点:它充满了惊喜!也许最大的惊喜是兽迷们愿意参与我们的研究。超过 200 名兽迷 占当年 Anthrocon 出席人数的 10%

参与了这项研究!另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事实是,当谈到人格障碍指标的衡量标准时,它们更有可能被归因于大学生而不是最终,这项研究表明,一些兽迷可能会认为尤其是那些不认为自己是 100% 人类,并且想成为 0% 人类的人,更有可能说他们对自己的身体不太满意。¹².

¹⁰ 助手中当然有来自的毛茸茸的人类学学生贾斯汀。

2005 年秋季!¹¹ 我们注意到 Gerbasi 博士是在当时的框架内开展工作的。正如我们所知。

在第 20 章中指出,我们不会将那些感觉自己不是完全人类的人病态化,并且我们现在知道,不认同自己是人类的人实际上是兽人或其他生物,而不是毛茸茸的动物。此外,与 GID 的比较只是为了将其与涉及变形感或对自己身体不适的情况进行比较,并不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机制或完全是同一件事!¹² 当然,研究还发现大多数兽迷并不属于这一类,并且。

确实认为自己是完全的人类并且不会选择成为非人类!

次年,Gerbasi 博士向身份形成研究协会 (SRIF;Gerbasi,Paolone 等人,2007) 提交了一张关于原始兽类研究的海报,并就该主题组织了一次小组讨论 (Gerbasi,Harris 和 Jorgensen,2007)。她邀请 Conway 博士作为专家参加,但他在预定日期无法出席。相反,Conway 博士让她与会议举办地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备受推崇的兽类爱好者取得了联系。她会见了 Karl Jorgensen 和 Brian Harris,他们不仅参加了 SRIF 的小组讨论,还慷慨地为 Gerbasi 博士提供了大量关于如何让更多人参加 Anthrocon 13 的很好的建议,并向她介绍了其他类、兽人和兽类身份的概念,这些主题最终成为她在兽类爱好者中的工作重点。在 2007 年的 Anthrocon 上,Gerbasi 博士对第一项研究进行了修改后的复制。不久之后,她写了一篇

成为第一部关于兽迷的实证心理学研究,《兽迷从 A 到 Z》(Gerbasi 等人,2008 年)。14 到 2008 年,Gerbasi 博士在 Anthrocon 进行了另一项研究,这一次包括根据先前研究测量手指长度比率,该研究表明手指长度比率是睾丸激素的替代指标,进而也是性别和性取向的替代指标(Putz,2004 年)。这将被称为伟大的复印机冒险,一次勇敢的尝试,通过复印如此多的手,然后从中计算出手指长度比率来测量兽迷的手指比率。15 2008 年也是 Gerbasi 博士开始在 Anthrocon 上发表小组讨论、回顾研究结果的一年。

13 一条建议是对参与研究的人给予奖励。因为。

研究没有外部资金来源,这似乎是不可行的。Karl 和 Brian 指出,这不一定非要如此:兽迷们喜欢在大会徽章上系丝带,而且丝带价格很实惠!Gerbasi 博士找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多色爪印丝带,从那时起,它就成了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完成调查的兽迷们表示感谢的小小象征。它还起到了宣传研究项目的作用,因为它促使其他兽迷们询问他们如何也能获得丝带!14 这篇文章发表在《社会与动物》杂志上,Gerbasi 博士是该杂志的作者。

非常感谢期刊编辑 Ken Shapiro 博士对发表关于兽迷的研究持开放态度。虽然兽迷、拟人化、动物拟人化和拟人动物拟人化的主题显然符合 HAS 出版物的参数,但他接受这样一篇新奇主题的文章可能有点冒险!15 遗憾的是,这种方法被证明过于混乱和不精确,最终被放弃了。

没什么有趣的。

回顾前几年的研究,讨论当年的假设,并寻求未来研究的反馈和想法

这是我们延续至今的传统的开始。在其中一次会议上,一位毛茸茸的动物问

向我们介绍毛茸茸粉丝圈中的自闭症问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3 章)。根据这个建议,

2009 年,Gerbasi 博士尝试使用一种名为 ASQ 的测量方法测量自闭症谱系人群的特征(Baron-Cohen,2001 年)。这给肯特州 IRB 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想要测量自闭症特征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研究需要特殊考虑的“高危”人群。Gerbasi 博士对此进行了比她希望的更深入的探讨。

Gerbasi 在 Anthrocon 会议前一天获得了 IRB 许可,研究顺利进行。16 输入:

Courtney “Nuka” Plante 博士和 Stephen Reysen 博士 不久之后,也就是 2010 年,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偶然事件。Gerbasi 博士被邀请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首届 Furnal Equinox 毛茸茸大会上展示她的研究成果。17 在她完成演讲并与观众聊天后,一位与会者说:“我的朋友必须见见你,他也想研究毛茸茸!”Gerbasi 博士

她从车里拿出了 2008 年的一篇关于毛茸茸的文章,让他转交给他的朋友,并请他

一位朋友联系了她。这位朋友就是 Courtney “Nuka” Plante 博士,他当时并不是一名医生,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社会心理学的一名新研究生。像许多年轻的研究生一样,他正在努力弄清很多关于自己和他选择的新生活的事情,为了学业,他离开了家乡艾伯塔省埃德蒙顿,来到全国各地。他试图弄清的事情之一就是 he 应该为他的论文项目学习什么,因为他感到迷失了方向。他被告知要专注于最感兴趣的事情,但对他来说,那就是玩电子游戏,因为他只会玩电子游戏。

16 有趣的是,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兽迷们的假设。

尤其在自闭症谱系中有所体现,至少 ASQ 是这样测量的。这些发现后来与我们多年后关于该主题的许多研究相矛盾。17 加拿大边境过境警卫最初对 Gerbasi 博士产生了怀疑。

说她要过马路去参加一个毛茸茸的动物大会。当被要求提供证据时,Gerbasi 博士向他们展示了她车里恰好有的一本《毛茸茸从 A 到 Z》。这足以说服他们,她被允许继续前行。

最近发现的兽迷。18 虽然有大量研究人员研究电子游戏的例子,但他不知道有任何心理学家研究兽迷。直到 Plante 博士的毛茸茸的朋友 Edolon 手里拿着研究论文兴奋地回来。他怀疑地阅读了这篇论文,一半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篇评论文章或一些关于兽迷的未经证实的说法 因为那几乎是当时流行媒体上关于兽迷的唯一评论。然而令他惊讶的是,这似乎是“真实的”,他很快就联系了 Gerbasi 博士。这就是 Dr.

Plante 和 Gerbasi 博士最终在 2010 年的 Anthrocon 上合作。他们扩大了研究重点,包括非人化测量(当时 Plante 博士感兴趣的话题)和粉丝关系(见第 6 章;Reysen & Branscombe,2010),这也是 Gerbasi 博士感兴趣的话题。为了测量粉丝关系,她使用了由粉丝心理学新锐专家 Stephen Reysen 博士开发的量表。她联系了 Reysen 博士,请求允许在相对新颖的兽迷背景下使用该量表,而他热情地支持了这个想法。几个月后,他联系了 Gerbasi 博士,让她知道在德克萨斯州他附近有一个名为 Texas Furry Fiesta 的兽迷大会,他可以组建一个团队在那里研究兽迷。他们同意了,Plante 博士也跟着去了。

Reysen 在德克萨斯毛茸茸嘉年华上开展了他的第一项研究,这一传统在之后的十多年里一直延续。不久之后,Plante 博士提议将这项合作命名为国际拟人化研究项目(IARP),19 该团队进行了他们第一次大规模在线毛茸茸动物调查,这是他们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研究,参与者超过 5,000 人!

18 普兰特博士在本科期间就开始称自己为毛茸茸,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

第一个毛茸茸的朋友 Ocean 帮助他发现还有其他人像他一样。他最终成为了毛茸茸粉丝团的一员,并开始用他的 fursona 名字 Nuka 来称呼他。19 这个名字有点出于必要,让他们的研究项目更加丰富。

可信度。到了那个时候,每当有人问起他们的研究时,他们就不得不将其描述为“关于兽迷的研究” 这是一个根本不被重视的话题。通过称自己为 IARP,他们将他们的研究重新定义为研究拟人化现象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实际上,只是把大词放在一起,使其听起来比“对毛茸茸的研究”更复杂) - 这足以让它具有可信度,即使说起来很难!

Sharon E. Roberts 博士 2011 年将会是充满未来感的一年,就如 2009 年和 2010 年一样!

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普兰特承担着研究生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考试监考。20 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正在为博士监考期末考试。

莎伦·罗伯茨,社会学教授。两人来自不同的领域,在校园对面的大楼里工作,从未有过交集。当普兰特博士在考试前出现时,他本以为会出于礼貌和罗伯茨博士闲聊几句,然后再开始无聊的任务。就在闲聊中,罗伯茨博士问他目前正在研究什么。虽然他已经习惯了听到这个问题,但事实是,他正在做十几个不同的项目,其中大多数与他毛茸茸的

研究。通常情况下,他会描述一个比较平凡的项目,只是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质疑他们在社会心理学系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有效性。也许是他的疲惫,也许是一周的监考考试让他感到无聊,但那天普兰特博士选择告诉罗伯茨博士他最奇怪的研究方向,只是为了让她生气,尤其是如果她在流行音乐中听说过任何关于兽迷的事情。罗伯茨博士确实听说过兽迷,立刻非常兴奋。她关于兽迷的主要信息来源

是臭名昭著的 CSI 剧集《Fur and Loathing》(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 章),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奇怪,反而激起了她作为研究人员的兴趣。她一直对研究毛茸茸的东西很感兴趣,尽管她从来没有机会。21 作为一个抓住机会的人,当机会来临时

罗伯茨博士在 IARP 成立的 15 分钟内成为其第四位联合创始人
房间里的考试。

20 对于初学者来说,大学期末考试大约需要两年时间。

每学期末的几周,每周七天,从早上到深夜。每场考试不仅需要教授监督,还需要额外的监考人员巡视考场并监控作弊行为。对于一个想支付圣诞节回家旅费的研究生来说,这意味着要花 30-40 个小时在寂静无声的考场里走来走去,考场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本科生。这听起来很刺激。21 罗伯茨博士在明显缺乏进一步信息的情况下介绍了她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

在 2001 年、2003 年、2005 年、2009 年、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身份形成研究学会 (SRIF) 会议上。她缺席的唯一一年是 2007 年,那一年 Gerbasi 博士展示了她毛茸茸的研究!

那次偶然的会面彻底改变了罗伯茨博士的职业轨迹,就像那项毛茸茸的研究一样。对于团队中的其他所有人来说。从那时起,毛茸茸动物就成为她数据收集、发布和资助活动的重要焦点。对她来说,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毛茸茸动物社区是如何被许多媒体不公平地诽谤的。她将精力投入到基于证据的反歧视工作中,并看到了与毛茸茸动物社区、大会和媒体建立双赢伙伴关系的机会,这对 IARP 的研究和研究的成功至关重要。

传播。为此,Roberts 博士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合作关系,并为该项目寻找了几个关键机会。这反映了 Plante 博士曾经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让她独自参加会议,她会带着新的合作回来。”22 她是团队获得多项重要研究经费的推动力,这些经费为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提供了资金。23 毛皮科学的诞生 2013-2015 年期间,IARP 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因为我们在众多媒体上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 (Gerbasi 等人,2015 年;Mock 等人,2013 年;Plante 等人,2014a、2014b、2015a、2015b;Reysen 2015a、2015b、2015c;Roberts 等人,2015a、2015b、2015c)。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发表的文章越多,我们的资助申请就越有吸引力。同样,我们的工作得到机构和政府主导的资助机构的资助越多,24 我们就越有能力开展更雄心勃勃的项目,并在更广泛的媒体上发表这些工作。

尽管取得了成功,但人们还是对我们的工作无法对公众言论产生影响感到不满。尽管我们不断增加的同行评议研究(这些研究轻而易举地驳斥了耸人听闻的媒体所提出的污蔑情绪)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注意力经济”中的能力有限。

22 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罗伯茨博士认为这是一个“你越努力,

“你越幸运,你就越幸运。”举个例子,她知道她想研究毛茸茸动物爱好者群体中的创伤和复原力,但她也知道她缺乏资格会使她很难做到这一点。

她于 2021 年获得了社会工作硕士学位,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时还担任全职教授。²³ 滑铁卢大学的奖励官员汤姆·巴伯也是一名。

对我们 IARP 帮助巨大,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助。²⁴ 向加拿大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加拿大理事会 (SSHRC) 为我们的大部分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

我们提出的是经过同行评审的原始学术成果。²⁵ 归根结底,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因为它并没有到达最需要它的人手中。如果我们要在接触公众方面有所作为,并将我们的研究注入媒体叙事,我们就必须超越传统的传播和动员我们的研究成果的方法。有一天,当罗伯茨博士和普兰特博士坐在罗伯茨博士的办公室里,思考如何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传播到更多人手中时,发生了这样的对话:罗伯茨博士:“也许我们可以创建某种带有 YouTube 电台的公共传播视频系列!”普兰特博士:“你的意思是 YouTube 频道吗?”罗伯茨博士:“是的!它的名字应该有‘毛茸茸’。”普兰特博士:“它的名字应该有‘科学’。毛茸茸爱好者喜欢科学。每当他们在会议上走过我们的桌子,或者我们给他们一份调查问卷时,他们都会大喊‘为了科学!!!’ ‘在我们身上。”

R 博士:“这是毛茸茸的科学。” P 博士:“这是毛茸茸的科学!”事实上,在 2015 年,我们在为《我们之中的毛茸茸》一书撰写的一章中记录了这些思考:

“尽管有证据表明,兽迷在心理上表现良好……但兽迷仍然会感受到并体验到来自周围世界的严重耻辱。我们的一篇临床论文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实……兽迷在大众媒体中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性变态、不成熟或值得嘲笑的人……目前,IARP 正在努力寻找主流媒体的替代品。我们已经开始收集和制作我们自己的媒体镜头,讲述基于科学的故事,而不是猜测、偏见或由那些一心想通过性爱故事来利用人们对未知或不同事物的恐惧和不信任的编剧“提供的信息”。我们有几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我们计划在获得资金后发布。其中一个《就像你一样》*,这是一个针对拟人化社区的反耻辱宣传。这些将是原创的公共

服务公告广告旨在帮助公众对了解更多毛茸茸动物爱好者产生兴趣。第二个项目是 Fursciencian。

²⁵ 不管你对科学阅读有什么看法,但它并不完全是“轻松”阅读,也不是。

是否易于公众获取 不幸的是,大多数文章都被期刊自己设置的付费墙锁住了。

原创教育节目旨在提供准确的毛茸茸粉丝公开报道。目前尚无此类节目。部分收集的原始镜头(毛茸茸粉丝的 Speaker's Corner 采访)将与现有数据/研究融合,以制作一个古怪、事实准确的媒体宣传/教育项目……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工作将继续向公众宣传

毛茸茸……”(Roberts 等人,2015c,第 166-168 页)。回顾 Furscience 愿景的种子

将我们的研究成果纳入公共领域 这会引发多种情绪。这些梦想很大,但我们的前景并不乐观。我们希望通过信息来改变公众对兽迷及其粉丝的先入为主的误解。但我们的事实不仅仅是真实的 它们需要与耗资数百万美元的视觉奇观相媲美,

耸人听闻的叙述。我们还需要媒体能够找到我们 四位研究人员分布在一个大陆,他们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限制性付费墙下发表的,这不会奏效。

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我们都不具备的专业知识。²⁶ 进入恶意海狸恶意海狸,我们的创意和传播总监 (CCD) 的毛茸茸绰号,帮助塑造了 IARP 更名为 Furscience 的形象,这将成为我们团队向毛茸茸爱好者、非毛茸茸公众、学者和媒体传播证据的公众形象。他一直在“努力工作”

自 2011 年以来,他一直在 IARP 的幕后默默工作,尽管他在 2016 年正式成为我们的 CCD,目标是帮助我们向公众和其他领域传播我们的研究结果,并直接向媒体传播兽迷们通常不想传播的内容。然而,他认识到有必要在我们的

术语 用令人信服、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事实。凭借十多年的营销、传播、艺术指导、品牌和概念开发经验,Malicious Beaver 帮助 Furscience 接触到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受众,不仅通过将我们的事实与互联网 (或任何人)对毛茸茸的虚构相抗衡,还通过展示和包装我们的事实,让真相成为现实。

26 不幸的是,包括我们团队中的几位研究人员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

自己的团队,在自我推销方面表现得很糟糕。也许是因为冒名顶替效应,专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往往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或低估自己的能力。

他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Bravata 等人,2020 年),但如果专家有时能够像不知情的专家那样多说一些话,那就太好了。

毛茸茸更有趣,更值得写。Beaver 能够阐明品牌和沟通策略,将我们的基础同行评审数据提炼为主流媒体更容易理解、更引人注目的信息,并使准确撰写关于毛茸茸的文章变得更容易、更引人注目,而不是重新讨论同样的老套、过度使用、虚构的、

和耸人听闻的刻板印象。他为 Furscience 制定的整体品牌策略是在不牺牲准确性的情况下呈现复杂的概念,使它们在视觉和修辞上引人注目,以与内容较少的点击诱饵标题竞争。我们的 Furscience 品牌不仅仅是一个标志:它是一种视觉识别,旨在传达围绕毛茸茸的科学的严肃性以及毛茸茸的乐趣。新的研究领域和团队的新成员多年来,我们迫切需要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们想要研究的研究领域有很多 (例如自闭症、心理健康),但却超出了我们团队的一般专业领域 (即社会心理学、人类动物学、社会学)。再一次,偶然的时机来了!理想情况下,我们正在寻找一位相当新的博士学位教员,他还没有完全建立研究项目 就像 Plante 博士、Dr.

Reysen 和 Roberts 博士加入团队时,Gerbasi 博士仔细查阅了匹兹堡及其周边心理学系的教职人员页面,因为匹兹堡是我们团队进行研究的地方

这是其规模最大的年度大会研究 这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新教员前往 Anthrocon 与我们一起做研究。令 Gerbasi 博士惊讶的是,她找到了匹兹堡杜肯大学的新任助理教授 Elizabeth Fein 博士。她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具有人类学背景 (这也在我们的愿望清单上),其博士论文涉及与自闭症青少年相关的工作。当 Gerbasi 博士联系她时,她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并同意加入团队。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Elizabeth 长期以来一直对角色扮演、神话和创造性亚文化的力量很感兴趣,这些力量可以帮助人们改变自己和他们的生活。在哥特场景中成长为一名年轻人,她知道可以围绕美学和象征体系建立紧密的社区。在她针对自闭症谱系青少年的论文研究中,部分研究是在真人角色扮演者 (LARPers) 夏令营中进行的,她了解到,通过分享富有想象力的神话故事,与他人团结在一起,重新想象自己和他人,可以带来多么大的改变。

一个人的世界的可能性。(有关这项工作的更多信息,您可以查看她的书《生活在光谱中:自闭症和》。

社区青年。)当 Gerbasi 博士找到她,邀请她加入一个研究兽迷的研究团队时 这个群体本身参与了共同的想象体验,创造了替代身份,并且自闭症谱系患者的比例明显更高(见第 23 章) 这对她来说是继续工作的绝佳机会。Fein 博士于 2016 年第一次参加 Anthrocon,在那里她被兽迷迷住了(对兽人迷更是如此)

和其他动物!)他们和她一起坐在会议中心的地板上几个小时,人类尴尬地蜷缩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安静的角落里,花时间向她讲述他们的生活故事。Furscience 研究团队已经与社区建立了很大的信任,这使得她更容易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受到大多数毛茸茸爱好者特有的温柔嬉戏的欢迎。从第一年开始,费恩博士就与杜肯大学博士项目的许多研究生一起工作(Ben Gaddes、José Luiggi-Hernandez、Gaby Mena-Ibarra 和 Jennifer Bradley),她采访了数十名自闭症谱系的毛茸茸爱好者及其家人和朋友,并在 Anthrocon 举办了许多关于自闭症的焦点小组。她还

与 Gerbasi 博士一起研究如何更好地理解兽人和其他生物,以及与她的神经科学家同事 Alex Kranjec 和他的研究生团队(Erick Guzman、Lou Lammana 和 John Dall Aglio)一起研究兽人、兽人和其他人对“身体

她最近一直在进行在线调查,以更好地了解兽人和其他动物的经历,他们可能无法参加毛茸茸的动物大会,但他们对自己的经历有很多话要说。结论阿尔伯特·班杜拉确实对

当他谈到偶然性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时,他说道。你手里拿着的这本书 27 证明了这一点 它是许多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的集合,这些事件改变了 Furscience 团队每个成员的轨迹。在过去十年中,每一次偶然的对话、小小的巧合、瞬间的决定和机会,都让我们能够将我们无数的兴趣转化为和谐的合作。这一章不需要

在这本书中。我们本可以轻易地将其排除在外,直接讨论我们的方法论以及十多年来我们获得的无数研究和结果。

27 或者,现在更有可能的是,看着屏幕!

研究兽迷。然而,我们经常被兽迷和学者们联系,他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在 Furscience 做到了,并惊呼他们永远做不到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激励其他人,让他们看到,Furscience 团队归根结底只是一群充满好奇心的人,他们的热情和好奇心让我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重要的是,当我们每个人踏上这段共同的旅程,勇敢前行并利用出现的那些偶然时刻时,我们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当 Gerbasi 同意担任论坛版主时,她并不知道这会让她在毛茸茸大会上开展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当 Plante 博士在阅读了她的论文后决定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发电子邮件时,他并不知道这会让她展开长达十年的合作。Reysen 博士也不知道

当他同意让一位他从未听说过的研究人员使用他的体重秤时,他想到了这个想法,而这导致他在几个月后注意到了附近的一次毛茸茸大会,并因此写了几十篇研究论文和书籍章节。当罗伯茨博士选择和她的考试监考员闲聊时,她并不知道他的回答会让她走上一个充满研究和行动主义的职业生涯。而费恩博士在完成关于 LARPers 的论文时也不知道,她最终会在那里跳到研究毛茸茸,真是太神奇了!不管怎样,我们希望这个故事能激励其他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兴趣,即使你完全不清楚它们会把你带到哪里。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共同兴趣导致了基于科学的倡导和知识动员努力,帮助毛茸茸学习

更多关于他们的粉丝群的信息,以及学者和媒体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个常常被误解的群体。这个共同的目标迫使我们让我们的工作为人所知,并使用社交营销、社区和媒体合作的工具,成为毛茸茸社区的教育伙伴。虽然我们都无法预料到这项工作最终会把我们带到何方,但如果我们说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并不感到惊讶,那我们就是在撒谎!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独自改变公众话语,但我们正在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竞争,但我们在向公众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可衡量的成功,现在公众只需使用常用关键字(例如,毛茸茸,什么是毛茸茸)进行谷歌搜索即可找到我们的工作。²⁸ 我们也自豪地成为无数媒体文章的事实核查来源,纠正了从相信毛茸茸是人等所有方面的记录。

28 Furscience 经常出现在前五名结果中!这不是。

意外还是巧合,恶意海狸可以告诉你!

穿着毛皮服装并认为自己是动物的人,以及在 2022 年美国选举周期期间关于毛茸茸动物在学校使用猫砂盆的谣言(例如,纽约时报、NBC 新闻、路透社、斯诺普斯、Politifact、卫报、每日野兽、纽约邮报)。因此,请从班杜拉的书吸取经验,留意出现在你面前的小机会。你永远不知道一次小小的谈话、一封快速的电子邮件、参加一个活动或展现自己可能会如何改变你的生活 或者你周围人的生活 变得更好!参考文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00 年)。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4 版,文本修订版)。Angantyr, M., Eklund, J., & Hansen, EM

(2011)。对人类和动物的同理心的比较。Anthrozoös, 24 (4), 369-377。https://doi.org/

10.2752/175303711X13159027359764 Arluke, A., Levin, J., & Ascione, F. (1999)。虐待动物与暴力和其他形式的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人际关系杂志

暴力, 14 (9), 963-975。https://doi.org/10.1177/088626099014009004 Bandura, A. (1982)。偶然相遇和人生道路的心理。美国心理学家, 37, 747-755。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37.7.747 Bandura, A.

(1998)。探索人生道路的偶然决定因素。心理学探究, 9, 95-99。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09022

Baron-Cohen, S., Wheelwright, S., Skinner, R., & Clubley, ME (2001)。自闭症谱系商数(AQ):阿斯伯格综合征/高功能自闭症的证据,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和数学家。《自闭症和发育障碍杂志》, 31 (1), 5-17。https://doi.org/10.1023/a:1005653411471 Bravata, DM, Watts, SA, Keefer, AL, Madhusudhan, D.

K., Taylor, KT, Clark, DM, Nelson, RS, Cokley, KO 和 Hagg, HK (2020)。冒名顶替综合征的患病率、预测因素和治理:系统评价。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35 (4), 1252-1275。https://doi.org/10.1007/s11606-019-05364-1 Carlisle-Frank, P. 和 Frank, JM (2006)。主人、监护人和主人-监护人:与宠物的不同关系。

Anthrozoös, 19 (3), 225-242。https://doi.org/10.2752/089279306785415574 Evans, K. (2008)。毛茸茸社会学调查。于 2023 年 6 月 2 日从 https://gwern.net/doc/psychology/2008-evans.pdf 访问。

Fein, E. (2020)。生活在自闭症谱系中:社区中的自闭症和青少年。纽约大学出版社。Fine, AH (编辑)。(2010)。动物辅助治疗手册: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第 3 版)。Academic Press。Gerbasi, KC, Anderson, DC, Gerbasi, AM 和 Coultis, D。

(2002)。人类-动物研究博士论文:新闻与观点。社会与动物:人类-动物研究杂志, 10 (4), 339-346。https://doi.org/10.1163/156853002320936782 Gerbasi, K.

C., Paolone, N., Higner, J., Scaletta, LL, Bernstein, PL, Conway, S. 和 Privitera, A. (2008)。《毛茸茸动物从 A 到 Z (拟人化到兽化)》。《社会与动物:人类与动物研究杂志》, 16 (3), 197-222。https://doi.org/10.1163/156853008X323376 Gerbasi, KC, Paolone, N., Higner, J., Scaletta, LL, Privitera, A., Bernstein, P. 和 Conway, S. (2007)。《毛茸茸动物的身份》。海报

在身份形成研究学会上发表。弗吉尼亚州斯特林。Gerbas, KC、Harris, B. 和 Jorgensen, K. (2007 年 3 月 25 日)。Furries:为什么有些人长大后想要承担非人类身份?身份形成研究学会互动会议,弗吉尼亚州斯特林。

Gerbas, KC、Plante, CN、Reysen, S. 和 Roberts, SE (2015)。国际拟人化研究项目的起源。收录于 T. Howl (Ed.) 所著《我们之中的兽迷:最杰出的兽迷成员撰写的关于兽迷的论文》(第 102-105 页)。Thurston Howl 出版。Greenebaum, J. (2004)。

这就是狗的生活:在爱叫时从宠物升格为“毛茸茸的宝宝”。《社会与动物:人类与动物研究杂志》,12 (2),117-135。

<https://doi.org/10.1163/1568530041446544> Gurley, G. (2001 年,

3 月)。皮毛的乐趣。名利场。检索自 [http://vanityfair.com/culture/](http://vanityfair.com/culture/features/2001/03/furries200103?currentPage=1)

features/2001/03/furries200103?currentPage=1 Herzog, H. (2010)。有些我们爱,有些我们恨,有些我们吃:为什么我们很难正确看待动物。HarperCollins Publishers。Julius, H.、Beetz, A.、Kotrschal, K.、Turner, D. 和 Uvnäs-Moberg, K. (2013) 对宠物的依恋: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综合看法及其对治疗实践的影响。

Hogrefe Publishing。Mock, SE、Plante, CN、Reysen, S. 和 Gerbas, KC (2013)。更深层次的休闲参与是污名化休闲环境中的应对资源。Leisure/Loisir, 37 (2), 111-126。<https://doi.org/10.1080/14927713.2013.801152>。

Osaki, A. (2008)。粉丝圈现状。Furry 研究中心。2023 年 6 月 2 日检索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urry_Survey_2008.pdf Plante, C., Roberts, S., Reysen, S., & Gerbas, K. (2014a)。“我们中的一员”:与粉丝圈的互动和全球公民身份认同。

大众媒体文化心理学, 3(1), 49-64。<https://doi.org/10.1037/ppm0000008> Plante, C.、Roberts, S.、Reysen, S. 和

Gerbas, K. (2014b)。社会结构特征的相互作用可预测受歧视少数群体成员的身份隐瞒和自尊。当代心理学, 33, 3-1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3-9189-y> Plante, CN、Roberts, SE、Reysen, S. 和 Gerbas, KC (2015a)。“通过数字”:比较兽迷和相关粉丝圈。收录于 T. Howl (Ed.)《我们之中的兽迷:最杰出的粉丝圈成员撰写的关于兽迷的论文》(第 106-126 页)。Thurston Howl 出版物。Plante, C.、Roberts, S.、Snider, J.、Schroy, C.、Reysen, S. 和 Gerbas, K. (2015b)。

“不仅仅是肤浅的”:生物本质主义在应对被污名化的粉丝社区中的独特性威胁。《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 54 (2), 359-370。<https://doi.org/10.1111/bjso.12079> Putz, DA、Gaulin, SJC、Sporter,

RJ 和 McBurney, DH

(2004)。性激素和手指长度:2D:4D 表示什么?进化与人类行为, 25 (3), 182-199。[https://doi.org/10.1016/](https://doi.org/10.1016/j.evolhumbehav.2004.03.005)

j.evolhumbehav.2004.03.005 Raupp, CD (2002)。“毛茸茸的天花板”:临床心理学和人与动物研究。社会与动物:人与动物杂志

研究, 10 (4), 353-360。 <https://doi.org/10.1163/156853002320936809> Reysen, S. 和 Branscombe, N.

R. (2010)。粉丝关系和粉丝圈:体育和非体育粉丝之间的比较。《体育行为杂志》, 33 (2), 176-193。Reysen, S.、Plante,

CN、Roberts, SE 和 Gerbas, KC (2015a)。毛茸茸粉丝圈中的内群体偏见和内群体投射。《国际心理学研究杂志》, 7, 49-

58。 <https://doi.org/10.5539/ijps.v7n4p49> 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 Gerbas, KC (2015b)。从社会身份视角看粉丝和非粉丝身份之间的性格差异。

世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 2, 91-103。<https://doi.org/10.22158/wjssr.v2n1p91> 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 Gerbas, KC (2015c)。毛茸茸爱好者的社会身份视角。在 T. Howl (Ed.) 中,《毛茸茸爱好者》。

我们:最杰出的兽迷成员撰写的关于兽迷的文章(第 127-151 页)。Thurston Howl Publications。Roberts, S.、

Plante, C.、Gerbas, K. 和 Reysen, S. (2015a)。拟人化身份:兽迷成员与非人类动物的联系。Anthrozoos, 28 (4),

533-548。<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15.1069993> Roberts, S.、Plante, C.、Gerbas, K. 和 Reysen, S.

(2015b)。拟人化现象的临床互动:健康专业人员与拥有这种不寻常身份的客户互动的注意事项。健康与社会工作, 40 (2), e42-e50。

<https://doi.org/10.1093/hsw/hlv020> Roberts, SE, Plante, CN, Reysen, S. 和 Gerbasi, KC (2015c)。

拟人化身份的边缘化:公众对毛茸茸研究者的认知、现实和“尾巴”。收录于 T. Howl (Ed.) 的《我们之中的毛茸茸:最杰出的毛茸茸爱好者撰写的论文》(第 152-168 页)。Thurston Howl 出版物。Rossmassler, L. 和 Wen, T. (2007 年 5 月)。

毛茸茸的动物也是人:独特社会群体中的社会 and 认知因素。海报展示于斯坦福大学第七届本科生心理学年会。Rust, DJ (2001)。毛茸茸动物爱好者的社会学。The Darken Hollow。2023 年 6 月 2 日从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303084029/http://www.visi.com/%7Epantos/furrysoc.html> 检索 Topál, J., Miklósi, Á., Csányi, V., & Dóka, A. (1998)。狗 (Canis familiaris) 的依恋行为:Ainsworth (1969) 陌生情境测试的新应用。比较心理学杂志, 112 (3), 219-229。 <https://doi.org/10.1037/0735-7036.112.3.219> yerf. (nd). Furry in academia. 于 2023 年 6 月 2 日从 <https://yerfology.wordpress.com/furry-in-academia/> 访问。

第 4 章。

研究方法的 (不太痛苦的) 介绍 Courtney “Nuka” Plante。

如果你准备读完这本书,我们可能应该警告你:你将会被大量的数据所困扰。非常多。超过十年的研究和数万名参与者的数据。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你将这数千名参与者中的每一位乘以给定研究中 (平均) 大约两百个问题,我们谈论的是 500 万到 1000 万个数据点。

一下子要吸收的知识量非常大,而且尝试理解起来可能会有点吓人,特别是如果你不习惯仔细研究科学研究的话。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不要担心。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加入这一章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让你熟悉数据收集、分析和解释的一些基本知识的机会,就像是让你慢慢进入游泳池,而不是把你头朝下扔进深水区,看着你挣扎。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这只是我们加入这一章的原因的一半!我们加入这一章的另一个原因是帮助我们的读者成为知情的怀疑论者。当然,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对任何事情持怀疑态度。例如,我可以选择简单地不相信我所听到的关于引力的一切,坚持认为任何我被吸引到地面的趋势都是巧合,或者是我愿意这样做的结果。我想你会很自然地将我的怀疑论视为逆向思维或纯粹的无知,但你能准确解释我错在哪里吗?如果我说你无法证明引力是一种普遍的力量,因为你无法观察到宇宙中任何地方的一切。难道这其中不包含真理的核心吗?

在我的陈述中?或者如果我说有一次我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有过一次无重力体验。这不可能吗?当然,也许我最近被一位物理学家伤透了心,正在

一个组织支付了报酬,而这个组织在人们相信引力不存在时获利。但你能证明这就是我怀疑的原因吗?事实证明,并非所有怀疑都是平等的,也不应该对所有怀疑都进行无限的宽容。有时怀疑是不诚实的,是出于恶意。

有人被其他东西所驱动,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其他时候,怀疑论是无知的,是建立在谎言和错误信息之上的。归根结底,我们在这本书中几乎无能为力。

阻止第一种怀疑论:如果有人读这本书的目的是错误引用、歪曲事实,并选择性地只关注符合他们关于兽类的既有信念的数据,同时忽略或挑战任何相反的观点,我们就无法阻止他们。¹相反,本章旨在解决第二种怀疑论者,即那些尽管意图良好,但缺乏成为知情、批判性研究消费者的技能和知识的人。我们相信,一点知识可以大大帮助这些人,我们希望为他们提供成为熟练的科学消费者的工具。坦白地说,我们的意图并不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有一个别有用心地想要向读者灌输一些科学素养:这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事实上,我们许多最好的想法都来自那些批评我们的方法、挑战我们的发现并提出新方法以避免我们的缺点的人。²如果我们不喜欢研究改进我们的方法、分析和

结论!但怀疑和批评只有在知情的情况下才有用。想象一下,例如,告诉视频游戏设计师他们的视频游戏很烂。设计师显然有既得利益

想要改进他们的视频游戏,所以他们要求你提供详细信息:游戏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是节奏不好吗?剧本不好吗?核心游戏循环是否无趣或缺乏有趣的变化?

游戏是否过于依赖随机性,剥夺了玩家影响结果的机会?游戏难度曲线是否太陡峭?

“不,你知道,它很糟糕。”不幸的是,这种批评非常普遍,多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很多怀疑论者对我们的工作的批评或彻底否定,这些批评都源于他们对基本科学原理的误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帮助读者学会为他们的怀疑论形成更好、更精确的论据,并更好地辨别他们的哪些批评是有效的,哪些是相对琐碎的。正如我们将在本章末尾讨论的那样,一点科学素养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因噎废食,并防止那些不做研究的人在批评科学研究时产生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

1 事实上,本章的作者已经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了。

无论是关于他对兽类的研究,还是关于媒体暴力这一特别热门话题的研究,都体现了人们“只是问问题”的“动机推理”!²相信我,我们总有办法做得更好!

嘿,如果没有别的,本章将教您一些概念和花哨的词汇,以便您可以在下一次晚宴上发挥您的批判性思维!³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正如本书的名称所示,我们采用了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兽迷和兽迷群体。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什么使一种方法变得科学,又是什么使这种方法不同于其他的知识获取方式(例如,相信自己的直觉、依靠口口相传或从媒体上了解某些事情)?首先,花点时间想想当你想象科学时你会想到什么。很有可能,你会想象人们在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也许他们正在使用显微镜,或者用移液器将五颜六色的液体从一个试管转移到另一个试管。也许你想象一位数据科学家盯着显示器上的一片数字,或者一位神经科学家正在思考大脑扫描图。这样的图像往往关注科学的表面陷阱;也就是说,它们专注于特定的科学领域(例如物理、化学、生物)和这些领域所使用的工具(例如计算机、扫描设备、精致烧杯)。但仅仅因为你使用了这些设备,并不意味着你所做的就是科学。例如,厨师可以穿上白大褂,用精致的工具在定制的玻璃器皿中搅拌酱汁以达到精确的测量效果。我们会认为厨师是在做科学吗?⁴相反,你不用精致的工具也可以做科学,只用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让一群人填写并返回一份调查问卷来检验一个假设,这也可以成为科学。它可能不需要价值百万美元的机器或实验室,但收集数据来检验假设是科学的支柱!从本质上讲,科学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非常特殊的方式。当然,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学到你所拥有的东西:通过听父母告诉你的话,通过看电视或读报纸,通过解读故事中的道德教训,甚至通过直觉和直觉。每一种认知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有些事情做起来相当快捷和容易,但却做不到。

3 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本章中教给您的概念适用于。

不仅仅是我们对毛茸茸的研究。阅读几乎任何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时,科学素养技能都可以应用!4 可以肯定的是,科学推导的原理在烹饪和烘焙中发挥作用,

包括化学和物理。但烘焙行为本身并不是科学,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总是值得信赖的。有些充满偏见,但好处是社会上其他人普遍认同。科学实际上只是获取知识的另一种方式,尽管它涉及一种非常特殊的思维方式。5我们可以将科学思维描述为至少有五个不同的方面:6 1.基于经验观察和先前研究形成模型和理论。2.系统、无偏见的观察来检验假设。3.愿意严格地重新测试一个人的发现的一致性。4.开放的心态,愿意犯错并积极寻求证伪。5.细致入微、多变量、概率思维。科学家形成理论和模型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科学家观察周围的世界,阅读现有文献,以了解其他人的发现。然后他们试图将所有这些可用信息整合成一个

可以一致解释世界某些方面如何运作的模型或框架。这些模型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可能各不相同,从原子结构模型到人类动机模型,再到整个文化和经济系统的模型。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以经验现实为基础;科学家自己进行观察或记录其他科学家的发现,并根据这些观察结果开发模型,这些模型还可以预测科学家未来可以发现什么。预测是科学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的科学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世界,还可以对世界做出预测。一个可以解释一切但不能预测任何事情的模型实际上是无用的。举个例子,假设我正在观察顾客进出宠物店。我观察到顾客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商店,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带着猫或狗走出商店。在观察了几十个顾客之后,我可能会提出一个模型来解释哪些顾客带着猫走出商店,哪些顾客带着狗走出商店。也许我会建议,当顾客走进商店时,他们会经过一个看不见的能量场,这个能量场会把买猫或买狗的想法植入他们的脑海。因此, ...

5 请注意,科学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堆事实。有些事实可能如此。

通过科学过程得出的结论,但一本充满科学事实的教科书却不是,本身就是科学;它是科学研究的产出或结果!6 这远非完整的清单,但它代表了一些最重要的内容。

科学思维的特点。

带猫出去的人通过了这道看不见的障碍,在脑海中记下了“猫”,然后得到了猫;而带狗出去的人也通过了同样的看不见的障碍,在脑海中记下了“狗”,然后得到了狗。我的模型的一个优点是它完美地解释了我 100% 的观察结果: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在顾客行为中观察到任何与我的模型相矛盾的行为。尽管如此,从各方面来看,我的模型都是完全无用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模型无法帮助我预测下一个走进商店的顾客会带猫还是狗出去。我自己看不到这个障碍,也不知道这个障碍如何或为何影响人们。换句话说,我的模型让我在预测下一个顾客的宠物购买行为方面并不比一个人抛硬币好多少,硬币一面写着“猫”,另一面写着“狗”。

简而言之,如果科学模型无法预测任何有关世界的事情,那么它就无法帮助我们了解世界。⁷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在同样的情况下科学模型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一下,当人们走进宠物店时,我给他们做了一个快速性格测试来测量他们的外向性水平。在接待了几十位顾客之后,我开始注意到一种模式:外向性评分较高的人会带着狗走出商店,而外向性评分较低的人会带着猫走出商店。从这里,我设计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提出外向的人往往喜欢性格更外向的狗,而内向的人则更喜欢性格更独立、不太喜欢引人注目的猫。然而,与我的隐形能量场模型不同,我可以根据这个模型预测未来顾客的行为。我可以在顾客走进商店之前对他们进行性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我可以对顾客更有可能带着狗还是猫走出商店做出合理的猜测。如果这个新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在准确猜测顾客会带着狗还是猫走出商店方面,它应该比能量场模型和抛硬币的方法更有效。科学家测试假设科学不仅仅是建立模型,而是测试模型。⁸ 科学技术的一部分是设计实用方法来收集信息。

⁷ 举个例子:我可以轻松地用小精灵粉末代替看不见的能量场。

会同样具有启发性。这些模型的可互换性向我们展示了它们与现实的脱节程度。

系统且公正。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意味着以有计划和受控的方式收集数据,并设计研究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有效测试我们假设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在全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宠物店进行宠物购买研究,以测试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否在全国范围内一致,还是仅限于一家商店的顾客。

它还包括试图控制外部因素,以确保没有任何事情影响研究结果(例如,当你试图收集数据时,宠物店有“免费猫”日,这可能会激励人们无论性格如何都选择猫而不是狗)。优秀的科学家也会有动力以不带偏见的方式收集、分析和解释数据。毕竟,确定一个人的模型的唯一方法是将其暴露在冷酷的现实中,看看它是沉没还是浮起。如果研究人员对顾客进行性格测试,然后跟着外向的人进商店说服他们买狗,那么就不可能知道买狗的行为是由外向性驱动的,还是受到商店里科学家的纠缠。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的影响可能会帮助他们找到与他们的模型一致的数据,但这些偏见最终会产生经不起推敲的模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模型会被更能反映现实的模型所取代(例如,准确预测宠物店里没有被科学家骚扰的顾客的行为)。因此,科学思维需要系统的、不带偏见的数据收集。¹⁰ 科学家反复测试 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意味着很难取悦;仅仅找到一次支持你的模型的证据是不够的。科学家是一群非常持怀疑态度的人,总是担心一项发现可能是侥幸。回到我们的宠物店例子,如果我要确定一个。

⁸ 我们在例子中主要关注实验研究,但这些都是相同的。

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收集开放式、探索性数据,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讨论这一点!现在,我们说,专门收集开放式定性数据(例如案例研究、长篇访谈)的研究人员经常这样做以形成模型,然后由定量研究人员进行测试。他们同样受到不系统或有偏见的伤害。

他们的数据收集方法。⁹ 双关语绝对是故意的。¹⁰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科学思维。在实践中，科学家们已经做到了。

偏见可能会影响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判断。这就是同行评审过程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我们稍后会提到。现在，我们只想指出，实践中的科学可能并不总是符合科学的理想。

如果顾客是外向型的，然后看着他们带着狗走出商店，我可能会得出结论，我的模型是正确的。然而，完全有可能，下一个走进商店的顾客是外向型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会选择一只猫，这会违背我的模型的预测。出于这个原因，我最好坐在宠物店门口待一会儿，对我的模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测试，对一个又一个的顾客进行测试，看看它有多一致。但勤奋的科学家不会止步于此。毕竟，谁能说结果不是这家宠物店的怪癖呢？考虑到这一点，我可能会在镇上的每家宠物店对我的模型进行测试。如果在进行所有这些测试之后，证据仍然表明我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我可以相当肯定这可能不是侥幸，我的模型准确地预测了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地方购买宠物的行为。但为什么要止步于此呢？一位特别勤奋的研究人员会考虑到他们自己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偏见的可能性。毕竟，他们才是需要测试模型的人。因此，他们可能会要求该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自己进行研究，

宠物店，看看这个模型在其他研究人员的测试下是否站得住脚。他们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测试模型在一段时间内的站得住脚程度。也许他们可能会在 20 年后在宠物店再次测试该模型，看看该模型是否仍然能够预测宠物购买行为，或者该模型的实用性是否仅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特定的一代人。¹¹ 科学家愿意犯错 基于我们之前的观点，科学思维需要公开接受自己可能犯错的可能性。如果科学家不认真考虑他们的模型可能出错的可能性，就不可能真正测试他们的模型。例如，如果我确信我的宠物购买行为模型是正确的，并且拒绝相信它可能是错误的，我可能会找借口方便地忽略表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证据。如果我看到一个外向的人从宠物店走出来，带着一只猫而不是一只狗，与我的模型相反，我可能会不予理睬。

¹¹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常常对科学模型或理论的想法犹豫不决。

“只是一种理论”，这意味着它几乎没有预测能力，或者没有经过严格的实证检验。在外行对话中，我们经常使用“理论”或“模型”来表示毫无根据的假设或粗略的近似。实际上，最著名的科学理论和模型都要经过一定程度的审查和测试，任何对这个主题没有特别浓厚兴趣的人都会感到震惊（甚至可能感到无聊）。

观察结果说：“好吧，显然那个人是一个内向的人，他们一定已经填写了调查问卷

错误！”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保护我的模型不受任何表明其错误的证据的影响，无论这些证据有多少！¹² 这种怀疑主义和愿意犯错的原则是科学思维的基础，我们默认为其融入科学实践中。例如，科学家设计研究并测试假设时，假设他们的模型实际上是错误的。他们被训练成将研究结果解释为不支持他们的模型，除非数据非常明确地表明相反的情况（例如，错误的可能性小于 5%）。换句话说，如果研究数据显示模型正确或错误的概率为 50/50，科学家就会倾向于怀疑，并将其视为模型不正确的证据。即使数据以 90/10 的概率支持该模型

即使是正确的,科学家仍然会将其视为模型错误的证据,因为 10% 的错误概率仍然被认为太大而不可接受。¹³ 而怀疑还不止于此!

我们承认科学家可能会有偏见,并有动机去寻找支持其模型的证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在出版过程中建立了一种自我纠正机制,称为“同行评审”。简而言之,享有盛誉的科学研究机构要求任何想要发表的研究都必须首先接受该领域其他专家的审查。这种审查包括对研究方法和分析提出质疑、要求进行 14 项额外研究,以及用其他解释挑战研究结论。这一过程的预期结果是过滤掉低质量、有偏见或可疑的发现,只留下经得起最高层审查的最有力的研究。

12 科学家常常迫于压力,寻求对他们的模型的支持。

获得声望颇高的奖项,或者不幸的是,如果他们没有为自己的领域做出足够的贡献,就会面临失去工作的威胁。这些压力会破坏科学家的公正性,并损害科学追求。¹³ 当然,这只是对假设检验的工作原理的过度简化。

实践中,但这已经足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因为我们假设大多数读者不想深入研究零假设统计检验和贝叶斯估计的细节。¹⁴ 近年来,科学家甚至被要求公开他们的数据。

其他科学家可以自行分析并寻找违规行为或篡改证据。

同行评审的过程往往是艰苦的、令人生畏的,而且远非完美,但它代表了人们在其他知识获取方式中很少发现的自我批评水平。¹⁵ 科学家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 科学思维的最后一个特征,与前面的特征交织在一起,就是它通过概率思维来解释复杂性和细微差别。概率思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话题,尤其是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统计学培训的人。简而言之,它指的是我们的世界是复杂的,因此几乎每件事都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

例如,如果天空中出现乌云,很有可能会下雨,也有可能不下雨。毕竟,天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成千上万的变量相互作用,决定了特定时间特定区域的天气。科学模型不可能解释所有这些变量,但科学家尽其所能利用他们已有的模型,同时认识到他们的模型产生的预测可能不正确。

根据一些变量,科学家可能会预测今天有 80% 的降雨概率,同时认识到模型有 20% 的概率是错误的。那些不熟悉概率理论的人

思维方式经常会陷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你可能知道,有些人在天气预报原本应该晴朗的一天下雨时,会因为天气预报而生气。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一天一天地过着,一次只与一个人互动,一次只在一种情况下发生;我们关心的是个别的结果,比如生病的亲戚会康复还是死去,我们最喜欢的足球队在下一场比赛中会赢还是输,或者我们股票的价值是会上涨还是下跌。然而,科学家不会开发模型来预测个人或事件。由于世界是如此复杂,科学家知道他们无法完美地预测 100% 的结果。相反,他们开发模型来预测一般趋势、趋势和整体模式。

数据。回到我们的宠物店示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外向的人走进宠物店并购买一只猫,而不是我们想要的狗。

15 同行评审过程虽然对科学至关重要,但还远远不够完善。

例如,审稿人可能有自己的偏见,这可能会阻止高质量的研究发表(或者允许发表低质量的研究,如果它支持审稿人的模型或理论)。论文也可能因为研究质量以外的其他原因而被拒绝(例如,因为它被认为无趣、过于小众或与已经发表的论文太相似)。

预测。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从表面上看,我们可能从这个单一的例子中得出结论,该模型是错误的。然而,实际上,无数变量会影响一个人是带着猫还是狗走出商店:他们的性格特征、公寓的大小、以前养猫和狗的历史、商店里猫和狗的可用性和价格、对猫或狗毛的过敏、该地区对猫或狗的社会接受度。这个清单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可以完美预测宠物购买行为的模型需要考虑所有这些变量以及更多变量,并且构建起来非常复杂。即使有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和数百万人的数据共同努力来开发这样的模型,也不可能保证该模型每次都 100% 正确。那么,解决方案是否只是放弃试图预测任何复杂事物的整个做法,例如宠物购买行为、股票价格、天气模式或一个人的生存可能性?希望您意识到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模型不是完美的预测,它仍然有用。举例来说,想象一下,虽然一个人的外向性分数不能完美地预测其购买宠物的行为,但 75% 的时间可以正确预测其对宠物的选择。

虽然远非完美,但与仅靠随机猜测而正确率只有 50% 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样,如果你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预测有 80% 的降雨概率,你可能不会特意计划明天的野餐,即使模型有 20% 的概率是错误的。不完美的模型仍然很有价值!此外,科学家可以通过添加变量来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外向性分数可能会使我们的理论模型在预测宠物所有权方面的准确率达到 75%,但也许,如果我们考虑更多的变量,如年龄、收入以及他们过去是否养过狗或猫,我们可以将模型的准确率提高到 85%。还不错!而且,如果模型中增加了变量,模型的准确性可能会提高更多!因为世界是复杂的,所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很少只有一个原因,无论是股市繁荣、桥梁倒塌还是病人意外康复。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从科学家那里得到明确的答案会令人非常沮丧,尤其是当你的问题与单一事件或个人有关时。医生可以告诉你 75% 患有某种疾病的人最终会死于这种疾病,但他们无法肯定地告诉你你生病的祖父是否会在这 75% 之一。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思维涉及概率思维和理解复杂性和细微差别:这是一种与大多数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不是自然形成的。事实上,科学思维方式的每一个方面

形成经验模型,想出测试和重新测试这些模型的方法,接受并积极寻找可能错误的证据,欣赏这些模型中的细微差别和概率思维。这些技能需要通过多年的教育和实践传授给科学家。就像运动员花数年时间学习如何战略性地思考他们的运动,机械师花数年时间学习如何发动机的各个部件如何协同工作,艺术家花数年时间学习如何将头脑中的图像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画布上一样,科学家必须学会如何科学地思考。当然,学习改变你的思维方式需要做很多工作,但当涉及到

解释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人类还没有找到比通过科学更好、更可靠的方法来获取这些知识。研究设计:探索、描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如上一节所述,科学家从事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系统地收集数据。这通常是在形成新理论和

模型,或者在研究的后期阶段,测试模型经得起推敲的程度。无论具体目标是什么,科学家都会采用精心设计的研究来完成工作。而且,就像运动员、艺术家或机械师必须选择合适的工具一样,科学家必须从各种不同的研究类型中选择出最适合手头任务的研究类型。为简单起见,让我们将科学家可能拥有的不同目标分为四种类型:探索、描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

每个目标都有不同的要求,需要不同的工具来实现。

打个比方,螺丝刀虽然可以用来拧螺丝,但并不是一把特别好的锤子,即使它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部分地完成锤子的工作。根据螺丝刀将某物敲入到位的能力来判断它的用处是愚蠢的,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即使机械师发现自己使用螺丝刀的次数多于锤子,但有些工作螺丝刀根本无法完成工作,在那些日子里,锤子

最适合这份工作。我们的四种不同类型的目标也是如此:为探索目的而设计的研究可能不是特别有用。

测试相关性或因果关系,而为测试因果方向而建立的研究可能不适合进行基本探索。虽然这在抽象上似乎很明显,但我经常必须向学生和外行解释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一种类型的研究是理想的,而所有其他类型的研究都被认为是次等的,因为它们不是首选的研究类型。即使另一种研究设计对于所考虑的目的来说更合适,这种趋势仍然存在。

在我们继续本节时,请记住这一点:没有“完美”的研究,只有其研究

优点和缺点决定了他们更适合或不适合某项任务。有优点和缺点是可以的

喜欢螺丝刀,但要意识到你偶尔可能需要一把锤子才能完成工作!

目标:探索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探索任务。探索通常代表科学家首次涉足某个主题。通常,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研究过的主题,这意味着科学家可能几乎没有现有的理论或数据可以借鉴。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对这个主题非常陌生,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应该问哪些问题?是否存在合适的现有模型?假设一位科学家想要研究一种人们知之甚少的亚文化。为了便于我们研究,我们以《黑暗之魂》系列视频游戏玩家社区为例。¹⁶ 可能存在关于相关主题的现有研究(例如,玩其他类型视频游戏的人)

游戏、更广泛的游戏玩家文化研究),但我们这位勇敢的科学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黑暗之魂》粉丝的具体信息。科学家的最终目标是更好地了解《黑暗之魂》粉丝,但是,我自己既不是粉丝,也不是该文化的成员,因此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将来自其他视频游戏粉丝社区(例如,实时战略游戏的粉丝)的玩家动机模型应用于该社区是否合适,或者这种模型是否不足以解释是什么吸引了《黑暗之魂》粉丝?《黑暗之魂》类型游戏的粉丝与其他类型的粉丝有何不同?研究人员是否需要了解一些特殊的词汇或知识才能理解《黑暗之魂》的各种反应。

16 对于不知道的读者来说,《黑暗之魂》系列是一系列第三人称视角的游戏。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玩家在黑暗、毁灭、充满超凡敌人的奇幻世界中杀出一条血路。该系列游戏以其臭名昭著的难度以及粉丝群体产生的模因而闻名。

粉丝可能会提供什么?如果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科学家很难

在这个研究领域站稳脚跟。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可能希望从探索性研究开始对一个主题的初步尝试。在这种类型的研究中,重点是掌握一个主题的重要思想、研究问题和特质。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思考

在此阶段要问的相关问题可能很棘手,因为研究人员可能缺乏重要的术语或对该团体、其组成或历史的了解。例如,不知情的研究人员可能会要求《黑暗之魂》粉丝描述他们最喜欢的系列驾驶/车辆部分,结果却发现这个问题在没有车辆或驾驶部分的类型中毫无意义。

如果不与该系列的几个粉丝交谈或提前了解更多有关游戏的信息(例如,通过玩(如果您亲自观看视频或亲自观看视频),我们的科学家就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因此,探索性研究很少涉及使用高度具体、有针对性的问题。相反,研究人员会用广泛的非常笼统的问题来处理主题,并强调被动、开放的观察,而不是主动、有针对性地测试特定假设。最适合此目的的研究包括实地观察、焦点小组、个人访谈和调查

使用开放式(定性)问题。17 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坐下来观看一些玩家玩《黑暗之魂》,同时做笔记并进行观察(他们甚至可以自己尝试)。

或者,他们可以采访几位《黑暗之魂》玩家,问他们一些非常宽泛的开放式问题,询问他们关于游戏和游戏体验的问题,记录他们的回答,看看是否有共同的主题、重要的术语、相关的研究问题和新的想法。目标:描述通过探索性研究确定某个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后,我们的

科学家可能会转向描述性研究。描述性研究旨在衡量并准确描述现象的状态。此时,研究人员并不打算测试或解释任何事情,而是记录现象的本来面目并在相关维度上准确捕捉它。回到我们的《黑暗之魂》示例,我们的研究人员可能会从采访中收集信息。

17 定性问题是指旨在引出丰富细节的开放式问题。

受访者的回应。这通常与定量指标形成对比,定量指标涉及收集数字数据(例如,计算受访者做某事的次数或7分制的回应)。

并决定一些值得研究的重要变量包括系列游戏的数量、每款游戏的小时数、玩家在《黑暗之魂》论坛上发布的信息数量以及他们玩《黑暗之魂》游戏的朋友数量。如果这些话题在采访中反复出现,研究人员可能希望准确了解几位玩家在相关变量上的表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人员可能会设计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提供给大量的《黑暗之魂》玩家。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了解《黑暗之魂》的粉丝群,他们可能会尝试撒下一张特别宽广的网络,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黑暗之魂》粉丝的数据。通过调查,每位玩家都会被问到一组受探索性研究启发的相当基本的问题,几乎就像对玩家进行人口普查一样。从这些数据中,研究人员可能会对典型的《黑暗之魂》粉丝的特征以及粉丝社区在涉及以下方面存在多大差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针对这个主题。简而言之,它为他们提供了《黑暗之魂》社区状态的快照。目标:相关性下一步,我们的科学家可能希望超越他们迄今为止收集的数据,构建一个模型来代表《黑暗之魂》粉丝。该模型将从现有数据中得出推论,提出联系并形成有关玩家及其行为的假设。例如,研究人员可能会注意到,经常玩游戏的人似乎也是在论坛上发布自己成就的人,也是第一个向新玩家提供帮助的人。

从这一观察中,研究人员想知道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并着手测试他们的随意观察是否符合经验。他们可能能够根据已有的数据对这一假设进行统计检验,或者他们可能需要进行一项额外的研究,以更精确地测量相关变量;而不是询问玩家是否

他们在论坛上发帖时,研究人员可能会要求他们量化论坛帖子中用于帮助新玩家的百分比。或者,研究人员不会询问他们玩游戏的大致时间,而是询问他们账户上玩游戏的确切时间,或者询问玩家过去一周玩游戏的时间,以此来衡量他们目前的玩游戏倾向。无论他们如何测量相关变量,这项研究的目的都是测试相关性——即测量两个或多个变量。

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测试它们之间是否有统计证据。归根结底,相关性研究归结为测试研究人员是否可以自信地说出两个不同的变量是相互变化的: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在变量 X 上的得分是多少(例如,玩游戏的时间),你能否以合理的准确度预测他们在变量 Y 上的得分是多少(例如,帮助新玩家的频率)。目标:因果关系假设我们的科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找到对他们假设的实证支持(例如,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那么理解这一现象的最后一步就是能够解释原因。当然,他们发现玩得更多的玩家也是帮助新手的玩家,但为什么会这样呢?一种可能性是,玩游戏的时间越长,人们就越乐于助人,也许是因为一个人需要先让自己变得熟练,然后才能将技能传授给另一个玩家。反向因果关系代表了另一种可能性:也许帮助其他玩家的玩家会从中获得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从而促使他们继续玩游戏,最终帮助他们磨练技能。第三种可能性也是正确的:也许那些有朋友玩《黑暗之魂》的人更有可能帮助别人(例如他们的朋友),也更有可能玩得更多,因为他们可以和朋友谈论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因果关系,而是由于第三个变量与两个相关变量相关(例如,有一个玩球的朋友)而产生的因果关系假象。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发现显著相关性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可能的因果方向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它可能是其中任何一个,也可能是所有。这是相关性研究的一个重大局限性——它们只能告诉我们两个变量是相关的,而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变量是否导致另一个变量的发生。为了进入最后一步并建立因果方向(从而解释

为解释某事如何发生或为什么发生),还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具体来说,科学家需要能够建立时间顺序——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能够证明其中一个变量的变化发生在另一个变量的变化之前——并且他们需要能够排除可能的其他解释,这些解释可能会在没有因果关系的地方造成因果关系的假象。幸运的是,虽然相关性研究(例如调查)不足,但有一类研究专门用于测试因果关系

方向:实验。实验的目的是让研究人员排除所有可能的。

替代解释,不仅表明两个变量是相关的,而且也检验其中一个变量是否会导致另一个变量发生变化。不幸的是,实验的缺点是它们可能很难进行,并且通常需要人为控制环境以确保纯粹的因果关系检验。不必过多赘述,实验的核心是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您认为是“致因”变量的一个或多个条件或水平。

18 例如,在一项测试药物有效性的医学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服用一定量的药物;一些参与者可能不服用任何药物(对照条件),一些参与者可能服用少量药物(治疗条件),一些参与者可能服用大量药物(另一种治疗条件)。在我们的《黑暗之魂》研究中,我们可能会让一些游戏玩家

从未玩过《黑暗之魂》的参与者,并随机分配他们不玩《黑暗之魂》或玩一堆《黑暗之魂》。经过这种操纵后,研究人员寻找结果变量的变化,该变量被认为是由第一个变量引起的。19 在药物试验中,研究人员可能会在操纵一个人获得的药物量后测量其健康状况或恢复情况。在我们的《黑暗之魂》示例中,科学家可能会让参与者有机会与另一个新玩家合作,

看看他们是否能合作帮助其他玩家。实验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条件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说操纵变量导致第二个变量发生变化,因为它发生在第二个变量之前。换句话说,说康复导致一个人收到的药物量增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康复发生在之后。同样,我们不能说帮助其他玩家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知道游戏玩法是第一位的;我们专门设计了实验来确保情况确实如此!精明的读者可能还记得,确定因果关系的部分要求涉及排除其他解释。实验如何做到这一点?例如,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没有巧合地将那些会自己康复的人置于“获得药物”条件下,而将那些注定会病情加重的人置于“无药物”条件下?

同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没有把更乐于助人的人置于“玩黑暗之魂”的状态,而把所有的混蛋置于“不玩”的状态?

18 用专业术语来说,这被称为“独立变量”。19 这个变量被称为“因变量”。

这正是我们看到随机分配的重要性的地方。通过随机分配人们的条件,不同条件下的参与者在统计学眼中是完全平等的。如果我们真的随机分配人们,那么所有健康的人都处于一种条件下,或者所有乐于助人的人都处于一种条件下,纯属偶然,这种情况应该极不可能发生。

想象一下,在满屋子的人面前抛一枚硬币,随机将硬币正面朝上放在房间的一侧,将硬币反面朝上放在房间的另一侧。如果这样做,纯属巧合,金发的人最终都会出现在房间的一侧,棕发的人最终都会出现在另一侧,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可能吗?当然可能。但可能吗?不可能。²⁰ 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他们的条件中,我们就可以假设在研究开始时条件是相同的。为什么在研究开始时两种条件相同如此重要?如果我们假设在研究开始时条件相同,但在研究结束时条件不同(例如,在药物条件下有更多健康的人,在游戏条件下有更多人与新玩家合作),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两组之间的一个差异:我们的操纵。这种逻辑使实验能够排除所有可能的替代解释。但是,正如您所见,它还需要大量的规划和控制,而且通常(但并非总是)比通过电子邮件向数千名在线用户发送一份调查问卷更难执行。总结本节:科学家可以使用各种工具,这些工具包括不同的研究设计。有些设计经过精心设计,可以直接从参与者口中收集丰富、详细的内容,而不会受到研究人员的干扰或偏见。这些研究非常适合探索性研究,不适合描述现象(例如一群人)的平均趋势或变异性,也不允许研究人员测量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或测试因果解释。调查研究通常建立在这种初步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允许研究人员描述现象并测量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且可以轻松完成。

20 事实上,这种情况偶然发生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

房间里多了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如果房间里只有四个人,你可能会偶然地将两个黑发女孩分配到一边,将两个金发女孩分配到另一边。但是,如果房间里有 200 个人,仅仅因为偶然而发生同样事情的几率就小得可怜了:相当于在一枚公平的硬币上连续抛出 200 次正面!

扩大到大样本人群。然而,它们通常缺乏确定因果关系的能力,并且通常将参与者反应或体验的所有复杂性和细微差别减少到尺度上的少数几个数字。最后,实验可以做其他研究无法做到的事情——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解释。但它们的范围通常非常有限(例如,一次只能查看少数几个变量),并且在样本量方面通常比相关研究更有限。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说这些研究设计中的任何一个本质上比其他设计“更好”或“更差”都是愚蠢的。如果不考虑它们的使用环境,我们就无法判断实验是否比访谈更有价值,或者相关研究是否比焦点小组或观察更有用。这样做就好比说锤子比螺丝刀好,而不知道任务是钉钉子还是拧螺丝。作为一个明智的怀疑论者,意味着在决定某种研究设计是否合适之前,要考虑研究的背景和目的。许多门外汉和大学生都忽视了这一点,他们仅仅因为定性研究不是实验就对其不以为然。当你阅读本书中的研究时,请记住所回答问题的类型,以及最适合该特定任务的研究类型。这样,你就可以避免许多常见的怀疑论者陷阱,并能更好地衡量所讨论研究的优点和缺点。21 一堂轻松的基础统计学课程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看到本节标题并选择跳到下一节的读者们的集体颤抖。所以,向你致敬,勇敢的人。

21 为了帮助完成这项任务,本书中介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

本质上是描述性的,旨在描述毛茸茸爱好者群体的现状(例如人口统计)。还有许多研究旨在从非常广泛和开放的意义上初步探索兽迷群体的各个方面(例如,什么是兽迷?)。最后,有少数主题寻找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例如,将自己认定为兽迷和幸福感)。虽然这些研究中的许多似乎很自然地适合于因果方向的问题,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无法操纵所讨论的预测变量(例如,操纵一个人是否是兽迷)

毛茸茸的,这使得我们无法对这些主题进行真正的实验,也无法检验因果假设。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讨论这些限制。

读者,因为我是少数决定坚持下去并对统计数据部分进行探究的人之一。

希望你不会失望!跳过这一部分的人数几乎肯定反映了对数学的普遍恐惧,本书的许多作者都认识到,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我们自己的本科生都存在这种恐惧。不幸的是,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统计数据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比比皆是。如果你曾经在选举前几周阅读过民意调查,你就接触过统计数据。如果你曾经读过一种产品的广告,声称其清洁效果比领先的竞争对手好 20% 或杀死 99.9% 的细菌,你就接触过统计数据。如果你曾经看过你最喜欢的棒球运动员的击球率,你就见过统计数据。如果我们把统计数据的解释留给专家,那么无处不在的统计数据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22 然而,在现实中,统计数据经常被误用、误解,

和歪曲。有时是故意的,有时不是。这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导致混乱,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不信任和虚假信息。谈到这个想法,我们遇到了不少对我们工作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在看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摘要后,决定不同意我们的结论。不是因为我们的方法论或其理论基础有任何具体的批评,而只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的,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或者认为这些数据是故意操纵来误导他们的。这正是我们试图揭开面纱,消除一些阴谋和表面的

统计的神秘性。当然,我们故意选择保留统计的展示。

本书尽量减少程序和输出,以提高其可读性。尽管如此,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每一项发现都至少有一项统计分析作为支撑。²³ 我们希望,通过一点解释,我们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批判性地评估我们的发现,并在持怀疑态度时挑战我们的发现。

²² 既然如此,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药物留给医生,

心理学家了解心理学,教师了解教学,环境科学家了解气候科学。²³ 事实上,如果有好奇心的读者想看一看,欢迎与我们联系。

“揭开面纱”,看看这本书中的任何统计分析。通常,其他科学家希望我们“展示我们的工作”,但我们很乐意为何想亲眼看看的人这样做!

实质性的发现,而不是出于对统计数据的普遍不信任。描述性统计

集中趋势 既然目标已经明确,那么我们就从最简单的统计类型开始吧 大多数读者可能都熟悉这种类型 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是一种浓缩

将一堆数据整理成简单易懂的摘要。这些统计数据中最常见、最直观的指的是集中趋势,即对样本中典型、最普遍或最有可能的事物的总结。与集中趋势有关的最常见统计数据之一是平均值。平均值或均值是通过数学方法从数据中计算出来的,是将所有值相加并除以值的数量的结果。平均值是一种相当简单的近似群体典型值的方法,而且相当直观易懂。例如,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房间里的普通人口袋里有 20 美元,你可能对房间里的人的消费能力(现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你可能还明白,仅仅因为普通人的口袋里有 20 美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 20 美元;有些人可能只有 10 美元,而其他人可能有 30 美元。 ²⁴ 事实上,房间里可能没有人口袋里有 20 美元,而房间里只有口袋里有 10 美元和 30 美元的人,人数相等。无论哪种情况,如果你想向房间里的人出售某样东西,了解普通人能够花多少钱都是有用的信息。²⁵。

²⁴ 尽管在像这样的简单例子中,这个原则很直观,但人们。

在其他情况下,人们经常会忘记这个想法。如果我在演讲时说,毛茸茸的平均年龄在 20 岁出头到 25 岁之间,那么一个相当常见的反应是,年纪较大的毛茸茸会争辩说,他们比这个年龄大得多。这种倾向可能加剧了某些人对统计数据的不信任,他们觉得平均分数不能反映他们自己的经历,因此一定是在试图掩盖或否认他们的经历。

可以肯定的是,集中趋势的统计数据在设计上只反映了常见的经验,而无法显示所有反应。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统计数据的计算,平均值代表群体的集中趋势也并非不正确。相反,怀疑论者的问题可能在于他们希望看到所有反应,这是完全可以辩护的,尤其是在忽视代表性不足的少数群体时。这只能强调能够准确表达自己担忧的根源的重要性,以避免将责任推向错误的方向。²⁵ 当然,在其他情况下,你可能根本不关心集中趋势。

例如,结合前面的脚注,您可能会更感兴趣。

在总结集中趋势时,平均值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其他统计数据

类似地,它们也描述集中趋势,尽管方式略有不同。例如,众数是指一个群体中最常见的值。例如,如果大多数人口袋里有 20 美元,有些人口袋里只有 10 美元,同样多的人口袋里有 30 美元,我们可以说众数也是 20 美元,与平均值相同。但也可以想象其他数据集,其中几个极高或极低的值会拉高平均分数,使平均值变得不那么有用。例如,如果房间里每个口袋里都有 20 美元,但房间里有一个口袋里只有 50,000 美元,那么房间里的平均零花钱金额将远高于 20 美元 可能更接近 1000 美元。然而,作为供应商,您可能更应该知道,大多数口袋里都有 20 美元,而另一个口袋里只有 50,000 美元。

房间只有大约 20 美元,这样您就可以更好地调整价格,或者更适当地在商店中储备 20 美元左右的商品。另一种选择是考虑一组

即该组的“中间”值。如果你能想象把所有值从最小到最大排列起来,中位数分数就是排列中间的分值。例如,如果房间里有 5 个人,那么钱数第三多的人身上的钱数 (1 到 5 之间的中间分数)就是中位数分数。中位数是评估

集中趋势是一种不受极高或极低值影响的趋势。回到我们之前的例子,无论房间里钱最多的人口袋里有 50 美元还是 50,000 美元,钱排第三的人的口袋里还是原来的那个。因此,中位数和众数有时用于描述数据集的集中趋势,当存在极高或极低的值时,这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方式,可以显示样本中典型人的状态。描述性统计 - 方差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集中趋势的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这些是大多数外行人都熟悉的统计数据。毕竟,它们代表了大多数人感兴趣的统计数据类型:你工作场所的普通人赚多少钱?大多数人投票给哪位候选人?NBA 中的平均运动员身高是多少?但是,在查看数据集时还需要考虑其他重要维度。例如。

在人们口袋里的全部可用资金范围内。对于这样的研究问题,我们可能会说集中趋势的测量并不是特别有用。它不是一个糟糕的统计数据或一个错误的统计数据,它只是不是最适合回答你感兴趣的特定问题的统计数据。

例如,在一个平均每个人有 20 美元的房间里,房间里每个口袋里都有的钱是否都恰好是 20 美元,还是每个口袋里钱数有差异?如果是这样,这些差异有多大?例如,了解人们口袋里的钱数是否相同可能会很有用

分数可能是从 15 美元到 25 美元不等,也可能是从 0 美元到 40 美元不等。我们这里描述的是方差:分数与集中趋势之间的差异量。在方差为 0 的样本中,每个人的分数都完全相同。随着方差的增加,分数与集中趋势之间的距离也会增加。方差越大,我们预计人们与平均分数的差异就越大,差异量也越大。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计算出典型人与平均分数的平均差异量,这个值称为标准差。

26 例如,如果一个房间里每个口袋里的平均金额为 20 美元,标准差为 1 美元,那么我们可以说,平均金额与 20 美元相差约 1 美元。如果我们将这个房间与平均金额为 20 美元、标准差为 10 美元的房间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说,第二个房间里的人比第一个房间里的人更有可能口袋里只有 10 美元或 30 美元。换句话说,两个房间的平均金额都是 20 美元,但第二个房间的“噪音更大”,因为人们的分数更多地围绕这一集中趋势变化。推论统计 - t 检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如何使用描述性统计来总结数据集的一般形状。例如,无需查看充满数字的电子表格,您就知道,一个平均金额为 50 美元的房间中的钱比一个

平均每人 10 美元。你也知道,在标准差为 1 美元的房间里,你可能比在标准差为 5 美元的房间里更接近估计某个人口袋里的钱。应用于现实世界,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指标来预测哪些州最有可能投票给一个政党或另一个政党(或者哪个州将是胜负难分的),并知道哪些餐馆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就餐体验(例如,基于在线评分)。而且,如果我们只用统计数据来简明扼要地描述我们周围世界的现象,那将非常有用。然而,我们还可以以更强大的方式使用这些统计数据。使用一类称为推论统计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超越仅仅描述。

26 事实上,情况比这稍微复杂一些,但就目前的目的而言,这是最好的。

指向对面!

数据集并开始回答有关它的更复杂的问题。例如,描述性统计通常一次只关注一个变量(例如,年龄),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类型相当有限(例如,毛茸茸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岁?)但是涉及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关联的问题呢?例如,假设我们想回答“动漫迷和体育迷谁更擅长科学?”这个问题涉及两个变量:一个人的科学技能和他所属的粉丝群体。通过涉及多个变量,它成为一个更有趣但更复杂的问题。测试它的一种方法是获取动漫迷和体育迷样本,对他们进行科学测试,看看哪组表现更好。很简单,对吧?假设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抓起 5 名动漫迷和 5 名体育迷,给他们进行科学测试,发现动漫迷的平均得分为 70%,体育迷的平均得分为 60%。我们会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乍一看,答案似乎很明显:动漫迷似乎更擅长科学,因为他们的平均得分高于体育迷。但请记住,我们的问题不是“动漫迷样本和体育迷样本中谁更擅长科学”我们想对所有动漫迷和体育迷做出断言。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的部分讨论的那样,我们几乎不可能衡量所有动漫迷和所有体育迷。因此,我们只能试图仅根据这两个样本得出哪个群体更聪明的结论。不过,你可能会争辩说,我们的样本似乎表明动漫迷更聪明,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好吧,如果我们再随机抽取 5 个动漫迷和 5 个体育迷的样本,会怎么样?我们会期望动漫迷再次获胜吗?或者体育迷下次有可能获胜吗?让我们想象一些可能的数据集,这次除了集中趋势外,还包含方差信息。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动漫迷的得分是这样的(70%、68%、69%、71% 和 72%),而体育迷的得分是这样的(60%、58%、62%、61%、59%)。这意味着什么?好吧,我们可以看到动漫迷的平均得分为 70%,我们样本中的每个动漫迷的得分都非常接近这个数字。我们还可以看到体育迷的平均得分为 60%,每个体育迷的得分都非常接近这个数字。那么,如果我们再找 5 个动漫迷和 5 个体育迷,我们会期待什么呢?好吧,考虑到我们在分数中发现的差异很小,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另一组动漫迷会这样。

得分接近 70%,而另一组体育迷的得分接近 60%,因为没有他们的得分似乎有很大差异。现在,想象一个不同的数据集。这一次,动漫迷的得分是这样的(70%、95%、45%、100%、40%),体育迷的得分是这样的(60%、100%、20%、90%、30%)。平均值与之前的数据集相同:动漫迷的平均值为 70%,体育迷的平均值为 60%。但如果我们再抽取 5 名新的动漫迷和 5 名新的体育迷,你会认为平均值保持不变吗?可能不会。由于这些分数有如此大的变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下一组动漫迷很可能包含几个人

失败的人,而下一组体育迷中可能有很多表现非常好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关于哪个群体在科学方面更优秀的问题比乍一看要复杂得多:仅仅比较两组的平均分数并看看哪个更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考虑有关组分数变化的信息,看看如果我们再次进行研究,我们是否会期望相同的结果,或者我们是否会期望下次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本质上是一种称为 t 检验的统计测试背后的逻辑:比较两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以及两组中的差异有多大。如果两组平均值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并且每组的分数变化相对较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的,一个组的分数在统计上明显高于另一个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

继续从这些人群中抽样。²⁷ 这与本书中许多群体比较(例如,将兽迷与动漫迷进行比较)背后的潜在逻辑相同,当我们声称一个群体的得分高于另一个群体时,我们通常基于这种逻辑这样做。²⁸

²⁷ 当然,测试的内容不止于此,但这是测试的基本逻辑。

要使某项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科学家必须证明,组间如此之大、方差如此之低的差异只能在 5% 或更少的时间内因随机机会而发生,您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 “p 3.0.CO;2-F Mock, SE, Plante, CN, Reysen, S., & Gerbasi, KC (2013). Deeper leisure engagement as a coping resource in a stigmatized leisure context. *Leisure/Loisir*, 37 (2), 111-126. <https://doi.org/10.1080/14927713.2013.801152> Mohr, JJ, & Kendra, MS (2011). Revision and extens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ity measure of sexual minority identity: the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Identity Sca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8 (2), 234-245. <https://doi.org/10.1037/a0022858> Obst, P., Zinkiewicz, L., & Smith, SG (2002a). 科幻迷群体中的社区意识,第 1 部分:

理解国际利益共同体的社区意识。《社区心理学杂志》,30 (1),87-103.<https://doi.org/10.1002/jcop.1052> Obst, P., Zinkiewicz, L. 和 Smith, SG (2002b). 科幻迷的社区意识,第 2 部分:比较邻里和利益集团的社区意识。《社区心理学杂志》,30 (1),105-117. <https://doi.org/10.1002/jcop.1053> Pepitone, A. (1981)。从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

美国心理学家,36 (9), 972-985.<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36.9.972> Plante, CN, Reysen, S., Brooks, TR, & Chadborn, D. (2021)。CAPE:粉丝兴趣的多维模型。CAPE 模型研究团队。

Plante, CN, Reysen, S., Chadborn, D., Roberts, SE, & Gerbasi, KC (2020)。《离开我的粉丝圈新手》:一项关于粉丝精英主义和把关的跨粉丝圈研究。《粉丝圈研究杂志》,8 (2),123-146.<https://doi.org/10.1386/jfs.00013.1> Plante, CN, Reysen, S., Roberts, SE, & Gerbasi, KC (2016)。《毛皮科学!国际拟人化动物研究五年研究总结》

研究项目。毛皮科学。Plante, CN, Roberts, S., Reysen, S. 和 Gerbasi, K. (2014)。社会结构特征的相互作用可预测受污名化的少数群体成员的身份隐瞒和自尊。《当代心理学》,33 (1),3-19.<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3-9189-y> Plante, CN, Roberts, SE, Snider, JS, Schroy, C., Reysen, S. 和 Gerbasi, K. (2015)。“不止是表面现象”:生物本质主义对受污名化的粉丝社区中独特性威胁的回应。

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54 (2), 359-370.<https://doi.org/10.1111/bjso.12079> Platow, MJ, Durante, M., Williams, N., Garrett, M., Walshe, J., Cincotta, S., Lianos, G. 和 Barutchu, A. (1999)。体育迷社会认同对亲社会行为产生的贡献。群体动力学:理论、研究与实践,3 (2),161-169.<https://doi.org/10.1037/1089-2699.3.2.161> Postmes, T., Haslam, SA 和 Jans, L. (2013)。社会认同的单项测量:可靠性、有效性和实用性。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52 (4),597-617.<https://doi.org/10.1111/bjso.12006>

Reysen, S., & Branscombe, NR (2010). 粉丝身份和粉丝群体:体育迷和非体育迷之间的比较。《体育行为杂志》,33 (2), 176-193。Reysen, S.,Katzarska-Miller, I.,Nesbit, S. M. 和 Pierce, L. (2013)。进一步验证单项社会认同测量。《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43 (6),463-470。<https://doi.org/10.1002/ejsp.1973> Reysen, S.,Plante, C. N., Roberts, SE, & Gerbasi, KC (2015)。毛茸茸爱好者群体中的内群体偏见和内群体投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tudies, 7 (4), 49-58. <http://dx.doi.org/10.5539/ijps.v7n4p49> 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 Gerbasi, KC (2018). 粉丝和非粉丝对面孔的回忆与粉丝圈相关的艺术和服饰。《认知与文化杂志》,18 (1-2) ,224-229。<https://doi.org/10.1163/15685373-12340024>。

Reysen, S.,Plante, CN,Chadborn, D.,Roberts, SE 和 Gerbasi, K. (2021)。《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动漫迷的心理》。国际动漫研究项目。Reysen, S. 和 Shaw, J. (2016)。体育迷作为默认球迷:非体育迷为何被污名化。凤凰报,2 (2),234-252。Roberts, SE, Plante, CN, Reysen, S., & Gerbasi, KC (2016)。并非所有幻想都是创造出来的平等:幻想体育迷对毛茸茸、小马迷和动漫迷的看法。凤凰报,2 (1) ,40-60. Roberts, SE,Plante, CN,Gerbasi, KC 和 Reysen, S. (2015)。拟人化身份:毛茸茸爱好者与非人类动物的联系。Anthrozoös,28 (4),533-548。<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15.1069993> Sherif, M. (1966)。群体冲突与合作:他们的社会心理学。Routledge 和 Kegan Paul.Sherif, M.,Harvey, OJ,White, BJ,Hood, WR、

& Sherif, CW (1961). 群体间冲突与合作:罗伯斯洞穴实验。俄克拉荷马大学。Tajfel, H., & Turner, JC (1979). 群体间冲突的综合理论。

在 W. Austin 和 S. Worchel (Eds.) 《群体间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第 33-47 页)中。

布鲁克斯/科尔。特纳,JC,霍格,MA,奥克斯,PJ,赖歇尔,SD,和韦瑟雷尔,M. (1987 年)。

重新发现社会群体:自我分类理论。布莱克威尔。Vallerand,RJ,Blanchard,C.,

Mageau, GA,Koestner, R.,Ratelle, C.,Léonard, M.,Gagné, M. 和 Marsolais, J. (2003)。激情 de l'âme: 论强迫性与和谐性激情。《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85 (4), 756-767。<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5.4.756> Yoshida, M., Heere, B., & Gordon, B. (2015)。

通过社区预测行为忠诚度:为什么其他球迷比我们自己的意图、我们的满意度和球队本身更重要。《体育管理杂志》,29 (3), 318-333。<https://doi.org/10.1123/jsm.2013-0306>。

第七章。

Fursonas:近距离和Fursonal。

考特尼 “Nuka”普兰特 1。

每当我参加心理学会议时,我都会发现自己迷失在一群穿着职业装的同事中。我们都佩戴名牌,上面显眼地写着我们的名字、工作的大学以及我们目前的头衔或职位(例如,副教授、博士生)。每当我参加毛茸茸大会时,我都会不禁注意到与这次经历的一些相似之处:所有与会者都同样佩戴着大会徽章,上面写着他们的头衔或职位(例如,赞助商、经销商)以及他们的名字,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写上其他信息(例如,原籍国)。然而,差异很快就会开始显现。首先,虽然两个活动的徽章上都有名字,但毛茸茸大会上的名字很少是法定名称(例如,“Nuka”、“Shazzy 博士”)。另一个区别是,官方大会徽章旁边经常出现的更大、更显眼的徽章,上面有一个拟人化的动物角色。该角色可能与出席者有共同的特征(例如,相似的发型、眼镜、着装风格),但即使在众多其他拟人化动物角色中,它也几乎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在本章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这些拟人化动物角色,也称为 fursonas 兽迷在实体和在线兽迷空间中用来代表自己的名称、图像和角色。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外观

这些字符所蕴含的含义就像它们主人的指纹一样多种多样且独特。

什么是 Fursona?在我们深入探讨 fursona 的细节及其在兽迷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之前,我们应该先花点时间来定义 fursona 一词的含义.fursona 是兽迷空间中的自我表现,还是角色扮演的角色?它是现实世界中理想的自我体现,还是放纵一个人更黑暗、更基本的本能的机会?它是所有这些,还是以上都不是?事实证明,就像 furry 的定义一样(见第 5 章),没有单一的,

关于 fursona 的定义,我们最多只能说 fursona 具有动物特征(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是野生动物),并且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名称。

然而,除了这些普遍认同的特征之外,共识很快就会破裂。

1 我们要感谢 Hazel (Bobbi) Ali Zaman 博士对本章的贡献。

我们就此话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表 7.1. 从开放式问题中提取的常见主题,该问题要求受访者描述他们的 fursona 的性质及其所实现的任何功能。一些回复可以分为多个主题。主题回复百分比代表/表达我 49.4% 头像、吉祥物或在线 ID 21.7% 理想化的我 21.2% 与粉丝互动/联系的方式 16.9% 反映某些/特定的性格特征 14.8% 对创造力、幻想或艺术的关注 12.9% “真实”或“真实”的我 8.0% 不同的自我,另一个自我 7.7% 一种应对或自我提升的方式 7.2% 让我成为我不能/不应该成为的人 6.4%。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 2021 年的一项研究中要求近 1,700 名兽迷以开放式的方式解释他们的兽设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以及它是否发挥了任何特定的功能。我们阅读了每一份回复,然后提取、编码和组织最常出现的主题。结果产生了 24 种不同的回复类别,其中最常见的十种类别如表 7.1 所示。相当明显的是,没有一个主题得到超过一半的兽迷的认可。或者换句话说,大多数兽迷并没有自发地提出关于兽设是什么或做什么的单一定义。2 相反,结果表明,对于许多不同的兽迷来说,兽设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当然,任何时候你试图将回复分组或组合成类别,你必然会丢失这些回复中的一些重要细微差别。3 为了减少这个问题,避免把我们的解释强加给参与者,我们在表 7.1 中为每个主题提供了来自受访者自己的一些代表性引言。

2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兽迷不会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

如果他们阅读一页纸,他们就会产生概念化的想法。但看看人们自己想出了什么,这也很有帮助,因为这可以很好地代表哪些概念或主题最突出在他们的心中。3 这是伴随而来的所有细微差别和“混乱”的绝佳例子。

fursona,请参阅Zaman (2023) 。

我的 Fursona 代表或表达了我。

最常见的主题是,一个人的兽设就是他们,或者至少是他们自己某些方面的代表或表达。正如以下几句引言中所示,这个主题经常与列表中的其他主题重叠。

“对我来说,龙就如同只是没有人形的我一样。”

“本质上就是我,但是很轻松 没有涉及奇怪的背景故事或传说。”

“对我来说,它只是代表我自己,而不是我想扮演的某个角色。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理想化”,但没有到极端的程度。”

“对我来说,我的 fursona (最重要的)是我的精神表征,通常当我想到自己在做一些与现实世界无关的事情时,我会把我看作是我的 fursona,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那就是我的内在自我或真实形态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它只是我看到的自己的形态或我喜欢认为自己的形态。”

“他并不比我优秀,但他比我更容易相处。而且他的发型也更好看。;他就是……我。如果我是拟人化的人,他就是我。另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他是我小时候的个性,我觉得我已经把它埋葬了,或者失去了联系。”

“我选择将我的 sona 塑造得像我自己,只是一只袋鼠,因为我觉得大多数毛茸茸的动物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我的 fursona 和我的名字一样,身上的伤疤也一样,我甚至给他起了和我一样的代词、身高、体重和性取向。就像我说的,它本来应该是我,只不过是一只袋鼠。”

“我的 fursona 是一只水獭,基本上代表了我:有趣(我希望如此……)、好玩、有爱心、喜欢游泳、容易分心。我想我可以说,这就像我内心的孩子以水獭的形式出来玩耍一样。”

当然,一个人的毛皮设定不需要完美地代表他自己,其关系也不需要简单或在各种情况下保持一致:

“我的 fursona 是通往毛茸茸世界的大门和创意出口。我认同他,但同时他又与我不同。我以脑海中浮现的方式画他,其中包括我个人可能会回避的东西。他的个性和我自己个性的融合尤其真实,当我

穿上我的兽装和兽设,我和兽设融为一体。我确实注意到我的行为和与人交往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的兽设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是它的一部分。”

在本书后面我们会回顾这一点,跨性别兽迷可能会发现通过他们的兽设来表达他们的性别认同的各个方面特别有帮助:

“这是一种表达我自己和我的跨性别身份的方式,因为鹿具有可见的特征(鹿角)来帮助表示我的转变。”

“我的 fursona 让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和我的性别认同,而不必担心被曝光或被误解。它让我对自己的身体和表现感到舒服。”

“那就是我!我有两个角色,因为我是性别流动者。我有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由于我主要以女性身份出现,所以她是我的主角。但我的 fursona 非常符合我本人,是我的一部分。这也是我大多数时候对自己的看法。”

我的 Fursona 是一个头像、吉祥物或在线 ID。虽然上一节中的兽迷们可能认为他们的 fursona 与他们的自我意识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但其他人则认为他们的 fursona 是一种更具功能性的方式,是一种在与他人互动时具有实用目的的工具。

其他人 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例如,有些人强调使用 fursona 作为别名来保持匿名的实用性。

“一个可以与人交谈并允许我保持某种匿名的化身。”

“他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具有匿名性。我可以更坦诚地表达自己,而不用暴露我自己。”

“缓冲区允许在线匿名。我可以做我自己,而不必担心人们能够发现我的真实身份并因此攻击我。它。

让我能够去社交那些我以前没有勇气去的地方。”

“他是我代表自己的方式,同时也允许我以一定程度的匿名性安全地表达自己。”

“我的 fursona 是我在网络上的吉祥物。我不需要分享我的真实姓名、面孔、年龄或性别,因为人们会把这个角色当成我。它让我很安全。”

“对我来说,我的 fursona 是我自己的延伸。在很多方面,我就是他,他就是我!虽然在某些方面,他可能比我更外向、更有魅力、更随性,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穿着不同的外衣,是同一个生物。当我想分享我对政治和政府等事物的感受时,他也让我在网上保持某种匿名,这样我就不会与雇主产生矛盾。”

“我的 fursona 只是我喜欢扮演的一个角色。它的作用之一是在网上和艺术/音乐中以匿名的方式展示自己。这样做的好处是,我感觉自己作为一个人受到了更好的保护,不会受到批评 相反,我觉得这些批评是针对这个角色的。它还允许我通过一个与我自己的任何缺点和生活经历无关的角色来表达自己。我并不觉得这给了我表现不尊重的借口。但我不认为我拥有 fursona 主要是为了它的实用性,我拥有它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拥有它。”

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的动物形象起到了品牌或标志的作用。

“他主要作为我在网上的代表、一个化身、以及我在网上的个性品牌的一部分。”

“我有两个‘fursona’ 都只是名字和相关的艺术表现。一个侧重于 PG 相关材料,另一个侧重于成人相关材料。”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名字/品牌。当我在网上与动物爱好者交流时,它就像一个昵称一样。”

“它帮助我展示自己,是一个有用的营销工具。与吉祥物/简约徽标相比,人脸看起来不那么有吸引力。”

我的 Fursona 是我的理想化版本。

有些兽迷不注重兽设的功能,而是强调兽设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兽迷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兽设描述为理想或更完美、更令人向往的自我的体现。

“他或多或少就是我。他代表了我在网络上和毛茸茸世界中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我想成为的那个我。
“更年轻、更健康、更健美……更小巧。”

“它提供了一种更切实的方式,让我与自己喜欢的、希望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培养的方面互动。它代表了我善良、好奇、有趣、傻乎乎、自发、热爱自然(而且经常混乱)的一面。”

“他就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坚强而自信。”

“
是我眼中的完美存在。她神圣、骄傲、强大,能够充分发挥她独特的天赋和经验。她自信、体贴、能干。这些都是我对自己的追求,但我认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完美。”

正如最后一句引言所暗示的,对于一些人来说,将他们的 fursona 描述为理想的,也涉及到将他们的 fursona 与他们自己不太理想的方面进行明确的对比。

“它代表着理想的我,我竭尽全力去完成那些我懒惰或胆怯而不敢尝试的事情,同时反映了我在任何时候的个性。”

“Fursona 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但在一些我感觉缺乏的方面(比如社交技巧)做了一些改进。”

“将自己拟人化,通常能力更强,缺点更少。”

许多受访者还表示,他们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代表一种理想,他们还在积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像动物形象。

“我的兽设有两种功能。首先,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的兽设是我自己的一种延伸,我用它来表达自己。
其次,我

将我的 fursona 的个性塑造为我自己想要体现的事物,赋予它们我想要拥有的特质,这通常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方法。例如,现在我正在努力提高我的组织能力,所以我决定我的 fursona 是一个有条理的人。这有点像一种可视化练习。”

“它激励我培养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品质。比如自给自足、健康、自信。这是我理想中的自我,让我体验到一种关于我能成为什么的“权力幻想”。

“我的 fursona 是更大、更大胆、更自信的自我形象。它让我能够展现出一个更自信、更活泼的角色,我希望全职扮演这个角色。”

“我的兽设是一条龙,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展现自己喜欢的方面,并加以放大。通过在社会规范内像我的兽设一样行事,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充满自信,外向性更强。”

“我的 fursona 是我的理想代表;如果我不受身体和精神的限制,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为此,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比我强得多。

在我成为毛茸茸之前,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努力实现理想 如果我看着自己,我永远无法想象的一个理想。”

“这是另一个想象中的自我,通常比我好一点。虽然我并不特别渴望让这个 fursona 变得神奇而强大,但我更喜欢它尽可能接近我自己。这个 fursona 代表了我未来的梦想职业:教授,知识渊博、博学多识,同时又风趣、可爱或华丽。

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人生目标。”

“我的身份的延伸:在某些方面是理想化的,但主要是对自己的坦诚反映。在某些方面,我用它作为榜样来指导我自己的决定(例如,我的另一个自我相对健康,因此我会锻炼以适应它)”。

“他是我的理想、梦想和目标。他是一个普通的动物,但他激励我努力学习,实现我的梦想”。

我的 Fursona 是我与粉丝互动或联系的一种方式 我已经讨论过,不仅从粉丝的角度,而且从粉丝圈的角度讨论过 Furry (参见第 6 章),因此许多 Furry 爱好者将他们的 fursona 视为促进与其他 Furry 粉丝圈互动的一种方式,这并不奇怪。也许是为了“入乡随俗”,许多 Furry 爱好者在进入粉丝圈后可能会被迫创建 fursona,因为他们注意到大多数其他 Furry 爱好者都有 fursona (有关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章后面的内容)。

因此,许多兽迷将他们的兽设视为与其他兽迷建立共同点的媒介。

然而,一些人对于这种感觉的必要性持否定态度,指出由于粉丝群体的规范或期望,即兽迷应该有兽设,可能会产生同伴压力。

“一个在粉丝圈内展现自己的形象。这只是一种融入和更好地参与毛茸茸空间的手段,但我首先是一个人。”

“这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机制,与我作为非人类的经历更加接近,主要用于社交场合,这样我的这种经历就可以立即被其他兽类和兽人所理解。”

“它只是其他毛茸茸的动物认识我和呼唤我的工具。”

“它主要是一个虚拟形象。它符合我的审美品味。通过它,我可以在充满动物人的一致环境中与其他拟人角色互动。”

“至于我使用它们的原因,我想说它们只是起到了在互联网上为我创造一个真实身份的功能,否则我就不会存在于这个社区中。这是我为遵循兽迷的‘习俗和传统’而做的极少数事情之一。”

“呃,这基本上就是我获得粉丝认可的关键。没有它,我就不会被接受。但与此同时,她就是我。”

“从一开始,我就需要一个“fursona”,因为在享受毛茸茸的粉丝群的其他方面时,没有一个会引发粉丝群成员的太多疑问和尖刻的评论。”

其他人强调,他们的兽设帮助他们与其他兽迷互动,减少了他们在遇到新朋友时的社交焦虑或害羞,或许是通过提供一种距离感或与情况的脱节感。4.

“它让我有信心克服舞台恐惧,在众人面前表演。我向很多人解释,这是为了让人们不因你的个人缺点而评判你。如果你在表演或与一群人互动时跌倒了,犯了一个错误,那只是一只傻猫犯了一个错误,而不是像在《人形》中那样受到更严厉的批评。”

“我的 fursona 是一张白纸,我不太愿意与从未见过或可能不会再见到的人交谈。”

“我的 fursona 是自我插入的。我的 sona 就是我。我以我的 sona 的身份与 furries 交谈感觉更舒服。”

“它允许我在兽类动物中承担 (积极的、社交的)风险,而在其他环境中则不会这样做。”

“与其说是 fursona,不如说是我会操纵的一个有名字的角色。它更像是我戴上的面具 (就像我上班或探望家人时戴的面具一样,面具不是专门针对毛茸茸的),戴上去和别人互动感觉很好。”

4 媒体研究人员早已认识到创造社交距离的影响。

解除人们的抑制 即由于焦虑或害怕后果,导致他们做出他们原本不会做的事情。这在网络互动中肯定是这样的,匿名感

使用假名或使某人的行为被视为无法追踪而提供的隐身性允许人们以比面对面更外向的方式表达意见或表现出来 (Suler,2004)。

我的兽设反映了某些/特定的性格特征 虽然许多兽迷在前面的部分中表示他们的兽设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表达,但其他人则更具体地描述他们的兽设所代表的他们自己的某个方面。一些兽迷创造的兽设不是他们自己的整体表现,而是代表他们自己的一个方面。

“我的兽设基本上通过配色方案传达了 my 的审美观,即黑暗和忧郁。此外耳朵被剪掉,以表达不生育/想要绝育的意思,而鬃毛母狮确实出现在自然暗示我是变性人,但我不一定非要暴露自己。”

“我有 5 个 fursona。其中 4 个代表我的不同方面。例如,一个是焦虑、内向、笨拙和害羞。另一个是运动型、讽刺、大声和自发的。另一个是有趣、体贴、喜欢拥抱和支持。最后一个是反社会、易怒、麻木和沮丧。我的第五个 fursona 基本上是

将这些融入到一个角色中。她是我的主要 fursona,我将她的个性等与我联系起来。”

“我有几个主要角色,但其中最大的角色,我的龙,代表着我的幸福感。我用这个兽设给人们带来微笑,它们的意义是让人们快乐。色彩缤纷,充满活力,绝对是任何人寻求帮助或朋友时都会仰望的善良形象。”

“我有三种形象,一种代表本我,一种代表自我,一种代表超我。” 5.

“我其实只是选择了我最喜欢的动物和我最喜欢的颜色。现在我意识到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猫的个性。”

5 如果你从未上过心理学入门课程,那么 “id”这个术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使用 “自我”和 “超我”来指代自我的不同方面 (弗洛伊德,1923 年;弗洛伊德和琼斯,1922 年)。“本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内心的五岁小孩,是他们可能拥有的每一种冲动或冲动 (无论多么不恰当)的体现。相比之下,“超我”代表一个人内心责备的父母,内化所有社会规则和法律,让你因未能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律而感到内疚和羞愧。最后,自我可以看作是一个谚语中的战车驾驶员,试图平衡本我的冲动和超我的不合理严厉。

“它的目的是捕捉我的某些方面,并通过幻想元素以艺术的方式反映出来。
具体来说,我的角色体现了英雄、聚光灯/表演者的形象,以及我日常生活中傻傻的一面。”

“我的狐狸形象代表着我的善良性格,表达了我对他人的慷慨。我的猫形象代表着我的
“我的性格有点叛逆,焦虑。我的马的 fursona 性格温和,忠诚,带点讽刺。”

“我的兽设基本上通过配色方案传达了我的审美观,也就是黑暗和沉思。”

“我的兽设是我自己个性的延伸,但没有我通常会遭受的抑郁和焦虑。”

我的 Fursona 是创造力、幻想或艺术的焦点或催化剂。一些兽迷将他们的 fursona 描述为一种缪斯女神,是他们幻想或创造行为的催化剂。

“我围绕着一个奇幻而又有点理想化的自我创作了一个故事。我喜欢想象他在不同的情境中,并想象自己就是他。”

“我一生中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我喜欢将我笔下的角色描绘在我梦想的世界里。”

“我的 2/3 的 fursona 角色都是我为一个正在进行的插画项目所创作的,这个项目我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我全身心投入的原始物种的第一个也是旗手。”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向社区其他人展示的一张面孔,代表我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
想象和白日梦的渠道。”

“我的 fursona 是一个可以画出来、写出来并扮演的角色。他基本上是一个创意的出口。”

“如果幻想中的比喻 (魔法、会说话的动物等)是真实的话,我的 fursona 就是我。我喜欢用幻想元素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故事!”

对于其他兽迷来说,兽设是体验或委托内容的一种方式,是沉浸其中或以其他方式体验内容的一种方式。这有时可以与兽设相辅相成,成为创造力的缪斯或催化剂,正如最后几句引言中所见。

“我认为我的 Fursona 是我的一部分,但又与众不同。她的主要功能是与其它 fursona 一起交流艺术的媒介。”

“艺术品中的专家。” 6.

“作为动物爱好者和毛茸茸艺术爱好者的自我插入物,我的吉祥物。”

“一个可以设计、识别并购买艺术品的角色。”

“它既是我艺术的吉祥物,也是其他艺术家用酷炫风格绘制的东西。”

“这是我进行艺术创作或购买艺术品的角色。”

我的 Fursona 就是真正的我。

在前面的部分中,我们看到一些受访者将他们的 fursona 视为他们自己的代表或表达。这表明这些受访者有一种自我意识,他们的 fursona 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相比之下,本节中的参与者表示,他们的 fursona 不是他们自己的表达,而是他们自己:一个更真实、更真诚的自我。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的“自我”是一种象征或假象,而 fursona 才是真正的他们。

“这是我眼中真实的自我。我们的价值观和性格完全一样。这只是我更准确的视觉形象。”

6 expy 指的是“导出的角色” 用作替身的角色。

小说作品中另一个人物的代表。

“这是我身份的一部分,是我内心更深层、更密切相关的部分,它解释并展示了我的更深层的部分。”

“这是我真实的自我,没有被社会强加的滤镜。这是一个卡通动物形象,我可以用它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

“如果一个人的内在形象能够显现,它就是我。除此之外,它和我没有任何区别。”

“我的 Fursona 就是我自己。只有当我脱下毛皮服装时,我才穿着服装。”

“一种摘下社交面具,诚实地面对他人的身份。”

“我的 fursona 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她就是我。真正的我。我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被现实所困的话。”

“我的 Fursona 更像是一个真正的 Fursona。我把她视为我自己,但又视为一个!”

本节中的许多受访者还表示,他们认为自己是兽人或其他种族,我们将在第 20 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些群体。目前,可以说这些受访者认同,全部或部分地,不完全是人类,因此,他们的 fursona 如果他们选择使用

词语 可能不太具有寓言或象征意义,而更准确地描述为真实的自我。

“作为一名兽人,我有一种成为其他生物的感觉,这种感觉很难与我的肉体相协调。我不知道这些感觉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无法摆脱它们,所以我的兽设帮助我呈现出一个与这些感觉更相符的自我形象。这有点像自我实现,不仅仅是在性格或愿望实现属性方面,而且在物种方面也是如此。”

“我是我的 fursona,我的 fursona 就是我。我把自己认定为狼。我是物种焦虑症患者/跨物种者。这是我表达真实自我的一种方式。”

“我更认同自己是一只狗兽人,而不是一只兽迷,所以我不会把我的狗身份称为‘兽设’,因为它不是构建角色(就像我的国籍不是“国家”一样)。狗性只是我个性和自我的一个方面。我考虑过为角色扮演、娱乐或其他类似的表达目的创造一个更刻意的 fursona。”

“我是异族,所以我的兽设不仅仅是一个娑娜,而是真正的我。我是一个困在人类身体里的查卡特,我的兽设就是我眼中真正的我。”

“我的 fursona 也是我的 otherkin 身份。在我知道 furry fandom 或 otherkin 之前,我一直将自己视为并代表这种存在。”

“我们的身体只是外表。”

我的 Fursona 是不同的自我或另一个自我。

与上一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兽迷表示,他们的兽设与他们的身份基本无关。相反,兽设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代表一些不同或独特的东西离他们自己远。

“用外表来隐藏我的真实身份。”

“不同类型的我,因为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要成为的人。”

“fursona 就像是第二人格或另一个自我,要么反映他们的个性,要么与他们正常的行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

“将真实的自我隐藏在可爱的氨纶身材背后。”

“这是另一个自我。这是我可以无限信任的另一个我。”

我的 Fursona 是一种应对或自我提升的手段。对于一些兽迷来说,他们与 fursona 的关系并不在于对 fursona 本身的认同,而在于 fursona 作为一种应对或处理创伤或其他不良生活状况的手段,无论是通过逃避现实,还是作为一种使这些挣扎抽象或象征化的手段。

“一种处理童年创伤的方法,是通过幻想,用自己的经历来反映他们的经历镜头。因为它‘不是真实的’,所以更容易讨论。”

“他代表着我。当我有‘另一个人’可以公开展示时,我可以隐藏很多不安全感。这很有帮助。当世界太过繁重时,他也帮助我逃离。我可以闭上眼睛,走进他的世界。拥抱让人感到安心。”

“我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但却因抑郁、强迫症和焦虑等精神问题而无法做到。”

“我有很多兽设,我只是换了主兽设。它们对我都有特定的用途和意义,我以前的兽设给人一种坚忍和威严的感觉。她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应对虐待和忽视。我的主兽设被收养来作为我情绪压抑问题的发泄角色,但现在她是为了帮助我建立自信,成为我的表达者,并占据空间。”

“我在角色扮演 7 中扮演狼人,他们身上有我个人恶魔的某些特征,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他们。”

“我的狗 fursona 是我童年的躯壳,我试图忘记它,但仍然留在它身边,通过它来治愈和处理我童年的创伤。”

“我的主要索纳(一匹挽马)基本上是我希望以动物形式成为的理想内心观。由于童年受虐待,我一生都在与自我价值和社交焦虑作斗争,我的 oc 让我从导致抑郁和日常生活中其他问题的事物中健康地解脱出来生活。”

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观点,许多跨性别兽迷表示,他们的兽设已被证明是他们应对性别认同畸形或困惑感的有效方法。

“一个超然的虚构人物帮助解决性别混乱问题”。

7 RP 指的是“角色扮演”。

“我的第一个 fursona 就是我希望成为的样子,有时我会假装自己是那样,因为这让我很开心,我把自己想象成我的 fursona,在梦里我就是我 fursona(我相信这也能帮助我应对性别焦虑)。”

“我的 fursona 代表着我自己以及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然而它们也曾有一些黑暗时期充当过希望的灯塔,拥有 fursona 让我能够比以往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别。我的 fursona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的兽设就是我处理变性过程中感受的方式 ... 他比我先改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神经多样性兽迷提到他们的兽设有助于交流或仅仅提供安慰。

“我没有 fursona,它是我的一部分,很遗憾我不能像在街上穿某种风格的衣服那样展示它。作为一个自闭症患者,我外表的变化,无论是衣服还是 fursona 的外观,都有助于传达某些性格和情绪。我的 fursona 是我额外的面部表情,是我添加的肢体语言。”

“我的 fursona 是一个安慰角色。我患有自闭症,所以有些活动和事情很难表达
这是我能够做到的一种快乐健康的方式。有一些东西代表着我和快乐的一面,这让我感到很开心!”

“
是我的主要 sona。他代表了我的想法和意图,而不是我的自闭症、抑郁和焦虑有时会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
没有任何精神障碍来扭曲我的实际感受和意图。”

我的 Fursona 让我成为我原本无法成为的人 在最后一个类别中,兽迷们将他们的 fursona 描述为一种愿望实现的形式,能够成为某种东西或做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对一些人来说,这代表着拥有某种东西的宣泄。

发泄在现实中可能被认为是不恰当或不寻常的行为(例如,对于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或仅仅是违反社会习俗)。

“他允许我将心里那些不愿亲口说出的想法全部说出来。”

“展现/表达/释放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合理/有害/不可抗拒的支配欲望。”

“他就是我,他代表着我。我可以和他一起探索和表达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和想法。所以他几乎是我和幻想的结合体。
我不会这么做
我让他做的一切。”

“我的 fursona 是我灵魂的影子,我性格的每个部分我通常都隐藏起来,以便被社会普通人接受。”

“我的兽设让我能够更自由地投射我的性别认同(作为男性),以及我真正的主流社会并不看好我的性格。我的 fursona 性格孤僻,有时行为怪异,不善社交,而且很少说话,而我却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尽管我有自闭症)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这是一种释放我内心的孩子的方式,忘记世界对我的期望,只是愚蠢,冲动,单纯地享受快乐。”

“只是一个可爱的角色,我看着她,不知怎么就认出了她就是‘我’。性格上,她是我,但更自信,更能装傻、更会玩耍,因为她是一只可爱的动物,而我是成年人
谁会感到尴尬呢?”

对于其他人来说,fursona 代表着体现物理形态的能力,或者参与人类在物理上不可能做到的行为。

“它实际上是我身体、外貌、头发、个性等理想形象的视觉表达。它展现的是我,但这种形象不为社会其他人所接受,而且它以一种完全属于我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的兽设在性格上与我非常相似,但是它拥有我希望拥有的身体,以及能够做作为人类无法做到的事情的能力。”

那么…Fursona 是什么？

看了上面的开放式数据,应该可以看出,没有一个单一的兽设定义能够完全涵盖兽设所代表的各种可能形式和功能。相反,我们可以从一般趋势的角度来谈论兽设,这些趋势适用于许多兽迷,但并非所有兽迷。一般来说,兽设由一种或多种非人类动物物种组成,这些物种通常(但并非总是)受到兽迷自身特征以及他们认为理想的特征或特性的启发。这些兽设通常在粉丝空间中用作与其他兽迷互动的化身。兽设可以用于各种目的,其中一些

有些兽设只不过是一个标志或一种确保匿名的方式,有些则被用作幻想的缪斯或催化剂,有些仍然代表着真实的自我,最后,作为自我提升或面对逆境的恢复力的一种手段。现在我们了解了兽设表现方式的多变性,本章的剩余部分将重点关注我们提出的一些有关兽设的具体研究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的灵感来自现有的心理学理论,而另一些则是兽迷和非兽迷都想更多地了解兽迷群体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兽设物种当你第一次遇到兽设时,无论是在线个人资料、大会上另一个兽迷的徽章还是游行中的兽装,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物种。毕竟,大多数兽设与其主人是不同物种(即,它们不是人类)。8 并且,鉴于人类倾向于注意独特或不同的东西(Jeck 等人,2019),因此,兽迷会先注意到物种,然后再注意到兽设所穿的衣服或名称,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其他特征是我们期望在人类身上看到的東西。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兽迷倾向于为他们的兽设选择哪些兽设物种。理论上,如果兽迷出于完全独特的原因选择他们的兽设物种,那么人们会期待所有可能的兽设。

8 在研究了超过 20,000 个兽类动物之后,我们不记得曾经见过“人类”。

毛皮。

物种以大致相同的频率流行。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偏见或外部力量系统地影响 fursona 选择,那么人们可能会发现同样多的

狼、猫、龙、鸟和昆虫是 fursona 物种,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一种物种应该比其他物种更普遍。相反,如果某些 fursona 物种出现的频率高于其他物种,那么 fursona 物种的选择可能会受到系统性偏见或文化压力的影响,这是我们可以预测的。9 我们在 2017 年至 2022 年的一系列五项不同的在线和惯例研究中收集了有关 fursona 物种的数据,让我们对不同群体的 fursona 物种进行了相当广泛的了解。

每项研究都获得了一份包含大量不同物种的清单,并被要求勾选出哪些物种(一个或多个)代表了他们目前的 fursona 物种(如果他们有多个,则勾选他们最认同的 fursona)。10 最受欢迎物种的流行率结果如表 7.2 所示。表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四分之一的 fursona 物种没有被列入我们的常见 fursona 物种标签列表中。手动查看开放式数据后,发现有大量物种过于稀有,无法在未来的研究中添加自己的复选框。11 考虑到这些参与者,以及选择“独特”或“自定义”物种选项的参与者,我们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兽迷拥有的 fursona 物种不太可能被其他兽迷选择。

9 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即使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然,不可能知道全部。

成千上万的变量微妙地影响着一个人的 fursona 物种。从偶然的经历、动物园里的故事、他们在学校里读到的故事、来自其他兽迷的压力。但我们至少应该能够考虑一些较大的影响,并至少解释 fursona 物种的一些变化!¹⁰ 物种列表的灵感来自杰出的内容提交系统。

毛茸茸艺术网站,要求用户在提交的作品中注明物种。当然,选项并不代表所有可能的物种,但它们确实代表了艺术作品中最常见的物种。参与者还可以写下列表中没有的物种。¹¹ 实际上,问题需要加以限制,以避免变得。

太长了。例如,如果列表包含超过 500 个不同的选项,那么它将占用几页纸,并且不适合在会议上进行面对面的纸质调查。即使是在线的,参与者也不太可能愿意滚动浏览数百个选项的列表,以防他们自己的 fursona 物种被列在其中。

表 7.2. 2017 年至 2022 年期间五个在线和传统兽迷样本中 fursona 物种的流行率。单个数字的范围表示仅在一项研究中存在选择该特定物种的选项。

我们还注意到,约 14.4% 的兽迷表示他们的兽设不是由单一物种组成,而是由两个或更多不同物种组成的。或者,换个角度来看,绝大多数兽迷创作的兽设都由单一物种组成。撇开这些不谈,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最受欢迎的兽设物种。表格显示,狼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兽设物种,约占所有兽设物种的五分之一。紧随其后的是狐狸,这是第二大最常见的兽设物种。龙和狗在争夺第三名的竞争中势均力敌,而家猫则远远落后,排在第五位。其他特别受欢迎的物种包括大型猫科动物(例如老虎、雪豹)、鹿、兔子、鬃狗和熊。

然而,比哪种物种最受欢迎更重要的是,有些物种比其他物种更受欢迎。例如,狼的平均数量是鹰的 50 多倍。这似乎推翻了兽迷完全随机选择物种的想法:如果没有系统性偏见或外部影响,如此大的流行差异不太可能发生。兽迷物种选择的解释在向兽迷和非兽迷展示这些数据后,我们通常会得到后续问题“为什么特别选择这些物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原因。首先,它不太可能有一个单一的答案。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人可能出于多种原因选择他们的兽迷物种,这些原因都不是相互排斥的。有人可能会因为猫在流行文化中的流行程度(例如,互联网)而决定选择猫兽迷。

猫咪视频)、他们自己对猫咪的熟悉程度(例如,养了一只宠物猫)、在他们所接触的媒体中接触到的猫咪(例如,动漫系列《美少女战士》中的猫咪角色露娜)、与他们的个性产生共鸣的对猫咪的刻板印象(例如,猫咪冷漠而独立),以及猫咪已经是毛茸茸爱好者中相当受欢迎的动物设定物种这一事实。其次,即使我们确实试图评估所有这些不同的动物设定灵感来源,也没有理由相信参与者自己知道他们选择动物设定物种的原因。作为一个说明性的

例如,假设我们让你解释为什么选择最近购买的洗衣粉品牌。¹² 你可能会给我一个甚至几个解释:它效果好、价格实惠、你喜欢它的味道、它是你从小就用的品牌、它正在打折……

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可能对你的决定产生了影响。不过,也有可能你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影响了你的决定:颜色

瓶子、最近在广播中播放的广告、产品在货架上的位置（例如，在眼睛高度还是在货架底部）、相对稀缺性（例如，只有一瓶或两瓶

货架上还剩下该品牌的剩余商品），或者最近听到过与该品牌名称相关的单词（例如，与海洋相关的单词会增加你购买汰渍品牌洗涤剂的可能性）。¹³ 心理学研究一再表明。

12 如果您还没有，请随意用另一种常见的家用产品替代它。

最近买了洗衣粉！¹³ 如果你认为最后一个特别愚蠢，它实际上被证明发生在。

Nisbett 和 Wilson (1977) 的研究发现，向人们展示一份清单。

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做出决定的真正原因，尽管我们非常擅长在事后想出看似合理的理由（Haidt, 2001; Nisbett & Wilson, 1977）。这对兽迷和他们的兽设物种选择意味着什么？好吧，我们确信如果我们问他们，兽迷可以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选择他们所选择的兽设物种。然而，到最后，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是他们选择兽设物种的真正原因，还是仅仅是兽迷认为他们选择兽设物种的原因。

即使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是什么驱使毛茸茸爱好者选择特定物种作为他们的毛茸茸玩偶，我们至少可以推测一些看似合理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知道最受欢迎的毛茸茸玩偶物种。例如，猫和狗是两种最受欢迎的毛茸茸玩偶物种

宠物（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 章），并且恰好是最受欢迎的物种之一。

这可能表明，与特定物种面对面的积极体验可能在 fursona 物种选择中发挥作用。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大多数 furry 可能没有与列表中的其他物种（如狼、狐狸和龙）有过亲身体验，所以肯定还有其他解释。¹⁴ 另一种可能是我们讲述的故事和我们消费的媒体。

狼、狐狸、龙和狮子等物种在我们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当代（例如，迪斯尼电影《疯狂动物城》中以狼、狐狸和兔子为主角，以及电影《驯龙记》中以龙为主角），还是历史（例如，民间传说、精神信仰、传奇）。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接触某种事物的次数越多，我们通常就越喜欢它（Moreland & Beach, 1992 年），因此，无论是面对面还是通过媒体接触物种，似乎都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某些物种始终成为兽迷最常选择的兽设。¹⁵

与海洋相关的词语相比，对照组中只有非海洋词语，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选择 Tide 而不是其他品牌！特别是 14 Dragons，需要一些额外的解释，因为他们没有。

的存在使得人们很难亲身体验它们！¹⁵ 与本节中的解释一致，我们在 2011 年进行了一对研究。

发现，无论兽迷属于哪种兽类，他们都认为自己比普通人更了解兽类物种。我们并没有测试兽迷是否真的更了解自己的物种，而是测试了。

在我们结束关于 fursona 物种选择的这一部分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对 fursona 物种选择其他方面的一些研究。例如，在四项在线和常规研究中，兽迷同意某人的 fursona 物种的可能性比不同意的可能性高出 10-14 倍

选择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事情。换句话说,兽迷们绝大多数都同意,一个人的兽化物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不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事情。¹⁶ 在其他

研究中,兽迷们普遍认为选择兽设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例如,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并且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设计兽设的细节。¹⁷ 捕食者与猎物兽设物种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许多最受欢迎的兽设物种可以说被认为是捕食者(例如,狼、龙、大型猫科动物)。相比之下,我们传统上认为的猎物物种(例如,兔子、鹿)似乎在名单上不那么常见。为了直接评估这一点,我们在六项研究中询问兽迷们,他们认为他们的兽设是捕食者还是猎物,并在不同的研究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回答。比如,当在“捕食者”、“猎物”、“两者”或“都不是”之间做出单一、强制性选择时,兽迷认为他们的兽设物种属于捕食者而非猎物类别的可能性要高出 4 到 6 倍,而近四分之一的兽迷选择“两者”,另有四分之一选择“都不是”。在其他研究中,兽迷有机会选择捕食者或猎物(或两者):47.4-55.2% 的人称他们的兽设物种为捕食者物种,而 14.6-15.2% 的人称他们的兽设物种为猎物物种。最后,在 1=完全捕食者到 7=完全猎物这个 1-7 的范围内,兽迷平均得分为 3.25,显示出倾向于捕食者物种的倾向。综上所述,这些研究表明,虽然许多兽迷选择的兽设物种显然不是捕食者或猎物物种,但当……

数据至少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兽迷们可能觉得他们接触到了更多关于兽迷物种的信息,无论是通过第一手经验、媒体还是研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有信心宣称自己比普通人更了解专家。¹⁶ 正如我们将在第 20 章中看到的,兽人可能是个例外。¹⁷ 当然,“细节”可能不仅仅包括选择一种兽迷物种。

兽迷要做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他们兽化物种的颜色——是选择“自然”色还是更卡通的颜色。2011 年对传统和网络兽迷的两项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选择自然色,而 39.3-41.3% 的人选择非自然色(例如蓝色哈士奇)。

物种确实明显属于同一类别,捕食者物种比猎物物种更为常见。

事实上,这种对捕食者物种的偏爱超出了人们对 fursona 的选择。在一项研究中,向兽迷展示了 12 对动物,并要求他们为每对动物选择他们更喜欢哪种动物。值得注意的是,每对动物都包含一种常见的捕食者物种(例如,鹰、鲨鱼、北极熊、蛇)和一种常见的猎物物种(海豹、兔子、老鼠、鹿)。平均每 12 次中有 8.5 次,兽迷选择捕食者物种而不是猎物物种,这表明即使没有为他们的 fursona 选择捕食者物种,兽迷通常也表现出对捕食者物种的偏好,而不是猎物物种。当我们向兽迷展示这些结果时,我们经常被要求研究为他们的 fursona 选择捕食者物种的兽迷和为他们的 fursona 选择猎物物种的兽迷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 2016-2017 年的一对研究中,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发现两组之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首先,我们注意到,拥有捕食者和猎物 fursona 的兽迷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我们确实观察到了一些细微的差异,其中之一是,拥有捕食者形象的兽迷往往具有更高的自尊心(但总体上幸福感并不高)。同样,喜欢捕食者物种胜过猎物物种的兽迷(不是作为形象,而只是作为一种偏好)在攻击性和精神病态指标上的得分略高。当然,这些差异相当小,需要结合这样一个事实来理解:兽迷总体上在自尊指标上的得分相当高,而在攻击性和精神病态指标上的得分相当低。换句话说,说喜欢捕食者物种的兽迷是暴力的或缺乏悔意和同情心是错误的

平均而言,他们更有可能(但仍然不太可能)使用暴力或缺乏

悔恨或同情 这只是沧海一粟。流行的 Fursona 物种当兽迷选择他们的 fursona 物种时,另一个出现的问题就是是否要选择更“流行”或“时髦”的 fursona 物种,还是挑选一个不太知名的物种。有趣的是,兽迷告诉我们不同 fursona 物种的受欢迎程度随着流行媒体的趋势而起伏不定(例如,《狮子王》之后狮子 fursona 的激增,《疯狂动物城》之后狐狸和兔子的激增)。虽然我们基本上无法在研究结果中注意到这些趋势(因为 fursona 物种数据非常“嘈杂”,因为所有影响 fursona 选择的因素都会影响 fursona 物种的选择),但我们至少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列表中出现了一些新物种。例如,

大约 2% 的兽迷拥有一个原始兽设 一种在 2010 年代中期才出现的虚构物种,这表明其流行度增长相当迅速,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趋势”。¹⁸ 由于物种流行度可能存在这种趋势,我们向参与者询问他们是否根据粉丝圈中的“流行”物种创作了他们的兽设,让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才是“流行”的物种,以及他们的兽设物种是否算作流行物种。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兽迷对“流行”兽设物种的选择与兽迷本身有关。例如,2011 年的两项研究发现,兽设物种的流行度与兽迷自我认同的强度完全无关,这打消了新兽迷或对粉丝圈只有一点兴趣的兽迷会简单地选择流行的兽设物种作为“潮流”的想法。¹⁹ 我们能够发现的唯一差异来自 2016 年的一项针对参加兽迷大会的兽迷的研究,该研究发现,那些特意选择不受欢迎的兽迷物种(不仅仅是不受欢迎的物种,而且是受访者认为“不受欢迎”的物种)的人在焦虑方面得分略高,在自尊方面得分略低。

选择流行的 fursona 物种与幸福感或自尊心无关。最后,虽然兽迷选择流行或不流行的 fursona 物种可能与它们本身关系不大,但对于选择创作深受启发或公然“模仿”其他 fursona 的 20 个细节的 fursona 的兽迷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中,兽迷被要求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假设的人模仿他们的个性/风格(例如,他们的穿衣方式、他们的举止)或模仿他们 fursona 的具体细节,他们会有何感受(Reysen 等人,2019)。结果显示,虽然兽迷只会对有人模仿他们的风格或个性感到轻微的困扰,但他们会和别人抄袭他们 fursona 的具体细节感到更加愤怒。

¹⁸ 我们还可以考虑“荷兰天使龙”物种的生长。

2010 年代的粉丝群体代表了另一种趋势,尽管这种趋势未能达到同样的水平患病率与原基因一样。¹⁹ 2017 年的两项研究的综合证据发现,自我认同。

“popufurs”选择流行的 fursona 物种的可能性并不比非 popufurs 更大,这推翻了流行的 fursona 物种可能会变得流行的想法。²⁰ 无意见。

认为该人的 fursona 是非法的。无论一个人对 fursona 的认同有多强烈,这种反对抄袭其他 fursona 的态度都是相当一致的,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对 fursona 只是有点兴趣的人或那些刚加入这个圈子的人也同意抄袭别人 fursona 的具体细节是个坏主意。这可能是因为 fursona 爱好者对他们的 fursona 有强烈的联系感。我们在 2015 年的一次 fursona 大会上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83.6% 的 fursona 爱好者同意他们的 fursona 是他们自己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在 2019 年的大会上进行的研究同样发现,fursona 爱好者同意他们的 fursona 是他们自己有意义的组成部分的可能性是其他参与者的 14 倍。

同意他们的 fursona 是他们身份中有意义且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不同意。考虑到 fursona 中融入了多少自己的元素,他们不介意看到自己的 fursona 被复制到别人的角色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与 Fursona 物种的联系考虑到我们在上一节中讨论了驱动 fursona 物种的可能原因

选择,从逻辑上讲,兽迷们可能对它们的兽类物种有一种联系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联系的潜在多面性,我们询问了兽迷们,

2011 年大会研究中的一个开放式问题,描述他们与其物种的联系。在对他们的回答进行编码后,最常见的类别是对该物种的普遍喜欢,几乎像粉丝一样欣赏它。超过一半 (52.3%) 的兽迷有这种感觉。9.2% 的兽迷另一个常见的回答是与该物种有精神或天生的联系感。简而言之,兽迷更有可能选择他们认为很酷、有趣或他们普遍持积极态度的兽设物种,而少数兽迷对他们的兽设物种有更强烈、更深的联系。²¹ 为了更直接比较兽迷对他们的兽设物种的感觉联系的性质,我们开发了一个量表,称为物种联系量表。该量表将人们认同自己的 fursona 物种的三种不同方式进行了对比:喜欢 fursona 物种 (例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物种”),与 fursona 物种产生精神联系 (例如,“我觉得我与这个物种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以及认同。

21 同一项研究还发现,人们对其 fursona 的感觉联系越强。

物种越多,他们就越觉得自己对该物种了解越多。这可能表明

兽迷们可能会“做好功课”,或者对他们选择的兽设物种有真正的了解,而不是决定选择他们只具有肤浅了解的兽设物种。

作为你的 fursona 物种的一员 (例如,“我生来就与这个物种有联系”)。²² 在 2011 年至 2018 年的 12 项独立的在线和惯例研究中,兽迷在“喜欢”项目上得分始终最高 (平均而言,同意项目的可能性是不同意项目的两到四倍),在“认同”量表上得分最低 (平均而言,不同意项目的可能性是同意项目的两到四倍),“精神”量表上的得分介于两者之间,但通常不同意。与上面的开放式数据一致,物种联系量表似乎重申,大多数兽迷只是喜欢他们的 fursona 物种,而不是感觉

与其物种的神秘联系,或实际上认同它。人们可能想知道是否存在

这些比较有什么意义:如果一个兽迷选择猫兽设是因为他们喜欢猫而不是真正认同自己是猫,这真的很重要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一项发表在人类与动物互动多学科期刊上的研究中,我们查看了 6,000 多名兽迷的数据,包括他们对物种联系量表的回答以及关于他们对动物的看法、对动物的态度,甚至受访者的心理健康的问题 (Roberts 等人,2015 年)。研究发现,一个人与他们的兽设的联系性质可以预测关于这个人的其他信息。具体来说,一个人对他们的兽设物种的喜爱程度与将该物种拟人化的倾向增加有关 (即,将它们视为

一个人对某种兽设物种的喜爱程度与他的幸福感或自尊心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感受到更强的精神联系感与更高的自尊心和幸福感呈正相关,而更强烈地认同自己是某种兽设物种的成员则恰恰相反,与自尊心和幸福感较低有关。简而言之,虽然兽迷们通常感觉

与他们的 fursona 物种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性质在不同的 fursona 中是不同的,而且这绝非一个微不足道的差异。

22 后两个维度与概念有相当强的重叠。

兽人论,我们在第 20 章中讨论。

Fursona 的本质。

在本章前面,我们回顾了兽迷们对一个开放式问题的回答,问题要求他们描述他们的 fursona 的性质和功能。在本节中,我们将仔细研究这方面的一些其他问题,包括兽迷与他们的 fursona 的关系、fursona 与实际动物或拟人化动物的相似程度,以及兽迷自己创造 fursona 或受到外部来源启发的程度。认同自己的 Fursona 回想一下,许多兽迷在回答关于 fursona 是什么这个开放式问题时,都暗示或在许多情况下明确说明他们的 fursona 是重要且有意义的。为了能够有意义地比较这些态度在兽迷中的流行程度,我们还可以查看采用量表和数字数据的定量方法的研究数据。例如,我们进行了一对研究,一项是在线的,一项是面对面的,要求兽迷指出他们同意或不同意他们的 fursona 不像一个重要且有意义的角色,而更像一个没有个性或背景故事等细节的抽象概念的程度。如图 7.1 所示,两项研究中的兽迷对这一想法的反对程度大于同意程度,平均得分在 2.9-3.6 之间。这一发现与开放式数据以及以下事实相一致:对于大多数兽迷来说,他们的兽设对他们来说代表着重要而有意义的东西。作为这些结果的后续,我们可以问,兽迷的兽设的重要性或意义是否源于兽迷将他们的兽设视为自己的一个方面。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的“自我”概念并不是简单的“我”与“不是我的一切”之间的对立。“自我”是一种心理构造,由所有想法、信念、态度、概念、群体和想法组成。

当你想到自己时,加拿大的概念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例如,作为加拿大人,加拿大是我身份的一部分。尽管从技术上讲,我与加拿大这个国家是不同的个体,但当有人说我的名字时,加拿大只是我脑海中激活的众多概念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拿大的概念已成为我心中代表自我意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心理学家将这一概念称为“将他人纳入自我”(IoS),这是心理学中经常研究的一种现象。

将重要他人(例如,浪漫伴侣)纳入自我概念的背景(Aron 等,1991,1992)。23.

图 7.1. 网上和会议上的兽迷样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他们的兽设是抽象的并且缺乏诸如个性或背景故事等细节。

图 7.2. 改编自 Aron 等人(1992)的研究,将其他纳入自我测量中,以用于兽迷及其兽设。

23 口语上,我们常说“你使我变得完整”或“他们是我的另一半”之类的话。

这是一个说明我们如何将恋爱伴侣纳入自我意识中的例子。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在线 - 2017 AC - 2018。

虽然 IoS 的概念听起来很抽象或形而上学,但心理学家已经设计出一种相当简单直观的方法来测量它。使用一系列七个图形,每个图形包含一组越来越重叠的圆圈,一个代表你,另一个代表另一个概念,参与者被要求指出他们感觉另一个人、实体或概念符合他们的自我意识的强度 (Aron 等人,1992 年)。如图 7.2 所示,我们调整了测量方法,以指代兽迷和他们的兽设,以此来测量兽迷认为他们的兽设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的程度。

那些回答较低的人实际上是在说,他们和他们的 fursona 是不同的实体 (例如,一个 furry 使用一个随机的 fursona 生成器来创建 fursona,或者只是为他们提供在网上具有一定的匿名性)。相反,在量表上得分高的兽迷可能会觉得他们和他们的兽设是同一个人,或者无法区分他们是谁和他们的兽设。那么,兽迷们在评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兽设之间的重叠度时,是如何反应的呢?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我们在兽迷大会上进行的两项研究中,兽迷们的平均得分略高于 5。或者,换句话说,兽迷们选择高于量表中点的分数的可能性是选择低于量表中点的分数的四倍。

研究还发现,一个人越强烈地被认定为是兽迷 (粉丝),他们在 IoS 量表上的得分就越高。²⁴ 虽然这个 IoS 数据的结果似乎肯定表明,兽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他们的 fursona,但量表本身并不是对认同的直接测量。为此,我们可以参考 2014 年至 2022 年期间进行的一系列 11 项在线和惯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要求 fursona 通过各种措施表明他们认同 (或不认同)他们的 fursona 的程度。研究结果清晰而一致: fursona 在认同他们的 fursona 的测量上得分始终很高,同意认同他们的 fursona 的陈述的可能性是反对的 5-13 倍。

无论每项研究使用何种特定量表,情况都是如此。此外,在每项测量中,最高程度的一致总是最常选择的答案。

²⁴ 相比之下,对毛茸茸粉丝的认同与这种倾向无关。

可能是因为粉丝身份的概念与个人身份有关,这在概念上与他们的 fursona 重叠。相比之下,粉丝圈与个人所属的群体有关,与 fursona 的联系不那么明显。

总而言之,数据似乎表明,兽迷的兽设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有意义和重要的,相当一部分,因为他们强烈认同他们的兽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兽迷们将他们的兽设融入或注入到他们自己的兽设中,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延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兽设对他们如此有意义。兽设作为理想和实际自我的代表现在

我们已经表明,大多数兽迷都强烈认同他们的兽设,我们可以继续询问有关这种认同性质的更细微的问题。本章前面开放式回答中提到的一种可能性是,兽设代表了兽迷对自己的理想化版本

可以努力实现的目标。事实上,这个想法与大量心理学研究一致,这些研究表明,人们对自己有许多不同的表象,并经常比较这些不同的自我,以衡量他们是否达到了自己的标准和他人设定的标准(Higgins,1987)。两个这样的自我表象是一个人的“理想”自我和他们的“实际”自我

他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现在实际上是谁。同一项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实际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感到悲伤或失望。那么,兽迷们是否将他们的兽设视为理想中的自我呢?简短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六项不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兽迷一致认为他们的兽设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版本 无论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25事实上,在样本中,兽迷们同意他们的兽设代表他们的理想自我的可能性是反对的 2-12 倍。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

调查结果始终是最高水平的一致,如下图 7.3 所示。好的,因此,大多数兽迷都将他们的兽设视为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版本。但他们的真实自我又如何呢?兽设是否也代表了此刻的兽迷身份,从而承担了双重责任?毕竟,许多兽迷也在开放式回答中表示,他们的兽设中融入了他们个性和怪癖的某些方面。事实上,我们也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当我们直接询问兽迷是否同意他们的兽设代表他们真实的自我时,兽迷

在三种不同的惯例研究中,通常都达成了一致。

25 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定义“理想的自我”对毛茸茸动物意味着什么,因为“理想的”。

对每个人来说,意义都不同。有些人想成为宇航员,有些人想成为运动员,有些人想成为摇滚明星,有些人只想在平静、放松的生活中寻找幸福。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中哪一个是“更理想的”呢?

也同意这个说法,如图 7.4 所示,最强烈的一致意见是这是三项研究中最受欢迎的回应。

图 7.3. 在线和常规研究中的兽迷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他们的 fursona 代表了他们的理想自我。

图 7.4. 三项不同的传统研究中的兽迷们对 fursona 代表其真实自我的认同程度。

0%。

10%。

20%。

30%。

40%。

50%。

1.

强烈地。

不同意。

2 3 4 5 6 7 非常同意。

AC - 2014 AC - 2018 在线 - 2019。

0%。

5%。

10%。

15%。

20%。

25%。

30%。

35%。

1.

强烈地。

不同意。

2 3 4 5 6 7 非常同意。

AC 2014 TFF 2014 AC 2016。

总而言之,典型的 fursona 是目前 fursona 和 fursona 希望成为的 fursona 的混合体。考虑到我们所说的实际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你可能会想象这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 fursona 及其幸福感的信息。其他研究表明情况确实如此。一方面,在众多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一致的证据证明,拥有一个代表理想自我的 fursona 本身与幸福感有关。然而,在 2014 年的一项研究中,那些因自己不像 fursona 而感到沮丧的 fursona (实际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在抑郁测量中得分更高,这与之前的研究预测完全一致 (Higgins, 1987)。²⁶ Fursona 作为一种不同的心态一些 fursona 在开放式数据中表达的一种情绪是,他们的 fursona 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代表,而是他们戴上的面具,以进入不同的思维空间或他们试图进入的另一种心态。这可能类似于一个人玩角色扮演游戏,因为它让他们以英雄或

一个恶棍、一个贵族或农民,或者是一个来自遥远世界的旅行者。这是一些兽迷使用他们的兽设的方式吗?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在一对在线和基于惯例的研究中询问了兽迷,以表明他们的同意或不同意他们的 fursona 是他们试图融入的一种不同心态这一观点的程度。回应相当复杂,参与者略微倾向于不同意该项目,而不是同意该项目,尽管最常见的回应是最高程度的不同意。换句话说,兽迷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强烈反对这一断言的兽迷比强烈同意这一断言的兽迷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开放式

数据和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兽迷来说,他们的兽设就是他们自己,至少部分如此。虽然 fursona 可能会为一些毛茸茸爱好者提供一个成为不同事物的机会,但这似乎并不是兽设对大多数兽迷来说都具有功能。拟人化的兽设让我们先不讨论兽设是否代表自己,而是深入探讨兽设与非人类之间的关联。

²⁶ 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发现。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兽迷们所创造的兽偶形象与自己现在的样子毫无相似之处,那么他们在幸福感方面的得分往往低于那些兽偶形象代表自己真实自我的兽迷。另一组研究发现,很少有兽迷会创造代表自己最糟糕一面的兽偶形象,而且那些这样做的兽迷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得分也往往明显较低。

动物。正如我们在物种流行度数据中看到的那样,几乎所有创造兽设的兽迷都以某种非人类动物物种为基础,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其他的。但请记住,兽迷对拟人化的动物感兴趣。因此,兽迷倾向于拥有

不仅仅是动物,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拟人化的特征。为了衡量兽设拟人化的程度,我们要求 2016 年的一场兽设大会的与会者

在从1 = 完全野性到7 = 完全拟人化的7分量表中,表明他们的兽设被拟人化的程度。 结果 (如下图7.5所示)显示出创造高度拟人化的兽设的强烈倾向,其中拟人化程度最高的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反应。 相比之下,很少有兽迷表示兽设在本质上是完全野性的。 后续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拥有野性或更多拟人化兽设的兽迷更强烈地认同自己是兽迷或兽迷粉丝,因此我们不能使用拟人化程度来预测某人“有多毛茸茸”。 27目前,决定拥有更拟人化或野性的兽设似乎归结为审美偏好,尽管未来的研究需要排除其他可能性。

图 7.5. 兽迷们将他们的兽设描述为野性或拟人化的程度。

27 尽管后续分析确实显示,自我认定的兽人拥有更多。

野性兽化角色比非兽类兽化角色更受欢迎。

0%。
10%。
20%。
30%。
40%。
50%。

Fursona 来源:自我生成或他人生成。

为了完成关于兽设性质的这一部分,我们简要回顾一下 2014 年的一项大会研究,其中兽迷们被要求通过一对问题指出他们的兽设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创作的,以及他们的兽设在多大程度上是从其他来源采用或修改而来的。鉴于艺术家出售的“可采用”角色市场似乎在不断增长,以及许多兽迷受到特定媒体的启发而加入粉丝圈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9 章),兽迷们可能部分或全部从外部来源获得兽设的灵感,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然而,如图 7.6 所示,绝大多数兽迷同意他们的兽设是自己创作的,而不是由外部来源创作或修改而来的。这与之前讨论的发现一致,表明兽迷们将自己的大量特征融入到他们的兽设中,并在创作兽设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意义,同时也表明兽迷们看不起从其他角色中获取特定细节用于他们的兽设的想法。综合起来,这些发现表明,兽迷们将他们的兽设视为独特的角色,而不是

受到其他来源启发的东西,在其他粉丝圈中更常见的东西,例如

例如科幻小说或动漫,其中扮演既定角色的角色扮演更为常见和正常化 (Reysen 等人,2021 年)。

图 7.6. 会议上兽迷们同意他们的兽设是自己创作的还是从其他来源采用/修改的程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自创,他人创造。

与某人的 Fursona 相似。

在本章前面,我们发现证据表明,兽迷们通常认为他们的兽设是他们现在的身份和他们想成为的身份的融合。在本节中,我们想问一个概念上相关的问题:兽迷们是否认为自己与他们的兽设相似,如果是,那么相似之处在哪里?毕竟,兽迷们可能会说他们的兽设是他们身份的代表,但这是在严格的象征意义上,还是字面上的?举个例子,如果我在玩电子游戏,我控制的角色就是我在游戏世界中的代表,不管这个角色看起来是否像我。²⁸ 换句话说,兽设与兽迷的相似性和兽设代表兽迷某些方面的能力可能是重叠的,但却是不同的概念。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兽迷们对他们的兽设的相似感,以及这种相似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我们在三项不同的研究中询问了兽迷们是否同意关于感觉与他们的兽设非常相似的说法。结果如图 7.7 所示,在各项研究中非常一致,表明兽迷们感觉与他们的兽设非常相似。这些发现也与图 7.4 所示的发现模式非常一致,表明感觉与自己的兽设相似可能与将自己的兽设视为自己真实自我的代表相重叠。但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一下感觉与自己的兽设相似的含义。在我们 2011 年初的一项研究中,当参与者被要求描述他们与自己的兽设的相似之处时,兽迷们用自己的话表达了这一点。在对回答进行编码并将相似的回答分组后,发现最常见的相似之处是心理相似性 (34.0%) 即在性格或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方面与他们的兽设相似。下一个最常见的相似性类别是行为相似性 (11.8%) 相信自己的兽设会以与兽迷自己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相似的方式行事。第三个最常见的相似性类别是身体相似性 (7.2%) 与自己的兽设有共同的身体特征,包括发型或体型。综合起来,这些结果表明,兽迷对自己的兽设的相似性往往是心理上的。

²⁸ 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游戏中的角色看起来、思考和行为举止像某种方式。

与玩家保持一致,角色可能会被视为玩家更忠实的代表,而这反过来又可能让游戏感觉更加身临其境!然而,要点仍然是,即使角色与某人完全不相似,他们也可以代表某人。

（例如,个性、行为）,而不是基于一个人的 fursona 的外观。

图 7.7. 三项不同研究中的兽迷们对它们的感受与它们所崇拜的兽设非常相似的认同程度。

为了更严格地检验这个想法,我们可以查看来自七个不同的在线和常规研究的数据
要求受访者在的一组三个 7 分量表中指出他们感觉与他们的 fursona 在身体、心理和行为上的相似程度,范围从 1 = 完全不相似到 7 = 相同。与 2011 年开放式数据中发现的情况相似,参与者在心理相似性方面得分最高,七项研究的平均分数范围为 5.5-5.9,总体平均分数为 5.7。行为相似性紧随其后,七项研究的平均分数范围为 5.2-5.7,总体平均分数为 5.5。最后,身体相似性的平均分数最低,各项研究的分数范围为 4.1-4.4,总体平均分数为 4.3。换句话说,开放式数据和数字数据都表明,兽迷们对他们的 fursona 的心理相似感大于身体相似感。在我们其他一些

研究中,我们还询问了有关 fursona 相似性的其他问题。例如,202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人们考虑的是心理、行为还是身体相似性,参加会议
平均而言,毛茸茸样本的得分高于在线毛茸茸样本。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1.
强烈地。
不同意。

2 3 4 5 6 7 非常同意。

AC 2018 在线 - 2017 在线 - 2019。

其他研究发现,对兽迷的认同度越高（粉丝身份）,他们往往也会感觉与他们的兽设更相似,而粉丝身份认同与他们对兽设的感的相似程度无关。在 2022 年的两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兽迷感觉自己变得更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感觉自己与他们的 fursona 越来越不相似,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感觉自己与他们的 fursona 越来越不相似。最后,在 2014 年的一项跨粉丝研究中,我们发现,与动漫粉丝对他们扮演的角色的感觉相比,与幻想体育迷对他们在幻想联盟中管理的球队的感觉相比,兽迷对他们的 fursona 的心理、行为和身体相似感更强。换句话说,兽迷对他们的 fursona 的联系在

这种方式在其他粉丝圈可能很少有类似的东西。Fursona 的数量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 fursona 的细节,详细描述和描述它们。在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不再讨论兽设的具体内容,而是更多地讨论兽设

广义上来说。例如,毛茸茸爱好者是否只有一个 fursona,或者他们是否可能有多个 fursona (或者实际上根本没有!)。首先,我们将考虑从 2011 年到 2022 年在八个毛茸茸爱好者调查中收集的一些数据,其中一些是在线的,一些是会议上亲自进行的。在

研究表明,表示自己从未有过 fursona 的兽迷比例为 2.4-11.9%,总体平均约为 6.2%。或者,换句话说,大约 94% 的兽迷说他们有过 fursona。正如我们将在第 9 章中看到的那样,与兽迷参与的广泛的其他粉丝相关活动相比,创建 fursona 可能是兽迷参与的最普遍的活动之一!

那么,如果大多数兽迷都有兽设,那他们就只有一个吗?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兽迷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制作融入他们自身特征的重要且意义深远的兽设。鉴于我们的性格在成年后会保持相对稳定 (Atherton 等人,2021 年),兽迷们创建一个代表自己的兽设然后就此止步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数据表明了什么呢?查看上述相同的八项研究,我们发现,与我们的猜测一致,每项研究中最常见的回答都是一生只拥有一个兽设。话虽如此,选择“1”的参与者数量在各项研究中从 30.2% 到 49.3% 不等,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样本中超过一半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只拥有过一个兽设。相反,43.5% 到 67.3% 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只拥有过一个兽设。

各个样本中的兽迷都表示,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拥有过不止一个兽设,平均每个样本中的兽迷拥有 2.0-2.7 个兽设,或总体平均拥有 2.3 个兽设。²⁹ 对这些数据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兽迷在成为粉丝的过程中至少更改过一次兽设。这种“连续兽设”模型表明,兽迷会创建一个兽设,并一直使用,直到他们决定创建另一个来替换它。然而,另一种可能性是,兽迷可能在特定时间拥有多个兽设。这种“同时兽设”模型表明,兽迷可能同时创建和识别多个兽设,可能是为了代表他们自己的不同方面、不同的情绪或心态,或只是为了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例如角色扮演、穿上兽装、社交媒体)。为了比较这两个模型,我们转向了代表在线和大会招募的兽迷的六项研究的数据。在整个研究中,平均有 30.0%-40.4% 的兽迷表示他们目前拥有多个兽设,平均而言,兽迷同时拥有 1.8-2.2 个兽设。³⁰ 这些数据“分割了”两种模型的差异,表明两种情况可能都在发生:一些拥有多个兽设的兽迷已经将他们的兽设更改或替换为新的,而其他人只是在现有池中添加更多兽设或同时创建多个兽设。尽管这两种模型背后的确切动机仍有待研究。为了完成本节,我们可以查看多年来调查中的具体问题,以帮助我们为这些发现添加一些细微差别。例如,一对研究发现,兽迷不同意定期更改兽设的可能性是不同意的六倍;此外,最强烈的不同意是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换句话说,与我们已经发现的情况一致,即使兽迷确实改变了他们的兽设,也很少被视为常规或常见现象。最后,来自 2022 年的两项研究的数据发现,平均而言,兽迷拥有他们当前的兽设已有 5.5-6.7 年。虽然最常见的是。

²⁹ 后续分析表明,兽迷拥有的兽设数量是无关的。

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大会上招募的,拥有更多的兽设并不意味着兽迷对这些兽设的依恋或联系感更少。一个人拥有的兽设数量通常也不能很好地预测一个人对兽迷的认同程度或对兽迷的喜爱程度。³⁰ 和以前一样,似乎没有证据表明兽迷是在网上或大会上招募的。

在会议上亲临现场的人们在特定时间内拥有多个 fursona 的可能性有所不同。

问题的答案是 1-2 年,46.7-47.9% 的兽迷表示他们已经拥有当前的兽设五年或更长时间。这些发现再次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兽设对于许多兽迷来说意义深远且意义重大,它们既不是随意更换的,也不是随意更换的。

对大多数兽迷来说这只是一时兴起,因为典型的兽设会保存数年。³¹ 关于兽设的一般看法 本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许多兽迷认为他们的兽设是他们自己的重要而有意义的代表。知道他们自己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问兽迷是否会认为其他兽迷也是如此。为了测试这种可能性,我们在 2012 年的两项研究中要求兽迷在 1 = 非常不同意到 10 = 非常同意的范围内表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某人的兽设可能总体上说明了他们是谁。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询问的是兽设的一般情况,而不是询问参与者他们自己的兽设。两项研究的结果 (如图 7.8 所示)显示,兽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当复杂。兽迷在两项研究中的平均得分均为 6.2,这表明他们略微倾向于同意兽设可以告诉您很多关于一个人的信息。这可能是兽迷将自己的经验投射到他人身上的结果,他们承认自己兽设的重要性和意义,同时也认识到并非所有兽迷都是如此。另一种解释与兽迷如何解释该陈述的具体措辞有关:虽然一个人的兽设可能很重要且有意义,但仅仅看一个兽设而没有任何附加信息可能对外人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帮助,无法更多地了解兽迷。仅仅因为你的绿狐狸兽设对你来说意义重大,并不意味着我就能通过看你的绿狐狸兽设来辨别你的任何事情。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这两种解释中的哪一种最能解释结果,或者第三种解释是否更适合数据。

31 事实上,我们在 2017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个人养毛的时间越长。

因为,他们考虑甚至改变他们当前的兽设的可能性就越小。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兽迷的兽设可能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和稳定,成为兽迷的代表,而年轻、较新的兽迷更容易改变兽设的细节或完全添加新的兽设。

图 7.8. 兽迷们同意某人的兽设可以告诉您很多有关该人的信息的程度。

同一项研究中的一个相关问题还询问了兽迷们是否同意另一个人的兽类物种会影响参与者与该人的相处程度。

我们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外行人对兽迷组织的误解。例如,采访者问我们,拥有狗兽形象的兽迷是否更喜欢与其他拥有狗兽形象的兽迷一起玩,而讨厌拥有猫兽形象的兽迷,这是基于一句老话“猫和狗不和睦”。公平地说,这个想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因为许多兽类大会都会举办特定物种的活动 (例如,马匹聚会)。然而,这样的活动在兽类大会上例外,而不是常规,新奇之处在于,它们是兽类大会上仅有的几次一个房间只充满一种 fursona 物种的情况之一。

相比之下,在大会的其余部分,事实上,在大多数在线空间中,拥有各种 fursona 物种的兽迷们都相当和谐地互动 或者至少,似乎不会因为 fursona 物种而相互歧视。这一事实在我们的两项研究的数据中得到了证实,如图 7.9 所示。虽然上一个问题的结果表明,人们对 fursona 是否能告诉你关于一个人的事情存在相当大的犹豫不决,但兽迷们大多不同意一个人的 fursona 会影响他们的。

0%。
5%。
10%。
15%。
20%。
25%。

線上會議。

这两个样本的平均得分在 3.1-3.2 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后续分析显示,最强烈认同自己 fursona 的 furries 也最有可能说其他人的 fursona 物种会影响他们与该人互动的意愿。目前尚不清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尽管其中一种

可能性在于,那些强烈认同自己兽设的兽迷可能更加了解或可能持有关于特定兽设物种的刻板信念,这意味着他们会对拥有特定兽设物种的人假设某些事情是正确的,而这可能会促使他们决定避开那个人。

图 7.9.兽迷们同意一个人的兽设会影响他们与其他人互动的程度
那个人。

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求参加 2016 年会议的参与者以开放式的方式指出是否存在关于他们所喜爱的 fursona 物种的刻板印象,如果存在,请说明这些刻板印象是什么。看看一些最受欢迎的 fursona 物种,参与者报告了一些一致的刻板印象,包括狼忠诚、狐狸狡猾、龙强壮、猫懒惰和兔子害羞的刻板印象。虽然这远非对 fursona 物种的正式和彻底的研究,但

存在。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線上會議。

毛茸茸爱好者群体中存在针对特定物种的刻板印象,数据至少表明确实存在某些针对特定物种的刻板印象,并且毛茸茸爱好者自己也意识到了有关他们自己的兽设的刻板印象。
这似乎表明,至少有理由相信,一些兽迷在决定用哪种兽设物种来代表自己,以及在决定是否愿意根据某人的兽设物种与该人互动时,会考虑到这些刻板印象。在 2017 年的一项相关后续研究中,我们还测试了物种刻板印象是否有任何可取之处:这是真的吗?

例如,拥有狼形象的兽迷比其他非狼形象的兽迷更有可能贴上标签

对自己“忠诚”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发现,大约一半的刻板印象似乎至少具有一些经验意义;拥有狼皮图案的兽迷认为自己忠诚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没有狼皮图案的兽迷,龙认为自己强大的可能性显著高于狐狸认为自己狡猾的可能性显著高于狐狸。当然,这也意味着,数据并不支持许多刻板印象,这表明虽然一些流行的兽迷物种可能存在刻板印象,但只有适度的证据表明它们存在任何真实性。我们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兽迷在决定是否与同类兽迷互动时可能会考虑一种兽迷物种。这种解释与其说是支持对另一个物种的刻板印象,不如说是

兽迷倾向于对与自己有相同兽设物种的其他人给予优待。无论是从我们的研究还是从其他社会心理学研究中,都有大量证据表明,由于自利偏见,兽迷应该对自己的兽设有相当高的评价。例如,我们在 2014 年的一次大会研究中发现,兽迷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思考自己的兽设物种,远远多于思考其他物种。

同样,我们在本章前面看到,兽迷们认为自己对自己的兽设物种特别了解,这表明,至少他们喜欢自己的兽设物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它。最后,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更喜欢和更好地对待自己群体中的人,而不是其他群体中的人 (Tajfel,1970;Tajfel

et al., 1971, 1979)。综合起来,这意味着兽迷们应该倾向于喜欢那些和他们有相同 fursona 物种的兽迷,而不是那些没有相同 fursona 物种的兽迷。

简而言之,至少可以认为,一些兽迷会根据他们的兽设物种而区别对待其他兽迷,部分原因是他们倾向于优先对待那些拥有与自己相似的兽设的人。换句话说,兽迷可能并没有激活对其他物种的刻板印象,他们可能只是喜欢另一个与他们拥有相同兽设物种的人,认为他们有共同之处 (例如,“我们狐狸是一群狡猾的人”)

并且有人类倾向于给予自己群体中的其他人特殊待遇 (例如,“我们狐狸需要团结在一起!”)。当然,与本章中的许多问题一样,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哪种解释最能解释这种现象。Fursona 的功能在最后一节中,我们将简要回顾之前介绍过的一个主题,即关于 fursona 功能的问题。考虑到 fursona 在兽迷圈中无处不在,一些兽迷开发 fursona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他们看到的其他兽迷所做的事情,这是有道理的。³² 这与之前的研究非常一致,该研究表明,当我们属于群体时,我们通常会内化群体的价值观和规范,其中可能包括按照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行事 (Turner 等人,1987)。对于兽迷来说,这可能包括创建一个像其他兽迷一样的 fursona。当然,融入其他兽迷可能不是创建兽设的唯一原因,或者至少,这可能不是拥有兽设的唯一好处。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的开放式数据中许多兽迷所指出的那样,兽迷可能会从拥有兽设中受益,无论是将兽设作为榜样,还是依靠兽设作为自己的拐杖

社交焦虑,或者探索和表达他们可能无法表达的自己的方面。为了测试这些不同的功能,我们要求在 2015 年大会上招募的兽迷完成一项测量,要求他们在 1 = 非常不同意到 7 = 非常同意的范围内表明,他们有多同意他们的兽设为他们履行了许多不同的功能。结果如表 7.3 所示,表明兽设可以履行多种不同的功能,尽管并非每种功能都同样常见。例如,

32 我可以亲自证明我的情况确实如此。这是我第一次玩毛茸茸的玩具。

聚会时,有人问我关于我的 fursona 的问题。当时,我还没有 fursona,甚至不知道 fursona 是什么,这促使我在那天晚上回家后在下次聚会之前制作了一个!

兽迷们更有可能同意他们的兽设有助于促进社交互动,而不是说他们的兽设让别人看到他们更真实的一面。这些不同功能的流行程度通常与本章开头开放式问题中提到的主题的流行程度一致。

表 7.3. 兽迷们对他们的兽设履行了若干特定功能的认同,以 1-7 的量表为平均分数。得分高于 4 表示同意该项目。功能 平均 帮助我结识原本不可能结识的人 6.1 让我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 5.2 激励我以更友善或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对待他人 5.1。

让我变得比自己更伟大、更好4.9帮助我接受自己4.9让人们看到“真实的我”4.7激励我在生活中更自信4.6经常帮助我度过生活中的困难时刻4.4激励人们更友善地对待我4.4。

同一研究的后续分析显示,那些更强烈地认同自己是兽迷(但不一定认同兽迷群体)的兽迷更有可能说他们的兽设对他们有用。或者换句话说,对兽迷兴趣不是特别强烈的兽迷可能不像认同度更高的兽迷那样能从他们的兽设中获得好处。

我们还更加关注了 fursona 的一项特定功能:帮助兽迷度过人生中的困难时期。我们在三项独立研究中评估了这一项,发现兽迷对此项目的同意程度相当一致,多于不同意,样本平均得分在 4.3-4.8 之间,同意的可能性是不同意该陈述的 1.5-3 倍。认为 fursona 代表理想自我的兽迷尤其有可能同意这一说法。最后,我们根据一些兽迷提供的询问和研究问题提出了一些额外的问题。具体来说,患有各种不同身体和心理残疾的兽迷询问我们,这是否是他们的 fursona 创作的因素。对于。

例如,一个假设是,有残疾的兽迷可能会创建有同样残疾的兽设,因为许多兽迷会将自己的元素融入到他们的兽设中。其他人则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即有残疾的兽迷可能更愿意创建一个没有残疾的兽设,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在不意识到他们残疾的情况下与他们互动。

表 7.4 表明,残疾的兽迷们大多不同意他们的残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兽设创作,也不同意他们的兽设履行了任何特定于残疾的功能。相反,残疾的兽迷们似乎与一般的兽迷们没有什么不同,就他们的兽设履行的功能以及推动他们创作兽设的潜在因素而言。

表 7.4. 认为自己有残疾的兽迷对自己的 fursona 及其残疾的条目的认同度,以 1-7 的量表平均得分来评估。得分高于 4 表示同意该条目。条目 平均数 我的 fursona 帮助我忘记我的残疾 3.5 我的 fursona 向其他人隐藏了我的残疾 2.6 我的 fursona 和我有相同的残疾 2.5 我的 fursona 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我的残疾 2.4。

我的 fursona 有助于让其他人了解我的残疾 2.1 我的 fursona 帮助我向其他人解释我的残疾 1.9 我的 fursona 的状况或残疾与我自己的不同 1.6。

结论。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以一个相当基本的理解来介绍什么是兽设,就像外行人对兽设的概念一样: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角色,有相关的图像、名字和一些独特的特征。然而,通过让兽迷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他们的兽设的性质,我们很快就发现,对于许多兽迷来说,兽设不仅仅是一个头像,

昵称,或保持匿名的方式。³³ 此外,我们看到,实际上并不存在单数的人。

³³ 我们还发现,至少对于一些兽迷来说,兽设只不过是。

徽标、头像或保持匿名的方式!

概念化 fursona。相反,我们认识到 fursona 不仅在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它们的种类、与创造者共享特征),而且在与创造者的关系(例如,认同自己的 fursona)以及它们所履行的功能上也存在很大差异。除了 fursona 形式和功能的这种多变性之外,兽迷们自己对 fursona 的信念也存在很大差异,包括兽迷们认为别人的 fursona 可以成为有关某人的宝贵信息来源的程度,以及另一个人的 fursona 种类是否会影响是否与该人互动的决定。虽然兽迷们作为一个整体普遍不同意让他们与另一个兽迷的互动完全或部分由该人的 fursona 种类决定的想法,但对具有特定 fursona 种类的人确实存在刻板印象,其中只有一些是基于任何可证明的事实,这些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兽迷们对其他人的看法,无论兽迷们自己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在本章中,我们还消除了人们对 fursona 的一些常见误解。例如,虽然外行人可能认为 furry 会将他们的 fursona 所代表的非人类动物物种视为自己的 fursona,但现有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虽然大多数 furry 对他们的 fursona 物种特别钦佩,而且许多人对它们了解甚多,但相对较少的人会说他们认为自己是非人类动物。外行人也可能认为 furry 会相当随机地选择他们的 fursona 物种,或者一时兴起就改变它们,这两种情况都没有数据支持;furry 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开发他们的 fursona,而有些人可能

虽然兽迷们同时拥有多个兽设,而且许多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他们的兽设,但兽迷们通常不太可能以任何规律性改变他们的兽设物种。此外,兽设物种并不是一个相当随机的选择,而是特别有可能选择少数物种,包括我们消费的媒体中常见的物种(例如狼、狐狸、龙)或兽迷们可能有第一手经验的物种(例如狗、猫)。很难把所有这些

将这些概念整合成一个单一、连贯的陈述,涵盖所有兽迷的兽设,但这本身就值得了解。虽然可能没有一个所有兽迷都认同的单一、一致的概念,但拥有兽设仍然是兽迷最普遍的行为之一,尽管他们的兽设对他们来说有很大差异,但兽迷似乎非常擅长。

有效地驾驭充满这些角色的粉丝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性。参考文献 Aron, A., Aron, E., N., Tudor, M., & Nelson, G. (1991). 亲密关系是将他人纳入自我。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 60 (2), 241-253。<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0.2.241>
Aron, A., Aron, EN, & Smollan, D. (1992). 将他人纳入自我量表和人际亲密结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 63 (4), 596-612。<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3.4.596> Atherton, OE, Grijalva, E.,

Roberts, BW 和 Robins, RW (2021)。人格特质和主要生活目标的稳定性和变化

从大学到中年。《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47 (5),841-858。<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0949362>
Freud, S., & Jones, E. (编)。(1922)。超越快乐原则。(CJM Hubback 译)。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https://doi.org/10.1037/11189-000>
Freud, S. (1923)。自我与本我。在 J. Strachey 等人 (译) 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心理学著作标准版 (第 XIX 卷)》中。霍加斯出版社。Haidt, J. (2001)。情感狗和它的理性尾巴:一种社会直觉主义的道德判断方法。《心理学评论》, 108 (4),814-83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8.4.814> Higgins, ET (1987)。自我差异:一种有关自我和情感的理论。《心理学评论》,94 (3),

319-340。<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4.3.319> Jeck, DM, Qin, M., Egeth, H. 和 Biebur, E. (2019)。独特的物体即使微弱也会引起注意。视觉研究,160,60-71。<https://doi.org/10.1016/j.visres.2019.04.004>
Moreland, RL, & Beach, SR (1992)。课堂中的曝光效应:学生之间的亲和力发展。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28 (3), 255-276。[https://doi.org/10.1016/0022-1031\(92\)90055-O](https://doi.org/10.1016/0022-1031(92)90055-O) Nisbett, R., & Wilson, T.

(1977 年)。讲述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心理过程的口头报告。《心理学评论》,84 (3),231-258。<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84.3.231> 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和 Gerbasi, KC (2020 年)。我的动物自我:保持幻想主题身份独特性的重要性。《身份》,20 (1),1-8。<https://doi.org/10.1080/15283488.2019.1676245>。

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Gerbasi, KC 和 Chadborn, D. (2021)。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动漫迷的心理。国际动漫研究项目。Roberts, SE, Plante, CN, Gerbasi, KC 和 Reysen, S. (2015)。拟人化身份:毛茸茸粉丝团成员与非人类动物的联系。Anthrozoös,28 (4),533-548。<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15.1069993> Suler, J. (2004)。在线脱抑制效应。

网络心理学与行为,7 (3) ,321-326。<https://doi.org/10.1089/1094931041291295> Tajfel, H. (1970)。群体间歧视实验。《科学美国人》,223 (5),96-103。<https://www.jstor.org/stable/24927662> Tajfel, H., Billig, M., Bundy, R. 和 Flament, C. (1971)。社会分类和群体间行为。《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1,149-178。<https://doi.org/10.1002/ejsp.2420010202> Tajfel, H. 和 Turner, JC (1979)。群体间冲突的综合理论。在 W. Austin 和 S. Worchel (Eds.) 的《群体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第 33-47 页)中。Brooks/Cole。Turner, JC, Hogg, MA, Oakes, PJ, Reicher, SD 和 Wetherell, MS

(1987)。重新发现社会群体:自我分类理论。布莱克威尔。扎曼, HBA (2023 年)。《毛茸茸的动物扮演非人类角色:通过毛茸茸的动物形象探索有色人种幼儿的宜居性》案例研究。《媒体与流行文化中的酷儿研究》,8 (1),99-114。<https://doi.org/10.1386/qsmcpc.00090.1>。

第八章。
穿上毛皮服装,迎接成功。
考特尼“努卡”普兰特。

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典型的毛茸茸动物。不,真的,这样做。别担心,我们会等你:想象一下普通的毛茸茸动物是什么样子。你想象到了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毛茸茸动物,你可能会很调皮,想象自己或一个恰好是毛茸茸动物的亲密朋友。然而,我们敢打赌,许多读者,无论是毛茸茸的还是其他类型的,都想象过有人穿着动物主题的衣服,从一对耳朵和一条尾巴到一件 kigurumi 1,再到全身吉祥物风格的服装 毛茸茸动物称之为毛皮服。如果这是你想象毛茸茸动物时想到的,那么你不孤单。大多数

无论是毛茸茸动物还是其他动物,当被要求想象一个典型的毛茸茸动物,即穿着某种动物主题服装的人时,人们可能会想象出类似的东西。不要只听我们说:看看关于毛茸茸动物的新闻报道是如何描述它们的:

“当地‘毛茸茸’社区的成员,这意味着他们穿着精致的动物服装参加集体活动”(Walker,2016,第1段)。

“毛茸茸的粉丝群,亚文化,其成员喜欢创作艺术作品并打扮成拟人化的角色”(Dickson,2022,第1段)。

“他也是一名毛茸茸爱好者 该社区的成员以热衷于拟人化的幻想动物和在会议上穿着毛皮服装而闻名”(Thomas, 2022,第5段)。

“数千人装扮成‘人性化’动物,即所谓的‘毛茸茸’,参加匹兹堡一年一度的 Anthrocon 大会”(Buffitt, 2014, 第2段)。

“兽迷 对拟人化的动物角色感兴趣或装扮成拟人化的动物角色的人”(Petersen,2022,第1段)。

1 Kigurumi,简称“kigu”,是日式宽松的连体全套服装。

身体服装,有点类似于孩子穿的睡衣。它们通常以动物为主题。

“打扮成具有人类个性的动物(或其他虚构的角色),比如用两条腿行走的能力”(Laychuk,2020,第3段)。

仅从这些描述来看,你会认为穿着兽装是成为兽迷的必要组成部分。但请记住,大多数兽迷在定义什么是兽迷时根本没有提到兽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5章)。那么,为什么兽装在大多数兽迷对兽迷的定义中并不是必要或常见的特征,但却与兽迷和兽迷文化如此同义呢?

至少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种可能性是,兽装很独特,很容易识别,因此是兽迷的标志性代表。另一种可能性是,大多数兽迷都拥有兽装,在这种情况下,将兽迷描述为穿着兽装的人是准确的,无论兽迷是否在对兽迷的定义中自发提到这一点。让我们考虑这两种可能性。说到第一种可能性,兽迷远非唯一一个被提炼为最明显可识别元素的粉丝群体。如果在本章开头,我让你想象一个星球大战粉丝而不是一个兽迷,你可能会想象一个穿着白色

冲锋队盔甲或挥舞光剑。同样,星际迷航迷通常被简化为身穿黑红相间的星际舰队制服 2 和尖尖的瓦肯耳朵的人,哈利波特迷被描绘成挥舞着魔杖,体育迷则穿着球衣,脸上涂上球队的颜色。这些群体中的所有粉丝甚至大多数粉丝不太可能在大多数时间都穿着这些服装 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没有配饰来这样做,即使他们想这样做。如果

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兴趣爱好的典型粉丝 我们期望看到什么呢?嗯,他们可能是一个相当不起眼的人,穿着普通的衣服,坐在沙发上,使用他们最喜欢的媒体,无论是听比赛、看电影还是读书。这张图片的问题在于,它缺乏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个人是哪个爱好的粉丝。

3 虽然这可能是粉丝使用他们喜欢的媒体的最常见方式,但场景中没有什么能够激活他们。

2 颜色取决于佩戴者是否属于指挥部,

工程或星际舰队的科学和医疗部门!3 当然,除了屏幕上的内容或他们手中的书。

在那一刻。

我们想象粉丝时想到的刻板印象。如果只看这个场景而不考虑背景,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任何事物的粉丝 甚至可能根本不是粉丝!因此,如果你想告诉某人这是特定类型的粉丝,那么这个图像就不是特别有用的。

相反,我们倾向于将特定于粉丝文化的符号以及可识别的标志性兴趣特征融入图像中。⁴ 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当我们想到兽迷时,我们是否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兽迷服装,因为大多数兽迷都穿着兽迷服装?

兽装的流行程度 乍一看,要弄清楚有多少兽迷拥有兽装似乎很简单:只需从一群兽迷中抽取样本,然后询问他们是否是兽装爱好者。事实上,我们在 2016-2020 年的四个不同的在线和大会兽迷样本中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要求参与者在方框中勾选自己是否是穿着兽装的人。样本结果相当类似,28.1% 的参加会议的受访者勾选了方框,27.7-35.8% 的在线受访者勾选了方框。这足以打消这一想法:在所有样本中,数据显示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兽迷是穿着兽装的人。

或者换句话说,不穿兽装的兽迷比穿兽装的人多,所以将兽迷描述为穿兽装的人是不准确的 大多数兽迷不会穿兽装。⁵ 但如果这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一节还要继续几页呢?批判性读者可能会对我们在上一段中提出问题的方式提出异议。从技术上讲,我们只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是穿兽装的人。这与询问他们是否拥有兽装不同。例如,这完全有可能。

4 打个比方,假设你是一位电影导演,试图证明你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旧金山。如果你只是播放一个看起来很典型的郊区的片段,观众不太可能认出它是旧金山 除非屏幕上闪现“旧金山”的字样。相反,如果你以金门大桥的全景镜头开始你的电影,观众会立即认出这座城市是旧金山,并且在观看时可能会想起关于旧金山的想法、感受 and 相关信息。⁵ 对此的综合证据

这一点可以在第 5 章中找到,我们在该章中提出了问题。

毛茸茸爱好者知道毛茸茸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少数毛茸茸爱好者确实自发地将毛皮服装视为他们对毛茸茸的定义的一部分,但绝大多数毛茸茸爱好者却没有。

有人可能拥有一件毛皮服装,但是穿的次数并不多,因此感觉自己不属于“毛皮服装者”这个范畴。

或者,某人可能拥有一件兽装并且曾经经常穿,但多年来都没有穿,因此他们不再主动认定自己是兽装爱好者。虽然你可以争辩说大多数拥有兽装的人可能都称自己为兽装爱好者,但我们应该具体询问他们是否拥有兽装,而不是仅仅根据某人给自己贴的标签来推断。俗话说,任何值得做的事情就值得做好。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接下来转向 2011 年至 2016 年的一组四项早期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要求在会议上在线和亲自招募的兽迷具体指出他们是否拥有整套或部分兽装。⁶ 结果显示,在样本中,全套或部分服装的拥有率从 31.5% 到 45.2% 不等,其中在线样本的拥有率 (33.9%) 略低于在会议上招募的样本的平均值 (40.8%)。这些数字明显高于那些自称是穿着兽装的兽迷的数量,这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至少一些拥有兽装的兽迷可能不会称自己为兽迷

当然,这些数据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也许认定自己是毛皮服装爱好者和拥有毛皮服装是一回事,这些结果的差异是基于

事实上,这些研究是在不同的年份进行的,也许近年来穿着毛皮服装的人数恰好有所下降。虽然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来自毛茸茸大会的数据却有所不同,并且经常显示越来越多的与会者参加了他们的毛皮服装游行。这是大会上穿着毛皮服装的人排成一排,一起穿过大会空间的活动。举个例子,2010年,16.8%的与会者参加了毛皮服装游行,而202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6.4% (“Anthrocon 2010”,2023年;“Anthrocon 2022”,2023年)。但这项研究也给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难题——不同类型的毛皮服装所有权之间的区别。更深入地了解。

6 通常,“全套”毛皮服装是指覆盖穿着者整个身体的服装。

通常包括头部、躯干、手臂和手、腿和脚,以及尾巴、翅膀、角或其他配件,这些是单独或连接的部件。相比之下,“部分”毛皮服装通常是指缺少一个或多个部件的毛皮服装,无法使其成为完整的毛皮服装。例如,许多部分服装没有躯干(穿着者穿着衣服,毛皮服装的手臂和手、头和脚似乎从衣服中弹出)。然而,没有关于部分服装的既定定义。在我们的

研究中,我们没有定义这个术语,而是让兽迷根据自己的定义来回答。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兽迷拥有部分兽装的可能性是拥有全套兽装的两倍。这可能有几个合理的原因。首先,委托制作部分兽装通常比制作全套兽装更便宜,也更容易,这几乎是定义上的(即全套兽装包含部分兽装的所有部件,甚至更多)。谈到这个想法,一位名叫阿比盖尔·托巴蒂安的独立学者与我们分享了她的经验。

100位不同的兽装制造商。数据显示,2020年部分兽装的价格从550.00美元到3,875.00美元不等,平均成本为1,647.61美元。⁷相比之下,同一兽装制造商生产的全套兽装的价格取决于它们是跣行动物还是趾行动物,⁸但平均分别为2,676.15美元和3,107.92美元,范围分别为994.00-5,750.00美元和1,056.00-6,650.00美元。明显高于部分兽装的成本。鉴于部分兽装更实惠,因此它们也比全套兽装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全套兽装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过于昂贵。除了部分兽装更实惠之外,更多的人可能只是更喜欢穿部分兽装而不是全套兽装。首先,穿着没有躯干的毛皮服装(即穿着衣服而不是紧身衣)比穿着全套毛皮服装要凉爽得多。对于那些在户外或没有空调的地方穿着毛皮服装的人来说,这可以使部分毛皮服装更具吸引力,而且更不容易脱水!此外,穿上和脱下部分毛皮服装(例如,没有躯干的毛皮服装,或不是单件紧身衣的毛皮服装)比穿上和脱下全套毛皮服装要容易得多。这可能会吸引那些想要能够灵活地换上和脱下服装的人(例如,为了促进社交互动,使拍照机会更容易),而不必找更衣室花十分钟换衣服。因此,即使在那些可能买得起全套毛皮服装的毛皮爱好者中,有些人可能会选择部分毛皮服装,仅仅是为了舒适、易于穿着和他们想要的毛皮服装类型。

7 所有价格均以美元计算。

8 术语“跣行动物”和“趾行动物”指的是角色腿部的形状。

跣行足是指人类的腿部类型,其中整个脚通常接触地面。相比之下,趾行动物的腿有时被(错误地)描述为看起来像马一样有“向后的膝盖”:只有“脚趾”接触地面,细长的“脚”的脚底离地。趾行动物套装的成本较高通常是由于额外的

需要填充和雕刻来在跖行动物穿着的套装上营造出趾行腿的幻觉。

关于兽服所有权的数据也引发了一个额外的问题:是否应该假设所有拥有兽服的兽迷都只拥有一件兽服?我们在 2017 年至 2019 年的另外四项研究中评估了这一想法,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在大会和线上的受访者被问及他们拥有多少件兽服。大会研究没有区分部分兽服和全套兽服,结果发现,在大会上招募的兽迷中有 45.1-48.2% 拥有至少 1 件兽服,20.3-21.4% 的兽迷表示他们拥有不止一件兽服。这些数字在之前的一些研究中高出几个百分点,进一步表明兽服拥有量可能正在上升。在线样本中,19.5-19.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拥有一件全套兽服,23.3-26.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拥有一件部分兽服,2.6-3.2% 和 3.8-4.5% 的受访者分别拥有一件以上全套或部分兽服。简而言之,数据显示,尤其是在线上兽迷中,拥有兽装的人更有可能只拥有一件兽装。研究结果还提供了额外的证据,表明部分拥有兽装比完全拥有兽装更为普遍,参加大会的兽迷比在线招募的兽迷更有可能拥有兽装。9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

拥有兽装的兽迷人数始终低于 50%,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遇到过拥有兽装 (部分或全部)的兽迷人数多于不拥有兽装的兽迷人数的样本。这似乎彻底推翻了“兽迷被定义为穿着兽装的人”这一说法。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对什么算是兽装的定义非常宽容,仍然有机会在这个说法中找到真相。毕竟,我们只研究了部分和完整的兽装,但也许有些人会把兽迷想象成戴着猫耳朵、尾巴或项圈的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扩大我们的提问范围,询问有多少兽迷拥有任何以兽为主题的衣服或配饰。我们在 2014 年对参加大会的兽迷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就是这么做的,其结果如表 8.1 所示。

9 这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会议的费用可能比较高。

参加一次,通常要花费数百甚至数千美元,包括酒店、交通和注册费用。那些买得起毛皮服装的人可能也是买得起的人

参加展会。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讨论,那就是兽装
这是一种表演性、社交性的元素。因此,那些不参加兽装大会的人可能就少了一个拥有兽装的理由 (即不能和其他兽装爱好者一起穿上它,向一大群兽迷炫耀它) 。

表 8.1. 拥有各种以毛茸茸为主题的物品 (这些物品旨在展示人们对毛茸茸的兴趣)的受访者百分比。展示物品 % 所有权 尾巴 48.1% 衣服 34.3% 耳朵 27.3% 手掌 16.7% 头/面具 16.7% 脚掌 15.3% 爪子 9.7% 翅膀 1.9% 其他配件 36.6%。

该表揭示了几个重要事实。首先,与我们观察到的兽装一致,没有一件配饰或一件兽装是大多数兽迷都拥有的。其次,

数据表明,虽然并非所有的兽迷都这样做,但许多兽迷确实喜欢通过拥有和穿着与粉丝相关的服装或配饰来表达他们对粉丝的兴趣。这与《星球大战》的粉丝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没有光剑,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也拥有光剑,因为它是该系列的标志性特征。在结束本节之前,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些其他发现,为我们的发现添加一些背景和细微差别。例如,我们一直在谈论拥有或不拥有兽装的兽迷数量,但我们还没有考虑兽迷对拥有兽装的兴趣程度。如果超过一半的兽迷目前没有

兽装,是因为许多兽迷对拥有兽装不感兴趣,还是至少其中一些人在攒钱以便将来购买?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在 2016 年的一次大会上和 2017 年的线上会议上询问了兽迷,让他们以 7 分制 (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表明他们对“我想要拥有一套兽装”这一说法的同意程度。图 8.1 显示了没有兽装的人的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没有兽装的兽迷仍然非常渴望拥有一套兽装。这一发现,再加上之前的数据表明兽装的费用不菲,表明有更多的兽迷想要拥有一套兽装。

如果能负担得起,他们可能会买一件兽装。¹⁰ 数据还可能表明,一些兽迷目前可能没有兽装,但可能正在攒钱买一件,或者已经委托制作一件,但由于等待名单很长和生产时间很长,可能还没有一件。¹¹ 此外,

与之前讨论的结果一致,参加会议的兽迷比在线招募的兽迷更有兴趣拥有兽装。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线招募的兽迷对拥有兽装没有兴趣。毕竟,两个样本最常见的反应是完全同意这一说法。尽管如此,参加会议的兽迷得分较高,平均得分为 5.6,而在线招募的兽迷平均得分为 5.0。

图 8.1. 在线和常规研究中的兽迷们同意他们对拥有兽装的兴趣的程度。

¹⁰ 我们还可以从 2011 年的一项大会研究中找到趋同的证据。

毛茸茸爱好者是否现在有、想要或不想要拥有整套或部分毛茸茸服装。而 37.6% 的兽迷表示他们还没有部分兽装,这意味着他们将来可能会有,只有 2.7% 的人表示他们没有兴趣拥有部分兽装。同样,49.3% 的兽迷表示他们还没有完整的兽装,而只有 3.5% 的人表示他们没有兴趣。¹¹ 例如,兽装需要几个月才能制作完成,这并不罕见。

受欢迎的兽装制作者的排队时间通常为一到两年。还应该注意的是,兽装制作者在兽迷圈中并不常见,而且需求量相当大。在我们 2017 年和 2020 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只有 8.4-10.8% 的兽迷认为自己是兽装制作者,尽管在 2018 年的一项研究中,我们确实发现大约一半的兽迷表示他们已经定制或自己制作了兽装的至少部分部件。

0%。

20%。

40%。

60%。

80%。

線上會議。

我们还可以将关注点从拥有兽装本身转移到询问拥有兽装的兽迷们他们实际穿着兽装的程度。毕竟,拥有兽装但从未穿过的兽迷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的兽装更像是一件收藏品,就像星球大战的粉丝可能选择不穿他们的冲锋队盔甲,而是把它放在盒子里展示一样。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在 2019 年的一项在线研究中询问了兽装者,让他们指出他们穿兽装的频率,包括

过去 12 个月以及它们生命中毛茸茸最旺盛的时期。结果如图 8.2 所示。

图 8.2. 在线研究中毛皮服装拥有者在过去一年中穿着毛皮服装的频率,以及他们一生中最常穿着毛皮服装的时间点。

结果显示,大多数兽装拥有者现在穿兽装的次数不如巅峰时期。这一发现可能会让那些没有兽装的人感到惊讶,典型的兽装拥有者每月穿兽装不到一次,可能只选择在每年的几场会议或当地活动中这样做。即使在他们一生中穿兽装最多的时期,他们也只是每月穿一两次。这与兽迷们对兽装的普遍描述相去甚远,兽迷们喜欢他们的兽装,在家里或出去玩的时候都会穿上它们。

还值得注意的是,约有 9.0% 的兽装拥有者表示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穿过一次兽装,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将自己标识为兽迷。

0%。

10%。

20%。

30%。

40%。

50%。

绝不少于。

每一次。

月。

每一次。

月。

每月 2-3 次。

每一次。

星期。

每周 2-3 次。

日常的。

过去一年人生的最高点。

这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我们最初的观点:与流行文化中对毛茸茸爱好者的普遍定义相反,毛茸茸爱好者专注于穿着毛皮服装,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穿着毛皮服装是定义毛茸茸爱好者的特征。事实上,大多数毛茸茸爱好者目前并没有毛皮服装,即使大多数人觉得有朝一日拥有一件毛皮服装很有吸引力。即使是那些拥有毛皮服装的人,他们也往往只会在一年中的少数聚会和会议上穿上毛皮服装。这并不是毛茸茸爱好者独有的,因为我们几乎不会指望动漫迷在家里或工作场所玩角色扮演,也不会指望典型的体育迷在家看比赛时把脸涂成他们球队的颜色。这些活动虽然引人注目且与众不同,但在粉丝(无论是毛茸茸爱好者还是其他人)中,比媒体描绘的要少得多。这种信念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粉丝的兴趣会以其他令人着迷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将在第 5 章中更深入地讨论这个话题。 皮衣爱好者的动机和信念我们已经看到

作为一个群体,兽迷们并不是通过穿着兽装来定义的。但我们很难假装兽装不是兽迷文化中令人着迷的一部分。无论你考虑制作兽装的时间和成本,还是穿着兽装对身体造成的身体伤害¹²,都很难不去想,是什么促使人们付出所有这些努力,而他们本可以像许多其他兽迷一样,看一部兽迷电影,欣赏兽迷艺术品,或在兽迷论坛上互动。我们在 2016 年的一项研究中向兽装爱好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指出八种不同的动机在选择兽装时有多重要

他们对穿着毛皮服装的兴趣。¹³ 名参与者以 7 分制 (1 = 一点也不重要,7 = 极其重要)做出回应。所研究的八种动机中的每一种都是基于我们在毛茸茸大会上的观察以及与穿着毛皮服装的人的对话。结果显示在表 8.2 中。结果表明,在列表中的动机中,创造性表达和娱乐他人是最重要的两个动机。

12 从经验上讲,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都已经跑过几次 5k。

和 10 公里跑,并在夏季高温下穿着毛皮服跑 3 个小时,后者要累得多 尽管两者都需要大量的补水和恢复!
13 有趣的是,虽然我们没有要求参与者穿着毛皮服完成调查。

穿上毛皮服装后,一些勇敢的人就这么做了,他们要么脱下毛皮服装的爪子,设法用他们毛茸茸的大爪子握住一支笔,要么将他们的答案口述给朋友,让朋友将问题读给他们听。

这是否体现了兽皮穿着者的决心或纯粹的反抗,是未来研究的课题!

兽装爱好者的动机主要在于能够表达某种形式的个性或独特性。在较小程度上,兽装爱好者的动机还在于能够展示不同或另类的

身份和与粉丝群体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最不重要的动机包括教育他人 (例如,关于粉丝群体)或隐藏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

各个兽装爱好者的动机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没有一个动机比其他动机更明显、更独特。同样,后续分析发现,大多数兽装爱好者表示,其中几个动机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这进一步复杂化了动机的图景:不仅每个人的动机不同,而且即使同一个人,通常也有多种兽装动机。¹⁴

表 8.2. 参加大会的兽装爱好者样本表明,在 1-7 等级上,八种不同的兽装动机的重要性平均评分。动机重要性表达创造力 5.8 娱乐他人 5.8 表达个性 5.6 展示不同的身份 5.2 与粉丝联系 5.1 创造另一种身份 4.9 教育他人 4.1 隐藏我的日常生活 3.7。

为了更好地了解身着兽装的体验,多年来,我们询问了兽装爱好者们自己的穿着兽装的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在 2017-2018 年的两项基于惯例的研究中,我们要求兽装者表明他们同意或不同意他们在穿着兽装时的行为与不穿兽装时的行为不同的程度。如图 8.3 所示,兽装者大多同意

这句话中,穿着毛皮服装的行为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会做的。¹⁵ 要了解我们谈论的是哪种行为,我们需要。

14 我们也认识到,可能的动机列表并不完整。相反,它。

说明了即使在所有可能的穿上毛绒服装的动机中,也存在相当大的可变性,并且没有单一的动机可以驱动所有穿上毛绒服装的人。¹⁵ 我的学生和非毛绒动物朋友经常问我是否每天都会这样做。

白天的活动,比如穿着毛皮衣服在家里闲逛或做家务。

在 2018 年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后续问题,该问题发现,穿着毛皮衣服的人往往会做出一些他们认为如果脱下毛皮衣服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做到的行为(见图 8.4)。

图 8.3. 两项不同的惯例研究中,穿着兽装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他们穿着兽装和不穿兽装时的行为不同。

当然,这只会引发一个新问题:穿着兽装你能做什么,而没有兽装你就不能做什么?鉴于兽装通常很重、很笨重,并且会损害精细动作控制,很难想象穿着兽装会有什么体力活动变得更容易!¹⁶ 答案不在于兽装带来的身体益处,而在于兽装可以提供的心理或社会益处。举例来说,来自同一对研究的兽装爱好者也强烈同意,他们更容易见面和互动。

他们常常惊讶地听到我的回答是“不”,这里的数据似乎表明,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这就像穿着你最好的三件套西装去清理排水沟,或者穿着你最好的舞会礼服坐在沙发上看 Netflix 一样。对于这种场合来说,你的穿着太过分了!¹⁶ 我想到的少数几个例子之一是在寒冷的冬天铲雪。

每天,至少有几位穿着毛皮服装的人拍下了自己穿着毛皮服装的照片,毛皮服装的过热特性在零下气温下非常有用!除了这种特殊情况,毛皮服装通常会使体力任务更具挑战性。事实上,这是毛皮服装才艺表演的前提,毛皮服装者穿着毛皮服装跳舞、玩杂耍或演奏乐器的能力让观众惊叹不已!

- 0%。
- 10%。
- 20%。
- 30%。
- 40%。
- 50%。
- 60%。
- 70%。

2017 2018。

穿着兽装时,他们与新朋友相处的亲密程度比不穿兽装时更高(见图 8.5)。换句话说,兽装让他们克服了心理障碍,无论是社交焦虑、社交尴尬,还是担心与他们互动的人可能不喜欢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随着这些障碍的降低,兽装者可能会更自信地参与社交互动,

否则他们会认为这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图 8.4. 2018 年大会研究中,穿着兽装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当他们穿上兽装时,他们会做一些不穿兽装时通常很难或不可能做的事情。

图 8.5. 两项不同的大会研究中,穿着兽装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穿着兽装比不穿兽装更容易与陌生人见面和互动。

0%。
5%。
10%。
15%。
20%。
25%。
30%。
35%。

1.
强烈地。
不同意。

2 3 4 5 6 7 非常同意。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
强烈地。
不同意。

2 3 4 5 6 7 非常同意。

2017 相聚2018 相聚2018 互动。

2018 年研究中的其他问题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发现。例如,在一个问题中,穿着兽装的人同意的概率远远大于不同意的概率,即穿着兽装时,他们比不穿兽装时更容易被别人接受（见图 8.6）。

图 8.6. 2018 年大会研究中,穿着兽装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穿着兽装比不穿兽装更容易被他人接受。

当被问及兽迷们在穿上兽装时觉得自己哪些方面更容易被接受时,他们回答说,兽装让他们克服了性格和年龄方面不受欢迎的方面。在较小程度上,一些兽迷也觉得,当他们穿上兽装时,他们的性取向更容易被接受,尽管在 7 分制中,平均得分为 4.3 分,情况不太明显,可能

首先,取决于毛茸茸者的性取向。17 在穿着毛茸茸服装的人和对他们的性别认同的接受感觉方面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总体而言,穿着毛茸茸服装的人在认为毛茸茸服装有助于他们的性别认同被更好地接受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平均得分为 3.8,但跨性别穿着毛茸茸服装的人的分数 (5.8)远高于顺性别穿着毛茸茸服装的人 (3.2),这表明许多跨性别者所经历的耻辱可能。

17 就这一点而言,同性恋、双性恋和无性恋兽迷的可能性更大。

同意他们的性取向在穿着兽装时比异性恋兽装更容易被接受,平均得分分别为 4.4 和 3.9。他们穿着兽装可能会忽略或完全克服作为性少数群体一员所遭受的耻辱,这可能会掩盖、转移注意力,或者只是让他们的性身份呈现出更积极、友好、模糊的面貌。

0%。

5%。

10%。

15%。

20%。

25%。

30%。

35%。

1.

强烈地。

不同意。

2 3 4 5 6 7 非常同意。

当他们通过使用毛皮服装与其他人互动时,他们会克服这种性别认同感,而毛皮服装的性别认同反映了他们希望被如何看待。类似地,这两项研究还表明,毛皮服装爱好者普遍认为他们的毛皮服装让别人看到了“真实”的他们,两项研究的平均得分从 4.3 到 4.9 不等。然而,让情况复杂化的是,毛皮服装爱好者更有可能同意穿上毛皮服装可以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另一面,各项研究的平均得分从 5.2 到 5.5 不等。虽然这最初似乎是一个矛盾,但至少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对于不同的毛皮服装爱好者来说,毛皮服装与自我的关系不同;对一些人来说,毛皮服装代表了他们最真实的自我,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毛皮服装是一种试图体现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东西的尝试。然而,第二种解释与更广泛的 fursonas 证据更一致(见第 7 章),即这两种情况都可以是真的:一件 fursuit 既可以代表某人现在的身份,也可以代表他们努力成为的人。只要这两者都是某人真实自我的方面(Higgins,1987),那么,一个 fursuits 穿着者可能会被一个通过代表他们是谁和他们努力成为的人的混合体的角色来看待他们的人更接受,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没有完全描绘出驱使一些 fursuits 穿着 fursuit 的动机,但它们至少说明了这种驱动力是多么复杂和多面。至少,它提供了一个

与此相反的是,兽迷们盲目地花费数千美元购买兽装是一种强迫性消费行为。相反,兽迷们穿兽装的原因多种多样,从显而易见的(例如,这是一种有趣且有创意的表达自我的方式)到微妙而微妙的(通过减少社交焦虑来让社交互动变得更容易)。18 兽装爱好者与非兽装爱好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兽装爱好者的流行程度,并深入探讨了是什么让兽装爱好者如此受欢迎

它们很吸引人。但考虑到大多数兽迷不会花费数千美元购买兽装,你可能会像许多外行人一样想知道,兽装者是否有什么不同。很难想象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哪些兽迷会做出这样的投资,哪些不会。或者,换个角度问,拥有和不拥有兽装的兽迷之间是否存在可衡量的差异,如果有,他们能否为我们提供更多信息,说明是什么促使兽装者这样做?

18 毛皮服装作为打破社交障碍的一种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 23 章中再次讨论了社交焦虑和神经发散的问题。

喜欢穿毛绒衣服的人和不穿毛绒衣服的毛茸茸爱好者之间最明显的第一个区别就是他们的毛茸茸程度。毕竟,对毛茸茸兴趣不大的人不太可能花费数百个小时制作一件毛绒衣服或花费数千美元委托制作一件。打个比方,一个热情的、高度认同的体育迷花费数千美元购买季票观看他们主队的所有比赛的可能性要比一个兴趣不大的球迷更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高度认同的球迷都一定会有毛绒衣服/季票,也不意味着只有自称“真正的球迷”的人才能拥有毛绒衣服/季票。但高度认同的球迷似乎更有可能被迫进行如此昂贵的球迷相关购买。这正是我们研究数据所显示的:在我们测试的几乎所有研究中,穿着兽装的动物爱好者在粉丝度(即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兽迷的强度)方面的得分明显高于不穿着兽装的动物爱好者。

粉丝(fan)和粉丝圈(fandom)(一个人与其他粉丝的认同程度)。19,20 提供趋同证据,我们的研究还表明,与不穿毛绒服装的兽迷相比,穿毛绒服装的兽迷成为兽迷的时间更长,消费更多的毛绒媒体(尽管他们不太可能沉浸在毛绒媒体中),并参加更多的毛绒会议。穿毛绒服装的兽迷也有相当高的比例

穿毛皮衣服的兽迷的平均收入高于不穿毛皮衣服的兽迷:42,192.17 美元对 25,501.54 美元,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人更有能力负担与毛茸茸相关的内容(例如艺术、电影、书籍)、与毛茸茸大会相关的旅行和酒店费用,并能够购买毛皮衣服。21.

19 有关粉丝身份和粉丝文化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 章。

20 在极少数情况下,穿着皮草服装者和非穿着皮草服装者的分数会有所不同。

粉丝和粉丝群体的粉丝关系非常接近,我们无法得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但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样本,其中非毛绒服装爱好者在粉丝或粉丝群体的粉丝关系或粉丝群体的得分高于毛绒服装爱好者。21 这引出了关于因果关系的有趣问题:是否更加丰富的毛茸茸。

有能力购买更多与毛茸茸相关的产品,从而让他们更强烈地认同自己是毛茸茸爱好者,还是说一个更认同毛茸茸并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人更愿意把钱花在与粉丝相关的产品上?目前我们无法用数据区分这两种可能性,不过我们会指出,这两种解释

并不相互排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向联系,其中两种途径在正反馈循环中相互影响:毛茸茸更多 = 在毛茸茸的兴趣上花费更多 = 毛茸茸更多。

与此相关,我们在 2017 年对网络兽迷的研究发现,穿着兽装的兽迷在 CAPE 量表的四个维度上的得分高于不穿兽装的兽迷。简而言之,CAPE

量表衡量粉丝兴趣的不同方面,包括对兴趣的承诺(例如,拥有/观看的内容数量,已知的琐事),将粉丝兴趣视为资产(例如,从参与中获得朋友或金钱等有形利益),在粉丝兴趣中体验存在感

粉丝兴趣(例如,用它来逃避现实,分散对现实世界的注意力),并利用粉丝兴趣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方面(例如,作为创造力的出口,缪斯;Plante 等人,2021 年)。在所有这些维度上得分越高,似乎表明,穿着毛皮服装的兽迷总体上比不穿着毛皮服装的兽迷“更毛茸茸”,而不是在任何一个维度上,这与穿着毛皮服装的人只是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兽迷的想法背道而驰。

我们还可以用 2017 年同一项在线研究的证据来推翻另一个误解:穿着兽装的人与不穿着兽装的兽迷一样,不会因为对以下事物感兴趣而成为兽迷
以毛茸茸为主题的色情作品。我们将在第 19 章探讨色情作为激发毛茸茸兴趣的因素这一话题,但目前,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毛茸茸者“只是有毛茸茸装癖的毛茸茸者”。这一点与流行电影中有时描绘的毛茸茸者的方式相反

媒体经常关注穿着兽装的人,把他们描绘成一心一意想要拥有
穿着兽装的性行为。例如,在电视节目《1000 种死法》中,兽迷被描述为“喜欢穿上动物服装并聚在一起进行群交等有趣活动的人”(McMahon 等人,2009 年)。由于兽装爱好者似乎更强烈地认同自己是兽迷,人们可能想知道这是否会导致兽装爱好者产生地位感或精英主义。毕竟,兽装是兽迷最知名的元素之一,许多兽迷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件兽装

我们在本章前面已经确立的观点是,穿着兽装的人可能处于一个阶层的顶端。
毛茸茸的粉丝群。²² 我们的 2017 年在线研究。

²² 从轶事来看,情况似乎确实如此。我们观察到,在。

在会议上与兽迷们交谈时,年轻的、较新的兽迷们经常会向社区里的兽装爱好者致敬。事实上,我加入兽迷圈后不久就被迫买了一套兽装,原因正是如此
原因:我相信穿上一件兽装会证明我是兽迷中无可争议的一员。近年来,这个想法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许多兽装爱好者在兽迷中获得了名人地位,拥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和粉丝。我记得我说过。

发现了一些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穿着兽装的人在粉丝圈中的地位明显高于不穿兽装的毛茸茸参与者。这可能表明,穿着兽装的人认识到他们在毛茸茸粉丝圈中经常占据的令人垂涎的地位。即便如此,后续研究表明,穿着兽装的人并不比不穿兽装的人更有可能把新粉丝拒之门外(例如,看不起

穿着兽装的粉丝们(例如,他们没有将兽装视为“真正的兽迷”),他们也不比非兽装粉丝更有可能称自己为“Popufur” 这是一个用来形容知名、像名人一样的兽迷的戏谑术语。²³ 穿着兽装的粉丝与不穿着兽装的兽迷:兽设除了询问穿着兽装的粉丝是否更认同自己是兽迷或者是否更受粉丝尊重之外,我们还可以问,拥有兽装是否是对自己兽设更有联结感的标志。毕竟,如果我们假设大多数兽装都是基于一个人的兽设,而兽装的功能之一是让穿着兽装的粉丝能够在现实世界中体现他们的兽设,那么似乎可以推断,穿着兽装的粉丝可能会有更强烈的联结感

他们的兽设。数据表明情况确实如此,这是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在线和基于惯例的研究中观察到的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兽装爱好者比不穿兽装的兽迷更强烈地认同他们的兽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兽装爱好者是唯一强烈认同他们的兽设的兽迷,也不意味着所有兽装爱好者都必须制作他们的兽设的兽装或强烈认同他们的兽设。然而,可以想象,一个不强烈认同他们的兽设的人可能不会特别想花数千美元来定制他们的兽设或其他角色的兽装 尽管这可能

并非所有的兽装爱好者都是如此。除了更强烈地认同自己的兽装形象之外,兽装爱好者还也比非兽装爱好者更有可能说他们的兽装代表了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版本,并且比非兽装爱好者更不可能说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他们的兽装。这似乎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兽装爱好者根据他们的兽装设计兽装,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像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一样并体验这个世界。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新的毛茸茸爱好者希望见到一位毛茸茸服装制作者,正是这位毛茸茸服装制作者让他们进入了毛茸茸的领域,并激励他们制作自己的毛茸茸服装! 23 有关毛茸茸爱好者圈子中的守门人和精英主义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 章。

24 话虽如此,我们在 201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装兽者不会将穿着兽装的体验与成为动物的想法混为一谈:装兽者感觉自己不是 100% 人类的可能性并不比不穿兽装的兽迷更大。尽管他们更有可能说,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变成 0% 人类。这一发现反驳了外行人中另一个流行的误解,即装兽者认为他们是非人类动物,这一观点在许多新闻文章中被错误地提出,甚至在反对兽迷的政客的演讲中也被错误地提出(例如,《卫报》,2022 年)。其他研究对装兽者及其兽设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例如,2016 年的一项针对参加兽展的兽迷的研究发现,兽装爱好者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兽设比不穿兽装的兽迷更独特(例如,在物种和特征方面),尽管根据 2017 年的一项研究,兽装爱好者与不穿兽装的兽迷在选择兽设的具体物种方面并无区别。但兽装爱好者本身呢?除了对粉丝的兴趣或与兽设的关系之外,兽装爱好者和非兽装爱好者之间还有什么可衡量的差异吗?我们能否指出性格或人口统计学差异来确定谁更有可能成为兽装爱好者?在采访前

这一点上,证据似乎表明是的。在衡量五种重要性格特征的指标上,我们在 2017 年对网络兽迷的研究发现,穿着兽装的人在三项指标上的得分明显高于不穿着兽装的人

性格特征方面:外向性(与其他人相处时会充满活力)、宜人性(与其他人相处融洽)和尽责性(倾向于计划、思考后再行动并关注细节),但在情绪稳定性和对新体验的开放性方面没有差异(见图 8.7)。换句话说,穿着兽装的人平均而言更注重细节,与人相处得更好,并且更有可能寻找社交机会并为此感到兴奋。后者与穿着兽装的人受到渴望玩乐和改善与他人互动的愿望的激励相对应。在人口统计学上,穿着兽装的人似乎也与不穿着兽装的人不同。具体而言,根据一对在线研究,与不穿着兽装的人相比,穿着兽装的人更有可能是女性、更有可能是跨性别者,也更有可能是异性恋。

它们的数量也显著增多。

24 事实上,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兽装有助于促进社交。

与他人互动:给予毛茸茸动物信心,让他们尽最大努力与他人互动(模糊)向前一步!

更有可能目前正在恋爱,而不是非毛皮服装爱好者。虽然我们讨论了许多这些观点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例如第 13 章),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兽装爱好者更有可能是女性,这一事实与其他粉丝圈(包括动漫粉丝圈)的发现相符,表明角色扮演者更有可能是女性(Reysen 等人,2018 年)。其次,女性和跨性别兽迷也更有可能是艺术家和内容创作者,这也可能有助于拥有兽装(即拥有自己制作兽装所需的技能,而不必花钱委托制作)。最后,正如我们在第 15 章中讨论的那样,跨性别兽迷尤其有可能

高度认同他们的兽设,而且,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提到的,更有可能他们说,穿上兽装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性别被他人接受了,这两点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跨性别兽迷会特别渴望穿上兽装。

图 8.7. 穿着兽装的人和非穿着兽装的人在三种性格特征上的平均得分,使用 1-5 级。所示的穿着兽装的人和非穿着兽装的人之间的差异都是统计上显著的。

在我们结束本章时,我们想考虑一下人们普遍持有的最后一个关于兽装者的误解:他们一定有什么“问题”。至少在一般非兽迷群体中,兽装是一种相当不寻常的行为。因此,当他们看到有人穿着兽装时,人们

作为业余心理学家,他们可能会觉得有必要“解释”兽装爱好者的行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解释这种被视为极端的行为。因此,他们可能会转向。

1.0。
1.5。
2.0。
2.5。
3.0。
3.5。
4.0。

外向性 宜人性 尽责性。

穿着毛皮服装的人 非穿着毛皮服装的人。

涉及心理功能障碍的解释,表明一个会花费数千美元购买兽装的人一定是计划能力差或应对能力差。然而,相反的是,我们在 2020 年对在线兽迷的研究发现,虽然兽装爱好者对兽迷的兴趣特别热情,但他们的健康、“和谐”热情高于不穿兽装的兽迷,但他们在“强迫性”热情方面并没有差异,这种更鲁莽的热情预示着过度或功能障碍 (Schellenberg 等人,2016 年)。同样,在大量研究中,发现兽装爱好者通常比不穿兽装的人有更高的自尊心和整体心理健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如 2017 年的一项在线兽迷研究发现的那样,兽装爱好者比不穿兽装的人更有可能给予和接受兽迷的帮助。对于兽装爱好者来说,对兽装的狂热尤其可能是一种具有社会成分的兴趣,这增加了他们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的可能性。这种网络可以证明是韧性的来源,也是应对困难时期的手段 (Roberts 等人,2015 年)。事实上,我们能够发现的唯一可能暗示兽装爱好者与非兽装爱好者适应不良的区别是,兽装爱好者比非兽装爱好者倾向于喝更多的酒 具体来说,是酒精饮料。在

2017 年的一项在线研究显示,毛皮服装爱好者平均每周饮用 3.3 杯酒精饮料,而平均非皮草爱好者每天喝 2.2 杯。尽管存在这种差异,但这两组的饮酒量都相对较低,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饮酒行为经常发生

过度使用或以系统的方式对兽装爱好者造成任何问题。²⁵ 结论尽管

毛绒玩具爱好者最具标志性和辨识度的方面,可以说,毛绒玩具最迷人的部分在于它是多么的不起眼。与其他粉丝兴趣 (例如,角色扮演、穿着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的球衣)相比,毛绒玩具只是粉丝兴趣表现的另一种方式 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毛绒玩具爱好者表达兴趣的最流行方式,部分原因是它对许多人来说太贵了!毛绒玩具爱好者有多种动机,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了好玩,作为他们创造力的出口和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还有。

25 毋庸置疑,穿着毛皮服装时保持水分很重要!

酒精饮料有相反的效果,所以在穿毛皮服装时一般应避免饮用。

有证据表明,穿上兽皮服装可能有助于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让兽迷们能够以自己的身份被接受,特别是如果他们属于 LGBTQ+ 群体并在日常生活中与耻辱作斗争。

虽然穿上兽装似乎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兴趣

在兽迷内容中,有证据表明,穿着兽装和不穿着兽装的兽迷之间的差异往往是程度问题,而不是种类问题。平均而言,穿着兽装的人确实更强烈地认同自己是兽迷和兽迷粉丝,并且更多地参与与粉丝相关的活动(例如,参加会议、消费媒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穿着兽装的人不能同样热衷于成为兽迷。这些差异可能至少部分归因于穿着兽装的人经济状况更好,能够买得起兽装,尽管也有证据表明,他们可能是受到与他们的兽设高度认同的激励。穿着兽装的人在人口统计学上也与不穿着兽装的人略有不同,与不穿着兽装的人相比,穿着兽装的人更有可能是女性、变性人和处于恋爱关系中,尽管这与说所有穿着兽装的人都是变性人或所有女性兽迷都是穿着兽装的人相去甚远。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少量的数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关于兽装和兽迷的误解。本章中的研究表明,兽迷并非穿着兽装的人(事实上,大多数兽迷并不拥有兽装)。兽装者的动机不是穿着兽装的性欲或对兽装内容的恋物癖,他们也不认为穿上兽装时自己是非人类动物。兽装者没有表现出适应不良的迹象,这也许是非兽迷外行人最大的惊喜之一,他们可能会将这种不典型但无害的兽装行为归咎于功能障碍。随着我们继续我们的研究,

旅途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兽迷和兽迷群体,记住本章中关于兽装的教训会很有帮助。仅仅因为一项活动看起来很奇怪或不寻常,并不意味着它是动机不纯或功能障碍的证据。有时,兽装就是兽装。参考文献 Anthrocon 2010。(2023 年 5 月 13 日)。在 Wikifur,[https://en.wikifur.com/wiki/Anthrocon 2010](https://en.wikifur.com/wiki/Anthrocon_2010) Anthrocon 2022。(2023 年 5 月 13 日)。在 Wikifur,[https://en.wikifur.com/wiki/Anthrocon 2022](https://en.wikifur.com/wiki/Anthrocon_2022)。

Buffitt, K. (2014 年 7 月 3 日)。观看:兽迷入侵匹兹堡。全球新闻。<https://globalnews.ca/news/1430597/watch-furries-invade-pittsburgh/> Dickson, EJ (2022 年 4 月 11 日)。

“我们被榨干了”:兽迷们不会向 Etsy 屈服。滚石杂志。<https://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culture-news/furries-etsy-strike1335805/> Higgins, ET (1987)。

自我差异:一种与自我和情感相关的理论。《心理学评论》,94 (3),319-340。<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4.3.319> Laychuk, R. (2020 年 1 月 29 日)。毛茸茸爱好者:Westman 毛茸茸爱好者打破障碍,每次用一条闪亮的龙创造微笑。CBC 新闻。<https://www.cbc.ca/news/canada/manitoba/westman-furries-brandonmanitoba-1.5430922> McMahon, T.

(编剧、导演)、Arnarson, HA (编剧)和 Miller, G. (编剧)。(2009 年)。轻松死亡:Em-bear-assed。出自 Original Productions (制片人),《1000 种死法》。纽约:Spike。彼得森,堪萨斯州(2022 年 4 月 8 日)。事实核查:威斯康星州学区驳斥了有关其有“毛茸茸协议”的说法。《今日美国》。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factcheck/2022/04/08/fact-check-wisconsin-school-district-doesnt-have-furry-protocol/9500305002/> Plante, CN, Reysen, S., Brooks, TR 和 Chadborn, D.

(2021 年)。CAPE:粉丝兴趣的多维模型。CAPE 模型研究团队。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和 Gerbasi, KC (2018)。角色扮演者参与动漫粉丝圈的动机。凤凰报,4 (1),29-40。<https://doi.org/10.17605/OSF.IO/UT4FB> Roberts, S.

E., Plante, CN, Gerbasi, KC, & Reysen, S. (2015)。拟人化身份:毛茸茸的粉丝群体

成员与非人类动物的联系。Anthrozoös,28 (4), 533-548。<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15.1069993> Schellenberg, BJI, Bailis, DS 和 Mosewich, A. D. (2016)。你有激情,但你有自我同情心吗?和谐激情、强迫激情以及对激情相关失败的反应。人格与个体差异,99 (5), 278-28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6.05.003> 卫报。(2022 年 3 月 29 日)。共和党撤回学校为“毛茸茸”学生放置猫砂盆的虚假声明。卫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mar/29/nebraska-lawmaker-litter-boxes-claim-debunked>。

托马斯,D。(2022 年 2 月 2 日)。兽迷们正在领导反对禁止阅读书籍的密西西比市长的战争。Vice。<https://www.vice.com/en/article/wxdpen/mississippi-furry-book-banning> Torbatian,A. (2020 年)。基本毛皮服装价格。由 Abigail Torbatian 通过私人通信提供。Walker, T. (2016 年 9 月 27 日)。加州三重谋杀案中的凶手和受害者都是“毛皮爱好者”。独立报。<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killers-and-victimsin-california-triplemurder-were-furries-a7333956.html>。

第九章。

制作东西,拿走东西:毛茸茸的内容。
斯蒂芬·雷森、考特尼“努卡”·普兰特。

俗话说,生活中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至于这句老话,我们留给哲学家们去研究吧,因为作为粉丝学者,我们所研究的很多东西显然都不是免费的。粉丝的兴趣往往涉及消费与粉丝相关的内容,或者粉丝创作此类内容以与其他粉丝交换或出售。我们在心理学家研究最多的粉丝群体中看到了这一原则的体现:体育迷。大量心理学研究致力于了解体育迷的消费习惯,无论是购买比赛门票还是购买官方商品(例如球衣)来庆祝和展示自己的球队归属。汇总大量研究结果的荟萃分析发现,一个人越强烈地认同自己是粉丝,他就能越理解自己对球队的忠诚度。

特定球队的粉丝(即球迷身份)越多,他们购买授权商品(Kwon & Choi,2018 年)和观看比赛(Kim 等人,2019 年)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Kim 及其同事(2019 年)发现,除了一个人认同自己是球迷的程度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可以预测消费(例如,逃避现实、对球队的忠诚、球队比赛场地的质量,甚至球员的外表吸引力),当然,成为一名体育迷不仅仅是如何

一个人消费与粉丝相关的产品和内容的量是巨大的。然而,粉丝消费是一项大生意,体育、电影、音乐、游戏和其他媒体特许经营权都代表着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因此,毫不奇怪,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研究需求来更好地理解

是什么推动了粉丝消费,是什么让粉丝成为如此可靠的消费者。我们对毛茸茸粉丝圈的研究并没有那么专注于粉丝消费,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从多个角度(例如身份形成、幸福感、社交互动)了解毛茸茸粉丝圈。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假装对毛茸茸的消费习惯和粉丝圈为粉丝圈中的其他人创作内容不感兴趣,那我们就太失职了,因为毛茸茸本身(例如艺术家和其他内容创作者)经常向我们询问有关这个话题的问题。¹事实上,我们在 2021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粉丝文化的书。

¹ 例如,不难想象为什么一个毛茸茸的艺术家可能会有既得利益。

想要了解毛茸茸内容市场的规模、毛茸茸爱好者通常在不同类型的毛茸茸内容上花费多少钱,以及毛茸茸爱好者在购买毛茸茸商品时需要什么。

总体而言,但其中突出展示了我们在兽迷圈的工作,除其他外,该工作开发了粉丝类型学,并展示了哪些类型的粉丝是粉丝内容最热心的消费者(Plante等人,2021)。2 在本章中,我们将深入研究其中的一些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兽迷消费的内容(以及他们相对于其他粉丝群体的消费量)以及预测他们与粉丝相关的消费习惯的因素。首先,我们将回顾各种粉丝活动,这些活动

兽迷们参与的活动 包括消费与粉丝相关的物品 以了解特定类型的消费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兽迷对拟人化角色媒体兴趣的参与主体。接下来,我们将看看兽迷们在网络空间中寻找内容和与其他兽迷互动的地方,以及这与他们与兽迷群体的联系有何关联 上网查看兽迷内容的兽迷是否也上网与其他兽迷互动,还是他们将兽迷视为一种孤独的活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兽迷们倾向于喜欢什么类型的兽迷媒体。然后,我们将观察消费行为,从实际的美元和美分的角度来研究兽迷的参与度,适合那些对兽迷业务感兴趣的人。最后,我们将翻转剧本,将兽迷们不仅视为兽迷主题内容的消费者,也视为其生产者。

消费粉丝相关材料 在开始深入研究粉丝相关消费之前,我们首先想简要概述一下兽迷参与各种形式的粉丝相关内容的普遍程度。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些数据,而是在一个动漫粉丝样本中进行了一项平行研究进行比较,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哪些行为是兽迷独有的,哪些行为是可比的以媒体为中心的粉丝群体的典型行为。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要求兽迷和动漫粉丝对他们参与各种粉丝相关行为的频率进行评分(1 = 从不到 7 = 经常)。如图 9.1 所示,兽迷最常见的粉丝相关活动是消费兽迷媒体,包括粉丝制作的和官方的。虽然动漫粉丝也以消费粉丝相关内容为主,但兽迷与动漫粉丝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消费粉丝制作的媒体。对于兽迷来说,消费粉丝制作的媒体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

比官方媒体的消费更重要的是,而对于动漫迷来说。

2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从未从我们的研究中获利,而且从来没有。

受雇于某个公司或组织,以收集粉丝数据或用于市场调研。

与粉丝制作的媒体相比,兽迷们对官方媒体的偏好明显更高。3 由此可能产生的一个下游后果是,在购买和收集与粉丝相关的商品时,兽迷们更频繁地收集粉丝制作的内容,而动漫迷们则更有可能收集官方内容。

与兽迷们消费粉丝相关媒体的频率相比,兽迷们最不频繁的活动是参加现场活动(会议、当地聚会),兽迷和动漫迷都是这种情况。这可能是因为粉丝可以随时消费粉丝内容(例如流媒体服务、艺术品发布网站),但他们参加现实世界聚会的时间却受到限制,只能参加所在地区的少数活动。例如,在一年中,在特定粉丝的驾车距离内可能只有一次动漫或兽迷大会 即使有一次

而当地的聚会和聚会可能仅限于每周一次或每月一次。
即便如此,虽然兽迷和动漫迷参加会议的频率似乎大致相同,但兽迷更有可能参加某种当地的聚会。4.

3 这可能源于大型工作室和公司制作动漫的事实。

动漫内容专门供动漫爱好者消费,这意味着动漫内容的市场可能更大。相比之下,很少有大公司专门针对毛茸茸爱好者制作内容。例如,迪士尼是许多毛茸茸爱好者的重要灵感来源,但并不将自己定义为毛茸茸内容的制作者。因此,对非官方、

为兽迷量身定制的粉丝自制内容,以填补缺乏官方兽迷内容制作者的空白。4 对此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正如第 13 章所讨论的那样,兽迷倾向于。

平均比动漫迷大几岁。因此,他们可能更容易参加当地的活动(例如,有车,有自主权去参加活动) 尽管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释:它没有考虑到这两个群体同样可能参加

参加一个大会。另一种解释可能是,小规模的本地球草聚会比动漫聚会更多,尽管这种解释也有其缺点:毛茸茸的粉丝群比动漫粉丝群小得多,因此人们可以假设,如果有的话,

在特定地区,动漫聚会应该比兽迷聚会多。尽管兽迷的粉丝群规模较小,但他们可能比动漫迷更有可能举办本地聚会 例如,他们发现共同观看内容比动漫迷更有吸引力,因为动漫迷可能更喜欢独自观看动漫。

图 9.1。兽迷和动漫参与各种与粉丝相关的活动的频率平均评分(7 分量表)。* p 3.0.CO;2-N Barry, JD (2010)。红色代表危险?红头发对外科手术的影响。BMJ:英国医学杂志,341 (7786),1304-1305。<https://doi.org/10.1136/bmj.c6931> Bem, SL (1981)。性别图式理论:性别类型的认知解释。心理学评论,88 (4),354-364。<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88.4.354> Fausto-Sterling, A. (2000)。身体性别化:性别政治与性建构。Basic Books。Glick, P. 和 Fiske, ST (1996)。矛盾性别歧视清单:区分敌对和善意的性别歧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70 (3),491-512。<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0.3.491>。

Gross, S. (1999)。双性与经文。《神学与性》,1999 年(11),65-74。<https://doi.org/10.1177/135583589900601105> Hoffman, RM 和 Borders, LD (2001)。Bem 性别角色清单发布 25 年后:重新评估和有关分类变异性的新问题。《咨询与发展中的测量与评估》,34 (1),39-55。<https://doi.org/10.1080/07481756.2001.12069021> Issenman, BK (1997)。生存的肌腱:因纽特人服饰的鲜活遗产。UBC Press。Kennedy, HC (1981)。Karl Heinrich Ulrichs 的“第三性”理论。在 SJ Licata 和 RP Peterson (Eds.) 著《同性恋的历史观点》(第 16 页)中

103-113)。Haworth Press。Laqueur, T. (1990)。制造性:从希腊人到弗洛伊德的身体和性别。哈佛大学出版社。Maglaty, J. (2011)。女孩什么时候开始穿粉色? :史密森尼杂志特别报道。史密森尼杂志。<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when-did-girls-startwearing-pink-1370097/> McConahay, JB (1986)。现代种族主义、矛盾心理和现代种族主义量表。JF Dovidio 和 SL Gaertner (Eds.), 《偏见、歧视和种族主义》(第 91-125 页)。Academic Press。McConahay, JB, Hardee, BB 和 Batts, V. (1980)。现代种族主义量表(MRS)。APA PsycTests。 <https://doi.org/10.1037/t03873-000> McGuire, WJ, McGuire, CV, Child, P., & Fujioka, T. (1978)。自发自我概念中的种族显著性是社会环境中种族独特性的函数。《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 36 卷

(5), 511-520。<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36.5.511> Migetz, DZ (2004)。重新评估现代种族主义量表。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皮克奥弗,加利福尼亚州(2011)。物理学书:从大爆炸到量子复活,物理学史上的 250 个里程碑。Sterling Publishing。Steele, CM (1997)。空气中的威胁:刻板印象如何塑造智力身份和表现。美国心理学家,52 (6),613-629。<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2.6.613> Williams, WL (1992)。精神与肉体:美国印第安文化中的性别多样性。Beacon Press。

第 16 章。

毛茸茸粉丝圈中的性取向。

弗朗西斯·H·亨利,安娜·蕾妮·亨利。

那些曾经在兽迷圈中呆过的人对兽迷圈最常见的观察之一是它在性取向和性欲方面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本章将采用与之前章节 (例如第 14 章、第 15 章) 类似的格式来讨论这种多样性和包容性。

与上一章关于性别的内容一样,我们将首先简要概述关于性取向的学术研究,包括认识到这些概念在不断变化。接下来,我们将查看有关毛茸茸爱好者群体中各种性取向的流行程度的统计数据,然后深入研究参与者的一些开放式回答,了解他们与毛茸茸社区的互动如何受到 (并影响) 他们的性取向的影响。最后,我们将考虑在毛茸茸社区内进一步研究性取向的机会。性取向

简要介绍 正如我们在性别问题上看到的那样,社会对性多样性和性取向的理解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过去 50 年里,至少在西方,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性多样性是自然和正常的。互联网

让性少数群体 (如无性恋群体) 的成员能够分享经验,找到表达感受和欲望的词语,并倡导对性多样性更细致入微、更复杂的理解。¹ 与此同时,现代科学共识是,同性行为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在动物和人类文化中都很常见 (Roughgarden,2009)。在本节中,我们将简要回顾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看看同性恋群体的多样性

动物界和整个人类历史中,不同文化的性行为都是如此。几个世纪以来,恐同言论将同性恋行为谴责为兽性和不自然的 (McFarlane,1997)。

有些人,比如沙夫茨伯里伯爵,认为同性性欲是人类独有的 (Henry,2019)。在他看来,动物是由“自然”驱动的,不会这样做。

1 无论你的祖父怎么说,性取向多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现象。虽然他现在可能比小时候更了解不同的性取向,但这反映了人们对性多样性的认识和容忍度的提高。毫不奇怪,当人们不必担心被拒绝、被逮捕和被收容 (接受脑白质切除术和休克疗法) 时,他们“出柜”要容易得多!

任何不会导致生育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对于其他人来说,不正当的性行为 (尤其是同性恋,但也包括乱伦或兽交) 被认为是人类缺乏理性和克制的结果。然而,与同性恋被谴责为非自然相反,在三百种脊椎动物中观察到了同性行为,其中包括一百多种不同的哺乳动物和至少 94 种鸟类 (Roughgarden,2009 年)。一些物种,如鹅,形成同性

配偶关系可以持续十多年。在天鹅中,雄性配偶不仅能维持多年,而且经常一起抚养后代。² 在其他动物社会中,同性交配非常普遍,是最常见的行为,雌雄交配则属于少数。例如,在大角羊中,几乎所有雄性都会与其他雄性求爱和交配。那些不这样做的雄性被贴上“娘娘腔”的标签,被科学家视为异常。这些同性配对也不仅仅发生在雄性之间:在某些物种中 (例如,红鹿和水羚),雌性之间的同性交配比雄性更常见 (Roughgarden,2009)。与雌雄伴侣不同,雌性红松鼠形成的配偶关系既包括性行为,也包括感情行为,并且只抚养一窝幼崽

简而言之,尽管有人谴责同性恋是非自然的或人类独有的,但动物界的大量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恐同言论中另一个常见的论点是诉诸极端的逻辑谬误:同性恋

不能容忍同性恋,因为如果可以,每个人都会参与其中,从而消除异性恋的结合,使人类走向灭绝。这当然是荒谬的。

3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同性恋结合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并导致一些研究人员质疑所有性行为都与物种进化和繁衍有关的假设 (Roughgarden,2009 年)。例如,对日本猕猴和家羊的研究表明,同性恋结合并不是由于缺乏异性恋选择。

2 有趣的是,雄性天鹅在养育子女方面比雄性天鹅更成功。

雌雄配对:80% 的雌雄配对能成功繁育后代,而雌雄配对只有 30% !雌雄配对虽然只占少数,但数量却相当可观:15% 的鹅和 18% 的天鹅。3 一方面,这要么高度评价同性配对的质量。

或者关于异性恋结合质量的糟糕程度,暗示如果有机会进行同性恋结合,每个人都会放弃异性恋结合!

那么,如果不是为了繁衍,同性性行为还有什么目的呢?4 这是一个经常被争论的问题 (Roughgarden,2009)。从进化的角度来看,适应不良的行为 (例如浪费时间和资源)会随着进化而逐渐消失,因为竞争者会与同性竞争。

更加精简和高效。这一点的必然结果是,如果一种行为在进化背景下持续存在,那么它至少不能是适应不良的,但也能给从事这种行为的人或其亲属带来某种进化优势。这种可能性让进化心理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猜测。中立主义的立场认为,同性恋是其他特征进化过程中无害的、中性的副产品。根据这种观点,同性恋没有任何进化目的,但也不会妨碍进化。相反,它被视为性快感进化发展的副产品:性快感进化是为了鼓励生物体发生性行为,而这种性欲的增加增加了生育后代的可能性和生物体基因的增殖。5 从根本上来说,性行为带来的愉悦感对物种的繁衍是有益的,因此这种益处将会持续下去,即使它的非特异性意味着有些人会发现同性行为同样 (或更多)带来愉悦感。

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性行为是顺其自然的,是另一种适应性行为的一部分,这种适应性行为提高了我们进化祖先的生存能力。另一种立场,即适应主义观点,认为同性恋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搭便车行为,它本身可能是一种有益的适应性行为。

根据这种观点,行为不需要专门改善繁殖来提高物种的适应性和成功率:好处可能包括改善社会互动和社区建设,这是同性配对可以做到的。同性行为可能会增加群体中不相关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改善资源共享,减少物种内冲突,帮助新来者融入社会,并帮助建立联盟和联盟。交配的雄天鹅在养育子女方面如此成功的部分原因是。

4 在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要先提醒一下:不言而喻,不是的。

必须证明他们的存在。现实情况是,无性恋者和有同性恋行为的人是存在的,无论他们如何符合别人的模型或理论。我们最好记住这一点,以免否定所有不完全从事异性恋行为的人。

5 假设那些认为性行为令人愉悦的生物会进行性行为。

与那些无法从性行为中获得快感的生物相比,它们会有更多的性欲并生育更多的后代。

因为他们利用集体的规模和力量来获得最佳领地和不成比例的更多资源。⁶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在性行为的背景下讨论了性取向。⁷ 然而,人类是一种极其复杂和老练的物种。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身份和文化密不可分,包括书面语言、艺术和手工艺品,所有这些都为过去人们如何理解性行为以及这种理解如何塑造我们当前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额外的背景。人类社会一直表现出性多样性,尽管这种多样性的性质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异 (Bullough,1976)。但就像总有人对异性产生浪漫和性吸引力一样,也总有人对同性、对“两种”性别都感兴趣,或者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些人如何被理解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自己。宗教和家庭等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和性别等社会建构身份在人类性多样性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社会中得到理解和对待。人类学家 Stephen O. Murray (2000) 探索了世界各地各种人类文化和社会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 对同性恋关系的理解。他发现了广泛的趋势,包括基于年龄 (年长/年幼)、性别角色 (男性/女性化;男性化/女性化)、地位或等级 (主仆、师生) 以及平等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他考虑了在各种文化中,同性性行为如何被理解为神圣的标志、成年礼、重要的社会礼仪、罪恶、罪行和不可言说的行为。传统上,历史学家 (在西方) 塑造的叙述是日益严重的迫害 (Halperin,2002)。根据这一论点,过去的社会 (尤其是希腊人和罗马人) 认为同性恋和双性恋是自然的,甚至是高尚或值得称赞的。甚至。

6 适应主义者还指出,性别多样性往往是一个物种的标志。

具有复杂而精致的社会制度,并且很可能在这种制度的发展中发挥促进作用! 7 区分性行为是有益的,性行为指的是特定的性行为。

一个人的行为,即性取向,指的是欲望或吸引力。性行为虽然与性取向有很大关系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更有可能与你喜欢的人发生性行为,而不是与你不喜欢的人发生性行为),但与性取向并不完全相关。

早期教会认识到基于爱和承诺的同性关系是受祝福的。

然而,从中世纪盛期开始,特别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开始竭力压制和消灭有关性多样性的任何讨论或提及。

许多法律和恐同言论都表明,人们正在齐心协力打击性取向多元化,并建立

性只不过是繁衍后代的必需品。由于殖民主义和宗教福音主义,这些压制性的法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事实证明,许多对同性恋者最不友好的国家的法律都是从

在欧洲,性是历史的产物。尽管这种叙事盛行,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他的《性史》第一卷中却打破了这种叙事 (Foucault,1978,引自 Henry,2019)。他认为,性的历史不是压抑的历史,而是对性的认识 and 讨论不断增加的历史。¹⁸ 世纪围绕性行为出现的社区和社会导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视为一种身份 (Henry, 2019)。根据福柯的说法,19 世纪的科学家和学者需要

标记并理解一切,将人类的性行为从一系列行为(合法和非法)转变为任何人都可以对某种身份进行这样的划分。结果,诸如“异性恋”和“同性恋”等二元标签出现在 19 世纪后期,取代了人们以前用来描述行为的标签。当然,社会不会根据新的模式或信息完全抛弃旧有的偏见(Bullough,1976 年)。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与性取向多元化相关的许多有关罪恶和犯罪的旧语言不再与行为有关,而是与被认为唯一能够做到这些行为的人有关:同性恋者。维多利亚时代和 20 世纪早期的科学家试图理解和“帮助”同性恋者,但这只会加剧人们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他们推广了性取向是一种心理驱动力而非道德选择的概念,导致许多社会取消了对(双方同意的)同性恋行为的死刑,并以制度化取而代之。然而,由于早期科学家的结论都是通过研究那些来“治愈”同性恋倾向的人或采访监狱里的罪犯得出的,因此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得到强化,并被写入新的法律,同时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性取向只有两种选择:异性恋(被视为“正常”)和同性恋(变态)。

阿尔弗雷德·金赛是彻底改变性取向概念的最重要学者之一。他坚信性取向是一个光谱,而不是二元对立,他和他的同事在一系列开创性的人类性行为研究中证明了这一点(1948 年、1953 年)。他们采访了数以万计的从青春期到老年的男性和女性,了解他们的性行为和性心理反应。根据他们的性历史,金赛将他们放在一个量表中,0 代表完全异性恋,6 代表完全同性恋。他又增加了一个类别,X,即那些“没有经历过社会性接触或反应”的人

(Kinsey 等人,1948/1998,第 656 页)。不幸的是,金赛的研究仍然表现出将性行为与性取向混为一谈的倾向(Bullough,1976 年),但它仍然是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许多性取向研究使用的模型。基于行为而不是基于

吸引力,然而,它所衡量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性取向。相反,在金赛的体系下,一个男人被那些只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人所吸引,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卖淫)还是情境原因(同性学校、监狱),他仍会被归类为金赛 6(完全同性恋)。相反,一个只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深藏不露的同性恋男子会被归类为金赛 0(完全异性恋)。尽管存在这些缺陷,金赛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关于同性恋的恐同言论(Halperin,2002)。通过采访健康的普通美国人,金赛的研究挑战了同性恋是掠夺性的、不自然的,并且与精神疾病和绝望有关的观点。自 1970 年代以来,性史已经成为历史和相关学科中一个既定的分支学科。随着 LGBT 运动开始获得广泛认可和法律保护,该学科变得更加学术化,并且能够将研究与社区的政治需求分开。

这一趋势与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科学领域类似的运动相结合,重点关注身份(性别、种族、年龄、性取向)的社会建构方式。这一新焦点不再是不变的普遍性,而是认识到社会意义和理解是可变的。这导致研究主题更加多样化,包括认识到异性恋

性取向本身是社会建构和强化的(Blank,2012)。正如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的概念诞生于 19 世纪一样,异性恋的概念也确立为衡量性多样性的“规范”。虽然大部分研究……

随着异性恋和同性恋(扩大到包括女同性恋)的关注,双性恋也开始受到关注,而不仅仅是被归入同性恋的历史。然而,权利数量的增加和对性多样性的主流认可的建立产生了另一个影响。鉴于人们有了探索和

表达自己,酷儿群体对性取向的理解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

社区意识和联系感的增强使得人们有了更具体、更准确的标签和描述。互联网使小群体能够相互联系和组织起来,从而催化了这一过程。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将探讨这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性取向,以更好地理解当今人们对性取向概念的理解。我们已经考虑了早期建立的异性恋和

同性恋者(包括男性(男同性恋)和女性(女同性恋))。我们还看到金赛的研究如何将性取向视为一个光谱而不是二元的。事实上,金赛和他的同事不仅主张双性恋的存在,而且认为双性恋是最常见的性取向。另一个影响新性取向建立的转变是将性吸引力与性行为脱钩(Bogaert,2012年)。1980年,迈克尔·斯托姆斯认为性吸引力是一种比性行为更可靠的衡量标准。他主张建立一个完全忽略行为的模型,而是主张两个7分量表。第一个量表测量同性恋(对同性的性吸引力),量表从低(1)到中等(4)到高(7)。第二个量表测量异性恋

(对异性的性吸引力),同样从低到高。因此,他的系统可以解释同性恋(第一个量表高,第二个量表低)、异性恋(第一个量表低,第二个量表高)、双性恋(两个量表都高)和无性恋(两个量表都低)。这些类别的问题在于,它们的基本假设是只有两种性别,并且性别和性别是可以互换的概念。随着跨性别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开始兴起,一些自认为是双性恋的人开始指出该标签固有的局限性。

他们主张建立一个能够承认性别流动性的新术语,并提出了泛性恋(pansexual)这个名称,并建议前缀pan-(表示全部)比更有限的bi-(表示两者)更可取。

冲突激烈而激烈:泛性恋者指责双性恋者恐跨性别,而许多双性恋者则抱怨泛性恋者制造不必要的分歧。他们辩称自己并不恐跨性别,而且……

双性恋可能包括对跨性别者的性吸引力。尽管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尚未完全消失,但许多人只是通过交替使用这两个标签来回避这个问题。

本章的一位作者自认为是泛性恋(更喜欢更具包容性的术语),但她会在她认为第一个术语不会被认可的情况和地方使用双性恋作为标签,并希望避免解释和证明她的标签。性别流动性问题也要求为性取向创建新的标签。目前对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解释假设了一个顺性别个体。但如果这个人是跨性别者或性别流动者呢?近年来,其他

出现了一些术语来描述跨性别者或性别流动者的性吸引对象。例如,被男性吸引的性别流动者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性恋。相反,性别多元化人士建议使用诸如雄性恋(或雌性恋)之类的术语来表达对男性或女性的渴望。21世纪初,一位名叫大卫·杰伊的美国人创办了一个名为无性恋可见度和教育网络(AVEN)的网站。无性恋者的性吸引力或性行为范围从对性活动或性关系几乎没有兴趣到完全没有兴趣。这不是身体或荷尔蒙的限制,而是基于缺乏吸引力而不是性行为的限制。许多无性恋者仍然自慰,甚至可能选择将性行为作为一种活动。8 大卫知道找到一个描述对任何人都没有性吸引力的经历的标签是多么具有变革性,他希望分享这个术语并帮助其他像他一样正在寻找社区的人。通过这个社区和其他类似社区的讨论,许多无性恋者指出,识别和分类不同类型的吸引力非常重要。浪漫和性吸引力一直被认为是同一种情感——浪漫爱情的一部分。然而,浪漫爱情需要与对朋友和家人的爱区分开来,因为它包含了性吸引力,这一事实凸显了将浪漫和性吸引力概念化为浪漫爱情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无性恋者通常不渴望性,

仍然经常坠入爱河,他们对浪漫的渴望(不包括性)与他们对朋友或家人的感觉不同。这仍然是异性恋者(感受到性吸引力的人,与无性恋相反)最难接受的因素之一。

8 除了性吸引之外,发生性行为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例如。

体验与某人的亲密关系或探索恋物癖。

理解。鉴于人们对随意或匿名性行为或“炮友”协议的普遍渴望,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竟然难以接受性吸引力和浪漫吸引力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没有浪漫欲望,性吸引力也存在,那么没有性吸引力,浪漫欲望也存在。浪漫吸引力作为一个独特维度的存在,使得浪漫取向的概念得以存在。与性取向一样,浪漫取向也是一个范围:同性恋者渴望与同性建立浪漫关系

性别、与异性交往的异性恋者、与不同性别交往的双性恋者/泛性恋者以及无浪漫情节者

不渴望任何恋爱关系。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所有性取向的人也都有恋爱倾向,而一个人的恋爱倾向并不需要与性取向相一致

性取向。这有助于解释一些男同性恋者爱上他们的妻子,或者一些异性恋女性与其他女性建立了强烈的浪漫关系。它可以帮助那些渴望随意性行为但不想建立浪漫关系的人理解自己存在于已知的范围内,而不是觉得自己是变态、不道德或虐待他人。当然,随着对无性恋的认识越来越广泛,一些社区成员认为无性恋这个词并不能完全描述他们的经历。他们需要一个术语来描述那些只是偶尔经历性吸引力的人,或者只在特定的环境和情况下经历性吸引力的人。虽然提出了几个术语,但社区最终决定用灰色无性恋来描述第一组,用半性恋来描述第二组。半性恋者倾向于与他们已经认识并有关系的人发生性关系。对陌生人产生性吸引力

对他们来说,结识新朋友或偶然相识是罕见的。作为无性恋谱系的一部分,半性恋而灰色无性恋者通常将他们的浪漫取向和性取向都作为他们身份的一部分。

一些(尤其是年纪较大的)社区成员发现这些新身份的激增令人难以忍受。就像早期双性恋社区的一些成员在面对泛性恋身份时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觉得这是不必要的,而且会引起分歧。然而,标签不仅仅是

这对于创建社区很有用,但可以帮助提供一种正常感和安慰感。许多年轻的无性恋成员继续寻找词语来描述他们。

性吸引力体验,包括描述性吸引力发生的情况,或其具体属性和品质。⁹ 随着互联网允许个人与他人联系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和感受,心理学家创建的心理性类别正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为自己创建的类别所取代。这允许更细致入微和

灵活的术语可以适应新的理解,并允许更高的精确度。其结果是身份、角色和期望的激增,就像人类的性行为、性取向和浪漫取向以及人类文化本身一样复杂。构成 性取向 毛茸茸社区

以热情好客而闻名,在这里同性恋是常态,异性恋是少数。这种印象似乎并非凭空而来,因为我们的研究支持这种描述。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认为自己不是异性恋的人占了毛茸茸社区的绝大多数。在我们 2021 年和 2022 年的三项最新研究中,毛茸茸爱好者被问及他们的性取向,指出列表中的几个标签中哪一个最能描述他们。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包含性取向类型,我们

包括许多常见标签（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同性恋者、异性恋/异性恋者、双性恋、泛性恋、无性恋和半性恋）。对于那些仍在探索自己的性取向,或认为这些常见类别不能准确反映他们的人,我们还提供了“我不知道”和“其他”作为选项。那些选择“其他”的人被鼓励将他们喜欢的标签作为附加回答。这项调查的结果揭示了性取向的巨大多样性。超过四分之一的兽迷被认定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同性恋者（25.2%）,相比之下

只有 10%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直男/异性恋。近四分之一的兽迷认为自己是双性恋（22.4%）,另有 13.2% 认为自己是泛性恋。与一般人群不同,异性恋通常占绝大多数,而异性恋参与者仅占样本的 10%。相比之下,无性恋和半性恋在兽迷社区中比在普通人群中更为普遍,分别占兽迷的 7.9% 和 4.8%。不幸的是,由于类别只允许受访者选择一个选项,我们的许多受访者被迫使用“某事”。

9 此类词语的例子包括诸如智性恋（性吸引力）之类的标签。

性取向方面,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对聪明人有偏见）或无自我倾向（自我与性吸引对象之间存在脱节的人）。

其他类别,或在调查后期使用开放式问题来表达他们性取向的流动性。一些受访者交替使用双性恋和泛性恋,因此将自己认定为两者。浪漫取向的存在使问题更加复杂。例如,其中一位受访者选择了“异性恋”,但在开放式回答中澄清他们是具有异性恋浪漫取向的无性恋。其他选择“无性恋”的人后来将自己认定为双性恋/泛性恋、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其他”,并使用开放式回答来澄清他们认定为多种性取向的方式。结果,尽管显示了毛茸茸的粉丝群体是

一个在性取向上极其多样化的地方,总体数据可能低估了这种多样性的全部程度。问题本身需要为未来的研究重新设计,包括设计为允许人们识别多种标签并认识到性取向的流动性。¹⁰ 幸运的是,下面分析的开放式回答提供了比汇总数据中捕获的更多背景和更大多样性的证据。对性取向的看法差异 与前几章一样,本节深入探讨了我们在 2021-2022 年研究中收集的兽迷的开放式回答。虽然我们没有问兽迷一个关于他们性取向的开放式问题,但许多参与者在回答两个大问题时讨论了他们的性取向:(1) 他们的“标签”（故意模糊以允许尽可能广泛的回答)如何影响他们在兽迷圈的体验,以及 (2) 他们在粉丝圈中被接受或边缘化的经历。

虽然并非所有的回答都与性取向有关（许多涉及种族或性别）,但涉及性取向的回答揭示了性取向如何塑造和影响兽迷在粉丝圈中的体验的有趣细节。许多人还揭示了粉丝圈如何塑造他们对性取向的理解和关系。以下小节确定了从这些回答中出现的一些最常见的主题。尽可能地,这些主题将使用参与者自己的语言和措辞来描述。

10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关于性别和性别特征中所提到的,我们永远不应该期望。

设计一个完美的衡量标准来衡量这些复杂而动态的概念,而是努力不断改进我们的调查问题,朝着完美问题这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迈进。

兽设和性取向作为身份认同的一个方面 正如我们在第 7 章中看到的,大多数兽迷都会创建兽设作为他们参与兽迷圈的一部分。许多人将自己的身份元素融入到他们的兽设中,而且正如我们在第 15 章中看到的,一些人 (主要是顺性别女性和跨性别兽迷)使用他们的兽设来探索其他身份。关于标签影响兽迷在圈中的体验的开放式回答揭示了类似的紧张关系,一方将他们的兽设视为自我的反映,另一方将其视为探索 (甚至忽略)自己身份其他方面的方式。当谈到直男兽迷时,大多数人并没有表达他们的性取向和兽设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只有一位直男兽迷明确提到了他们的性取向和兽设之间的关系。

“在我的家乡,我并不会给自己贴上太多标签。所以这对我所做的一切可能影响不大。就我笔下人物的性取向而言,有些是男性,有些是女性,但他们都是异性恋。”

正如我们在第 14 章中探讨的那样,那些身份被视为规范的人通常很少考虑自己的这一方面,除非直接想到这一点:白人很少考虑他们的种族,而顺性男性很少花时间考虑性别问题。虽然异性恋者在毛茸茸粉丝圈中是少数,但他们可以说已经习惯了在毛茸茸粉丝圈中成为多数。

更广泛的文化。因此,他们可能没有理由去考虑他们的 fursona 的性取向,并且可能只是认为他们的 fursona 默认是直的,就像他们一样。¹¹ 与直的 fursona 相比,LGBTQA fursona 在讨论他们的性取向时更有可能提到他们的 fursona。这些讨论中出现了几种广泛的趋势。例如,许多人表示他们的 fursona 是他们自己的延伸,与他们的身份的许多方面 (包括他们的性取向)相同。

“由于我的 fursona 实际上是我在网络/兽人空间中使用的化身,因此他体现了我的大部分标签:男性、同性恋、医生、伊朗裔英国人、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标签实际上都不会影响我在兽人空间的体验。

11 当然,很难根据人们的行为来解释和得出粗略的结论。

不要参与。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更直接地检验这一假设。

(因为 furry 里全是男同性恋者,而我只与 furry 里倾向左翼的人互动)。”

“是的,特别是我的双性恋,还有我对科学和数学的兴趣 (我是一名物理专业的学生)。这些都是我运用到我的 fursona 中的个人特质,也是我在粉丝圈中展示自己的方式。”

“……我主要认同无性恋、非二元性别者、学生和加拿大人。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性别和性取向影响了我作为兽迷的身份,因为我的兽设没有生理性别,没有性器官,而且使用了他们/她们的代词。不过我觉得这种关联更多的是因为我的性别和性取向,而不是标签。”

对于其他 LBGQA 兽迷来说,他们的 fursona 不仅是他们身份的延伸,也是在安全的空间中有意义地探索他们身份的一种方式。

“我第一次使用毛茸茸的头像出现时,反应非常积极”。

“……Furry 是关于自我表达的,我们经常用标签来描述自己。我经常用角色来表达和探索这些标签”。

“这些年来,一些标签导致我的名字和毛皮造型发生了变化。”

其他人则表示希望拥有一种不带有他们身份特征的 fursona。

“不,毛茸茸或 fursona 对我来说只是个面具。”

“现实生活中我给自己贴了很多标签,比如音乐家、银行家、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双性恋等等,但在粉丝圈里,我真的尽量不给自己贴很多标签。我只是一只普通的雪豹。每个物种都有一些刻板印象(无论准确与否),所以有时会出现关于这些的笑话”。

“……对我来说,这始于我的身份,标签只是用来指代我这个或那个方面的简写。身份。如果问题是关于如何。

现实生活中的标签会影响我的兽性身份,呃。我其实不知道。:) 可能影响不大:现实生活中我是半兽人;我的龙人格在网上很泛性。我是白人;我的龙是蓝灰色的(虽然可能以我不知道的方式编码了白色,好吧)。我患有自闭症,而且(以这些事情来衡量)很聪明;我的龙人格善于交际、友好,还有点笨。我是软性顺性男性;我的龙人格是软性顺性男性。”

其他人发现,如果他们的兽设分享自己的性取向,他们既可以更轻松地找到其他人,从而改善自己的体验,

“是的,我也是同性恋,它确实为我带来了很多同类人。”

“如果说我的标签(同性恋/跨性别者)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帮助我与粉丝圈中和我一样的人建立联系。除了我的兽人角色和我经常分享这些标签的其他兽人角色外,它对我作为兽迷并没有太大影响。”

或使他们在更广泛的社区内的互动复杂化。

“由于我性格像龙,人们往往会认为我也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同性恋男人,但我其实更顺从。这往往导致人们向我索要我无法轻易提供的东西。”

“我认为人们很快会对别人的动物形象产生浪漫的感觉,而作为一个双性恋/无浪漫情结者,与那些不太理解我并不想建立某种关系的人打交道会感到有点不舒服。”

“我的兽设/角色和我一样是无性恋。因此,在一个如此多的它被性化了……”

关于兽设和性别认同之间关系的另一个趋势是,人们更愿意关注兽设的动物性。虽然他们的性取向仍然重要,但已被动物性所取代。

“我太忙了,没注意到。你的花园很美味。”

“英俊得离谱的泛性恋狮子”。

正如我们在本节中看到的,开放式回答揭示了关于兽迷的性取向与他们的兽设如何交叉的几种趋势。虽然大多数直男兽迷没有提到他们的性取向与他们的兽设之间的联系,但 LGBTQ+ 兽迷经常看到他们的兽设

作为他们自己的延伸,一个可以在安全的空间中探索自我的地方,或者一个可以玩转不同于自己身份的地方,尽管有些人使用他们的 fursona 来完全避免这些标签。

对于兽设与他们性取向相同的兽迷来说,这既可以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其他酷儿,从而让与他人的互动更加顺畅,也可以让他们的互动更加困难(尤其是对于无性恋、半性恋或无浪漫倾向者来说)。这些回应表明,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直接研究兽设的性取向如何体现或影响兽设的发展。性取向与身份其他方面的交集由于开放式问题的措辞很宽泛,许多回应都考虑到了一个人身份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性取向——如何影响他们在粉丝圈的体验。一些受访者强调了他们的身份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种族、性别和(残疾)等问题,是如何与他们在兽设空间中的性取向相交叉的,许多人透露出他们意识到他们身份的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容易受到欢迎。出现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庆祝受访者身份的多个方面在兽设社区中受到欢迎和接受。虽然对 LGBTQ 的接受程度的一般性讨论将留待另一部分,但一些回应有意关注毛茸茸粉丝群体如何欢迎受访者的整个身份。

“我感觉自己属于这里,因为我是一个拥有非二元性别认同的同性恋者。我认为在这里,我完全不会被视为怪异或与众不同。”

“我觉得自己在粉丝圈里很受欢迎。我从未觉得有必要隐瞒我是同性恋、非二元性别者、自闭症患者或任何其他方面”。

“我是非二元性别者、双性恋者、兽人,也是一名艺术家。我觉得兽迷圈是唯一一个可以完全接受和庆祝我身份的地方。”

“没有。我并不认为我是半个亚洲人或同性恋者是需要隐藏的事情。”

“我认为,由于粉丝群体主要是 LGBTQ+,因此泛性恋身份有助于被更多人接受。此外,像大多数粉丝一样,我属于神经发散型(我患有自闭症),这也有助于我融入其中。”

其他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其身份的某一方面接受程度不同。虽然性取向通常受到欢迎,但其身份的其他方面却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种族问题经常被提及。

“好吧,我已经解释过,在这个粉丝圈里,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会非常困难。我并不担心我的性取向是否符合毛茸茸粉丝圈的定位,因为大多数粉丝都不是异性恋。”

“作为一名美国人,我知道我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探索粉丝圈的经历的空间越来越小。大多数容易获得的内容都是英文的,与北美或欧洲有关。我的国籍或性取向等其他一些标签也会影响我喜欢看的内容,这反过来又让我更关注粉丝圈的某些领域。”

“在很大程度上,是的,我确实感到被接受了,尤其是现在,粉丝圈内有更多团体、活动和机会提供给 BIPOC+queer furies。不过这仍然是一场赌博
你可能会遇到不接受你的人,他们会试图把你赶出粉丝圈。但这大多是积极的,有更多的支持和更多的人愿意捍卫/支持 BIPOC+queer furs。”

“实际上,毛茸茸爱好者中有很多同性恋者.....十分之九的毛茸茸爱好者都是同性恋者。这是显而易见的。
兽迷们对少数群体非常宽容。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许多人们无法接受同性恋,所以很多人选择隐藏”。

“作为一名混血儿、同性恋、变性人和残疾人,我在粉丝圈中确实感到安全和被接受,但是我确实理解并且感觉很好。

我意识到社区对我的几种身份 (尤其是种族)存在的问题。”

“我自认为是男同性恋者,但为了简单起见,我大多时候都把自己描述成同性恋。基于这一点,我几乎不需要压抑或隐藏自己的身份。至于我的国籍和种族,我确实倾向于隐藏它们,因为它们往往会引起同情或让一些人以我为荣。除了这两个之外,我通常觉得自己在粉丝圈中是被接受的。”

讽刺的是,一些异性恋兽迷发现,他们身份的其他方面比他们的性取向更受到广泛的尊重。

“我是黑人。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网上,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受到任何嘲笑。不过,我已经厌倦了因为异性恋而被取笑。”

其他受访者强调,性别和性取向之间的交集经常给他们带来问题。

“是的,我觉得自己因为是女性而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没有被纳入普通社区,但其他毛茸茸艺术家却更能接受我。大多数毛茸茸艺术家都是女性。我也觉得我可以通过我的双性恋/ LGBT 身份与其他毛茸茸的朋友建立联系。”

“我觉得我的非二元性别和女同性恋标签影响了它,因为我感觉自己因此不受尊重。到处都存在对兽迷的厌女情绪。”

“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女同性恋兽迷很少出现,而且对粉丝圈中受欢迎的男同性恋公众来说,她们的“吸引力”较小。我很幸运有好朋友,他们不会因为我是同性恋和女人而对我区别对待。只有在兽迷大会上,我才会意识到有些人因为这两件事而不喜欢我。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哦,确实如此。当我以双性恋顺性人的身份出现时,我在毛茸茸空间受到的待遇大不相同。自从意识到我是跨性别女性、非二元性别者、泛性恋女同性恋和无性恋者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一些兽迷感觉他们在粉丝圈中比较受欢迎,甚至因为自己是酷儿和神经多样性人群而成为大多数群体的一部分。

“我总体上感觉自己被接受了,因为酷儿身份、跨性别身份和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残疾是粉丝圈中比较常见的边缘化身份(从我的轶事经验来看)。我坚持在相关的时候不隐藏自己的这些部分。”

“自闭症、酷儿、双性恋、多性恋、变态、作家……我有很多标签。我觉得毛茸茸社区接受他们所有人”。

“我是 LGBT,而且我有一些残疾。我感觉自己被广泛接受,从未觉得有必要隐藏这些事情。”

“...当我在毛茸茸的粉丝圈时,我不会隐瞒我是变性人、同性恋和残疾人。”

然而,这并不是普遍的经历。其他兽迷表示,在兽迷圈中,残疾并不总是像性取向或性别那样被接受。

“我自认为是一名残疾人、跨性别者、MLM 爱好者,对 abdl 和大麻感兴趣。正因为如此,我的经历与其他人略有不同,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要么被爱,要么被拒绝,因为作为一个对 abdl 感兴趣并再次吸烟的人,我要么被爱要么被拒绝,作为一个残疾人,我发现自己无法真正与通常为他们建造的空间中的健全人联系起来。在毛茸茸的爱好者圈子里,大多数人都很欢迎我,但我的身份和我喜欢的东西总是让我感到羞耻,这阻碍了我前进,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最认同的是女同性恋、跨性别者和残疾人。在这三者中,第三种身份对我的互动影响最大。我们很少受到关注,而且相当一部分关注都是负面的。我觉得这让我和其他和我一样的人更容易被忽视或被边缘化。”

“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我感觉自己像我期望的那样安全。善用积木工具很有帮助。由于患有自闭症,我很少与任何人联系。我。”

“我不隐瞒我的自闭症,但担心沟通不畅导致我很少说话。我不隐瞒我的边缘地位,我只是躲起来了。”

与性取向相关的身份的其他方面包括身体形象和外貌、年龄、或非典型的社会角色。

“在性取向和种族方面,我觉得自己被接受了,但在身体和外貌方面却不被接受。我觉得我需要向与我交往的人隐瞒后者。”

“从粉丝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位年长的粉丝有时会被边缘化,但我从未在网上隐藏过这一点。我年轻时花了太多时间躲在柜子里,不能再这样做了。我就是我。”

“是的。有人对我说,我还不够同性恋,年纪太大,而且太保守,不适合成为粉丝。”

“父母。同性恋浪漫主义,性取向积极,无性恋。两者都影响了我与粉丝圈其他人的互动。”

毛茸茸社区中自认为非人类(兽人、其他生物、变种人)的成员报告称这种身份与他们的酷儿身份的交叉导致了他们与毛茸茸社区关系的脱节。

“取决于边缘化的形式。我非常公开地承认自己是跨性别者和无性恋者,但是。我很少公开承认自己是多元性别、异类,以及我害怕别人评判自己的其他部分。”

“我很高兴兽人族接受各种各样的性取向,但我绝对不愿意分享我是兽人族。我认为这经常被视为“兽人族,但有点过头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是这样的。说真的,我首先是一个兽人,然后才是一个兽迷,这只是一种应对机制,不管我加入这个粉丝圈以来经历了什么好处。”

“我认为我的兽迷身份与异人类和酷儿身份有着巨大的交集。我还认为,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受到了我的异人类/兽迷身份的影响,反之亦然,我希望缩小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

“我发现我的酷儿身份是影响我毛茸茸体验的最突出的身份,其次是我的其他身份。这些东西影响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会*停止*成为

非人类或酷儿,而毛茸茸文化是表达那些被他者化或与与众不同的感受的完美方式,同时整体上仍然让人感到包容。”

与 LGBTQA+ 兽迷相比,直男兽迷不太可能提及他们的性取向影响了他们与兽迷社区的互动。那些提及的人往往承认,虽然他们的性取向使他们成为粉丝圈中的少数群体,但由于更广泛社会的异性恋规范性质,他们仍然处于特权地位。对于白人和顺性别的兽迷来说尤其如此。

“我并没有注意到,不过因为我是白人异性恋顺性别女性,年纪也比较大(因此也比较自信),所以我在这里玩的是简单模式。”

“是的,作为顺性人或异性恋者,我实际上属于少数群体,而了解那些不是少数群体的人的经历对我来说总是一种学习经历。还有很多其他的标签可以让我与大多数兽迷区分开来,但我不会一一列举。”

“在粉丝圈中,我似乎属于的唯一少数群体是“异性恋”。我所属的任何群体都没有资格抱怨被边缘化。”

一些 LGBTQA 兽迷也认识到,不明显表现出同性恋身份也让他们在更广泛的社区中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而其他人则认识到,成为兽迷圈中的多数派让他们在兽迷空间中享有特权。有时,意识到这种多数派地位会带来一种责任感,让人们意识到边缘化的兽迷的需求。

“我认为,作为一名白人,经济状况相当稳定,而且看起来不是同性恋,我已经很少受到边缘化,所以我不确定即使是毛茸茸的,我也不会陷入那种境地。

粉丝圈并不接受我。不过,我毫不怀疑这是一个包容的空间,在这里,我的任何品质都不会脱颖而出,也不会招致负面关注。”

“我只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被边缘化,这与其他少数群体或其他边缘人群的磨难相比根本不算什么。特别是在非常接受同性恋的地方,比如皮草爱好者,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有点。当我看到许多其他 LGBTQ 人士时,作为非二元性别者和同性恋者,我感到很欣慰。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我试着评估我的特权,并理解我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有何不同 而且往往更容易。”

“我是一名中年白人顺性男性。这些特征在社会、经济或文化上都不会让我在澳大利亚被边缘化。我也是双性恋/泛性恋,并自认为是酷儿。这在粉丝圈里根本不是问题。”

“作为一名白人男性 尽管我是同性恋,而且不完全是顺性人 我仍然觉得自己属于大多数人。在纯粹的粉丝圈中,我绝对觉得自己属于大多数人,因为粉丝圈主要是白人、男性和 LGBTQ。我觉得没有必要在粉丝圈中隐藏自己的身份。”

“我是白人,也是同性恋者 这两者都是粉丝圈内的主流。然而,在粉丝圈问题上,我经常站在非白人兽迷一边,而且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了,这要感谢像肖恩·奇普洛克 (sean chiplock) 这样的推特声音 (如果不是他,我想我不会发现 HMF),所以我很难与 “常规”兽迷空间中的任何人产生共鸣,那里总是充斥着 uwu 的逃避现实,而这种能量在我来自的当地团体和聊天中更是如此。但我有双重特权,所以不

我从来没有像 BIPOC 和跨性别兽迷那样被 “检查”的经历”。

本节中的回复表明,兽迷群体的性取向体验往往受到身份的其他方面的影响。虽然性取向多样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接受,但其他身份,例如。

因为种族、性别或 (残疾)能力会影响酷儿兽迷在兽迷空间中感到安全和受欢迎的程度,尤其是那些同样被认定为非人类的酷儿兽迷。最后,许多兽迷认为自己是多数群体的一部分,无论是因为他们更广泛的文化多数群体的一部分,还是因为他们是特定粉丝圈内多数群体的一部分。性别多元化粉丝圈的友好性 大多数开放式问题的回答都强调了对兽迷圈内性别多元化的压倒性开放和接受感。许多受访者表示感到被社区接受和欢迎。用一位受访者的话来说,他们感到,

“完全接受,毫无保留地拥抱,无条件地爱。就像邪教进行 “爱情轰炸”一样,但没有恶意, ”

而另一人则坚称社区是这样的。

“真的真的接受。”

大多数人表示,在谈到自己的性取向时,他们感到自己受到社区的欢迎和包容。然而,那些有特定性取向的人有时会发现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感到被边缘化或被排斥。本节将重点讨论

这些粉丝圈内的不同经历,以及谁最有可能拥有哪些

体验。认为自己是同性恋的人最有可能将毛茸茸的粉丝群体描述为友好且接受性取向多元化。

“我觉得粉丝圈对男同性恋者以及其他人群非常包容。”

“唯一可能被边缘化的部分是我是同性恋,但整个粉丝群体都非常开放和接受,所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

“根本不是,因为我主要是在性取向上被边缘化,而兽迷们对这一点却绝大多数都表示接受。”

“作为一名同性恋男子,2003 年我在粉丝圈里感受到了特别的欢迎。”

“不,Furry 对 LGBTQ 群体非常友好,这是它相较于其他粉丝空间的一大优势。”

“粉丝圈普遍对同性恋持积极态度。”

一些受访者认为,这种友好关系的代价是无法充分讨论他们的粉丝空间内的经历。其他人发现,(一些)兽人社区不愿意审查恐同症、跨性别症、厌女症和种族主义,这让他们觉得这种接受是肤浅的。

“考虑到这个社区中 LGBT+ 人群的密度很高,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欢迎。这里仍然有某种程度的公开“不要谈论身份,这很刺耳和烦人”的观念,这限制了我公开发表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的意愿,但总的来说,我并不觉得不自在

对此持开放态度。”

“我认为,从广义上讲,兽迷们接受同性恋者,但在社区内部,兽迷们会很快批评同性恋者的“缺点”。然而,我从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我希望别人看到真实的自己。”

“我通常觉得自己被接受了,但往往只是肤浅的(性别和性取向被承认,但空间没有保护自己免受那些威胁我这样的人)。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在网上隐藏过我的状态。“粉丝圈”。

“除了喧闹的纳粹少数派之外,我在粉丝空间里可以很自在做自己。”

对于女同性恋者来说,她们在性取向(“同性恋”)方面属于多数群体,但在性别方面属于少数群体。许多人表示,她们感觉(大部分)被接受,但同时也感到,由于该社区将重点放在男同性恋者身上,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排斥了。其他人则表示,担心公开承认自己是女同性恋者会导致不受欢迎的性化。

“我不认为自己是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我能想到的最多的身份是女同性恋,但粉丝们对 LGBTQ+ 群体非常积极。”

“我觉得粉丝们接受了我作为女同性恋的身份,我不觉得有必要隐藏它,尽管我确实也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社区活动来表示支持并推广 WLW 创作者的作品。”

“我确实觉得我需要隐藏,因为我觉得如果我透露我是女同性恋,人们会以此为借口使我性感化”。

至于那些认为自己不是同性恋的受访者,他们的回答显示出接受感和边缘化感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双性恋的受访者经常表示感到受欢迎,

“就性取向而言,我只是少数派。(我不是异性恋,我不知道更多)这在粉丝圈内外从未成为过问题。据我所知,粉丝圈确实感觉非常开放和包容”。

“如果双性恋和女性被视为边缘化,那么我实际上感觉在粉丝圈中非常被接受,自由地分享这些事实。”

“非常容易接受。在毛茸茸的空间里公开自己的双性恋和跨性别身份是相当容易的,我从来不需要躲藏”。

“我觉得自己被接受了。毛茸茸的粉丝群体对 LGBTQ+ 群体非常友好,所以我不觉得有必要隐藏这一点。”

“我认为我身上最‘越界’的部分是双性恋……所以我认为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被边缘化。这对我来说都很好。”

“我的身份唯一改变的就是我收集的双性恋骄傲毛茸茸徽章的数量。毛茸茸爱好者似乎对 LGBTQ+ 非常友好,所以我感觉很受欢迎。”

而另一方面,却感觉被边缘化(例如,被迫选边站)或被抹杀(例如,被认为他们是同性恋)。

“作为一名双性恋男性,我对女性的吸引力大于对男性的吸引力。这让人们感到惊讶,因为他们通常认为你是同性恋。”

“在粉丝圈中,我作为双性恋男性的身份对我产生了负面影响。有时,我会被视为一个低人一等的人,因为在性取向问题上,他们希望我站在某一方。同性恋者认为我是直男,而直男则认为我是隐瞒同性恋身份的男性,我因此得不到任何认可。”

“有时候,双性恋仍然会用典型的“你必须选择一个”的说法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大多数时候,皮毛确实包容并欢迎任何体验”。

泛性恋兽迷的反应反映出与双性恋兽迷经历的类似的紧张感,一方面感到受欢迎,

“我是泛性恋和性别酷儿,这在我选择接触的一小部分兽类文化中相当容易被接受。我觉得自己被接受了,不需要隐藏我的性取向或性别。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与毛茸茸社区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互动,所以我的经历可能并不典型。”

“我不认为自己是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但如果我确实符合这一描述,我确实会感到被接受。不过,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我是跨性别者还是泛性恋者。”

“作为一名泛性恋者,我感受到的反馈大多是积极的。”

而另一方面,又被抹去或边缘化。

“绝对可以。我通常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保密。如果我告诉别人,即使是在一些 LGBTQ 空间里,我是泛性恋,他们也会让我选择一方。”

“是的。尤其是作为男性和泛性恋者,我经常被认为是同性恋。然而,尽管如此,我确实比直男更倾向于顺性别。

任何其他事情,有时我都很难解释这一点,而且如果我谈论这件事,我会觉得被人看不起”。

那些仍在质疑和探索自己性取向的兽迷们表示,这里往往是一个欢迎和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地方。一些自认为是“其他”的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LGBT,我觉得毛茸茸是一个包容的空间,在这里我可以做‘我自己’而不受评判”。

“从性取向上来说,我是个酷儿,但我希望能找到比毛茸茸粉丝圈更好的空间。我觉得自己完全被接受了。”

“粉丝圈对于 LGBTQ 群体来说是一个相当安全的空间。”

与许多非异性恋者相比,无性恋者与兽迷社区的关系更为复杂。许多无性恋者确实发现该社区对性取向的多样性非常包容和欢迎。

“作为一只王牌宠物,我在毛茸茸社区中感到非常受欢迎,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开心,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无性恋让毛茸茸动物成为一个特别受欢迎的群体。这是‘性积极’的,因为那些就像性一样,人们也鼓励人们进行情感交流。但与美国主流文化相比,情感开放和亲密关系更多地存在于性关系之外的环境中。”

“是的,我在粉丝圈内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性恋/异性恋。他们支持性取向和精神疾病,所以感觉很安全。我不需要特别向粉丝圈隐瞒任何事情”。

对于其他人来说,粉丝群体公开的性或性积极性质,包括相当一部分媒体的色情或色情性质会导致与社区疏远。对于那些对粉丝的性方面不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会导致他们感到孤立、被忽视或被排斥。

“是的,作为一名无性恋者,我经常感到被冷落和被忽视,因为很多粉丝只关注性”。

“作为一个无性恋者,我经常感到极度疏远和被排除在毛茸茸社区之外,因为这个社区的方方面面都变得过于色情。”

“我的无性恋身份肯定会影响我与毛茸茸动物的相处体验。许多毛茸茸动物都习惯以高度调情或性的方式相互交流,以及/或者进行浪漫的 PDA,比如全程拥抱,而这些事情会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在网上更容易回避,这可能是我一直更喜欢在线毛茸茸动物社区而不是线下社区的部分原因。”

“我的无性恋倾向导致人们会回避我,因为我对性不抱有任何期望。”

“无性恋令人失望,可靠性令人失望。它常常对我的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在与其他粉丝交谈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期望“毛茸茸的同伴”对性持积极态度,但当事实并非如此时,他们就会感到失望。”

“作为一名无性恋顺性女性,我感觉自己在所处的空间里基本上被接受了。当人们因为我是无性恋和/或女性而不想与我互动时,这可能会令人沮丧,但我也意识到,许多这样做的人都在寻求与男性的性体验,而这并不是我所属于或想要居住的空间。”

“作为一名无性恋者,我发现网上和现实生活中对无性恋者有很多错误的信息和假设。我觉得如果我更多地参与粉丝空间,我就会
我对自己如何表述自己是无性恋感到很谨慎,因为我可能会收到大量关于无性恋的烦人评论,甚至可能是侵入性和粗鲁的问题/评论。我对非二元性恋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我觉得非二元性恋比无性恋更容易被理解,但我仍然觉得我可能会因此收到同样的评论。”

无浪漫情调的兽迷们对于社区内强调关系也表达了类似的不适。

“我不觉得有必要隐藏我的身份,但我也觉得我适合这个圈子,因为粉丝们已经充斥着浪漫,但我却没有经历过浪漫的感觉”。

一名自认为是无浪漫情调双性恋 (“接近无性恋”)的参与者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兽人并没有表现出奇怪,我不想与他们建立关系,无论是性关系还是其他关系。”

一些无性恋兽迷特别报告了受到歧视和排斥的经历,这导致一些人
由于害怕偏见,他们将自己的无性恋特征隐藏在毛茸茸的空间里。

“粉丝团里同性恋男性人数过多,我曾因不是同性恋而遭受欺凌和排斥。”

“我经常被排除在毛茸茸的空间之外,因为特别是在我早期参与粉丝活动的时候
人们认为我会对性感到厌恶或不舒服,因为我极其无性欲”。

“作为一个王牌人,我觉得我必须尽量隐藏自己身份的这一面。”

“在粉丝圈中成为无性恋者可能相当有趣。那些先是把我当成无性恋者,后来又把我当成毛茸茸的人,会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 “一个无性恋者怎么会成为如此淫荡的粉丝圈中的一员”?在粉丝圈中,我不会过多地提到我的无性恋。有些人把无性恋等同于拘谨或反性。我不想让人们认为我在否定他们的 NSFW 12 艺术。”

一些无性恋者对参与性角色扮演很感兴趣,但他们表示,这会导致他们的身份被抹去。

12 首字母缩略词,意为“不适合工作”,通常用来描述不适合工作的内容。

带有明显的色情、粗俗或图画性质。

“我是泛性无性恋。我在角色扮演时会觉得这很尴尬,因为我的兽设也是无性恋。很多人不尊重这一点,认为这是同性恋或双性恋的伪装,他们不太愿意控制局面,也不太愿意引导局面朝着他们选择的方向发展。我被称为骗子,撒谎者、困惑者、妄想者等等。这确实让我的事情变得困难,也让我明白了屏蔽和忽视那些不愿接受我本来面目的人的重要性。不幸的是,就像任何粉丝群体或团体一样,总会有一些混蛋和偏执狂,认为世界围着他们转。”

那些认为自己是半性恋 (或属于半性恋谱系)的兽迷们的反应与无性恋兽迷的许多经历相同,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 furrys 社区欢迎所有背景的人,其中很多都是 LGBT+”。

“……作为一个半性恋者,我也不喜欢和陌生人发生身体接触,这可能会让更外向的毛茸茸们感到失望。”

“虽然我是半性恋,非常偏向无性恋,但我仍然与粉丝圈中不适合工作场合的领域有联系,至少在谈话形式上是如此。我认为毛茸茸的聊天室是一种在空闲时间促进社交互动的轻松方式,而且我通常更喜欢呆在没有未成年人的空间,但我离题了。我的无性恋肯定会影响我在粉丝圈的体验,因为虽然我对性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但看到一些极度淫荡和好色的人肯定会让我感到不舒服。”

“特别是在毛茸茸的空间里?通常是……公开的全性恋-半性恋,因为大多数人要么不理解它,要么称之为某种形式的恐惧症。”

“不。我感觉自己没有真正接受。我倾向于隐藏它,因为有人因此避免与我交谈,或者他们想对我做出不恰当的行为。”

“就我实际的性吸引力和与人的互动而言,我是半性恋,但就我在兽人艺术中发现的吸引力而言,我是同性恋。同性恋在兽人中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半性恋经常被误解,被认为是一种选择。他们似乎将性吸引力与性行为混为一谈,并说他们是半性恋,因为他们选择等到他们更了解某个人时才发生性关系。”

也许,性取向与兽迷社区之间关系最复杂的性取向是异性恋。异性恋兽迷习惯于成为更广泛的社会中的多数群体,他们表达了自己在兽迷社区中成为少数群体的不适感。

社区。当被问及他们是否觉得自己在毛茸茸的空间里被接受时,他们给出了一系列的反应。有些人感到有压力要认定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或者感受到同性恋规范期望的压力。

“有时候,在一个似乎每个人都是同性恋、双性恋等的地方,作为异性恋会令人沮丧。感觉就像是派对上唯一清醒的人。不过,我相信同性恋可能经常有这种感觉。”

“我不认为自己是少数群体。话虽如此,在一个以 LGBT 为主的社区里,作为异性恋者意味着人们通常认为我的性取向与我的实际性取向不同。”

“有时,我感到一些被认定为同性恋的成员迫使我放弃异性恋的身份。但除此之外,这对我来说是不寻常的,与非毛茸茸相关的互动相比,我在毛茸茸的互动中从未收到过针对我的身份的任何特殊反馈。”

“我不得不在很多毛茸茸爱好者的社交圈里隐瞒我是异性恋的事实,因为除非你真的是同性恋,否则人们会把你当成恐同者。我根本不能去参加毛茸茸聚会,因为我被告知我应该接受不恰当的触摸作为一种赞美,因为它因为我参加了 furmeet,所以人们就认为我是同性恋,这没什么。认为我是同性恋的人都是白痴,我本来就不想跟他们交往,所以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但如果我让这件事困扰我,我担心自己会完全没有社交圈。”

异性恋无性恋者和半性恋者同样表示,他们对自己在兽人社区中不被承认的“直男身份”感到沮丧。一位异性恋半性恋兽人观察到,

“……很多人很难相信我是异性恋,因为我说话温和,而且性格不具攻击性。”

而一位异性恋无性恋兽迷承认,

“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是异性恋,以避免被欺负。”

一些异性恋兽迷还遭遇了与少数群体身份相关的其他负面后果。这包括他们的社区会员资格被取消,或者仅仅因为与他们类似的兽迷数量很少而被要求与其他异性恋兽迷约会。

“人们经常说‘异性恋兽迷很少见’,或者有时会说‘如果你是异性恋,你就不是真正的兽迷’,但这并没有真正困扰我。我有时觉得,由于异性恋兽迷在粉丝群中所占比例较小,所以人们期望你应该和另一个兽迷约会直男,但我对已经处于一段忠诚的关系中没有兴趣。大多数时候人们似乎并不介意你的性取向,但对我来说这很少被提及!”

在一个以同性恋为主的粉丝圈里,作为异性恋,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感到奇怪,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种疏远,他们觉得很难与其他兽迷建立关系,因此感到孤独。

“但对我来说,建立关系很难,无论是柏拉图式的还是浪漫的。如果谈到浪漫关系,问题在于,粉丝圈中没有那么多与我志趣相投的异性恋女性。毛茸茸的粉丝圈非常奇怪,我对此没有意见。”

“在中国的兽迷圈,几年前异性恋者可能很难融入某个地方的氛围。我不需要隐藏它,但还是有点孤独。现在情况好多了。”

“我告诉你,在粉丝圈里成为一名异性恋女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作为女性少数群体,我无法隐藏这一点,所以如果我必须更深入地体验毛茸茸的狂热,那也没什么可隐藏的。作为一名顺性别、异性恋女性,我有点害怕与毛茸茸社区中的其他人互动。”

虽然兽迷社区以欢迎性取向多样性而享有盛誉,但并非社区内所有性取向的人都同样受到欢迎。同性恋兽迷似乎最容易在兽迷社区受到欢迎和接受。尽管,即使对他们来说,许多兽迷团体不愿讨论现实世界的歧视或审查表达暴力或恐同意识形态的团体,也会削弱这种包容感。在其他酷儿身份中,虽然受到欢迎和接受的感觉仍然存在,但这是与抹杀、无知、偏见、性骚扰、孤立和排斥的经历相衡量的。直男和异性恋兽迷也报告了由于他们的性取向而遭受歧视、孤立和边缘化的经历,这与更广泛社会中 LGBTQA+ 人群的经历一致。性取向对粉丝体验的影响。鉴于兽迷因其性取向而经历的可接受度和包容度各不相同,兽迷选择讨论他们的性取向如何影响他们自己与兽迷互动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许多 LGBTQA+ 兽迷出现的主题之一是他们在社区中被认可和庆祝的多数地位。鉴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被边缘化,酷儿兽迷常常陶醉于成为多数群体一员所带来的正常感、认可和认可。

“就像每个毛茸茸的动物都是同性恋一样”。

“从兽迷的角度来看,我并不属于任何明确定义的少数群体。身为同性恋让我感觉自己是兽迷群体中的多数群体,即使这个标签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少数群体。在兽迷空间里,我从未感到被边缘化。”

“由于 LGBT+ 人群在粉丝圈中非常常见,我发现成为一名兽迷让我有机会感到‘正常’和自信。”

“我之所以能成为少数群体,唯一的条件就是我的性取向,但坦白地说,我在这里并不是少数群体。”

“同性恋身份影响了我的身份认同,因为考虑到社区里有这么多的酷儿,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受欢迎/很正常。”

“许多兽迷都是同性恋,因此同性恋通常被认为是兽迷身份的一部分。这有助于促进包容和接受的感觉。”

大多数 LGBTQA+ 兽迷将他们在兽迷空间中感受到的自由与在非兽迷空间中的经历进行了对比。即使是那些在兽迷空间中并不总是感到完全被接受的人,他们也表示,在兽迷空间中比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感觉更被接受和欢迎。

“作为一名同性恋,我觉得自己在兽迷圈比普通公众中更容易被接受。在与其他兽迷互动时,我从未觉得有必要隐藏自己的这一事实。”

“是的,我觉得自己在毛茸茸的动物圈里被接受了,我从来不需要在粉丝圈里隐藏我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我甚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我拥有的毛茸茸的朋友比非毛茸茸的朋友还多。”

“在毛茸茸的空间里,我总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幸福的小岛,在这里我可以随意地提及我的性别认同,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在‘正常世界’里也能这样做。”

“我从未觉得有必要向兽迷们隐瞒我是 LGBT 群体的事实。我唯一需要隐瞒的是由于现实世界的影响。”

“我的标签似乎不是那种真正影响我作为兽迷的经历或身份的标签。我的意思是,由于“泛”标签,仍然会有一些蠢货,但这种现象在兽迷空间中似乎比在其他地方更少见。”

“我从未觉得有必要隐瞒自己的性别或性取向,相反,我在粉丝圈内比在外面更公开地谈论这些。”

其他酷儿兽迷表示,很容易就能找到与他们有相同经历和兴趣的兽迷。

“我认为变性人和同性恋身份几乎帮助我更好地融入其他兽迷,因为许多其他兽迷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标签。即使是那些没有标签的兽迷也常常非常接受那些有这些标签的人。”

“我觉得同性恋身份可以帮助我融入其他人,因为我认识的很多兽迷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

“如果说我的标签 (同性恋/变性人)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帮助我与粉丝圈中和我一样的人建立联系。”

“我发现毛茸茸社区总体上对同性恋非常友好。如果同性恋不是那么同性恋的话,我想我不会成为毛茸茸爱好者。我 13 岁时开始成为小马迷,但我成为毛茸茸爱好者的主要原因是同性恋。”

许多兽迷认识到这些积极体验是同性恋规范的结果。
大多数兽迷都是同性恋顺性别男性,这通常被视为一种负面影响,即边缘化社区内不认同这一标签的其他人。

“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绝对可以在毛茸茸的空间里体验到更舒适的感觉,但我确实觉得粉丝圈中存在一些同性恋常态。异性恋者 (尤其是女性)在毛茸茸的空间里感觉不舒服的情况很多,至少就我所见而言是这样”。

“我确实觉得同性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粉丝群体的代表性,但由于整个社区总体上是接受的,我的“标签”从未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作为一名同性恋白人顺性别男性,我觉得我所经历的粉丝群体的部分是最核心的 从我的角度来看,似乎我是。

13 有关小马迷及其与毛茸茸爱好者群体重叠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 章。

我看到的很多毛茸茸内容和活动都迎合了这一部分人群的需求,有时却以牺牲非该人群为代价。”

“我很容易认为粉丝圈里的其他男人和我一样都是同性恋。”

同性恋顺性男性兽迷表示,他们很享受这样一个事实:粉丝圈中同性恋男性的比例很高,这促进了身体和情感上的亲密关系,从而促进了交流和友谊感,这一发现与第 13 章讨论的数据一致,表明男同性恋顺性别男性特别有可能通过粉丝群找到另一半。

“作为一名男同性恋,并且我的粉丝圈中周围有很多男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我和他们的友谊往往涉及某种程度的柏拉图式的亲密关系”。

“当然,作为同性恋,我有时喜欢与其他男性有身体上/情感上的亲密接触。”

“我认为作为一名同性恋兽迷对我在兽迷空间的体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许多同性恋兽迷来说,粉丝群体与性经验和性实验紧密相关,尽管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看到的,同性恋顺性男性之间的轻松亲密关系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即疏远(甚至性骚扰)异性恋和异性恋男性,以及一些无性恋和半性恋者。除了这些群体之外,同性恋跨性别男性可能会在这个空间中感到被排斥或不受欢迎,并且怀念同性恋顺性男性所拥有的联系和亲密关系。

“我非常觉得,毛茸茸社区(以及男同性恋社区)有时会让我感到自卑,因为我没有阴茎/尽管表现和认同男性,但我还是很无耻。有相当多的顺性同性恋男性坚持认为任何与“女性化”相关的事情都是“令人厌恶的”。我认为这并不代表社区的大多数人,这也不是我的主要经历,但看到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沮丧。然而,我发现我自己的一群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性别和种族,不容忍这种行为。”

一些对性角色扮演感兴趣的无性恋和半性恋者还表示,对性吸引力的假设以及对无性恋如何运作的普遍缺乏了解和认识导致他们的性关系出现困难。

“在互动方面,无性恋有时会让角色扮演变得更加困难。我(和我的 fursona)确实有性欲,可以唤起性欲,但必须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我和我的 fursona 来说,恋物癖必须参与角色扮演。仅仅为了性而性交或性行为会导致互动不佳、角色扮演被抛弃,并在建立社会联系方面造成差距。我发现,正因为如此,我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找到可以成功互动的人。”

“几十年前,我曾经允许人们认为我是同性恋男性,以便被接受进入在线角色扮演空间,但现在我不会这样做了。如果他们不喜欢,我就不需要和他们一起玩。这只是学习、成长和找到自己的定位的一部分。”

性取向不太常见的兽迷有时也表示,他们会利用更常见的性取向来融入社区。这有时可能会导致他们对遭受歧视的经历保持沉默,以隐藏自己的少数性取向。

“由于我周围的粉丝群体都被男同性恋者主导,我觉得我需要在与这些人谈论潜在的厌女内容时隐藏自己,不表现出自己可以被吸引,也吸引女性。”

“由于广大公众不知道什么是男同性恋,但知道什么是男同性恋,所以我会将其作为我的边缘类别。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隐藏这一点,这真的很好。”

“我对自己的无性恋身份并不太开放 通常在遇到新朋友时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然而,并不是所有无性恋兽迷都发现自己的性取向被误解了。一般来说,无性恋和半性恋兽迷都发现了这一点。

社区比毛茸茸社区之外的人更加了解或至少对他们的性取向和身份持开放态度。

“我通常觉得自己被接受了。虽然无性恋比同性恋少见得多,但兽迷们通常更熟悉这个概念,也更友好。”

“从很多方面来说我都是同性恋,但说实话,我觉得在粉丝圈里,我甚至不算是少数派。我的身份可能有些不同寻常,但总体氛围强烈支持同性恋身份,所以我发现大家总是很包容我。”

“我在这里没见过很多无性恋者,但这是我在粉丝圈内外都要处理的事情。这里的少数人往往能被大多数人接受”。

“我发现我的无性恋身份不仅被接受,而且在社区中得到体现。”

“在日常生活中,酷儿和神经多样性让我成为少数群体,但在粉丝圈内,这两者都是非常主流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少数群体身份抛在脑后了,可以这么说。”

“无性恋?不,如果还有什么比真正的拒绝更让人好奇的话。”

这种对酷儿身份的更广泛认识也对其他不太常见的身份的人有帮助。

“在兽迷圈里,我可以公开地表明自己是泛性恋,而不必每次都解释自己,因为偶尔我会在其他地方谈论这件事。对于我身份的这一特定方面,我想不出还有哪个群体比这个更欢迎我了。”

“我注意到我更倾向于与那些标签更接近我的人互动;他们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更多。这使得与其他兽迷的讨论不那么尴尬,因为我不必太担心是否必须“解释”自己,或者担心这一点。

他们后来就成了某种偏执狂。这主要适用于文化背景、性别、性取向和对社会运动的支持的标签。除了对我的代词或性取向的积极/中立评价外,我没有从其他兽迷那里得到太多关于我的标签的反馈。”

尽管持积极态度,LGBTQA+ 兽迷们还是认识到有时需要在社区中过滤自己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在网上。

“作为一名同性恋和残疾人,我不会在粉丝圈内隐瞒自己的身份,我的意思是,除了他们是偏执狂并屏蔽他们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有时,在粉丝圈中很难感到被接受,但我尽量不让它影响到我,只是试着享受这个小小的安全空间。”

“作为一名女同性恋和性别流动者,我觉得自己在粉丝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被接受的。很多人都在公开展示自己的本性,所以你知道该去哪里,该避免哪里。但有时你需要为自己的本性而战即使在网上,也要尊重自己的权利。上网就是匿名,匿名就意味着可以骚扰和欺负别人”。

“它确实帮助塑造了我在毛茸茸社区中所处的特定空间。几乎每一个人我在推特上关注的 furry 在某种程度上是 LGBTQAI+,尽管也有一些不是。我知道变性人会遭受很多指责,所以我觉得最好和那些我知道不会做那种蠢事的人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我在这方面的各方面体验大多都是积极的。”

“在会议和聚会上,我总是能感受到被接纳和支持,比在外面的生活更早粉丝圈。网络上的敌意更多来自少数粉丝和粉丝圈外的人,但这并不会让我觉得有必要隐藏它。”

“总体感觉被接受了,但仍然会存在很大的摩擦点,尤其是在网络空间。拥有像泛女同性恋这样的混杂性标签会带来问题。无性恋也会带来问题。变性会带来问题。这个群体中并不完全没有对变性女性的厌恶、对女性的厌恶、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对无性者的恐惧,以及对更小众标签的追求,诸如此类。”

无论是通过管理他们加入的毛茸茸群组 and 空间,通过谨慎选择与他们分享信息的人,还是通过组织群组和创建安全空间,酷儿毛茸茸爱好者都试图确保他们的性取向在他们的粉丝体验中得到支持。

“我感觉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包容了 这里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兽迷圈里比任何东西都更受欢迎的话,那就是性别和性取向。这里有大量的多样性。事实上,似乎我接触的 99% 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 LGBT+。我只有……

一个顺性别异性恋毛茸茸的朋友。我在毛茸茸社区里并没有隐藏太多自己的信息?除了性别/性取向……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数。”

“我曾多次在某些空间隐藏自己的身份,但大多数时候,我感觉自己拥有一个良好、亲密的社区,我会尽可能地管理好它。我在那个空间里被接受,如果我扩展到其他空间,兽迷的左倾性质意味着我在兽迷空间里会比在其他地方过得更好

比如说,在工作场所我会这么做。它总是需要改进,但有时比现实生活中更好。

“这会让我避免与其他声称自己是恐同者的兽迷接触,而我相信反之亦然。”

“……我的同性恋身份影响了我在毛茸茸空间中的互动方式,并导致我对与谁交往非常谨慎;我不希望在空间中出现恐同者。政治身份也发挥了作用,同样,我不希望在有边缘人群的空间中出现偏执和仇恨的人。”

然而,一些酷儿兽迷认识到,这些安全空间可能会加剧异性恋者的边缘化和排斥感。

“我个人从未对我唯一的少数群体身份 (同性恋)感到过任何问题,然而在我接触的空间里,同性恋的存在往往超过异性恋,而且我经常看到针对社区中异性恋成员的不利行为。”

“说实话,我几乎把同性恋和异性恋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

在同性恋粉丝占多数的群体中,直男被边缘化并不是兽迷群体的独有特征。例如,研究表明,在同性恋欧洲电视网粉丝占多数的群体中,直男和双性恋男性表示,他们必须隐藏或淡化自己的性取向,才能感受到自己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Halliwell, 2023)。我们的数据同样表明,一些异性恋兽迷会避免讨论

出于这个或其他原因而不愿透露性取向的人,除非被要求,否则避免直接透露这些身份元素。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没有被边缘化的人,我感觉不需要透露任何信息来让别人感到舒服。”

“我不隐瞒,但我不会尽快告诉所有人我的全部身份和人生故事。如果有人问起,我会提到,但很少有理由觉得我必须解释我是谁”。

“可笑的是,我常常觉得,为了融入粉丝群体,我需要隐藏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多数地位。”

“现在,异性恋基督徒在粉丝圈中已经很少见了,而且在更广阔的世界中也开始如此。由于过去在粉丝圈中的经历,我经常觉得我必须隐藏这些信息。”

在一位毛茸茸爱好者的回复中,他们解释说,没有单一的毛茸茸爱好者群体,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空间和人的集合。虽然整体环境对多重身份很友好,但他们指出,需要意识到社区内空间的多样性。

“我觉得……在粉丝圈里,或者至少在我所处的空间里,这很正常,因为这些空间里的大多数人也是跨性别者或极左派人士或其他什么的。我认为将毛茸茸爱好者群体视为一个整体是危险的,而且我尽量不将“毛茸茸”视为我们会同情的自动保证 (奇怪的是,一些毛茸茸爱好者是跨性别恐惧症患者!一些毛茸茸爱好者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者!)但从统计数据上讲,与普通人相比,我对毛茸茸爱好者感到更安全、更开放。”

综合起来,本节表明,所有性取向的兽迷都能在粉丝圈中找到自己的体验,而他们的粉丝圈相关行为也受到性取向的影响。无论是通过寻找一个让他们感到“正常”并成为大多数人的一部分的空间,还是拥有公开进行身体和情感亲密接触的自由,许多酷儿兽迷顺性男性在粉丝圈中感到自由和舒适。

虽然这给其他人带来了一些问题,但 LGBTQA+ 兽迷们普遍认为,与其他粉丝圈或更广泛的社会相比,这个粉丝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安全、更受欢迎的地方。然而,顺性酷儿男性对性取向的轻松表达确实导致同性恋跨性别兽迷产生了一些疏离感和排斥感,也使无性恋的体验变得复杂

对性接触感兴趣的兽迷。最后,许多 LGBTQA+ 兽迷表示,他们通过管理他们的友谊和社区,故意在粉丝圈中创造安全的空间。虽然这有助于创造更大的舒适感和安全感,但它确实导致了一些直男兽迷感到不团结和边缘化。粉丝圈对性体验的影响除了指出他们的性取向如何影响他们在兽迷圈中的体验之外,一些 LGBTQA+ 兽迷还报告说,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兽迷圈内以及作为兽迷圈一部分的经历影响了他们如何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性取向。前面章节中描述的归属感和友情,是由于感觉自己是多数群体的一部分,也鼓励了那些不确定、隐瞒或羞于表达性取向的人进行探索并激发了信心。

“我觉得我能够很容易地公开我的性别和性取向,因为毛茸茸的社区很大程度上“LGBT+”。

“兽迷们一直非常接受我在性取向和身份认同方面属于少数群体,事实上,这只是一种鼓励和安慰。

我自己也一样,因为粉丝群体中的性取向/性别认同等的混合程度较高。”

“毛茸茸粉丝圈是第一个让我可以自由公开地做同性恋的空间,戴上这个标签并在那里感到安全真是太好了。”

“相反,我在与毛茸茸粉丝互动时,尤其是在网上,对自己的身份最为开放。作为性别、性和种族少数群体,我在粉丝圈内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认可。”

“我想,作为一名泛性恋者,能够与其他非异性恋兽迷互动让我感觉更自在。我从未觉得有必要向其他兽迷隐藏自己。”

“我想我会认为自己是少数群体（就性别和性取向而言）。我觉得自己相当被接受。总是有少数人不接受,但这种情况无处不在。我从来没有觉得有理由躲在毛茸茸的粉丝圈里。它实际上给了我一个做自己的出口。”

几位酷儿兽迷解释说,成为粉丝团的一员让他们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尤其是那些隐瞒性取向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感到不安全的人。

“……粉丝群体让我摆脱了成长过程中的恐同观念,让我不仅接受自己,也接受许多其他人。”

“当我 17、18 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刚刚开始接受自己性取向的年轻同性恋男子,粉丝们对我非常热情。它帮助我接受了自己从小就被鄙视的那一部分。”

“我想说,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可以与大多数同性恋粉丝产生更密切的共鸣。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与粉丝的华丽非常契合,我认为这加上粉丝的包容性,导致粉丝中同性恋者的比例非常高。我认为这是积极的,作为一个来自极端恐同家庭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途径,让我能够做自己,不受性取向的限制。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几乎是一种顿悟,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如此。”

“作为一名双性恋白人顺性男性,我觉得自己在粉丝圈中是被接受的,因为粉丝圈对性取向非常开放。我从未觉得有必要在粉丝圈中隐藏我的性取向,相反,粉丝圈帮助我公开我的内心。”

“从来都不需要隐藏自己在粉丝圈的双性恋身份。(我在这里躲避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事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酷儿都能在家庭、工作和社交场合坦诚地谈论自己的性取向。

社区。对于一些酷儿兽迷来说,社区的安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出门”的空间,与他们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的生活分开。兽迷社区(在线空间/兽拟人)的相对匿名性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保护和安全感,让他们可以自由探索和表达真实的自我。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无所顾忌做自己的地方,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事情,这些事情我害怕在现实生活中对家人或别人说,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以一种其他地方无法做到的方式培养了你对自己真正的接受和欣赏。”

“作为一名双性恋,我在网上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受欢迎。我住在一个保守的地区,但 LGBT+ 人群的整体接受度和粉丝群体提供的半匿名面具相当不错
对我很有吸引力。”

“就我的性取向(泛性恋、多角恋)而言,我只觉得自己属于少数群体,而在粉丝圈中,我可以自由、安全地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在毛茸茸社区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我感到这些是我必须隐藏的事情,尤其是多角恋。”

“我确实认为自己是跨性别者和酷儿,但对非二元性有些不确定。我觉得自己相当被接受,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并不费力 除了避开人们聚集的空间
被视为通过文字聊天来释放性欲,因为这些聊天往往把我的兽设当作
我从未真正觉得我需要隐藏任何可能被边缘化的标签或身份。事实上,毛茸茸粉丝圈让我能够加强自己的身份,不用担心别人会如何看待和反应。如果没有毛茸茸粉丝圈,我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强大

我确实会这样做,而且我很难接受它是我的一部分。尤其是,如果没有毛茸茸的粉丝圈,我会很难在公共场所(Twitter、Discord等)向其他人展示它。在现实生活中或与我现实生活中的名字/身份直接相关的任何空间中,我仍然不会公开谈论它,但是。

否则,我会相当直言不讳地公开我的身份,这要归功于积极的反响和经历。
在毛茸茸的粉丝圈内已经存在。”

“我觉得自己被社区接受了,但我没有在公开场合公开这一点,因为我担心歧视。”

“在日常生活中,我对自己的性取向讳莫如深。然而,在与兽迷的互动中,我始终感到自由,并极度乐意称自己为同性恋。这帮助我更多地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我的兽迷朋友,也和男性兽迷约会过。”

“身份让我们在寻找与我们相关的人时感到更安全!说实话,当我在个人资料中看到 BLM 或该人和我一样是 LGBT 或 BIPOC 时,我会感到更舒服。我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感到安全,而且我住在一个白人保守的南部地区,所以在网上找到像我这样的人让我感到很安心”。

对于刚开始探索性取向的酷儿兽迷来说,兽迷社区提供了一个安全、理解和欢迎的空间。这让他们有时间探索、提问和了解自己。

“它让我有更多渠道来公开谈论这件事,但我个人还是有些犹豫。”

“我想说,粉丝群帮助我以一种安全和可控的方式探索同性恋身份,现在我已经可以轻松地在其他情况下接受这种身份。”

“当然:我的酷儿身份对于我这个人非常重要。事实上,我想说,能够探索我的外表/表现有助于我接受自己的身份,这要感谢粉丝们。”

“……粉丝群体对性别和性取向的开放态度对于我探索自己的性别和性取向非常有价值。”

“就我个人而言,谈论这件事仍然感觉有点奇怪。我并不觉得有必要隐瞒这件事,但大多数时候提起这件事仍然很困难。”

“粉丝们绝大多数都是同性恋,并且一直坚定地支持我不断了解自己。”

不幸的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兽迷圈是令人鼓舞、安全和积极的,但并不是每个角落都对酷儿身份和经历如此欢迎。一些兽迷报告称,他们因自己的性取向而受到骚扰和歧视,这让他们感到不受欢迎和被边缘化。

“我曾经有过,尽管那是在一个很小的过于基督教化的宗教空间里。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接受我的性取向,他们的恶毒言论让我更加深陷其中。”

“作为 LGBT 的一员,我确实觉得粉丝群体中宗教信仰较强的成员偶尔会存在一些问题,但就我的个人经历而言,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我们觉得在左翼/明确的酷儿空间中是被接受的,但更广泛的中间派空间往往是混合的或充满敌意的”。

兽迷群体的普遍接受程度和大部分的酷儿性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一些感到困惑、有疑问或封闭的酷儿兽迷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尝试他们的性取向,学会了解自己。对于许多兽迷来说,安全

粉丝圈的匿名性给了他们发现和了解自己所需的安全和鼓励。然而,并不是粉丝圈的所有角落都欢迎他们,也并不是所有的性取向都能得到全心全意的接受。对于这些兽迷来说,策划他们的内容、避开他们感到不安全的地方、找到一个他们可以做自己的社区,这些对于在兽迷圈找到自己的位置至关重要。结论正如更广泛的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关于兽迷圈性取向和 LGBQA+ 身份的研究结果让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答案很少,但关于性取向和毛茸茸粉丝体验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更多。本研究代表了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迈出了有缺陷和有限的第一步,但仍然具有启发性。这项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开放式问题太过宽泛,并不具体到性取向。许多受访者不确定

关于“影响你作为兽迷的身份”是什么意思,其中最常见的是——一长串的问号

许多人拒绝回答,因为他们不明白问题是什么

询问。缺乏特异性也意味着我们收到的答案范围很广,其中只有一些与性取向有关。许多兽迷讨论了他们身份的其他方面,包括社会角色(父母、朋友、女儿、儿子)和职业(学生、商人、科学家),尽管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许多人确实讨论了他们的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交集。

问题故意设得太宽泛,确实让我们对多重身份和兽迷群体之间的一些交集有了细致的理解,但最终阻碍了对与性取向有关的具体问题的更深入分析。即便如此,我们能够在对这个有缺陷的问题的回答中找到如此多的内容,这一事实说明了未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可能会卓有成效。直男兽迷体验少数群体的经历(可能是第一次)就是这样一种途径,直接评估和比较直男和 LGBTQA+ 兽迷与他们的兽设的关系的性质也是如此。无性恋兽迷在性积极和公开性粉丝空间中的经历是另一个潜在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更好地理解性取向和浪漫取向之间的关联,以及一个人身份的这些方面如何在兽设和更广泛的兽迷群体中体现并与之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未来更有针对性和更集中的方法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既找到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也发现我们还没有想到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Blank, H. (2012). *Straight: 异性恋的惊人短暂历史*. Beacon Press.

Bogaert, AF (2012).《理解无性恋》。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社。Bullough, VL

(1976)。《社会和历史中的性别差异》。约翰·威利父子公司。

Halliwell, J. (2023)。“你确定你不是同性恋吗?” :异性恋和双性恋男性对欧洲歌唱大赛粉丝群的体验。社会与文

化地理,24 (6),1024-1041。<https://doi.org/10.1080/14649365.2021.2000016> Halperin, DM

(2002)。如何研究同性恋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Henry, FHI (2019)。爱、性和绞索:18 世纪英国鸡奸的情感。(出版号

29247116)。ProQuest 论文出版。Kinsey, AC、Pomeroy, WB 和 Martin, CE (1998)。人类男性的性行为。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原作出版于 1948 年) McFarlane, C. (1997)。

小说和讽刺作品,1660-1750 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Murray, SO (2000)。同性恋。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Roughgarden, J. (2009)。进化的彩虹:自然和人类的多样性、性别和性行为。加州大学出版社。

第 17 章。

毛茸茸的信仰:宗教与政治。

考特尼·“努卡”·普兰特,卡米尔·亚当斯。

有句老话说,在礼貌的场合,有三件事你应该避免谈论:政治、宗教和金钱。遵循这条建议,你将在下一次办公室聚会或

家庭聚餐时避免一些尴尬的谈话。另一方面,科学家没有义务避免尴尬或不舒服,如果有的话,偶尔也会享受一

下羽毛蓬乱的感觉。本着这种精神,本章重点介绍兽迷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

我们将把金钱话题留到另一章(第 13 章),这样可以避免在一章中违反所有三个禁忌!宗教与精神很难假设成为兽人与持有特定宗教或精神信仰之间是否应该存在联系。原因之一是

事实上,兽迷的形态各异,来自各行各业。正如本书其他章节所说明的那样,兽迷可以是十几岁到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可以是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他们可以是顺性别和异性恋,也可以是性别酷儿和泛性恋;他们可能是穷困潦倒的学生,也可能是富裕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他们可以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陆。

星球。先前的研究表明,当谈到宗教信仰时,这些是“造成差异的差异”。例如,研究表明,年轻一代(例如千禧一代、Z 世代)往往比老一代(例如婴儿潮一代、X 世代)更少有内在和外在的宗教信仰¹,尽管他们在精神信仰²方面更具可比性。

1 无需过多细说,内在的宗教信仰可以被认为是。

“真正的信仰”即无论外界影响如何,都坚持宗教信条;相反,外在宗教信仰是指受外界压力或奖励(例如社会团体、同侪压力;Bergin,1991)激励的宗教信仰。² 虽然这些术语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但大致如此。

灵性是指寻求人生的意义,而宗教信仰则是指一个人遵守某个机构或组织的仪式和惯例,通常是为了服务于

某种精神上的终结(Arrey 等人,2016 年)。一个人完全有可能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例如,寻求世界上的意义和重要性),而无需加入宗教组织或自认为是宗教人士。无论科学家可以将他们对知识和意义的追求描述为

正如卡尔·萨根所表达的那样,这是一种精神追求。

倾向于(McMurray & Simmers, 2020)。其他研究表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信教的可能性较小,但信奉精神的可能性并不比异性恋者小(Schwadel & Sandstrom, 2019),这一事实部分或全部归因于许多宗教组织对 LGBTQ+ 人群的谴责(Barnes & Meyer, 2012)。社会经济地位同样与宗教参与有关,因此,拥有更多财富和地位的人不太可能去教堂,

祈祷或阅读宗教经文的人(Schieman,2010),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得分往往较低(Schwadel, 2016)。最后,读者应该不会惊讶于某些宗教信仰在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分布相当均匀,而佛教和印度教等其他宗教则主要分布在亚太国家(皮尤研究中心,2012)。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毛茸茸粉丝群体的人口结构差异可能会导致一些读者推测宗教和精神信仰应该与一个人的毛茸茸身份无关。毕竟,很少有毛茸茸爱好者在他们对毛茸茸概念的理解中包括精神或宗教元素(我们将在第 5 章中讨论这个话题)。话虽如此,粉丝群体的人口结构可能

导致我们得出不同的假设。根据第 13 章中审查的数据,我们知道大多数兽迷都是十几岁或二十多岁出头,很可能是 LGBTQ+,受过一些大学教育,而且兽迷最大的集中地是美国(世界上 10 个最大的兽迷大会中有 9 个在美国举行;Wikifur,nd)。³ 这些因素应该可以预测无神论、不可知论和普遍较低的宗教信仰程度(但不一定是灵性)的趋势,即使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宗教背景下也是如此(皮尤研究中心,nd)。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我们研究中的一些数据,看看它们是否符合我们基于人口统计的预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2011 年至 2015 年六项不同研究收集的数据,这些研究在线或亲自招募了兽迷。

写道:“科学不仅与灵性相容;它还是灵性的深层源泉”(Sagan,2011 年,第 54 页)。³ 前 10 名中唯一一个非美国毛茸茸大会是 Eurofurence,

该活动在德国柏林举行。尽管如此,非西方的兽类大会的规模和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其中包括菲律宾、台湾、巴西和日本等地举办的著名兽类大会。

惯例。4 在各项研究中,受访者被要求以开放式或从选项列表中选择的方式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于开放式回答,受访者的回答被编码并分类。平均回答范围如表 17.1 所示。

表 17.1. 在参加展会和在线调查的受访者中,表示

属于不同的宗教信仰。* 在特定的研究中不是一种选择。宗教信仰 样本占比 (在线) 样本占比 (宾夕法尼亚) 样本占比 (德克萨斯) 基督徒 25.2 11.1-24.5 19.6- 36.3 不可知论者 23.9 8.8-44.3 17.3- 24.9 无神论者 25.7 3.7-4.4 14.0- 24.9 异教徒/巫术崇拜者 5.3 5.9-8.5 7.8-12.8 佛教徒 1.3 1.1-2.1 0.4 神道教 0.8 0.0 1.7 犹太教 0.6 1.3-1.9 0.6-1.4 撒旦教徒* 0.0-0.9 1.1 穆斯林 0.4 0.0-0.2 0.0-0.7 印度教 0.2 0.0-0.4 0.4-0.6 无/不适用* 0.0-50.6*。

其他 16.8 3.4-14.3 16.8- 18.9。

表格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宾夕法尼亚州样本中不可知论/无神论类别的差异很大。这源于不同研究对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评估和评分方式不同:在一些研究中,没有提供无神论选项 (参与者被要求选择“无”,表示没有宗教信仰,

4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或其他地方举行。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这意味着大会结果很大程度上偏向于来自这些地区的美国兽迷。

或者有时被归入“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的综合类别)。考虑到这一点,在样本中出现了一些趋势。首先,尽管样本主要来自美国,其中大多数人口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皮尤研究中心,nd),但只有大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兽迷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相比之下,相当大比例的兽迷 大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这个数字再次大大超过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数量 (皮尤研究中心,nd)。这两种趋势都与我们根据兽迷群体的人口统计构成以及先前研究向我们展示的人口统计和宗教信仰所期望看到的一致。5 为了更好地说明所获得的结果是否说明了兽迷的独特之处,或者是否可以在任何具有可比人口统计数据的人群中预期到,我们可以比较我们在 2013 年和 2014 年进行的两项不同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涉及一个参加动漫展的动漫迷样本和一个

参加大会的毛茸茸动物画作,两幅画均是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创作时间相隔不到一年。

表 17.2 中显示的结果显示,在两个样本中,有相当数量的参与者自认为是基督徒。虽然兽迷更有可能自认为是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但这可能与动漫样本中没有的“无/不适用”选项有关

在 furry 样本中。除此之外,在 furry 中观察到的与一般人群相比,宗教信仰更少、世俗化程度更高的趋势 6 可能并非 furry 所独有,而是人口趋势的产物 (例如,更年轻、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7 尽管值得注意的是,furry 甚至有更多异教徒/威卡教徒参与者的趋势。

5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佛教、穆斯林、犹太教和印度教的比例很高。

尽管参与者的患病率与美国普通人群的患病率基本持平（皮尤研究中心,未注明）,但异教徒/威卡教徒受访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我们的预期,并且远高于普通人群的患病率。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解释这些特定的发现。⁶ 在我们 2013 年的一项研究中,兽迷们在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学生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信仰不如从德克萨斯州一所大学招募的文理学院学生样本。⁷ 进一步谈到这是人口统计问题而不仅仅是问题。

由于粉丝群体整体上不信教,我们在 2019 年进行的一项在线研究发现,与年龄较大且 LGBTQ+ 程度较低的星球大战粉丝相比,兽迷的宗教信仰明显较低。

与人口统计学上可比的样本相比,这也许是毛茸茸爱好者的一个特质。

表 17.2. 2013 年德克萨斯州两场动漫迷和毛茸茸爱好者大会受访者比例 / 2014 年被认定属于不同的宗教信仰。 * 在特定研究中不是一种选择。

宗教信仰	样本百分比（动漫）	样本百分比（毛茸茸）
基督教徒	21.6	19.6
不可知论者	5.7	24.9
无神论者	3.1	24.9
异教徒/威卡教	3.6	7.8
佛教徒	2.5	0.4
犹太教	1.8	1.4
穆斯林	0.0	0.7
印度教	0.1	0.4
无/不适用	39.2	* 其他
	23.4	18.9

正如我们所见,宗教信仰数据是一件相当混乱的事情,⁸ 它可能会让我们偏离更尖锐的问题,即兽迷作为一个群体,无论他们具体的信仰或信仰是什么,是否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信教或信教。为了更直接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衡量兽迷认为自己信教或信教的程度。

精神。通过分别询问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区分对宗教信条的遵守（宗教性）和那些积极寻求生活中更大意义或目的的人,无论他们是通过宗教机构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精神性）这样做。在 2012 年至 2021 年的五项不同研究中,我们询问了有时在会议上招募、有时在网上招募的兽迷,让他们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精神性,以及他们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宗教信仰。在每项研究中,这些问题的提问方式略有不同,但。

⁸ 这甚至没有考虑数据中的所有细微差别,例如区分。

不同基督教教派或不同类型或程度的不可知论之间！

结果模式始终相同:平均而言,兽迷们报告的信仰多于宗教信仰。有关 2012 年宾夕法尼亚州兽迷大会研究的说明性示例,请参见图 17.1。如图所示,大多数兽迷认为自己相当不信教。相比之下,

虽然许多兽迷也不认为自己有灵性,但也有相当多的兽迷认为自己相当有灵性,甚至极其有灵性。简而言之,现有证据表明,与我们的假设一致,兽迷作为一个群体,对正规化的宗教并不特别感兴趣,即使他们对独立探索意义、目的和含义的问题有些兴趣。

图 17.1. 宾夕法尼亚州兽迷大会上招募的兽迷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具有宗教信仰或精神信仰。

后续研究为这些发现提供了更多线索和背景。例如,2017 年和 2018 年的两项研究再次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毛茸茸大会招募了毛茸茸爱好者,研究发现,虽然毛茸茸爱好者对精神问题(如果不是宗教问题)有些兴趣,但对特定的新时代信仰(例如“精神能量”)不太感兴趣,这表明他们可能对自己导向的精神追求更感兴趣,而不是简单地接受非主流信仰。在其他研究中,更强烈地认同毛茸茸粉丝(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更强烈地认同自己是一般的毛茸茸粉丝)与更高的精神性得分有关,但与此无关。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精神宗教。

更高的宗教信仰分数。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更毛茸茸”会使人变得更加精神化,但至少表明那些更强烈地认同自己是毛茸茸的人,平均而言,也是认为自己更精神化的人。对此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一些毛茸茸爱好者将毛茸茸的粉丝圈、毛茸茸的内容、兽设和他们对毛茸茸的兴趣的其他方面作为指导或生活中的意义来源,我们在至少一些高度认同的《我的小马驹》粉丝身上观察到了这一点(例如,Edwards 等人,2019 年)。总结一下关于毛茸茸的宗教信仰的这一部分,情况很复杂,因为毛茸茸的粉丝圈有很多方面都是如此。没有一个单一的类别、从属关系或术语可以单方面描述作为一个群体的毛茸茸的宗教或精神信仰。它们既不是由特定的宗教信仰定义的,也不是由完全缺乏宗教信仰定义的。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群体,兽迷们的精神性比宗教性要强一些,这表明许多人已经远离了正式的、有组织的宗教机构,转而追求个人对生活意义、目的和意义的追求。尽管这是我们在人口统计学上相似的群体中看到的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宗教、灵性和缺乏这些并不是兽迷天生就有的,而兽迷们的人口统计学多样性导致了他们在宗教和精神信仰表现上的相当大的多样性。即使是

一些高度认同的兽迷倾向于依赖粉丝圈作为意义、目的和意义的来源,这可能并非兽迷圈独有的现象,在类似的粉丝圈中也有观察到。如果说兽迷有一个相当独特或独特的特点,那就是大量的异教/巫术兽迷,其流行程度远远高于在其他粉丝群体中观察到的水平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政治信仰就像我们对宗教信仰所做的那样信念,我们可以根据兽迷的人口结构对其政治信仰做出假设。具体来说,基于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的特征,我们可以假设兽迷作为一个群体,在政治观点上应该是相当进步、自由或偏左的。⁹ 例如,一般。

9 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政治体系,

“左倾”指的是更自由/进步的政治意识形态,“右倾”指的是强调个人自由的政治保守主义。我们还应该注意,我们所说的“进步”政治信仰指的是支持旨在提高平等主义的政策的政治信仰,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再分配、平权行动、保护性立法。

年轻人在政治倾向上比老年人更进步的观点已被证明是有经验依据的(例如,Truett,1993)。同样,有证据表明,高等教育通常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增加有关(Hastie,2007)。10 研究还发现,LGBTQ+ 人群的自由主义信仰明显多于非 LGBTQ+ 人群(Worthen, 2020)。简而言之,毛茸茸爱好者群体的人口结构相当年轻、大多受过大学教育、以 LGBTQ+ 为主,这应该使其政治观点倾向于自由主义。

图 17.2. 2021 年招募的在线兽迷样本中认同各种政治倾向的百分比,根据对要求他们描述其政治认同的问题的开放式回答进行编码。

少数群体、加强工人权利(例如工会)。这与旨在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的更为保守的政策(例如自由市场、尽量减少税收、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形成了鲜明对比。10 对此有一些重要的限定条件,包括效果不同。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的学科,也取决于对于推动这种影响的机制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争论(例如,更多的自由派人士是否会选择从事特定的学术领域,或者更多地了解自由派思想并花时间与信奉更自由派思想的人在一起是否会改变一个人自己的政治倾向?)。

- 0%。
- 10%。
- 20%。
- 30%。
- 40%。
- 50%。
- 60%。
- 70%。

表 17.3. 毛茸茸受访者对政治身份问题的开放式回答示例及其编码方式。类别示例非常自由主义“极左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反资本主义”“绝对倾向于左翼,以至于美国两大政党都比我更右。”

“社会和财政上极左”。

适度。

自由党 “澳大利亚工党(中左/左)” “中左翼民主党” “中左翼加拿大新民主党” “民主党” “进步中间派” “左倾,但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政党”。

中心派 “根据政治指南针,字面意思是中心派” “我想是中间派吧?我不知道当你想在决定之前听取辩论双方 (或更多)的意见时他们怎么称呼它” “温和/中心派,倾向于两个政党”。

适度。

保守派 “中间、右倾”。

“中央有右派观点”。

“中右”。

“中间派共和党人”。

“保守的”。

非常。

保守派 “古保守派”。

表 17.4. 毛茸茸的受访者在关于政治身份问题的开放式回答中,特定政治标签的流行程度。标签 % 回答 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30.3 无政府主义者 8.3 自由主义者 6.5 环保主义者 5.1 人道主义者 2.4 反法西斯主义者 1.4 反资本主义者 1.1 工团主义 1.1 资本主义者 0.8 民族主义者 0.6 独裁者 0.3 纳粹 0.2 反社会主义者 0.2 中立/否 从属关系/独立 19.6 我不关心/冷漠/我不知道 17.5 混合 3.5 我不想讨论我的政治观点 1.5。

抛开假设,数据说明了什么?我们通过许多不同的研究测试了我们的假设,以各种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程度来衡量政治倾向。我们这样做的第一个,也许是最直接的方法是简单地要求兽迷以开放式的方式描述他们的政治认同。这是我们在

2021 年在线研究。通过查看不同的回答,参与者被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别。首先,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的信念被分为五点单维量表,范围从“非常自由”到“非常保守”。这些不同类别的流行率如图 17.2 所示。¹¹ 我们还说明了如何将受访者编码到每个不同类别中,并在表 17.3 中列出了每个类别的一些代表性回答。

11 请注意,该表不包括约 20% 的参与者。

表示没有政治信仰、政治冷漠,或表示不愿意提供自己的政治信仰。

除了上述单一维度外,我们还在表 17.4 中统计了值得注意的政治标识符及其频率。综合起来,这些结果符合我们基于兽迷人口结构的假设:在开放式回答中,兽迷倾向于中度自由主义,相当多的兽迷认为自己非常偏左。这反映在它们在连续体上的分类以及一些最普遍使用的特定标签 (例如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方面。相比之下,中间派和保守派的观点往往不那么普遍,无论是使用连续体进行评估,还是根据特定保守派标签 (例如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的普遍性。还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种“围绕自由主义的普遍倾向的变化”中,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兽迷认为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没有特定的政治倾向。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结果的开放性使得我们研究人员可以进行大量的解释,他们选择如何最好地解释参与者的具体反应 (例如,“非常

自由主义”或只是“温和自由主义”）。我们需要从其他更客观的指标中汇集证据,以判断这种普遍的自由主义倾向是否一致、可靠。

为此,我们转向其他研究的结果。作为一个相当类似的比较点,我们可以看看 2012 年和 2014 年的两项不同研究的结果,这两项研究都招募了宾夕法尼亚州毛茸茸大会的参与者。与之前的调查结果相关,受访者被要求在一个 7 点维度上指出他们的政治倾向,从“非常自由”到“非常保守”。虽然该量表缺乏开放式测量的细微差别,包括不允许参与者表示“我不关心”,但它确实消除了我们在沿着连续体对参与者进行分类时可能存在的任何潜在偏见,因为参与者对自己进行了分类。结果如图 17.3 所示,揭示了相当相似的反应模式,毛茸茸爱好者在维度的自由方面远多于保守方面,并且比非常自由更温和自由。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处于中间水平的人占比更高,这可能是因为那些态度冷漠或犹豫不决的受访者选择了最“中立”的回答。至少,在解释这一衡量标准的中间派反应的含义时,这种可能性值得谨慎。

图 17.3.在宾夕法尼亚州两次兽迷大会上招募的兽迷对单维政治倾向测量的反应。

精通政治话语的读者可能会对我们对政治倾向采取的相当简单的方法感到恼火。毕竟,人们的政治信仰可能是多方面的和微妙的:有人在保护 LGBTQ+ 人群权利的法律方面可能相当进步,但在税收和社会福利项目方面却采取更保守的立场。为此,我们在 2013 年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次毛茸茸大会上招募的毛茸茸爱好者按照从“非常自由”到“非常保守”的 7 分制表明他们的政治倾向,但要分三次这样做:一次是关于他们对社会政策的看法(例如,平权行动、同性恋婚姻、跨性别权利),一次是关于他们的财政观点(例如,全民医疗保健、降低税收),一次是关于他们的整体政治身份。¹² 结果如图 17.4 所示。

¹² 本研究中测量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允许。

参与者选择“我不知道”,大约 20% 的兽迷选择了这个选项。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说,选择中立或中间选项的受访者可能真的表明了中间立场,而不是不知道如何表明冷漠或缺乏政治理解。

0%。
5%。
10%。
15%。
20%。
25%。
30%。

2012 2014.

图 17.4.在德克萨斯州兽迷大会上招募的兽迷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取向三个单维指标的反应。

我们对“政治”维度的第一个观察是,兽迷们再次倾向于自由主义而非保守主义。尽管这个样本是从德克萨斯州的一次大会上招募的,但这种一致性仍然得到观察,根据 1990 年代以来的总统和国会选举,德克萨斯州比宾夕法尼亚州更保守。尽管我们来自美国南部,而不是北部,但我们仍然观察到了同样的自由主义信仰趋势,对温和信仰的偏好比对非常自由信仰的偏好更强,这再次表明了这一普遍发现的一致性。我们还发现,对社会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回应存在显著差异,这为研究结果提供了更多的细微差别。具体来说,兽迷们对社会自由主义政策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偏好,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则持中立、几乎保守的立场。话虽如此,这一衡量标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当兽迷们称自己的政治观点倾向于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时,他们的话是否可信。研究表明,人们 尤其是年轻人 容易

采用不一定反映其实际立场的政治标签 (Zell & Bernstein,2013) 。
例如,在开明家庭中长大的人可能会这样。

- 0%。
- 5%。
- 10%。
- 15%。
- 20%。
- 25%。
- 30%。

社会经济政治。

认同自由派,这是他们团体认同的标签 (例如来自“自由派家庭”) ,尽管他们主要持有保守的财政和社会立场。我们评估了这种可能性
2019 年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次毛茸茸大会上进行的研究。在那里,我们为毛茸茸爱好者提供了一个 42 项政治量表,旨在评估他们对特定政治立场的看法。该量表的原始设计者创建该量表是为了评估政治信仰的三个维度:经济社会主义 (例如,“为了保护工人的权利,工会应该拥有更多权力”) ,当代民粹主义 (例如,“应该对寻求庇护者关闭边境”) 和社会保守主义 (例如,“应该废除最低工资;”Laméris,2015 年)。如图 17.5 所示,当谈到毛茸茸爱好者对特定政治问题的实际反应时,他们倾向于更自由的立场,无论是在社会政策方面还是经济政策方面。毛茸茸爱好者在当代民粹主义的衡量标准上得分也相当低,这也表明他们普遍坚持更自由的意识形态。

图 17.5. 德克萨斯州兽迷大会上招募的兽迷在衡量不同政治倾向的三个不同尺度上的平均一致性。

最后,作为对 2019 年德克萨斯州兽迷的同一项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向受访者提供了一组六个不同的维度,这些维度指的是不同的政治信仰。对于每一个维度,兽迷们在 7 分制的量表中指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

- 0%。
- 10%。
- 20%。
- 30%。

40%。
50%。
60%。

1非常不同意。

2 3 4 5 6 7 - 非常同意。

经济社会主义当代民粹主义。
社会保守主义。

信念下降。表 17.5。结果显示,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兽迷更有可能认同自由主义而不是保守主义。他们在经济问题上也倾向于自由主义,至少在实施经济法规和支持平等主义而非精英主义方面是如此。¹³ 然而,与他们倾向于更温和的自由主义相一致的是,兽迷们对集体主义的反对程度大于支持程度。兽迷们对国家权力的作用也表现出普遍温和的看法,并且通常倾向于绝对的言论自由,而不是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

表 17.5. 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次粉丝大会上招募的兽迷对六个不同政治层面的反应普遍性。

锚点 1。

% 倾向锚定。1.

% 对问题持中立态度。

% 倾向锚定。2.

锚点 2。

保守党 16.0 20.1 63.9 自由党。
经济自由 31.1 28.9 40.1 经济。
规定。
个人主义 50.7 26.1 23.9 集体主义。
无国家权力 27.5 48.5 24.0 完成。
国家权力。
精英主义 10.5 31.0 58.5 平等主义。
绝对免费。
演讲 67.8 16.8 15.3 有限免费。
演讲。

简而言之,我们所审查的数据普遍支持这样的观点:兽迷作为一个群体,是相当自由倾向的,这一发现与我们根据整个兽迷群体的人口构成¹⁴ 所做的假设一致。¹⁵ 尽管如此,围绕这一中心仍存在差异。

13 事后看来,“精英主义”是一个糟糕的锚定措辞,而且本来就会如此。

用“等级制度”这样的锚点来表示会更好。14 为了进一步证明人口统计数据对兽迷的信念有影响,我们还。

我们发现,兽迷样本之间存在年龄差异。具体来说,在我们 2012 年至 2019 年的几项研究中,年长的兽迷往往比年轻的兽迷更保守、更虔诚。15 现有证据表明,兽迷群体的自由主义立场远远不够。

就粉丝群体而言,从独特到兽迷都有所变化。2013 年和 2014 年的研究发现。

倾向,约有 20-25% 的兽迷对政治相当冷漠、不感兴趣或了解不够,无法发表自己的立场,还有少数兽迷认为自己是保守派。看法

粉丝圈政治信仰的调查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想简要回顾一下 2021 年的研究,当时我们研究了兽迷们对他们的政治倾向的开放式回答。这个问题本身是一系列问题的一部分,其中两个问题特别阐明了兽迷们如何看待粉丝圈中的政治。第一个问题与兽迷们是否愿意在粉丝圈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有关。兽迷们经常要求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一些兽迷希望利用粉丝圈作为一种表达政治观点的手段与一些兽迷希望利用粉丝圈作为一种表达政治观点的手段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逃避现实和其他兽迷希望利用粉丝圈来结识那些与他们有相同政治观点的人。16 为了收集有关该问题的相关数据,我们要求兽迷以开放式的方式表明他们是否通常愿意在粉丝圈空间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图 17.6. 一项在线研究中招募的非常自由、适度自由、中间派和保守的兽迷在兽迷圈中表达政治观点时感到不同程度的舒适度。由于相对不常见,因此将适度保守和非常保守的受访者合并。

虽然兽迷作为一个群体,比一般的文科大学生更倾向于自由,但他们并不比动漫迷或幻想体育迷更自由。16 近年来,这一观点变得更加尖锐。

诸如是否允许另类右翼和新纳粹兽迷进入兽迷空间等政治问题在兽迷社交媒体上变得尤为突出。

0%。

50%。

100%。

有点舒服。

舒服的。

避免 /。

不舒服。

非常自由 中等自由 中间派 保守派。

图 17.6 中显示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自由派的兽迷们在兽交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时感到很自在。

空间,而中间派(某种程度上)和保守派尤其不愿意在兽迷空间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造成这种趋势的最可能原因是粉丝群主要由持有相当自由政治立场的兽迷组成。中间派和保守派兽迷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立场在兽迷空间中不受欢迎,因此,他们可能对在兽迷空间表达自己的立场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有被周围其他人围攻的风险。说到这个想法,比较一下自由派和保守派兽迷的一些反应,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在兽迷空间分享他们的政治观点,这很能说明问题。对于自由派兽迷,大多数人表示对表达自己观点的前景感到非常舒服,通常他们知道与他们生活中的其他地方相比,他们的立场在粉丝空间中很可能是多数人的立场。

“是的,大多数情况下,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左倾的。”

“是的,我接触过的大多数粉丝要么有类似的理想,要么持开放态度进行文明讨论。”

“是的,大多数人对所有种族/性别/性取向等人权的看法与我相似。”

“是的,差不多。很多毛茸茸的粉丝都是左派。”

“比其他地方都多得多。也许星际迷航大会除外,但我从未尝试过。”

“通常如此。可能比粉丝圈外的人更甚。”

“是的,就像任何政治问题一样,总是会有分歧,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多数粉丝要么有类似的信念,要么对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强烈的感觉。”

17 双关语仅有些用意!

“是的,我对强烈反对没有任何疑虑,因为这是任何地方都预料到的,尽管毛茸茸的爱好者群体自然是一个容易进步的地方。”

尽管如此,即使拥有相当大的数量多数,一些自由派兽迷仍然不愿在粉丝空间中谈论政治,或者至少将讨论的话题限制在重要话题上,这通常是为了维护和平或避免冲突。

“是的,但这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我觉得虽然政治很重要,但它们会破坏关系,破坏桥梁,所以我倾向于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说出来。”

“当然,但我选择不这样做,因为我以画兽类艺术品为职业,我觉得任何行业都不应该表达政治信仰。我不想与兽类粉丝讨论我的政治观点和我的投票方式,即使我知道我的信仰与大多数粉丝一致。”

“是的,我的政治倾向相当普遍。但我并不认为这里适合讨论政治。”

“我尽量把我的政治观点保留给自己。要分清时间和地点。有时谈论政治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有益的,但大多数时候是不必要的。”

“我觉得有些话题 (例如 LGBTQ 权利)应该表达,而其他话题则应该不是。”

“在很大程度上是的。我的 Twitter 账号上公开有 BLM。我也会把 ACAB 18 等其他东西放进去,但其中一些对于一些毛皮来说仍然有点太“热门”,而且我们目前还不能进行讨论。”

“我只在讨论有必要时才会这么做。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们应该尽量限制政治,比如 BLM、LGBTQ 权利或停止仇恨亚裔等问题。”

18 ACAB 代表“所有警察都是混蛋”,通常用来表达敌意。

或对警察的批评,通常是针对滥用权力或腐败。

相比之下,大多数中间派和保守派人士对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感到不安
在 furry 空间公开发表言论,通常是出于对广大粉丝的反响或强烈反对的恐惧。大多数人都非常清楚,他们的立场在粉丝空间里不受欢迎。

“不,人们很容易生气。”

“完全不是。我之前曾因表示要投票给保守党候选人而被禁止参加当地会议。这证明兽迷们不愿意听取其他观点。”

“绝对不行,如果你敢说任何不是极左观点的话,你就会被取消。”

“不。我会被烧死的。”

“不,拥有任何‘右翼’思想都会让你成为魔鬼。”

“绝对不会。我宁愿只和非常亲密的朋友讨论政治。在兽迷空间里讨论政治只会导致我被骚扰/欺负、在现实生活中被排斥和被回避。这会毁了我的生意。兽迷圈中最边缘化的群体是那些不是 100% 左倾的兽迷。”

“考虑到今天的气氛以及网上对保守党的仇恨程度,我不会很舒服。我关注的大多数在线兽迷都非常左倾,比如 BLM 和 ACAB,我经常发现自己在与其他粉丝进行政治交流时感到被疏远。见鬼,考虑到 1 月 6 日的国会大厦之行,Furaffinity (我最喜欢的在线兽迷网站之一)完全是政治和左翼崇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该网站感到厌烦。甚至有些兽迷在他们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他们的观察者或追随者中有人支持特朗普,那么他们就滚蛋吧

并取消关注他们。虽然我知道在毛茸茸的世界中至少会存在某种程度的政治分歧
粉丝圈,对任何持有右翼观点的人 (甚至对我这样的温和派)的左翼崇拜和仇恨程度,感觉违背了毛茸茸粉丝圈作为一个欢迎社区的立场。考虑到今天的。

政治气候,以及它如何将毛茸茸的粉丝推向极左政治观点(和我最近在 Furaffinity、Twitter、YouTube 和其他几个兽迷网站上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内容),我觉得我会被视为世界上最坏的人,仅仅因为我敢于发表与我在网上看到的大多数兽迷不同的观点。”

最后一位受访者提到了我们被要求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即关于兽迷圈政治观点:兽迷圈正在成为一个日益政治化的空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求同一项研究的参与者回答最后一个开放式问题,即他们是否觉得粉丝圈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或越来越不政治化,以及这总体上是好事还是坏事。对答案进行编码后,结果相当片面:72.2%

的兽迷表示,兽迷圈正在变得更加政治化,而只有 25.6% 的人表示,兽迷圈已经不再政治化或 2.2% 的人表示,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政治性有所减弱。尽管如此,58.1% 的兽迷认为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好的,自由派兽迷比中间派或保守派兽迷更有可能支持这一观点。在自由派兽迷看来,它经常被认为是更广泛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现在一切都显得更加政治化,但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更加关注并注意到了它。至少在粉丝圈,感觉事情总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19.

“更加政治化,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剥夺保守派和极右翼的平台是健康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

“我认为它已经变得‘更加政治化’,关于粉丝如何对待少数群体以及粉丝容忍什么的讨论已经变得更加广泛,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为经常被排斥的少数群体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安全的社会。”

19 括号表示参与者用来描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标签。

倾向。

“粉丝圈已经变得更加政治化了。这是件好事,我们尽量少隐藏我们中间的垃圾。”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粉丝圈中普遍存在的偏见,这并不是坏事。所以,是的,我承认。现在人们不会再坐以待毙,看着混乱的事情发生,我喜欢这样。”

“据我所知,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围绕粉丝们对待黑人和土著皮草的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讨论……我希望这能让粉丝们激进化,成为最终变革的合法力量,因为我们有能力做到其他粉丝们做不到的事

前。”

相比之下,更中间派或保守的兽迷们则倾向于认为政治的增加是不可取的。

“事情已经变得太政治化,超出了可接受的程度。”

“绝对更加政治化,太过分了,而且会变得更糟。”

“政治性更强,而且非常消极和果断。”

“左翼兽迷已经将粉丝群体政治化,甚至到了把关的地步。”

“人们普遍被过度政治化,我认为他们真的相信 A. 一切都可以被扭曲为政治,B.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一切都相当令人沮丧。”

“更加政治化。感觉激进的左翼政治已经侵入了兽迷圈,每个人都一定有同样的看法,认为特朗普和共和党是邪恶的,尽管共和党和特朗普都在为他们的选民基础而努力。我觉得兽迷们更支持共产主义、极左意识形态,并希望自由审查保守派。

以及保守的皮毛爱好者,而不是将皮毛爱好者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欢迎社区。”

“与我加入社区时相比,它不仅变得更加政治化,而且更加激进。人们没有试图理解为什么自己不同意的人(无论是在情感、政治还是基本层面)会这样想,而是将这些人妖魔化,并试图将他们排除在粉丝圈之外……如果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下去,我感觉,由于内部冲突,很多人的粉丝圈将消亡。我感觉绝大多数人对了解他们圈子之外的任何人没有任何兴趣。投入时间(!而不是金钱)去尝试理解/弄清楚/改变某人是非常罕见的 不仅如此,那些试图让别人变得更好的人往往会被置于被妖魔化的位置,而不是得到支持。”

中间派和保守派并不是唯一对兽迷群体政治化持否定态度的人;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此持不良看法,经常提到兽迷群体中极端或暴力政治团体的增加,或出于对兽迷群体中极左翼分子报复或强烈反对的恐惧。

“近年来,持有极端观点的人的声音太大了。”

“粉丝群体从来都是政治性的,只有极右翼的一些害群之马才能在其中找到安全的空间,这就导致了近年来的政治闹剧。”

“随着另类右翼和新纳粹主义入侵网络空间,它肯定比现在更加政治化。那是在90年代。”

“粉丝群体的政治意味更浓,气氛也更紧张。”

“过去五年来,政治因素变得极为严重。这已经到了成为问题的地步,任何一方采取消极态度都可能毁掉你的整个声誉。”

“我觉得 随着推特政治的兴起,政治对话比以前更加频繁,也让某些对话变得异常困难 导致我们

与他们相比。我自己也倾向于左派,但看到朋友因持有的观点而被踢出局,真是令人沮丧。”

结论。

试图将像兽迷这样多样化的群体的信仰浓缩为一个类别,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都是愚蠢的。兽迷确实存在人口统计学集中趋势,即相当年轻、受过大学教育和 LGBTQ+,这几乎肯定解释了兽迷信仰方面的至少一些广泛趋势:相对于一般人群,总体上更加世俗,相对于一般人群,更加自由或进步。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兽迷都符合这些集中趋势,无论是从人口统计学还是信仰上:有些 30 多岁、40 多岁和 50 多岁的兽迷是世俗的和进步的思想,有些十几岁的兽迷是虔诚的和

这些人自认为是政治保守派。虽然忽视这种变化是错误的,但假装没有普遍趋势也是错误的,这些趋势已经

许多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研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确保研究结果不太可能是“侥幸”或任何一项研究方法的怪癖。这些趋势似乎确实被兽迷们注意到了:开放式数据显示,兽迷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整个粉丝群体的进步态度。总的来说,进步的兽迷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赋予了他们表达自己立场的力量,并代表了政治行动的催化剂。相反,中间派和保守派兽迷们可能会认为这扼杀了他们的自由表达 至少一些进步的兽迷们也有同样的担忧。最后,应该注意的是,在兽迷群体中观察到的信念模式很可能是粉丝群体人口结构的产物,而不是兽迷的独特特征:在其他粉丝群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包括动漫迷和小马迷。同样,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对兽迷的认同程度或兽迷的认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仰无关,这表明兽迷内容本身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们世俗或自由。至少,本章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虽然值得研究兽迷的怪癖和……

在我们了解兽迷群体的特征的同时,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兽迷们的兴趣不仅限于拟人化的动物角色。兽迷群体内部以及与其他群体相比的人口统计学差异会影响兽迷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无论是在群体空间中还是在群体之外的更广阔世界中。参考文献
Arrey, AE, Bilsen, J., Lacor, P., & Deschepper, R. (2016). 精神/宗教信仰:比利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艾滋病毒/艾滋病妇女的文化和心理资源。PLOS One, 11 (7), e0159488.<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59488> Barnes, DM, & Meyer, IH (2012).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宗教信仰、内化恐同和心理健康。美国矫正精神病学杂志, 82 (4), 505-515.<https://doi.org/10.1111/j.1939-0025.2012.01185.x> Bergin, AE (1991). 心理治疗和心理健康中的价值观和宗教问题。美国心理学家, 46 (4), 394-403.<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46.4.394> Edwards, P., Chadborn, DP, Plante, C.

N.,Reysen, S. 和 Redden, MH (2019)。认识小马迷:成年小马宝莉粉丝的心理。McFarland & Company。Hastie, B. (2007)。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取向:社会影响在学生自由化中的作用。《欧洲教育心理学杂志》, 22 (3), 259-274。<https://doi.org/10.1007/BF03173425> Laméris, M. (2015)。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测量和验证 (未发表的硕士论文)。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McMurray, AJ 和 Simmers, CA (2020)。代际多样性对工作场所精神和宗教的影响。《愿景:商业视角杂志》, 24 (1), 70-80。 <https://doi.org/10.1177/0972262919884841> 皮尤研究中心 (nd)。宗教景观研究。<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religious-landscape-study/> 皮尤研究中心

(2012 年 12 月 18 日)。全球宗教格局。<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2/12/18/global-religiouslandscape-exec/> Sagan, C. (2011)。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是黑暗中的蜡烛。Ballantine Books。

Schieman, S. (2010). 社会经济地位与关于上帝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的信念。

宗教社会学, 71 (1), 25-51. <https://doi.org/10.1093/socrel/srq004> Schwadel, P. (2016). 高等教育是否导致宗教衰落: 高等教育对人际和人际宗教信仰影响的纵向分析。社会学季刊, 57 (4), 759-786. <https://doi.org/10.1111/tsq.12153> Schwadel, P. & Sandstrom, A. (2019 年 5 月 24 日)。按照传统标准,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低于异性恋成年人。皮尤研究中心。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5/24/lesbian-gay-and-bisexual-americans-are-less-religious-than-straight-adults-by-traditional-measures/>

Truett, KR (1993). 保守主义中的年龄差异。人格与个体差异, 14 (3), 405-411. [https://doi.org/10.1016/0191-8896\(93\)90309-Q](https://doi.org/10.1016/0191-8896(93)90309-Q) Wikifur. (nd). 按出席人数列出的会议列表。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访问自 https://en.wikifur.com/wiki/List_of_conventions_by_attendance Worthen, MGF (2020). 彩虹浪潮? 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 LGBTQ 自由主义政治观点: 对性、性别和酷儿身份认同差距的探索。性研究与社会政策, 17 (1), 1-22. <https://doi.org/10.1007/s13178-019-00393-1> Zell, E., & Bernstein, MJ (2014). 你可能认为你是对的……年轻人比他们意识到的更自由。社会心理与人格科学, 5

(3), 326-333.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3492825>.

第 4 部分。

一切都在你的脑海中: 毛茸茸的心理学。

第 18 章。

各行各业都有: 个体差异。

斯蒂芬·雷森、考特尼“努卡”·普兰特。

心理学是研究行为及其驱动力的思想的学科。换句话说, 心理学家的工作就是理解和解释人们行为方式的原因。我们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非常复杂: 大多数行为都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 是多种因素的产物

数十甚至数百个独立变量, 其中许多变量并不总是显而易见或大小相等。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某一特定行为呢? 一种方法是区分内因和外因。例如, 如果我们想象珍妮打了她的同学菲尔, 我们可以问这种行为是珍妮内心某事的产物, 还是珍妮外部某事的产物 比如房间的温度或噪音, 或者菲尔是否在挑衅珍妮。社会心理学家倾向于研究行为的外部驱动因素, 关注我们周围的人以及哪些直接和长期因素可能导致了这种行为;

他们的工作基于这样一个理念: 大多数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出类似的反应。相比之下, 人格心理学家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身上: 哪种人会这样做, 在不同情况下他们会做出类似的行为吗? 在本章中, 我们将戴上人格心理学家的帽子, 看看个体差异: 是什么让一个人

是什么让他们在相同情况下的反应与其他人不同? 这通常包括使用专门设计的测量方法来评估一个人在某个维度上的得分, 然后将该得分与其他人或其他得分的测量值进行比较。它们还可用于评估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 例如某人是否变得更加成熟或不那么具有攻击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章通常被设计为关于个体差异的一章, 因为它回顾了我们多年来使用各种个体差异测量方法进行的研究。但我们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 我们将要研究的一些变量不一定是变量

人格心理学家通常会关注的。事实上, 本章也有点像是包罗万象的一章, 包含了一些不合适的有趣结果。

1 思考个体差异的另一种方式是问“我们携带什么”。

它会随着我们的处境而改变,影响我们的性格、心态、偏见和其他思维怪癖吗?”

个性是指“个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的典型模式”。

(Funder & Fast,2010,第 669 页)。换句话说,性格就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下始终表现出的、能够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来的特质。性格研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就提出了数百种不同的变量来区分人们。³ 然而,今天大多数研究人员使用的是“大五”性格模型 (Goldberg,1990;Gosling 等人,2003;John,1990)。这五个特质或维度是每个人都属于的光谱。人们很少会落在连续体的最高或最低端;相反,人们在以下方面处于中间位置:(1) 外向性与内向性 (2)宜人性与对抗性 (3)

尽责性与冲动性 (4) 神经质与情绪稳定性 (5) 对新体验的开放性与封闭性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回顾每个维度的含义以及它们对心理学家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将具体研究兽迷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些维度上的得分,以及这些分数能告诉我们哪些关于他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的的信息。 外向性 外向性是“一个人外向、精力充沛和体验积极情绪的程度”(Funder & Fast,2010,第 679 页)。⁴

2 如果有帮助,您可以将本章视为具有替代标题。

“杂项发现”。话虽如此,但发现有些杂乱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再有趣。事实上,如果它们不有趣,我们早就把它们从书里删掉了! ³ 把人格特质想象成化学中的元素是有帮助的:一切。

宇宙中的物质是由相同基本元素的某种组合构成的。不同物质的巨大差异就是这些不同组合的产物。同样,性格特征代表着基本元素,这些基本元素的不同组合和数量导致了数十亿不同的人 所有人都可以根据每个人格特征的多少进行有意义的比较。⁴ 让我们简要纠正人们对外向性的一个常见误解:

外向性并不意味着“喜欢人”。这是相当常见的。

正如您所预料的,外向性较高的人比内向的人拥有更多的朋友 (Feiler & Kleinbaum,2015),更容易被社交媒体吸引 (Azucar 等,2018),关系满意度更高 (参见 Ozer & Benet-Martínez,2006)并且报告的性功能障碍症状更少 (例如,难以维持勃起,无法达到性高潮;Allen & Walter,2018)。

外向性还与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Sun 等人,2018 年)、更低的孤独感 (Buecker 等人,2020 年)和更活跃的身体活动 (Rhodes & Smith,2006 年;Wilson & Dishman,2015 年)有关。外向性得分较高的人往往会直面问题 (Connor-Smith & Flachsbarth,2007 年),认为自己更有创造力 (Karwowski & Lebuda,2016 年),重视刺激和成就 (Fischer & Boer,2015 年),对工作更满意 (Judge 等人,2002 年),并且更喜欢充满活力和节奏感的音乐 (Rentfrow & Gosling,2003 年)。我们通常生活在一个奖励外向性的社会 人们被鼓励在工作中建立人际网络,尽管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大多数人仍然需要从事需要与他人面对面互动的工作 (例如客户服务、会议)。然而,有些情况下外向性也有其缺点。例如,外向性得分较高的人也

更有可能相信谣言 (Lai et al., 2020)、欺负他人 (Mitsopoulou & Giovazolias, 2015)、从事危险性行为 (Allen & Walter, 2018) 和饮酒更多 (Hakulinen et al., 2015)。具体到粉丝行为,外向性与体育迷的强迫性消费 (Aiken et al., 2018) 有关,而与毛茸茸、动漫和幻想体育迷的更有权利的粉丝有关 (Shaw et al., 2016)。“宜人性宜人性是“一个人合作、热情和与他人相处的程度”(Funder & Fast, 2010, p. 679)。因此,宜人性得分更高的人并不奇怪。

喜欢在家里安静地度过时光的普通人会说“我讨厌别人,所以我一定是个内向的人”或“你善于与人打交道,你一定是个外向的人!”外向性更多的是关于对高能量情况的刺激和反应的偏好程度。我们为学生概念化它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影响

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它能让你精力充沛,那么你可能在外向性方面得分较高。如果这更有可能让你感到筋疲力尽,那么你的外向性得分可能较低。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想“嗯,有时是这个,有时是那个”,那么你和大多数人一样,可能处于中间位置,而不是处于量表的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

参与更多亲社会行为 (Thielmann 等人,2020),具有更强的宗教信仰和行为(例如志愿服务;参见 Ozer & Benet-Martínez, 2006),更重视仁慈 (Fischer & Boer,2015),同时较少参与性不忠等负面行为 (Allen & Walter,2018)。因此,随和的人通常也受他人喜爱,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往往比不太随和的人更少感到孤独 (Buecker 等人,2020)。高度随和的人往往相当谨慎和体贴 (Giluk, 2009),并将未来置于现在之前 (Kooij 等人,2018),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太可能沉迷于智能手机

(Erdem & Uzun,2022)并且更有可能对工作感到满意 (Judge 等,2002)。
尽责性 尽责性是“一个人的可靠性、组织性和准时的程度”(Funder & Fast,2010,第 679 页)。这包括在行动之前更有可能考虑他人的感受和愿望。因此,与宜人性一样,尽责性与更少的性不忠 (Allen & Walter,2018)、更少的孤独感 (Buecker et al.,2020)、更少的欺凌行为 (Mitsopoulou & Giovazolias,2015)以及更少的反社会和犯罪行为(参见 Ozer & Benet-Martínez,2006)有关。尽责性通常与正念 (Giluk,2009)和思考一个人的行为的未来影响 (Kooij et al.,2018)有关。高度尽责的人更喜欢直面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 (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并且经常

追求完美 (Stricker 等人,2019 年)。结果通常体现在他们的成就上:他们更擅长学习第二语言 (Chen 等人,2021 年),在学校表现更好 (Noftle & Robins,2007 年),对工作更满意 (Judge 等人,2002 年),身体素质更高

更活跃 (Rhodes & Smith,2006),甚至更喜欢欢快的传统音乐风格 (Rentfrow & Gosling,2003)。当然,提前计划和思考确实会让高度尽责的人更有可能珍视顺从和谨慎行事带来的安全感 (Fischer & Boer,2015),但他们也不太可能过量饮酒 (Hakulinen et al.,2015)并沉迷于智能手机 (Erdem & Uzun,2022;Marengo et al.,2020)或互联网 (Kayi et al.,2016)。神经质 (情绪不稳定)神经质描述“个体担忧、对压力的反应和体验负面情绪的程度”(Funder & Fast,2010,第 679 页)。高度神经质的人往往会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产生强烈、不可预测和高度反应性的情绪

他们经历情绪高涨和情绪低落。因此,神经质得分高的人往往更容易焦虑和抑郁 (参见 Ozer & Benet-Martínez,2006),主观和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Sun et al.,2018)。神经质也与饮食失调有关

(Farstad 等人,2016 年)、问题应对策略(例如,退缩)(Connor-Smith & Flachsbart,2007 年)以及创伤事件后的复原力较差(Oshio 等人,2018 年),这通常是由于这种难以控制负面情绪的强烈倾向所致。神经质可能导致与他人的问题(参见 Ozer & Benet-Martínez,2006 年),包括性功能障碍(例如,难以维持

勃起或性高潮;Allen & Walter,2018 年)、婚姻满意度降低(Sayehmiri 等人,2020 年)、孤独感增强(Buecker 等人,2020 年)、攻击性(Hyatt 等人,2019 年)、欺凌(Mitsopoulou & Giovazolias, 2015),并且更有可能相信虚假谣言(Lai et al., 2020)。最后,为了说明与神经质相关的过度行为,高度神经质的人更有可能沉迷于智能手机(Erdem & Uzun, 2022)和互联网(Kayi et al., 2016),注意力不集中(Giluk, 2009),并且尽管表现出完美主义倾向(Stricker et al., 2019),但从事的工作更多是适得其反的

行为(Grijalva & Newman,2015),并且通常对工作不太满意(Judge 等人,2002)。对新体验的开放性 大五人格特质中的最后一个,对新体验的开放性

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开放度和审美水平”(Funder & Fast, 2010, p.)。

679)。对新体验的开放性与更自由的政治态度和更低的右翼威权主义有关(见 Ozer & Benet-Martínez, 2006),这反映在他们对性等问题的开放态度上(Allen & Walter, 2018),例如非常渴望进行自愿的非一夫一妻制(Moors et al., 2017)。开放性还与更重视普遍主义有关(Fischer & Boer, 2015),其中包括更多针对他人的亲社会行为(Thielmann et al., 2020)

开放性高的人更容易脱离自己的团体(Tidikis & Dunbar,2019)并更认同世界社区(Jenkins 等人,2012),这也往往使人们更愿意体验不那么孤独(Buecker 等人,2020)。开放性高的人通常与创造力有关(Karwowski & Lebeda,2016),这反映在以下研究结果中:能够更好地学习第二语言(Chen 等人,2021)、清醒梦的频率更高(Hess 等人,2017),更喜欢反思性和复杂的音乐(Rentfrow & Gosling,2003)。

毛茸茸动物的五大性格特征。

现在我们已经向你介绍了五大措施,我们可以问一下,作为一个群体,兽迷们通常

得分。多年来,我们在进行的许多研究中都包含了大五维度,通常使用 Gosling 等人(2003 年)的简短 10 项测量法,因为调查的空间限制。如图 18.1 所示,沿着

每个维度在研究中都相对稳定,这暗示了我们的结果的一致性。5 作为一个群体,兽迷在经验开放性方面得分最高,其次是随和性、尽责性和情绪稳定性(神经质连续体的另一端),外向性排在最后,这是唯一一个兽迷倾向于接近或低于 7 分制中点的维度。综合起来,这些发现似乎符合许多外行对兽迷的观念。首先,兽迷的幻想主题和

它的高度创造性似乎吸引了那些对新体验持高度开放态度的人们。

同样,粉丝群体所看重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见第 19 章)与兽迷在随和性和开放性方面的高得分相一致。另一方面,兽迷的外向性得分较低,这与以下观点相一致:兽迷代表一群习惯于成为壁花或局外人的群体,他们可能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与爱好相关的孤独活动(例如阅读、写作、绘画)。

5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采用的测量方法很小,因此容易发生。

波动或“随机噪声”。

图 18.1. 人格维度随时间变化的平均评分(7 分量表)。

大五人格特质:毛茸茸爱好者与其他样本虽然观察毛茸茸爱好者在大五人格特质上的得分很有用,但这些平均值本身可能并不是特别有用。

例如,虽然我们将兽迷描述为对体验相当开放,但如果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在体验开放性方面的得分高于兽迷,那么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描述。为了测试这种可能性,我们将兽迷在五大人格特质上的得分与动漫迷、幻想体育迷和大学生的得分进行了比较 (Reysen 等人,2016 年)。如图 18.2 所示,在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得分方面,兽迷通常与幻想体育迷和大学生相当。

然而,在尽责性方面,兽迷的得分低于大学生 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大学生可能被期望擅长计划和组织,例如

进入大学后,

6 当然,正如我们在第 13 章中看到的,大多数兽迷本身都是大学生。

或曾经的大学生,这可能意味着,即使在大学生中,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2011 2012 2014 2017 2018 2019。

开放性情绪稳定。
尽责性 宜人性。
外向。

与动漫迷相比,兽迷在外向性、亲和性和尽责性方面的得分明显更高,这意味着兽迷比动漫迷更符合传统的“极客”刻板印象 (例如,宅男、痴迷、在线争论)。

图 18.2.样本间平均比较 (7 分量表)。

最后,我们要注意,与图 18.1 一致,在所研究的群体中,兽迷在经验开放性方面非常独特,得分比其他群体高出相当多。这可能表明,即使在其他粉丝群体和其他人口统计学上可比的人群 (例如大学生)中,兽迷也特别有创造力,愿意接受新奇和非传统的事物。与其他测量指标的相关性当我们研究这些不同的人格变量时,很容易陷入名义谬误 认为命名某物意味着理解某物。如果不小心,测量和标记人格特质可能会让我们陷入这个陷阱。例如,想象一下你是第一个观察到铁屑围绕磁铁排列成一定图案的人。你决定将这种现象标记为“磁性”。

兽迷们的尽责程度可能稍微低一些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不那么需要遵守规则和惯例。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开放性。

情绪稳定。

尽责。

宜人性。

外向。

毛茸茸的运动动漫学生。

太好了 现在我们知道它被称为磁性。但称它为磁性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粒子会以它们的方式排列吗?这个标签能帮助我们理解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吗?标签本身并不是解释,我们也不会仅仅通过给它命名就获得更多关于这种现象的信息。同样的

这对于我们衡量兽迷的性格特征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指着那些非常有创造力的兽迷说:“看,那些兽迷非常乐于体验”,如果有人问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可以说:“好吧,看看他们 他们做的事情很有创意!”但这一切都是循环的:兽迷乐于体验,因为他们很有创造力,他们很有创造力,因为他们

开放性这种性格特征在兽迷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为了打破这种循环,我们需要在性格特征的探索中增加第二阶段:除了测量兽迷的性格特征之外,我们还必须看看这些特征是否有意地预测了其他有趣的想法、感受或行为。回到我们的磁铁例子,将磁铁周围的铁屑标记为磁性并不是那么有用,但说“磁性的东西会倾向于吸引其他磁性的东西”,并表明吸引铁屑的磁铁会对钴或镍屑做同样的事情,但不会吸引塑料屑,这是有帮助的。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人格的五大维度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兽迷的粉丝相关变量。这些发现的总结版本可以在表 18.1 中找到。结果表明,五大人格特质远非兽迷相关变量的唯一预测因素,也不太可能成为最大的预测因素。尽管如此,它们为理解兽迷行为这一复杂难题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例如,在与其他兽迷见面时,外向性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预测因素,可以预测哪些兽迷会外出参加聚会和会议,哪些兽迷会呆在家里。相比之下,外向性对与其他兽迷在线互动(例如在论坛和 Telegram 群组中)的预测作用要小得多。这可能表明,外向性较低的人与其他兽迷在线互动比其他兽迷面对面互动更容易。并且,与此相关,外向性也是公开兽迷身份的最有力预测因素

就是向其他人透露你的毛茸茸身份。正如我们在第 21 章中展示的那样,并不是每个毛茸茸的人都感到舒服向周围的人透露他们的毛茸茸的身份。

耻辱,但外向的兽迷似乎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无论是因为他们更自信、不太受耻辱的困扰,还是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朋友圈和更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利用。

表 18.1. 大五人格维度与粉丝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变量 EAC ES O 频率聚会 .21** .04 .09** .04 .05 频率约定 .20** .08** .06* .06*

.07** 频率在线论坛 .06* .05 .02 .01 .06* 披露 Furry ID .17** .03 .02 .02 .10** Fursona 识别 .07* .11** .07* -.01 .19** 物种识别 -.05 .10** -.01 -.11** .09** 物种喜好 -.03 .03 -.05 -.04 .09** 物种精神 .003 .12** .05 -.04 .07* 频率更改 Fursona .02 -.05

-.09* -.12** .02 与动物团结一致 .04 .20** .06 -.06 .22** 对新皮草的负面看法 -.10** -.20**
.01 -.06 -.23** 精英主义 自我膨胀 .07* .01 .03 .08** .04 精英主义 其他-贬低 -.04 -.16** -.04 -.04 -.11** 注意。 * p 互联网 --> VCL --> Anthrocon 网站 --> fursuits --> fursuits = 完全成熟的毛茸茸”。

“我小时候很喜欢《狐狸与猎狗》。这让我喜欢上了狐狸,并开始研究狐狸。互联网、动漫中的拟人化和其他东西让我完全成为了狐狸的粉丝。”

“我第一次接触到它,是在看到一些关于 Pokémon/Sonic 同人画的严肃讨论之后。对细节的关注、建设性的批评和对生物学准确性的坚持让我着迷。”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迷恋这些角色,也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如此着迷。十年前,我偶然看到了 MTV 的《Sex 2k》节目,它恰好是关于毛茸茸的。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我认同这个粉丝群体”。

主题五:朋友（12.1%）。

第五个主题不言自明:一位朋友向参与者介绍了粉丝群。

“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兽迷圈,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探索。不知不觉中,我就迷上了它,我想出了自己的兽设,从此我就成了一名兽迷。”

“一位朋友向我展示了 furraffinity,并爱上了这个网站（和这位朋友）”。

“我的朋友向我指出了粉丝群体。很快我就意识到我是兽迷。”

主题 6:热爱动物/自然（4.9%）。

这个主题反映了人们对动物和自然的热爱最终使他们成为粉丝群体的反应。

“我一直对动物很感兴趣。我在幼儿园时去过动物园。小时候我扮演过小猫和主人（我是小猫）。我在小学时开始研究与动物相关的话题。

在祖母的农场里和马和狗一起度过时光。我一上网就在网上找到了毛茸茸的动物社区。我在大学学习动物学。我一直对其他物种（非人类）的世界观很着迷。”

“我一生都喜欢鸟类。我发现很多人也喜欢。我现在觉得我“正常”和我一样有强烈的感受。请随意对我最喜欢的主题进行“沉迷”！

“一直很喜欢动物,经常认为拥有动物的特征（尾巴、感官等）会很有趣/很酷...”
这种热爱很好地融入了我的写作和对网络漫画的热爱。我最喜欢的总是有动物,我作品中的角色大多是拟人化的动物。从那以后,我成为毛茸茸的狂热粉丝只是一小步。”

主题 7:角色扮演和第二人生（4.2%）。

另一种发现途径是通过角色扮演和/或第二人生。

“20 世纪 90 年代 (早期) 在 AOL 上的角色扮演”。

“通过开始在 Tapestries MUCK 上进行角色扮演,找到我喜欢的艺术品,并在社区内结交朋友。”

“我从小就一直对狐狸情有独钟。网上的经历,尤其是 Second Life 让我成为了它的粉丝,让我更加认真地考虑我与它的联系”。

主题八:不同的粉丝群 (3.6%)。

一些粉丝还通过在不同的粉丝圈中的接触找到了加入兽迷圈的途径 这一发现与许多兽迷也是其他粉丝圈成员的事实相重叠 (例如,动漫、科幻小说;见第 11 章)。

“这件事发生在 1975 年的 Gen Con 大会上。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非“卡通”的拟人化艺术。它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我意识到粉丝圈的存在之前,它一直陪伴着我很多年。找到粉丝圈对我来说完全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意外。”

“1980 年世界科幻大会上的毛茸茸艺术”。

“我在 1996 年发现了星际火狐 (Star Fox) 的粉丝圈,并在 1999 年发现了兽迷圈。我一直潜水,但直到 2008 年才愿意承认自己是兽迷。”

“我在一个动漫网站上偶然发现了 furtopia,并且了解了这个社区”。

主题 9:色情 (3.1%)。

这一点也很容易解释:在偶然发现毛茸茸色情内容后,参与者发现了毛茸茸的狂热粉丝群。⁵

“发现了色情内容,发现其中还有更多内容,变得毛茸茸的”。

“我看了很多 yiff,然后变成了一个毛茸茸的粉丝,我不再看 yiff,但我现在更像是一个毛茸茸的粉丝比那时更甚。”

主题 10:家庭/重要他人 (2.1%)。

最后一个主题体现的是通过家庭成员或关系伙伴被介绍到粉丝群。

“我开始和一个毛茸茸爱好者约会,通过他,我也开始享受毛茸茸的粉丝生活。”

“我的女朋友是一名毛茸茸艺术家。她把我介绍给了这个社区。从那以后,事情就开始滚雪球般发展了。”

“我的儿子是个毛茸茸的爱好者,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社区 (以及制作毛茸茸的衣服和配饰!)”

5 这一发现与我们在第 10 章和第 19 章中讨论的研究一致。

这表明,尽管色情内容在兽迷中很常见,但它很少是兽迷对兽类媒体产生兴趣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约 3% 的兽迷通过对兽类色情内容的兴趣找到了自己的粉丝群

如果毛茸茸首先是大多数毛茸茸爱好者的一种恋物癖,并且与毛茸茸主要受性别驱动的刻板印象相悖(见第21章),那么这个数字预计会更高。

定量研究进入毛茸茸的路线。

上述调查结果本质上是开放式的,这意味着我们(研究人员)负责对回答进行分类和整理。由于这可能导致我们自己的偏见或解释影响调查结果,因此我们还收集了有关该主题的定量数据。

具体来说,我们要求粉丝评价不同来源对他们成为兽迷的兴趣的影响程度(1 = 绝对没有影响,7 = 非常重要的影响)。如图 19.1 所示,许多评价最高的影响力与我们上面确定的主题一致,还有一些额外的类别(兽迷们在会议上的对话中向我们建议的)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背景信息。例如,虽然特定媒体是从开放式数据中提取的共同主题,但定量数据更进一步表明,这种媒体主要由艺术品组成,通常是动画(迪士尼电影是最常见的具体例子之一)。

图 19.1.对一个人决定成为兽迷的影响因素评级(7 分量表)。

综合起来,这些研究揭示了关于兽迷成为兽迷群体的几个关键点。
首先是很多毛茸茸的描述。

2 3 4 5 6 7 不同的粉丝群(例如动漫) 宠物 特定的电影 朋友 写作 迪士尼漫画/网络漫画 特定的经历
其他童年影响 动画片 特定的物种 我内心的一种感觉 艺术品 互联网。

他们认为,进入粉丝圈是偶然的,而不是刻意寻找粉丝圈的。第二,这些进入粉丝圈的途径与以往对体育迷的研究有很大不同。

事实上,与体育迷(一种更主流的兴趣)的道路相比,兽迷的道路更接近动漫迷(另一个小众的、基于媒体的粉丝圈)。6 第三,兽迷们通常描述说,他们突然有了一些“灵感”,他们正在做一些与兽迷相关的事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在了兽迷社区中。这种偶然的事件让许多人觉得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人,这种想法听起来很像满足了归属感的需求,我们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讨论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把注意力从进入粉丝圈的途径转移到更直接地关注驱使兽迷们对他们的兴趣和兽迷社区的具体动机上。Wann 的粉丝动机 Daniel Wann 可以说是最著名的粉丝心理学家。事实上,他在粉丝心理学方面的工作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写一篇关于粉丝动机的论文而不少于引用他一次。

通过对体育迷的研究,Wann (1995) 提出了八种动机,他认为这些动机可以推动人们

他们对体育的兴趣有以下几个方面:(1)归属感(与粉丝圈中的其他人产生联系感)、(2)家庭(有机会与家人在一起)、(3)美学(粉丝兴趣的艺术美感)、(4)自尊(兴趣使人自我感觉更好)、(5)经济(成为粉丝带来的经济收益)、(6)良性压力(兴奋或积极的压力)、(7)逃避(有机会摆脱日常生活的烦恼)和(8)娱乐(愉快的体验)。他对这八种不同的动机进行了衡量,发现,

6 这可能是内容可用性或粉丝群可访问性的产物。

主流观众:尽管人们必须积极尝试不接触体育媒体,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毛茸茸的粉丝群体的存在;事实上,我们最常见的反应之一

向外行人描述我们的工作,最常问的问题就是问我们什么是毛茸茸。出于这个原因,毛茸茸爱好者可能需要偶然进入这个圈子,因为主流对毛茸茸爱好者的了解程度低于对足球爱好者的了解程度。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毛茸茸大会规模的扩大而改变,越来越多的人花时间沉浸在互联网文化中(毛茸茸爱好者通常更常见于互联网文化),以及随着《疯狂动物城》等电影和《马男波杰克》等以拟人化动物角色为特色的电视剧在主流取得的成功而改变。

在体育迷中,评分最高的动机是娱乐、愉悦感、归属感和自尊。这些变量也与球迷身份(即球队认同)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大多数体育迷之所以成为体育迷,是因为它很有趣,他们喜欢不知道比赛结果如何的那种兴奋或刺激,他们喜欢和其他体育迷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球迷兴趣增强了他们的自尊心(例如,当他们的球队获胜时感到自豪)。

虽然 Wann 的量表是针对体育迷开发的,但也没有理由不能轻松地将其用于衡量其他粉丝的动机。为此,Schroy 等人(2016)对兽迷、动漫迷和幻想体育迷样本进行了 Wann 量表的改编。该量表包括 Wann 最初的八个动机以及两个看似合理的附加动机

动机(寻求他人的关注和对兴趣的性吸引力)。如图 19.2 所示,兽迷在这个量表中评价最高的动机包括娱乐、逃避和归属感。这些与动漫迷和幻想体育迷的动机基本一致,尽管兽迷在逃避现实方面的得分更高,在归属感方面的得分也远高于其他两组,在娱乐性方面的得分也高于幻想体育迷,但高于动漫迷。虽然兽迷在性吸引力和自尊方面的得分确实比动漫迷或幻想体育迷高得多,但相对而言,这些特定的动机在列表中排名相当低,绝不是参与兽迷圈的最重要动机。

图 19.2. 毛茸茸、动漫和幻想体育迷对参与各自粉丝社区的动机的评分(7 分制)。

我们通过一种称为回归分析的分析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后续分析。简而言之,我们运行了一对统计模型,其中参与者在所有十种不同动机上的得分可以同时预测粉丝的粉丝身份或粉丝群体得分。粉丝身份和粉丝群体的结果分别如图 19.3 和图 19.4 所示。在图 19.3 中,我们可以看到,粉丝身份(特别是对毛茸茸内容的兴趣)最强烈地受到归属感的渴望的预测,其次是较小但仍然很重要的性吸引力驱动力;娱乐和家庭也成为粉丝身份的相当弱的预测因素。相比之下,粉丝群体得分

对粉丝社区的兴趣几乎完全是出于归属感的渴望,而娱乐则是一个弱得多的次要动机。

1 2 3 4 5 6 7.

- 性吸引力。
- 注意力。
- 娱乐。
- 逃脱。
- 良性压力。
- 经济的。
- 自尊。
- 审美的。

家庭。
归属。

毛茸茸的动漫运动。

图 19.3.动机回归可预测兽迷的粉丝程度。标准化 beta 值显示,* p < .05。

图 19.4. 动机回归可预测兽迷的粉丝认同程度。
呈现标准化 beta 值,* p < .05。

-0.05 0 0.05 0.1 0.15 0.2 0.25 0.3 审美 经济 关注 逃避 自尊 良性压力 家庭*娱乐*性吸引力*归属感*。

-0.05 0 0.05 0.1 0.15 0.2 0.25 0.3 0.35 0.4。

经济的。
审美的。
注意力。
性吸引力。
自尊。
良性压力。
家庭。
逃脱。
娱乐*。
归属*。

这些结果与体育迷（例如 Wann,1995)的发现以及我们对兽迷的开放式问题的结果相吻合,表明归属感是兽迷参与的最大驱动力,就像动漫和幻想体育迷一样。结果还表明,在兽迷参与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一个人对某件事的普遍兴趣与他对粉丝社区的兴趣有何不同
虽然两者都主要受到归属感需求的驱动,但一些动机,比如性兴趣,是驱动粉丝身份而非粉丝文化所独有的。或者换句话说,兽迷对毛茸茸媒体的兴趣可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对毛茸茸色情的兴趣驱动,但毛茸茸色情在兽迷成为毛茸茸粉丝文化一部分的动力中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心理需求在上一节中,我们研究了特定于粉丝兴趣的动机变量。然而,人类是复杂的生物,受多种其他因素的驱动,这些因素远不止他们的粉丝兴趣。例如,粉丝社区只是人类归属群体的更广泛倾向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们可以问,驱动我们更广泛的社会行为的一些动机是否也会迫使我们加入粉丝团体。为此,我们将转向 Vignoles 等人的工作。（2006)提出了驱动我们作为社会物种的行为的六个关键动机：(1)自尊（对自我价值的认知），(2)连续性（寻求过去、现在和未来自我叙述之间的联系），(3)独特性（希望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4)归属感（与他人的联系感），(5)效能感（感到自信和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及(6)意义（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感受）。研究人员观察到,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会认同那些满足这些心理需求的群体。基于这项研究,我们测量了这六个变量

在对兽迷的样本中,除了四项已确定的心理需求外,还有:对社会支持的需求（例如 Haslam 等人,2018 年;Smodis-McCune 等人,2022 年）,需要感觉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是有效的（Swann,1983 年）,需要感受到对生活的控制感,

以及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感知减少 (Hogg,2000)。具体来说,我们要求毛茸茸爱好者评价加入毛茸茸社区对十种不同需求的满足程度,以此来衡量是什么促使毛茸茸爱好者参与毛茸茸的粉丝圈。如图 19.5 所示,最大的激励因素是粉丝群体满足其对社会支持、归属感、独特性和自尊的需求的能力。

图 19.5.通过参与粉丝团满足的心理需求的平均评分 (7 分量表)。

2 2.5 3 3.5 4 4.5 5 5.5。

减少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验证了我的世界观。

让我感受到“意义”。

在我的生活中。

让我的生活有了一种连续感 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连续性。

为我提供了世界观 (看待世界的视角)。

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能力、有才能的人。

让我有了自尊感。

使我与其他人相比与众不同、独一无二。

让我感到与他人亲近,或被他人接受。

给予我友谊,在我需要时为我提供社会支持。

图 19.6.心理需求回归可预测兽迷的粉丝程度。标准化 beta 值显示,* p < .05。

图 19.7. 心理需求回归可预测兽迷的粉丝认同程度。
呈现标准化 beta 值,* p < .05。

-0.1 0 0.1 0.2 0.3 0.4。

- 权限。
- 减少不确定性。
- 社会支持。
- 提供世界观。
- 连续性。
- 归属。
- 验证世界观。
- 独特性*。
- 自尊*。

意义*。

-0.05 0 0.05 0.1 0.15 0.2 0.25 0.3 减少不确定性能力连续性提供世界观独特性验证世界观意义归属感*自尊*社会支持*。

与我们研究 Daniel Wann 动机的方法类似,我们运行了另一对回归模型,其中十种不同的动机可以预测粉丝和粉丝群体的得分。如图 19.6 所示,生活中的意义是粉丝群体最强大的动机,其次是自尊和独特感。相比之下,社会支持、自尊和归属感是粉丝群体认同的动机(见图 19.7)。结果再次说明了不同的因素如何激发毛茸茸爱好者对毛茸茸内容的兴趣以及他们对毛茸茸粉丝群体的兴趣。或者,换句话说,当问是什么激发了毛茸茸爱好者的兴趣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在问是什么激发了人们对毛茸茸主题媒体的兴趣,还是是什么激发了毛茸茸爱好者将自己认定为毛茸茸社区的一部分。本研究结果与第 6 章中提出的结果基本一致,即粉丝身份似乎受到个人追求(意义和独特性)的激励,而粉丝身份则更多地受到只有通过团体成员身份才能获得的东西(即社会支持、归属感)的激励。最佳独特性 我们已经注意到,归属感(渴望成为团体的一部分)是毛茸茸爱好者认同他们的毛茸茸兴趣和毛茸茸社区的最强大动机之一。然而,我们也看到,对独特性或独特性的渴望也促使毛茸茸爱好者认同粉丝身份。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从定义上讲,属于一个团体,几乎就是将一个人的身份从个人身份转变为团体身份 与独特和与众不同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称为最佳独特性理论(Brewer,1991)的框架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动机。该理论的前提是人们希望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但也希望在合理的范围内融入一个群体。直观地看,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引人注目是可以的,但过于引人注目会让人不舒服(例如,想象一下在正式的黑色领带活动中,你是唯一一个穿着短裤和扎染 T 恤的人)。同样,成为一个团体的一部分可能会令人兴奋,但迷失在人群中的感觉(例如,失去自己的身份,成为机器中的另一个齿轮)可能会令人不安。为了平衡这些需求,人们会寻找满足这两种需求的“最佳平衡点”的团体:它们给我们一种归属感和被接受感,同时也让我们与他人区分开来。⁷ 最佳独特性理论已经。

⁷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最佳点”或平衡点在哪里会有所不同。

人与人之间。有些人有相当强烈的脱颖而出的需要,并且倾向于加入那些允许他们脱颖而出的群体(例如,非。

有大量研究(例如 Leonardelli 等人,2010)支持,包括研究表明音乐爱好者喜欢不太流行也不太冷门音乐(Abrams,2009),而动漫的铁杆粉丝也认为自己有很高的归属感和独特感(Reysen et al., 2017 年)。

图 19.8. 兽迷对独特性和归属感的感知相互作用以预测粉丝认同程度。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是否有助于解释是什么促使兽迷们认同兽迷圈,Reysen 等人(2016)要求兽迷们评价他们对于兽迷圈的归属感有多强烈(例如,“我感觉自己被包容并很好地融入了兽迷圈”),以及他们是否觉得兽迷圈与其他群体有区别(例如,“当

与非毛茸茸群体相比”)。最后,我们询问了毛茸茸爱好者他们对毛茸茸粉丝圈的认同程度。结果如图 19.8 所示,表明最强烈认同毛茸茸粉丝圈的毛茸茸爱好者是那些既有强烈的归属感,又觉得毛茸茸粉丝圈与其他粉丝群体不同的人 支持最佳独特性理论。简而言之,数据表明,毛茸茸爱好者成为毛茸茸爱好者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有些人不太需要脱颖而出,他们可能更喜欢加入规模较大或相当主流的群体。每个人都试图在这两种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找到不同的平衡点,不同的群体满足不同的人的需求。

- 2.
- 2.5.
- 3.
- 3.5.
- 4.
- 4.5.
- 5.
- 5.5.
- 6.

低独特度高独特度。

粉丝圈。

鉴别。

低属于。

高属性。

毛茸茸的粉丝可能会满足他们相互竞争的需求,以融入一个群体,同时又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CAPE 模型科学家喜欢创建分类、类别和理论框,并在其中组织世界。生物学家试图将所有生物物种组织成一个分类框架,而粉丝研究人员则试图区分不同类型的粉丝。例如,粉丝心理学家可能会试图区分某个运动队的铁杆终身粉丝和随意的、见风使舵的粉丝,后者在某支球队表现良好时会随波逐流。8 为了继续我们的比较,生物学家使用生物体的颜色、大小或形状等物理特征来区分一个物种与另一个物种。以类似的方式,粉丝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维度,可以沿着这些维度来

区分一组粉丝和另一组粉丝。一些提议的变量是动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能够根据粉丝的动机来区分一类粉丝和另一类粉丝(例如,粉丝

出于归属感需求而产生的粉丝可能与出于经济原因而产生的粉丝不同)。在 2021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Plante 等人梳理了文献,发现了研究人员用来区分粉丝的 28 种不同因素。我们使用统计分析将这些变量组合并浓缩,得出了一组四组变量,以首字母缩略词 CAPE 表示:(1)承诺(对主题的兴趣程度,包括忠诚度、记住主题知识、参与粉丝活动), (2)资产(从兴趣中受益的程度,包括经济利益或成就感), (3)存在感(兴趣吸引粉丝注意力的程度,包括逃避现实、积极的压力和提供新奇的体验),以及 (4)表达(粉丝群体的重要性和意义的程度,包括培养个人

成长或作为创意的出口)。在本节的剩余部分,我们将回顾这四个维度如何与毛茸茸的社区以及它们所做的事情相关。

8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科学家要费心使用这些盒子和类别,那么。

答案是,这些差异会带来实际差异。例如,了解一只鸟属于一个物种而不是另一个物种有助于生物学家预测它的行为(例如,它是在树上还是在地上筑巢)。对于粉丝来说,这些类别有助于我们预测与粉丝相关的行为,例如购买和消费习惯或在困难时期坚持下去。

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兽迷在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我们首先在 CAPE 维度上研究了兽迷、动漫迷和不同兴趣(例如媒体、运动队、音乐团体)的大学生粉丝之间的差异。如图 19.9 所示,兽迷在表达维度上与其他粉丝相比最为突出,与其他群体相比,兽迷更有可能将他们的粉丝兴趣视为一种有意义的自我表达方式。

这与我们注意到的兽迷和其他粉丝群体之间的一些区别相当一致,例如,大多数兽迷都会创建代表自己理想版本的兽设(见第 7 章),而这一特征在动漫粉丝圈或其他粉丝圈(例如体育、音乐)中都缺乏可比的类似物。事实上,除了存在感维度(与其他粉丝群体的水平相当)之外,表达是兽迷 CAPE 维度中评价最高的维度,但其他粉丝群体则不然。

图 19.9. 兽迷、动漫迷和学生对粉丝兴趣维度 CAPE 模型的平均评分。

接下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回归分析,允许 CAPE 变量预测各种与毛茸茸相关的变量,以了解是否能够理解毛茸茸与 CAPE 动机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它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表 19.2 显示了与毛茸茸特定活动(包括媒体)相关的变量的分析结果。

2 2.5 3 3.5 4 4.5 5.

表达。

在场。

资产。

承诺。

毛茸茸的动漫学生。

消费、兽设、穿着兽装、精英主义和性内容。数据显示,兽迷的投入度得分告诉我们他们全面参与兽相关活动的情况。这与粉丝身份和粉丝圈认同(以及公开的兽迷身份)、穿着兽装和参加大会、花钱消费兽媒体、沉迷于兽媒体、认同自己的兽设、在兽迷中感受到更高的地位以及消费有关。

兽类色情内容。换句话说,与承诺相关的动机可以预测兽类的参与和消费行为。

表 19.2. 粉丝兴趣维度预测粉丝相关维度的 CAPE 模型。变量 CAPE 粉丝群 .43** -.03 .04 .35** 粉丝圈 .44** .002 .12** .19** 身份披露 .37** .17** -.10** -.03 毛茸茸年限 .30** -.04 -.12** -.03 大会数量 .22** .07* -.02 -.09* 毛茸茸相关网站数量 .26** .01 .07* -.05 全身毛茸茸服装数量 .17** .07* -.11** -.003 部分毛茸茸服装数量 .15** .13** -.08* -.04 过去一年穿着毛茸茸服装的频率 .27** .14** -.07 -.01 去年花费的金钱 .23** .13** -.03 -.08 参加大会/聚会 .34** .16** -.02 -.11** 阅读/发表论坛帖子 .26** -.04 .11** .04 消费媒体/新闻 .35** -.07 .11** .18** 收集商品 .44** .02 .004 .05 谈论毛茸茸 .27** .09* .04 .04 沉浸于毛茸茸媒体 .32** -.11** .09** .23** Fursona 识别 .20** .02 .06* .32** 群体内状态 .33** .28** -.14** -.07 对毛茸茸媒体的性吸引力 .22** -.12** .15** -.04 观看毛茸茸色情片的频率 .14** -.10* .14** -.01 注意。* $p < .05$, ** $p < .01$ 。

其他变量则讲述了一个更微妙的故事。与资产相关的动机与公开表示兽迷、参加大会、穿上兽装、为兽迷内容花钱以及在粉丝圈中的地位有关。相比之下,这些兽迷的参与度也略显肤浅。

毛茸茸内容,观看毛茸茸色情内容的可能性也较小。我们可能认为,这一维度与毛茸茸内容的联系较少,而与粉丝圈的社交元素的联系较多,尤其是受益于粉丝圈中的地位。相比之下,存在感得分主要与是否是较新的、不太开放的毛茸茸有关,也与在线毛茸茸互动、色情内容使用和对毛茸茸媒体的沉浸有关。这可能表明,毛茸茸与粉丝圈的互动主要是在线互动。⁹ 最后,最后一个维度 表达 与粉丝身份、毛茸茸认同和沉浸感联系最紧密

进入毛茸茸媒体,并可能表明毛茸茸的人主要对消费毛茸茸媒体感兴趣,而不是与其他兽迷互动(与参加大会呈负相关)。这些可能对那些将毛茸茸视为主要个人追求、表达或宣泄兴趣的兽迷来说,他们并不一定想或需要成为粉丝(或者,至少,不认为这与创建 fursona 本身的内容或过程一样具有吸引力)。¹⁰

表 19.3. 粉丝兴趣维度 CAPE 模型可预测性格和幸福感。变量 CAPE 身体幸福感 .18** -.04 -.09** .002 心理健康 .25** .01 -.14** -.02 关系幸福感 .24** .04 -.06 -.06 粉丝社会支持 .22** .12** .19** .21** 群体内帮助 .26** .15** .04 -.01 注。* $p < .05$, ** $p < .01$ 。

9 这也可能只是我们中一些毛茸茸的年轻一代的代表。

本章前面的发现表明,许多兽迷首先发现兽迷内容,然后开始潜伏在兽迷论坛或兽迷网站上,最后才参加兽迷活动和大会。这些兽迷可能只是处于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¹⁰ 我们讨论这些维度时,是针对假设的兽迷。

在一个维度上得分高而排除其他维度。实际上,大多数 furry 都是这四个不同维度的混合体,并且很难找到只在其中一个维度上得分高而排除其他四个维度的 furry。尽管如此,通过想象一个假设的在该维度上得分高的 furry 会是什么样子,有助于我们概念化这四个维度!

另一项分析允许 CAPE 维度预测幸福感的衡量标准。这项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毛茸茸动物不适应环境的刻板印象(第 21 章中描述),让我们看看是否有办法根据其潜在动机预测哪些毛茸茸动物最有可能表现出不适应环境。如表 19.3 所示,承诺是最重要的维度

与幸福感指标密切相关,或许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 22 章中提到的那样,承诺动机也与将粉丝视为社会支持来源以及从粉丝本身获得帮助有关。资产动机虽然也与社会支持和粉丝帮助有关,但与存在感指标无关,表达分数也无关。

另一方面,存在感是唯一与幸福感负相关的维度,可能为上述发现提供额外的背景信息。也许那些身体或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兽迷最不可能参加大会或从与兽迷面对面的互动中获益,或者可能是缺乏这种互动导致了他们的幸福感较低。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探讨这些关联,但它们确实表明,驱动兽迷的动机可能充分说明了他们参与粉丝圈的性质,以及这是否最有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有益、有害或基本无关。兽迷价值观在最后一节中,我们将重点介绍与动机相关的概念:价值观。价值观是广泛而重要的信念,人们用它来指导、证明和指导他们的行为 (Schwartz,1992 年)。虽然价值观本身并不是动机,但一个人的价值观会塑造他们的行为,使其符合他们的价值观。11 施瓦茨提出了十种普世价值观,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塑造人们的行为:12 (1)权力(重视地位和声望), (2)成就(重视野心和成功), (3)享乐主义(重视自我满足), (4)刺激(重视新奇和兴奋), (5)自我指导(重视探索和创造力), (6)普遍主义(重视社会正义和平等), (7)仁慈(重视帮助那些。

11 如果你把人想象成一枚火箭,那么动力就代表着推力,推动着火箭前进。

一个人朝着大致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比喻中,价值观代表血管或其他用于精确引导推力和引导火箭朝特定方向行驶的装置。12 虽然这些价值观可能存在于所有文化中,但它们并不一定存在。

程度相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可能平均而言优先考虑成就而非仁慈,而另一种文化中的人们可能优先考虑仁慈而非成就。

(8)传统(重视保存和维护规范/文化), (9)顺从(重视社会期望),以及(10)安全(重视自己和亲近他人的安全) (Schwartz & Boehnke,2004)。为了了解兽迷作为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是否与其他人不同,我们将兽迷对这十个价值观的评分与一组本科生的评分进行了比较,本科生的年龄和教育水平通常相当(见第 13 章)。如图 19.10 所示,兽迷主要受仁慈、自我指导和普遍主义的价值观驱动,大学生也是如此。然而,在传统、顺从和安全方面出现了显著差异。兽迷在这些指标上的得分明显较低,这与兽迷普遍进步的政治观点一致,其中可能包括违背传统(见第 17 章)以及他们的非主流性质,表明他们对遵守文化规范不感兴趣。

对传统和一致性缺乏兴趣也可能表明兽迷们更愿意接受改变,这一发现与他们更愿意接受新体验的倾向一致(见第 18 章)。

Bobowik 等人 (2011) 发现,对变化的开放性与更好的幸福感有关,Bond 等人 (2004) 发现,它与妥协、合作和解决问题有关,其他人发现,这种对变化的开放性与对环境的关注、亲社会价值观 (Uitto & Saloranta, 2010) 和政治行动主义 (Vecchione 等人, 2015) 有关。最后这些观点与以下事实相一致:兽迷也被发现具有很高的全球公民意识(见第 17 章)。

图 19.10. 毛茸茸爱好者和学生对普遍价值观的平均评分 (* $p < .05$, 7 分制)。

最后,我们可以借鉴社会身份视角(见第 6 章),该视角指出,当一个人作为特定群体成员的身份出现在脑海中时,该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就会被激活。换句话说,当兽迷们被提醒他们是兽迷(而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时,他们应该采取与该群体刻板相关的态度、情感和性格特征。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检查了兽迷们对相同十个价值观的评分,要求他们这样做两次:一次是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次是思考

毛茸茸爱好者将自己视为毛茸茸的动物。如图 19.11 所示,结果与我们将毛茸茸爱好者与大学生进行比较的结果基本一致,因为毛茸茸爱好者认为自己在将自己视为毛茸茸动物时比在日常生活中考虑自己时更不顺从、不太关心安全、更自我导向。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差异:毛茸茸爱好者更有可能认可享乐主义和刺激的价值观,而不太可能在将自己视为毛茸茸动物时重视成就。虽然未来的研究将深入探讨这些差异的具体细节,但就目前而言,只需指出毛茸茸爱好者不仅在激励和指导其行为的价值观方面与非毛茸茸爱好者不同,而且在毛茸茸爱好者群体内部,甚至在毛茸茸爱好者自身内部,在不同情况下也存在差异。

3 3.5 4 4.5 5 5.5 6 6.5 安全*。

一致性*。

传统*。

仁。

普遍主义。

自我指导。

刺激。

享乐主义。

成就*。

力量。

毛茸茸的学生。

涉及到这些价值观。这只会给“兽迷的动机”这一复杂而微妙的谜题再添一层。

图 19.11. 毛茸茸身份和日常自我认同对普世价值的评价 (* $p < .05$, 7 分规模)。

结论。

从理论上讲,回答“毛茸茸爱好者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就好像我们应该能够说“毛茸茸爱好者之所以是毛茸茸爱好者,是因为他们喜欢毛茸茸媒体”。但是,正如我们在整个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毛茸茸爱好者的动机是复杂、多方面的,并且因毛茸茸而异。当谈到毛茸茸爱好者如何进入粉丝圈时,他们的旅程似乎与其他粉丝群体(例如动漫和体育迷)有所不同,毛茸茸爱好者更有可能“偶然”进入粉丝圈,而不是通过朋友、家人和朋友的社交进入粉丝圈。

他们周围的群体。互联网、接触毛茸茸的媒体以及内心的普遍感觉都是最常见的加入粉丝圈的途径。至于是什么促使兽迷参与兽迷活动并加入兽迷圈,一些潜在的动机与其他粉丝团体的动机重叠,比如对娱乐的兴趣。其他动机,比如归属感的需要,也存在于其他粉丝团体中

(例如动漫迷、幻想体育迷),但远不及兽迷。我们可以借鉴。

3 3.5 4 4.5 5 5.5 6 6.5 安全*。

一致性*。

传统。

仁。

普遍主义。

自我指导*。

刺激*。

享乐主义*。

成就*。

力量。

毛茸茸的,非毛茸茸的。

最佳独特性理论等模型表明,社会心理动机在理解毛茸茸认同的二重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是一种脱颖而出和与众不同的方式,也是一种融入志同道合的社区的方式。以类似的方式,CAPE 模型向我们展示了毛茸茸爱好者与其他粉丝的不同之处,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说明了动机对毛茸茸爱好者的行为和幸福感的影响。最后,我们研究了毛茸茸爱好者所珍视的价值观如何有助于将他们与其他粉丝群体区分开来,并可能

解释是什么促使一个人选择兽迷群体而不是其他粉丝群体。我们还看到了美德是如何可塑的和特定于环境的,它会根据一个人是否将自己视为兽迷或非兽迷而变化。本章向我们展示了,在解释为什么兽迷成为兽迷时,没有简单的答案。将其归咎于恋物癖的表现或对一种美学的简单偏好忽略了大量证据表明兽迷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变量驱动的,这些变量显示了一个人对兽迷的兴趣的重要性,这是一种满足社交互动、娱乐、意义、自我表达以及对某些人来说的性满足的重要需求的方式。参考文献 Abrams, D. (2009). Social identity on a national scale: optimal uniqueness and young people's self-expression through musical preference.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2 (3), 303-317.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09102841> Bobowik, M., Basabe, N., Páez, D., Jiménez, A., & Bilbao, M. (2011). 欧洲人、西班牙本地人和西班牙移民的个人价值观和幸福感:文化重要吗?《幸福研究杂志》,12 (3),401-419.<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0-9202-1> Bond, MH, Leung, K., Au, A., Tong, KK, & Chemonges-Nielson, Z. (2004). 将社会公理与价值观相结合以预测社会行为。《欧洲人格杂志》,18 (3),177-191. <https://doi.org/10.1002/per.509> Brewer, MB (1991). 社会自我:论相同与不同的同时存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17 (5),475-482.<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1175001> Haslam, C., Jetten, J., Cruwys, T., Dingle, GA 和 Haslam, SA (2018). 新健康心理学:解锁社会疗法。劳特利奇。Hogg, M。

A. (2000). 通过自我分类减少主观不确定性:社会认同过程的动机理论。

欧洲社会心理学评论,11 (1), 223-255.<https://doi.org/10.1080/14792772043000040> Hsu, T. (2019 年 7 月 15 日)。阿波罗 11 号任务也引起了全球媒体轰动。《纽约时报》。<https://www.nytimes.com/2019/07/15/business/media/apollo-11-television-media.html> Leonardelli, GJ, Pickett, CL 和 Brewer, MB (2010)。最佳独特性理论:一个框架

为社会身份、社会认知和群体间关系提供指导。实验社会心理学进展,43,63-113.[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10\)43002-6](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10)43002-6) McPherson, B. (1975)。体育消费和消费主义经济学。DW Ball & JW Loy (Eds.), 体育和社会

order: 对体育社会学的贡献 (第 243-275 页)。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Plante, CN,Reysen, S.,Brooks, TR 和 Chadborn, D. (2021)。CAPE:粉丝兴趣的多维模型。

CAPE 模型研究团队。Reysen, S., & Plante, CN (2017)。粉丝、感知成熟度和建立恋爱关系的意愿:短期成熟度测量的应用。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Online,8 (1), 154-173。<https://doi.org/10.18485/kkonline.2017.8.8.8> Reysen, S., Plante, C.

N., Roberts, SE, & Gerbasi, KC (2015)。从社会身份角度看粉丝和非粉丝身份之间的人格差异。世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2 (1),

91-103。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 Gerbasi, KC (2016)。最佳独特性和与毛茸茸粉丝群体的认同。当代心理学,35 (4),638-642。<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5-9331->

0 Reysen, S.,Plante, CN,Roberts, SE 和 Gerbasi, KC (2017a)。“突然明白”:发现兽迷身份和参与粉丝圈的动机。在 T. Howl (Ed.) 中,我们之中的兽迷 2:

更多兽迷撰写的关于兽迷的文章 (第 111-128 页)。Thurston Howl 出版物。Reysen, S.,Plante, CN,Roberts, SE 和 Gerbasi, KC (2017b)。最佳独特性需求作为动

漫粉丝圈认同的预测因素。凤凰报,3 (1),25-32。Reysen, S.,Plante, CN,Roberts, SE, Gerbasi, KC, Schroy, C., Gamboa, A., Gamboa, J. 和 McCarter,

T. (2017)。毛茸茸、动漫和幻想体育迷的粉丝发现和粉丝身份表达途径。凤凰报,3 (1),373-384。Richter, F. (2023 年 2 月 10 日)。超级碗与足球界最大的比赛相比黯然失色。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6875/super-bowl-viewership-vs-worldcup-final/> Schroy, C., Plante, C.

N.,Reysen,S.,Roberts,SE 和 Gerbasi,KC (2016)。动漫、毛茸茸和幻想运动粉丝群中,不同的动机是预测粉丝兴趣和粉丝群体心理联系的因素。

Phoenix 论文,2 (2),148-167。Schwartz, SH (1992)。价值观内容和结构的普遍性:20 个国家的理论进展和实证检验。实验社

会心理学进展,25,1-65。[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8\)60281-6](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8)60281-6) Schwartz, SH, & Boehnke, K. (2004)。使用

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估人类价值观的结构。人格研究杂志,38 (3),230-255。[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3\)00069-2](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3)00069-2)

Smith, GJ,

Patterson, B., Williams, T., & Hogg, J. (1981)。男性狂热体育迷的简介。

Arena Review,5 (2),26-44。Smodis-McCune, VA, Plante, CN, Packard, G., Reysen, S., & Mendrek, A. (2022)。

COVID-19 压力通过问题导向应对调节粉丝认同对幸福感的中介途径。The Phoenix Papers,5 (1),175-194。<https://doi.org/10.31235/osf.io/e6baf> Stangor, C. (2010)。心理学导论。FlatWorld。

Swann, WB, Jr. (1983)。自我验证:使社会现实与自我和谐。J. Suls

& AG Greenwald (编),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自我 (第 2 卷,第 33-66 页)。Erlbaum。

Uitto, A., & Saloranta, S. (2010)。中学生的环境和人类价值观、态度、兴趣和动机之间的关系。Procedia-社会和行为科学,9,

1866-1872。<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0.12.415> Vecchione, M., Schwartz, SH, Caprara, G.

V.,Schoen,H.,Cieciuch,J.,Silvester,J., …… & Alessandri, G. (2015)。个人价值观与政治行动主义:一项跨国研究。英国心理学杂志,106 (1), 84-106。<https://doi.org/10.1111/bjop.12067> Vignoles, VL,Regalia,

C.,Manzi, C.,Golledge, J. 和 Scabini, E.

(2006)。超越自尊:多重动机对身份建构的影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90 (2),308-333。<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0.2.308> Wann, DL,Melnick, MJ,Russell, GW 和 Pease, DG (2001)。体育迷:观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劳特利奇。

第 20 章。

内心的兽性:动物态度和兽人性凯瑟琳·格巴西 (Kathleen Gerbasi)、伊丽莎白·费恩 (Elizabeth Fein)、考特尼“努卡”·普兰特 (Courtney “Nuka” Plante)。

在第 5 章中,我们看到了确定兽迷的准确定义是多么困难。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粉丝社区和社会支持的来源。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和创造力的出口。其他人仍然认为它只不过是特定类型媒体内容的偏好。然而,无论一个人的兴趣如何表现,有一件事在兽迷中是相当普遍的:他们至少对将人类特征赋予非人类动物的想法有兴趣。^{1,2} 好奇的读者和科学家都可能对这种兴趣的性质和特殊性感到疑惑。例如,鉴于兽迷往往过着相当活跃的幻想生活(见第 18 章),兽迷对拟人化非人类动物的兴趣是否只是对拟人化周围世界的更普遍兴趣的一种表达?他们是否也将汽车、电脑和电器拟人化?鉴于这种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的倾向,兽迷们是否也将它们纳入人类道德规则之中

即将他们视为自主的存在并代表他们开展活动?当“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时会发生什么?是否有人不仅是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的粉丝,而且还会将自己认定为非人类动物?这些问题是本章的重点。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的倾向让我们从与毛茸茸兴趣最直接相关的问题开始:毛茸茸爱好者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我们要求参加 2013 年毛茸茸大会的毛茸茸爱好者在 7 分制下指出他们看到非人类动物时拟人化的倾向。

如图 20.1 所示,结果显示,兽迷们明显表现出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的倾向,平均得分为 5.5。

1 或者,根据你的观点,将非人类动物的特征赋予人类,

被称为动物拟人化!

2 在本章中,我们使用术语“非人类动物”,而不是“动物”。

因为后者通常意味着“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二分法,而根据生物分类学,人类属于动物界。因此,我们将人类(动物)与非人类的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这是一个有点吹毛求疵的细节,但我们觉得这是

很重要!

在量表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兽迷得分高于量表的中点。虽然这并不奇怪,但考虑到兽迷中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之一是对拟人化非人类动物的共同兴趣,用数据验证这一前提是有帮助的。

图 20.1. 2013 年大会研究中的兽迷倾向于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的程度。

虽然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本节,但批评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数据本身不足以表明兽迷有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的特定倾向。毕竟,如果兽迷表现出将周围世界的一切拟人化的强烈倾向,而相比之下,对非人类动物的这种倾向相当温和,那么这些数据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了测试这种可能性,我们还在同一项研究以及另一项常规研究和一项在线研究中要求兽迷也指出他们将周围世界的其他事物拟人化的程度(例如,车辆、电脑、毛绒动物)。我们还区分了不同类型的非人类动物(即宠物、家养动物、野生动物)。结果显示在表 20.1 中。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1 一点也不。
2 3 4 5 6 7 非常多。

表 20.1. 参加会议和在线兽迷对各种类别拟人化倾向的平均分数（1-7 级）。 * 本研究未询问类别。类别。2013 年。

2019	
年。	
2020	
年。	
在线的。	
动物	5.5 * *
宠物	* 5.1 *
驯养动物	* 4.15.0。
野生动物	* 4.5 4.5.
车辆	2.4 2.4 1.6.
电脑	2.6 2.4 1.6.
毛绒动物	3.6 3.9 4.0。
电器	1.7 1.9 1.9.
机器人	1.9**。
建筑物	* 1.5 1.4.
天气	* 2.2 1.9。
地球	* 2.6 2.2。
不可播放。	
角色（视频。	
遊戲）。	
* 4.0 3.8。	
食物	* 1.7 1.4.

数据显示,兽迷们普遍倾向于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尽管他们对宠物、家养动物或野生动物的拟人化倾向不太一致。重要的是,统计分析发现,这种拟人化非人类动物的倾向比拟人化周围世界其他物体或概念的倾向更强,包括人们相当常见的拟人化物体（Epley 等人,2007 年;Kühn 等人,2014 年;Waytz 等人,2010 年,2014 年）。为了进一步确定拟人化非人类动物是兽迷的核心部分,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测试它是否能预测兽迷的粉丝和粉丝分数（见第 6 章）。分析结果发现

粉丝评分与拟人化非人类动物的倾向呈显著正相关,而粉丝群体评分与这种倾向仅有零星或微弱的关联;相比之下,拟人化非动物的倾向与粉丝评分和粉丝群体评分无关。综合起来,这些。

研究表明,一个人对兽迷的认同程度(例如对兽迷内容的兴趣)与他们对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的兴趣有关,这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一个人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的倾向并不能说明一个人是否更广泛地认同兽迷群体。证据还表明,兽迷身份特定于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而不是更普遍的拟人化倾向。作为对这一事实的最后检验,在与上述相同的 2013 年研究中,我们还招募了一批幻想体育迷来与兽迷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20.2 所示,提出了两个要点。首先,正如预测的那样,它们表明兽迷确实比其他人有更强烈的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的倾向。³ 其次,它们表明这种倾向并不是将周围世界一切拟人化的更广泛倾向的一部分;在拟人化汽车、电脑和家电方面,兽迷的得分确实低于幻想体育迷。因此,尽管兽迷拟人化的倾向不仅限于非人类动物,但兽迷和非兽迷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毛茸茸程度有关。

表 20.2. 参加展会的兽迷和幻想体育迷在拟人化各种类别倾向方面的平均得分(1-7 级)。两组之间的所有得分在统计上都有显著差异。类别 兽迷 体育迷 动物 5.5 4.2 汽车 2.4 3.3 电脑 2.6 3.0 毛绒动物 3.7 2.5 家电 1.7 2.4 机器人 3.5 2.5。

与非人类动物相关的信念和行为 既然已经表明拟人化非人类动物是兽迷的一部分,那么有必要问一问,这种以明显“人类”的眼光看待动物的倾向是否会影响兽迷对动物的想法和行为。根据先前的研究,我们知道这一点。

3 这种趋势似乎也延伸到了毛绒动物身上!

人们在对待人类和非人类实体时通常有不同的道德规则(例如,Gray 等人,2007),并且倾向于将具有类似人类认知的实体视为我们内群体的一部分,值得比外群体成员得到更好的对待(Schultz,2001;Tajfel & Turner,1979;Tam 等人,2013)。换句话说,当我们让某物更人性化时,我们会更好地对待它。这已在几项创造性研究中得到证实,包括研究显示人们认为摧毁会下棋的计算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Waytz 等人,2014),当他们看到拟人化的地球图片时,他们更愿意支持保护工作(Tam 等人,2013),并且,目前最相关的是,当他们被明确指示将狗拟人化时,他们更愿意帮助狗被收养(Butterfield 等人,2012)。

图 20.2. 参加三个不同会议的兽迷对非人类动物产生团结感的程度。

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看看兽迷们是否确实对非人类动物有一种团结感,并关心它们的福祉。首先,我们询问了三项基于惯例的研究中的兽迷们,以表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非人类动物有一种团结感 也就是说,感觉它们是同一个共同体的一部分。图 20.2 显示,团结感是

兽迷的这一特征十分明显,三项研究中超过 60% 的兽迷得分高于量表的中点。后续研究表明,粉丝忠诚度 (而非粉丝群体)与此呈正相关。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Anthrocon 2017 Anthrocon 2018 TFF 2018。

团结的感觉,进一步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成为毛茸茸的一部分就是对非人类动物有一种亲属感,你也认为它们与你有很多共同之处 (即人类特征)。

4 但这种与非人类动物的联系感是否转化为对它们福祉的道德关怀?我们在 2012 年的一项针对在线和参加会议的兽迷的研究中测试了这一点,我们直接询问他们是否支持动物权利,以及他们是否明确地认为自己是动物权利活动家。在这两个样本中,79.5-89.7% 的兽迷表示他们总体上支持动物权利,10.3-11.5% 的兽迷明确称自己是动物权利活动家。当然,“动物权利”这个笼统的术语有点模糊,由参与者自行定义。因此,一位参与者可以以非常保守的方式定义动物权利,例如不会无缘无故地主动对非人类动物造成过度伤害,而另一位参与者可以以更严格的方式定义动物权利,例如推动非人类动物

拥有与人类相同的自主和免于囚禁的权利。为了更具体地衡量动物权利问题,我们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 28 量表,以衡量他们对特定动物权利问题的态度,包括工业中使用的动物的权利 (例如,牧场、在动物身上测试产品或程序)、“害虫”物种的权利 (例如,可以杀死昆虫) 和宠物的权利 5 (例如,违背动物意愿将其囚禁的道德性;Taylor & Signal,2009)。结果如图 20.3 所示,表明虽然兽迷通常支持某些动物权利问题,但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例如,虽然许多兽迷通常可以接受杀死害虫物种和吃动物肉的概念,6但他们也可能支持对在研究中使用动物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换句话说,有。

4 事实上,在 2019 年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后来发现,兽迷们更愿意加入。

相比于将全人类纳入群体,毛茸茸爱好者更愿意将家养动物纳入其群体,这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团结感 毛茸茸爱好者可能对某些非人类动物的感觉比对其他人类的感受更亲近!5 2012 年和 2013 年的一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毛茸茸爱好者 (96.9-97.5%) 都有这种感觉。

养过宠物,68.0-73.8% 的人表示他们目前养宠物。2020 年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猫是兽迷中最常见的宠物 (28.9% 的兽迷养猫),其次是狗 (24.2%)、鸟 (4.2%)和鱼 (3.8%)。6 同一项研究发现,1.6-3.1% 的兽迷是素食主义者,尽管 9.8-

14.9% 的人表示过去曾尝试过吃素。

极力支持动物权利问题的兽迷相对较少,但极力反对动物权利问题的兽迷也非常少。

图 20.3. 2012 年参加会议和在线动物爱好者样本在 28 项量表中支持特定动物权利问题的程度。

尽管人们对动物权利的态度有些复杂,但支持动物福利的兽迷行动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2011 年,一个小型的加拿大兽迷大会约有 250 名与会者,为一家野生动物康复中心筹集了 10,000 多美元 (Condition Red,nd)。当你考虑到,像大多数兽迷一样 (见第 13 章),这些与会者大多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其中许多人是大学年龄或只从事兼职工作,这令人印象深刻。几乎所有的兽迷大会都以动物为主题的慈善机构为中心,这绝非异常现象,说明了采取行动帮助非人类动物作为一项价值观的重要性

毛茸茸爱好者。谈到这一点,我们在 2018 年对参加大会的毛茸茸爱好者的一项研究中发现,87.2% 的毛茸茸爱好者表示他们过去曾向动物主题慈善机构捐款。2019 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发现,62.9% 的毛茸茸爱好者在过去一年中捐款,近四分之一的参与者表示他们捐款超过 100 美元。综合来看,这些数据似乎表明,尽管在具体的动物权利问题上有些矛盾,但毛茸茸爱好者认为自己是动物权利及其慈善行为的支持者。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1 非常不同意。
2 3 4 5 - 非常同意。

線上會議。

似乎支持这个想法。我们认为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兽迷可能会对非人类动物产生一种团结感。但这种团结从何而来?2019 年对参加会议的兽迷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种可能性。该研究测试了一个统计模型,其中兽迷被欺负的历史 (见第 21 章)与拟人化非人类动物的倾向有关,而这又与将非人类动物视为自己群体的一部分甚至扩大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以包括非人类动物的倾向有关。我们找到了支持该模型的证据,该模型表明,至少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兽迷与非人类动物产生联系感,那就是被欺负的历史:也许被同龄人和同学欺负会让兽迷不想和其他人在一起,或者促使他们退缩到幻想世界 (例如书籍)中,那里有非人类角色,这些角色与他们的人类同龄人不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⁷ 目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未来的研究将测试其中的一些机制,但它确实代表了一条进入兽迷圈的额外途径 (或者至少是一条途径的解释 人们对兽迷媒体的兴趣可能来自哪里),这与过去的一些研究一致,这些研究表明,那些感到孤独的人更有可能将周围的无生命物体拟人化 (Epley 等人,2008 年)。这

最后一个模型表明,与在人的心中将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拉近联系的想法一致,除了将非人类动物拟人化以使其更像人类之外,一些兽迷(和非兽迷)也可能以非人类的术语概念化自己,这一点将成为本章其余部分的重点。兽人:并非完全是人类我们敢打赌,几乎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至少有一次想象过成为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会是什么感觉。长着翅膀或尾巴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是一只狗,你会是什么种类的狗?与一群鱼一起游泳或与一群狼一起奔跑,而不是整天被关在办公室或学校,会是什么感觉?许多兽迷喜欢将自己想象成拟人化的动物角色,以体现他们对兽类的广泛兴趣。他们可能会。

7 另一种可能性是,使用不同的因果关系链,表明也许如此。

那些倾向于将动物拟人化、视其为同类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欺负,哪怕仅仅因为他们与众不同。

他们会穿上兽装成为这些角色,或者在粉丝空间中扮演他们。但最终,大多数兽迷都会脱下兽装或退出游戏,回归日常的人类生活。对大多数兽迷来说,扮演非人类角色是一种游戏、一种幻想或一种创造力的表达,仅此而已。对其他人来说,包括一些非兽迷在内,对非人类生物的认同则更为深刻。有些人不会将自己认同为猫、狗或独角兽角色,而是将自己认同为非人类。他们可能会体验到猫被困在人体里的生活,或者狼灵魂转世为人的生活。他们可能对自己作为龙的记忆就像你对今天早上早餐的记忆一样生动和强烈。8 术语“兽人”和“异类”用于描述这类人。“兽人”指那些认为自己是这个星球上存在过的动物(如狮子、狼、猛犸象)的人,“异类”是一个更广泛的术语,包括兽人,也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是神话、传说和其他奇幻世界中的生物(如独角兽、狮鹫)的人。对于那些身份完全在于人类的人来说,想象自己认同其他任何生物会是什么感觉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种体验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常见。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史前洞穴壁画可追溯到 43,000 多年前,描绘了兽人,即人兽生物(Aubert 等人,2019 年)。自我意识与非人类动物交织在一起的人在历史上随处可见(详情请参阅 McHugh 等人,2019 年的评论)。有些人物既有人类的身体,又有动物的特征,比如古埃及的诸神阿努比斯和托特,他们有人类的身体和人类以外的头颅(分别是豺狼头和鹫头)。印度教的神甘尼萨(Ganesha)同样有人类的身体和大象的身躯。

8 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并没有对本质做出任何形而上学的主张。

灵魂或一个人的本质。我们也不是在暗示一个经历过龙的生活的人

除了人类基因之外,什么都不是。我们在这里描述的是身份、自我、感知和体验等概念 这些现象存在于经历它们的人的头脑中。虽然我们可以

用科学来证明一个人在基因上是人类,那么他们的灵魂或本质是否属于非人类实体的问题就完全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我们最多只能让他们描述自己的经历,并得出结论,这些经历实际上是他们的经历。这与感知颜色没有什么不同: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你有有机硬件来区分绿色和其他颜色,但它不能告诉我们你对绿色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或者你对绿色的体验是否与别人的相同。

头部。亚伯拉罕传统中对天使的常见描绘,尤其是基督教,是另一个例子,因为在艺术上,西方文化中的天使通常被描绘成长着柔软的鸟翼的美丽人类,⁹ 而他们的恶魔形象则被描绘成长着山羊般的脚和角。其他角色的形态更像动物,除了能够用双脚行走或说人类语言外,几乎没有什么明显是人类的。古埃及生育女神塔沃里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有着完整的河马身体,但直立在两条腿上,有人类的乳房。印度教神哈努曼的外貌更像猿而不是人,澳大利亚土著英雄库鲁卡迪和蒙巴也被描述为蜥蜴人。最后,一些角色的形态在动物和人类之间变换,有时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有时则落在两者之间的混合阶段。希腊罗马神殿中的宙斯和北欧神话中的洛基都是变形大师,他们从人形变成天鹅、公牛和马,以引诱、欺骗或逃避他人。各种美洲原住民传说中的乌鸦同样在许多故事中变形。其他乌鸦在特定情况下会改变形态,例如海豹精、美人鱼或狼人。这些转变可能会导致角色完全被另一种形态吞噬,或者他们可能会在动物和人类之间找到中间地带。尽管特定角色在介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位置上有所不同,无论这些角色来自何处或何时,我们都接受这些角色作为其文化的合法特征。然而,当谈到接受以这种方式体验生活的人时,他们的存在方式存在于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兽人和其他种族往往被边缘化,努力寻找方法来理解他们的经历。随着 90 年代中期互联网的普及,有这种感觉的人开始互相联系,并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经历,这始于专门讨论狼人传说的网络论坛。如今,人们可以在志同道合的人的社区中探索超越人类身份的物种身份,并不断寻找更好地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描述他们经历的方法。

9 我们应该注意到,圣经中对天使的准确描述远不止这些。

本质上是洛夫克拉夫特式的。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花点时间在网上查一下。

尽管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感兴趣,但对兽人或其他动物的生活经历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却很少。Grivell 等人 (2014) 对从兽人网络论坛招募的志愿者中随机挑选的五名兽人 (三名女性和两名男性)进行了广泛的基于文本的聊天和访谈。他们的回答经过分析和解释,得出了三个主要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兽人报告经历了自我发现之旅。大多数人在童年时期就认识到了自己的动物身份,但也意识到了它的独特性。

这种意识通常会导致他们急切地寻求证据来证实或可能否认他们的兽人身份。兽人报告体验到“幻肢”的感觉 能够感觉到与他们的“兽人型”相关的身体部位,例如尾巴、翅膀或爪子。他们还报告了“心理转变” 在不同的时期,他们的思想、感觉和感官知觉感觉更接近他们的兽人型。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经历证实了他们对自己兽人身份的信念。格里维尔和同事在研究中出现的第二个主题是,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外表和内心感觉存在差异。他们对人类身份感到不舒服,并报告了一种由于身份与身体脱节而导致的畸形。¹¹ 出现的最后一个主题 兽人阴影 指的是参与者在向他人展示他们真实的兽人自我时所经历的困难。他们常常觉得有必要隐藏自己的兽人身份,以避免引起他人的负面态度。在我们开展工作的过程中

在毛茸茸爱好者中,我们经常遇到兽人。有时他们会找我们,要求我们对兽人体验进行协调研究。其他时候,他们会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区分兽人和毛茸茸爱好者。这是一个公平的观点:在 2011 年至 2022 年的 25 项研究中,我们发现 4.4-

16.5% 的兽迷认为自己是兽人。

10 事实上,有一门专门研究这个主题的学科,叫做人与动物学!

11 如果这个主题听起来与某些人的经历有相似之处。

患有畸形恐惧症的变性人,这可能并非巧合:11% 的兽人和 14% 的其他人认为自己是变性人,18% 的兽人和 36% 的其他人认为自己是性别酷儿,这些数字远远高于普通人群中观察到的数字。虽然我们并不是想提出一种共同的机制,也不是想以任何方式暗示变性人和兽人/其他人的经历是相同的,但这一点值得注意。

(3.6-13.9% 为其他动物)。12 这意味着,从定义上讲,大多数兽迷都不是兽人。也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兽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不会认为自己是兽迷。毕竟,这两个群体是围绕着完全不同的概念组织的:兽迷是拟人化动物角色的粉丝,而兽人是完全或部分认同非人类事物的人。

说到这一点,我们调查的数据显示,兽人(65%)比兽迷(11%)更有可能说他们经常或几乎总是认同非人类物种,并且比兽迷(30%)更有可能(86%)将自己评为“感觉不是 100% 人类”。13,14 在另一项关于兽人的开放式研究中(Gerbasi et al., 2017),我们要求参加大会的参与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描述“兽迷”、“兽人”和“其他”这些词的含义。我们分析了收到的大约 500 条描述的内容,计算了某些词在每个描述中出现的频率。对于兽迷来说,常用的词语是人类学(93)、粉丝/粉丝圈(57)、享受(56)、社区(36)、卡通(33)和艺术/艺术的(26)(占描述兽迷总词汇的 6%!)。相比之下,在兽人和其他种族的描述中,除了“社区”一词,这些词语一次都没有出现。相比之下,“精神”一词在兽人和其他种族的描述中分别出现了 47 次和 18 次,而“灵魂”一词在兽人描述中出现了 9 次,在其他种族的描述中出现了 4 次。“被困”也出现在兽人和其他人的描述中。

12 这个数字的变化可能是人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

术语“therian”的含义。四项研究表明,21.8-32.2% 的兽迷不知道therian 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他们只知道该术语的含义,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therians,或者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他们没有感到有必要亲自研究它,他们可能不是therians,还有待观察。13 兽迷(59%)也比兽迷(39%)更有可能说他们会。

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选择成为 0% 的人类。14 回顾我们之前描述的研究,我们发现,甚至连兽人也是如此。

与兽迷相比,兽迷更强烈地支持动物权利,更有可能采取旨在改善动物权利的行为。这项研究已在其他地方发表,证实了兽迷们关于他们倾向于认同非人类动物的说法:这种倾向发生在心灵深处,可以被检测到

在用于测量人们对人类或非人类动物的认同程度的任务中,毫秒级的反应时间和反应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兽人

在这项衡量标准上,人们对动物的认同感越强烈,他们也更有可能支持和参与亲动物行为 (Plante 等人,2018 年)。

描述中出现了 7 次“信仰/相信”一词,而“信仰/相信”在兽人描述中出现了 9 次,在其他生物描述中出现了 22 次。简而言之,兽迷和兽人之间存在概念重叠,因为这两个群体都对非人类动物感兴趣,但这种兴趣的性质及其表现方式可能完全不同。虽然兽人和其他亲属关系通常与灵性和被困在错误的身体里的感觉有关,但兽迷身份更多地与享受、艺术、粉丝和社区有关。出于这些原因,虽然一些兽人可能是兽迷,一些兽迷可能是兽人,但大多数兽迷不是兽人,而且,大多数兽人可能不是兽迷。¹⁵除了收集一些关于兽人的基本调查数据外,我们还举行了无数次兽人和其他亲属焦点小组,以及在会议上与兽人进行过几次一对一的访谈。通过这些焦点小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 Grivell 及其同事在兽人参与者中观察到的三个主题。在另一项研究中,Clegg 等人 (2019) 采用定量方法研究

兽人,在 112 名兽人和 265 名非兽人的在线样本中测量了幸福感、分裂型人格 16 和自闭症等。这项研究发现,在自闭症测量中,兽人的社交技能和沟通困难得分高于非兽人,尽管他们在想象力、注意力转换或对细节的关注方面没有差异。

研究中,兽人患自闭症的可能性比非兽人高出六倍,并且更有可能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 (40.2% vs. 15.8%),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兽人在精神分裂症分量表上的得分也更高,这些分量表包括不寻常的经历 (例如,知觉异常)、奇幻思维、幻觉和内向快感缺乏症 (例如,他们不喜欢社交;Mason 等人,2005 年)。最后,在幸福感方面,兽人在人际关系幸福感 (例如,亲密朋友较少,感到孤独)和环境掌控力 (例如,更难与他人相处)方面的得分较低,但他们的得分较高。

15 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一名士兵可能不是组织的热心成员。

“战争电影”粉丝。他们可能会认为战争电影中大量的不准确和过于简单化令人恼火,并被粉丝对某些事情 (例如战争)的热情所打消,而他们自己经常要处理由此造成的后果 (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¹⁶ 请注意,这与精神分裂症不同;分裂型人格指的是。

具有高度创造力或不寻常的想法或行为的人。

在自主性方面比非兽人有更高的水平 (例如,感觉可以控制一个人生活中的事件)。
其他学者专门研究了其他生物的经历。例如,人类学家 Devin Proctor (2018) 对其他生物进行了虚拟民族志研究,研究他们如何协商他们认为可信的证据类型。新宗教运动的学者还研究了兽人和其他生物的经历有时是如何以精神的方式解释的 尽管也有许多兽人和其他生物的经历与精神或宗教无关。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临床狼人和兽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有的话)。在精神病学文献中,有少数人声称自己是非人类动物或行为像非人类动物。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狼人症或临床狼人症,已成为几篇综合评论的主题

文章 (Blom,2014;Guessoum 等人,2021)。¹⁷ 例如,Keck 等人 (1988 年)制定了以下狼人症的操作定义:

- 个体在清醒期间或事后口头报告他或她是某种动物 - 个体的行为让人联想到某种动物,即嚎叫、

咆哮、四肢爬行 根据这一定义,麦克莱恩医院 12 年期间收集的 5,000 份精神病学报告样本中,只有 12 例临床狼人症病例被确认。在 12 例患者中,有 11 例狼人症与急性或慢性精神病有关,这是另一种疾病的一部分(例如,最常见的诊断是躁郁症,占病例的 8 例)。

除了一名患者外,其余患者狼化症状持续时间都很短,从一天到三周不等,平均持续时间约为一周。然而,有一名患者的狼化症状持续了 13 年。作者得出结论,抗精神病药物治疗通常会在 1-3 周内“治愈”狼化症状,并指出狼化症状与任何一种疾病或神经系统异常无关。相比之下,关于兽人症的同行评议研究报告(Clegg 等人,2019 年;Grivell 等人,2014 年)极其有限,表明兽人和临床狼化症状

是完全不同的。首先,Grivell 等人(2014)发现,他们的平均时间长度。

17 我们应该注意到,临床狼人症并不是诊断和治疗中的诊断。

统计手册;相反,它被视为症状的配置,而不是其本身的一种疾病。

被认定为非人类的参与者的寿命约为数年(平均 10.55 年),这与 Keck 等人(1988 年)报告中观察到的一到三周的极短时间截然不同。此外,样本中近 60% 的兽人报告没有精神健康诊断。同样,兽人报告的最常见诊断(抑郁、焦虑和多动症)与 Keck 等人(1988 年)病例中的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截然不同。总而言之,很明显兽人和临床狼人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现象!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对于所有被认定为兽人和异类的人来说,兽人的经历和异类的经历并不相同。对于一些人来说,心理方面(例如,具有

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体验的核心是精神层面,比如轮回或拥有非人类他人的灵魂(Robertson,2013)。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身体层面,比如幻肢体验,仍然主导着他们的体验。¹⁸ 每个兽人或其他生物的身份可能包含这些不同方面中的部分或全部。除了这种复杂性之外,我们还考虑了情况对环境对兽人和其他生物体验的影响。例如,在我们开放式的会议和兽人和其他生物的在线焦点小组中,许多参与者报告说,在大自然中感到深深的舒适和归属感,而在城市等人造环境中感到不适。我们的一位自认为是豺狼的参与者告诉我们:

“一旦你来到这座城市,你就会感觉格格不入,因为各种情绪无处宣泄。我不会说抑郁,但那就像 深深的悲伤。就像失去了……

失去自我。失去 我不知道,只是失去。感觉就像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但……感觉好像缺少了什么。那种空虚让人不舒服。当我去那里,在那里呆了一个多小时后,我开始感到,不是恐慌发作,而是……极度恐惧的感觉是一个完美的词。”

18 兽人与兽迷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兽人有六倍。

与非兽类相比,兽类动物更有可能出现幻觉身体部位,如爪子、尾巴或口鼻。虽然出现幻觉身体部位的情况在截肢者中并不罕见(Flor,2002),但这种经历在普通人群中并不常见 包括兽类动物。

另一方面,许多兽人和其他类人动物在自然界中感觉更能与自己的兽型联系起来。一位狐狸兽人动物描述了一次这样的经历:

“……当我走过马场,绕过几棵树时,我就蹲在深草上,手脚放在凉爽的地面上,我想我只是闭上眼睛,试图感受我能听到的一切,我能闻到的一切。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誓我能感觉到我的尾巴在我身后,有点悬在地上,你知道,不是那么软弱地垂在地上,也不是高高地举着,而是笔直地伸出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但同时也非常平静

走出去,几分钟后,我应该说,整个过程中,

心智在后台有点失控 然后在外面待了几分钟后,人类的一面又回来了,就像:好吧,我不能整晚都呆在这里。我别无选择,只能回去。当然这很令人沮丧,就像我不能像我一样呆在树林里,我必须回去留在人类世界。”

这种与“做我自己”的深刻联系感带来了一系列苦乐参半的感受 一方面让人平静,另一方面又让人沮丧,因为参与者对大自然的归属感是暂时的。人类世界生活中的这些挑战对我们的参与者来说往往是巨大的。为此,我们对兽人和其他生物如何使用心理健康服务来应对这些困难产生了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表示他们不需要心理健康治疗来治疗他们的兽人性 他们的兽人性不是问题。相反,他们有时会寻求治疗其他问题,比如抑郁和焦虑。正如我们的一位研究参与者在被问及他希望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了解哪些关于兽人性的知识时所说的那样:

“你不可能改变我们。所以,没必要去尝试 只要善待我们就行了。
别管那个了,如果我们要去找你,我们去找你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兽人,而是因为有些事情让我们不开心。”

当去看治疗师时,我们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常常犹豫是否要和治疗师谈论自己是兽人还是其他种族。

原因是:他们害怕自己被病态化、被诊断,或者被强迫接受治疗
他们之所以被吸引,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正如一位参与者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总是非常害怕别人发现,尤其是因为:好吧,疯子,让我们把它们带走等等。”

然而,许多参与者也报告了与治疗师和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合作的积极体验 其中一些人知道参与者是兽人/其他类人,其他人则不知道。在撰写本章时,我们正在为治疗师和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编写指南,以帮助他们了解兽人,并以敏感、知情和热情的方式与这些人合作。正如我们的一位参与者所说,尽管这样做有挑战性,但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以理解和熟悉的感觉与他们接触很重要:

“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他们可能会 我不能代表所有人说话,但我的治疗师已经为我看过了,并且说:哦,这只是你焦虑的一部分,或者其他什么,这是一种应对机制,而我说:不,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那样。但是,我不会真的争论它,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感受,他们也不必争论

理解这一点。但如果他们理解这一点就好了。很难将自己置于别人的立场上,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这就像:疯了,他们怎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等等。”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看到了兽迷及其对拟人化非人类动物的兴趣是如何与他们对非人类动物的思考、感受和行为方式相关联的。我们还将兽迷及其对非人类动物的狂热兴趣与兽人进行了对比,兽人是一群人,虽然与兽迷有些重叠,但他们在整体或部分上被认定为非人类动物,这一点截然不同。虽然这项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它已经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并充分说明了不仅需要更好地理解兽迷和兽人之间的区别,还需要进行协调一致的研究努力

更好地了解兽人和兽人社区 倾听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并避免混淆。

用毛皮装饰他们,或出于无知而轻视/病态化他们的经历。参考文献 Aubert, M., Lebe. R., Oktaviana, AA, Tang, M., Burhan, B., Hamrullah, Jusdi, A., Abdullah, Hakim, B., Zhao, J.-X., Geria, I., Sulistyarto, PH, Sardi, R., & Brumm, A. (2019). 史前艺术中最早的狩猎场景。自然, 576, 442-445。https://doi.org/10.1038/s41586-019-1806-y Blom, JD (2014).

当医生喊狼来了:临床狼人症文献的系统评价。《精神病学史》, 25 (1), 87-102。https://doi.org/10.1177/0957154X13512192 Butterfield, ME, Hill, SE, & Lord, CG (2012)。癫皮狗还是毛茸茸的朋友?拟人化促进动物福利。

《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48 (4) , 957-960。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2.02.010 Clegg, H., Collings, R. 和 Roxburgh, E. (2019)。兽人论:自我认同为非人类的个体的幸福感、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社会与动物:人类-动物研究杂志》, 第 27 卷 (4), 403-426。https://doi.org/10.1163/15685306-12341540 红色条件。(nd)。Wikifur。http://en.wikifur.com/wiki/Condition: Red。Epley, N., Waytz, A. 和 Cacioppo, JT (2007)。论看见人类:拟人化的三因素理论。心理学评论, 114 (4), 864-886。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14.4.864 Epley, N., Akalis, S., Waytz, A. 和 Cacioppo, JT

(2008)。通过推理再现建立社会联系:小玩意、神灵和灰狗中的孤独感和感知能动性。心理科学, 19, 114-120。https://doi.org/10.1111/j.1467-

9280.2008.02056.x Flor, H. (2002)。幻肢痛:特征、原因和治疗。《柳叶刀》, 神经病学卷 1(3), 182-189。https://doi.org/10.1016/S1474-4422(02)00074-1 Gerbasi, K.

C., Fein, E., Plante, CN, Reysen, S. 和 Roberts, SE (2017)。兽类、兽人和其他生物,天哪!

所有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在 T. Howl (Ed.) 的《我们之中的兽迷 2:更多兽迷写的关于兽迷的文章》(第 162-176 页)中。Thurston Howl 出版物。Gray, HM, Gray, K. 和 Wegner, DM (2007)。

心智感知的维度。《科学》, 315, 619。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34475 Grivell, T.,

Clegg, H. 和 Roxburgh, EC (2014)。对兽人群体身份的解释现象学分析。《身份:理论与研究国际期刊》, 14 (2), 113-135。https://doi.org/10.1080/15283488.2014.891999。

Guessoum, SB, Benoit, L., Minassian, S., Mallet, J 和 Moro, MR (2021) 临床狼人症、神经生物学和文化:系统评价。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2, 718101。https://doi.org/10.3389/fpsy.2021.718101 Keck, PE, Pope, HG、

Hudson, JI, McElroy, S. L 和 Kulick, AR (1988) 狼人症:在二十世纪依然活跃。心理医学, 18(1), 113-20。https://doi.org/

10.1017/s003329170000194x Kühn, S., Brick, TR, Müller, BCN 和 Gallinat, J. (2014)。这辆车在看着你吗?拟人化如何预测看到汽车时梭状回面部区域激活。PLoS ONE, 9 (12), e113885。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3885

Mason, O., Linney, Y., & Claridge, G. (2005) 精神分裂症测量简表。精神分裂症

研究,78,293-296。<https://doi.org/10.1016/j.schres.2005.06.020> McHugh, RM, Roberts, SE, Gerbasi, KC, Reysen, S. 和 Plante, CN (2019)。众神与蛇发女妖、恶魔与狗:历代拟人化与兽化。收录于 T. Howl (Ed.) 所著《我们之中的兽人 3:更多由兽人撰写的关于兽人的文章》(第 141-163 页)。Thurston Howl 出版物。Proctor, D. (2018)。

fluff:Otherkin Facebook 群组中科学主义自我的社会建构。《Engag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第 4 卷,第 485-514 页。<https://doi.org/10.17351/ests2018.252> Robertson, V. (2013)。内心的野兽:网络兽人运动中的拟人化身份和另类灵性。

Nova Religio:另类与新兴宗教杂志,16,7-30。<https://doi.org/10.1525/nr.2013.16.3.7>

Schultz, PW (2001)。评估环境关注的结构:对自己、他人和生物圈的关注。环境心理学杂志,21,1-13。<https://doi.org/10.1006/jevp.2001.0227> Tajfel, JC, & Turner, JC (1979)。群体间冲突的综合理论。在 W. Austin 和 S. Worchel (Eds.) 的《群体间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第 33-47 页)中。Brooks/Cole。Tam, K.-P., Lee, S.-L. 和 Chao, MM (2013)。拯救自然先生:拟人化增强了与自然的联系和对自然的保护。《实验心理学杂志》,49,514-521。<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3.02.001>。

Taylor, N., & Signal, TD (2009)。宠物、害虫、利润:区分对待动物的态度差异。Anthrozoös,22 (2),129-135。<https://doi.org/10.2752/175303709X434158> Waytz, A., Cacioppo, J. 和 Epley, N. (2014)。谁看人?拟人化中个体差异的稳定性和重要性。心理科学视角,5 (3),219-232。<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0369336> Waytz, A., Morewedge, CK, Epley, N., Monteleone, G., Gao, JH. 和 Cacioppo, JT (2010)。通过赋予知觉来获得意义:提高效能动机

拟人化。《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99 (3), 410-435。<https://doi.org/10.1037/a0020240>。

第 21 章。

仇恨者将会仇恨:毛茸茸的耻辱。

斯蒂芬·雷森、考特尼“努卡”·普兰特。

兽迷 他们是不是那些打扮成动物进行奇怪性行为的疯狂的人?

如果你曾经在网上、主流媒体或公交车上听到过关于兽迷的对话,那么很有可能至少有一次,有人在对话中提到了心理健康、性变态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一点在大众媒体中比比皆是。一集现在臭名昭著的CSI剧集《Fur and Loathing》¹描述了一场兽迷大会上的狂欢,以及一个名叫Sexy Kitty的角色,她最初拒绝在没有穿上兽装的情况下与警察交谈(Zuiker等人,2003年)。一篇题为《Pleasures of the Fur》的Vanity Fair文章定义了术语“yiff”²、“spooge”³和“furvert”⁴,但没有正确定义什么是兽迷(Gurley,2001年)。一集《1000种死法》的标题令人尴尬,标题为“Em-bear-assed”,将兽迷定义为“喜欢

穿上动物服装,聚在一起进行群交等有趣的活动”,然后讲述一个人在吸毒并穿着毛皮衣服时被熊杀死的故事(McMahon等人,2009年)。

不幸的是,您不必将注意力局限于虚构媒体,就能找到兽迷成为恶毒攻击目标的例子。2022年,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布鲁斯·博斯特尔曼(Bruce Bostelman)在立法辩论中提出了兽迷问题,其中包括彻底揭穿的说法:高中的兽迷要求使用猫砂盆⁵,社交能力低下,除了吠叫和喵喵叫,拒绝与老师说话(《卫报》,2002年)。后来。

1 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如此巧妙的标题的失望。

浪费在这么糟糕的一集上！2 一段用于指代性或性内容的毛茸茸行话,通常用于。

毛茸茸们开玩笑的方式。

3 描述精液的术语,通常带有喜剧含义。

4 用来描述毛茸茸的变态者的术语,几乎总是以讽刺的方式使用或通过。

旨在嘲笑流行的毛茸茸概念的毛茸茸。5 需要明确的是,有些情况下会提供猫砂。

教室,尽管原因要悲惨得多:由于美国校园枪击事件频繁发生,一些学区将一桶猫砂放入教室,作为孩子们在发生校园枪击事件时上厕所的地方 (Bates,2019)。

那一年,一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归咎于兽迷,并将禁止兽迷进入学校作为其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Pennacchia,2022 年;Taylor,2022 年)。随着美国反 LGBTQ+ 情绪和立法的日益高涨,兽迷 (其中大多数是 LGBTQ+) (见第 15 章和第 16 章)经常发现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Dickson,2023 年)。这些只是兽迷经常面临的污名的几个例子。污名是指贬低

社会对某个群体的偏见,通常是基于该群体的某一方面 (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假定的)被贬低 (Major & O'Brien,2005)。由于这种偏见,被污名化的群体成员经常面临负面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偏见的标志可以是可控的 (例如,一个人可以选择穿或不穿宣扬被污名化的政治立场的 T 恤)或不可控的 (例如,天生皮肤黝黑),可以是可见的 (例如,种族)或不可见的 (例如,性取向)。根据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1963) 关于污名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人们经常会利用某人属于一个被污名化的群体作为贬低、歧视、排斥或攻击他们的理由,这对被污名化的人会产生明显 (或不那么明显)的负面结果 (Major & O'Brien,2005)。迄今为止最大的地区

一项关于污名化结果的研究考察了成为污名化群体的一员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在对 144,246 名参与者的荟萃分析中,Schmitt 等人 (2014) 发现感知到的社会歧视与更差的幸福感有关,包括较低的自尊心和生活满意度,更高的抑郁、焦虑和痛苦。属于污名化群体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往往比没有污名化的学生更差 (Guarneri 等人,2019 年;Major & O'Brien,2005 年),而且与没有污名化群体成员相比,污名化群体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差 (参见 Major & O'Brien,2005 年)。在本章中,我们将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兽迷被污名化意味着什么上。我们首先列出证据

除了头条新闻中的轶事和在线论坛中的暴力言论之外,我们还将讨论兽迷们受到的污名化,以及他们认识到这种污名化。接下来,我们将描述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兽迷们受到污名化的原因以及这种污名化对兽迷们的影响,包括研究表明兽迷们遭受了大量欺凌。最后,我们将讨论兽迷们应对这种污名化的三种方式 选择性披露、否认个人歧视和身份识别

与受到污名化的群体。

针对毛茸茸粉丝群体的耻辱。

首先,我们明确地说,兽迷确实被污名化了。多年来,我们用几种不同的方式衡量了这一点,每次都发现,兽迷在

其他人,无论是其他粉丝团体的成员,还是相当典型的人的常规样本。例如,Roberts 等人 (2016 年)要求 150 名幻想体育迷评价他们对动漫迷、小马迷和

按照 101 分制对 furries 进行评分,从 0 = 极度消极到 100 = 极度积极。更高

这个量表上的分数代表对该群体的积极偏见,而较低的分数则代表消极偏见

偏见。6 平均评分显示,兽迷 ($M = 22.76$) 和小马迷 ($M = 21.83$) 的得分明显低于动漫迷 ($M = 37.16$), 尽管这三个粉丝群体都被评价为负面 (低于测量的中点)。在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对兽迷偏见的例子中,Reysen 和 Shaw (2016) 创建了一个 40 个流行粉丝群的列表,分为四类:体育 (例如足球、棒球)、音乐 (例如 Jimmy Buffet、David Bowie)、媒体 (例如动漫、星际迷航) 和爱好 (例如烹饪、视频游戏)。美国本科生对每个粉丝兴趣的粉丝的偏见程度进行评分 (1 = 冷漠到 10 = 热情)。结果显示,兽迷与小马迷并列,是列表中评分第二低的粉丝群体 (得分仅略高于 Insane Clown Posse 的粉丝;见图 21.1)。这绝非偶然,在另一项研究 (Plante & Reysen, 2023) 中,参与者给出了几乎相同的评分,这一次将兽迷放在了列表的最底部。简而言之,在使用不同偏见衡量标准和不同参与者样本的研究中,我们始终发现针对兽迷的负面偏见 (即耻辱)。

6 “积极偏见”和“消极偏见”这些术语仅仅指价态。

一个人对某个群体成员的态度仅仅基于他是该群体的成员这一事实——这就是偏见。当偏见这个词在日常用语中使用,人们通常指的是负面偏见 (即因为某个群体的成员身份而不喜欢他们),但积极偏见也是一种东西。虽然负面偏见的影响更容易显现,但人们应该在任何时候谨慎对待他们对某人的态度和行为

仅基于该人的群体成员身份,即使态度是积极的。例如,研究表明,积极的偏见和对积极刻板印象的认可会强化刻板印象和偏见的使用,为消极偏见提供正当理由或为其打开闸门 (例如,Kay 等人,2013 年)。

毛茸茸的动物是否知道自己被歧视了?

表明兽迷们受到歧视是一回事,但表明兽迷们知道自己受到歧视则是另一回事。毕竟,虽然歧视的一些有害影响是歧视的直接后果 (例如被骚扰、攻击、排斥),但其他影响则需要人们意识到自己受到歧视——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人们不喜欢兽迷,他们就不太可能因为自己是兽迷而感到焦虑。为此,我们设计了一项研究来测试兽迷们是否准确地感知到针对他们的歧视程度。为此,Reysen 等人 (2017) 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动漫大会 A-Kon 招募了动漫迷,并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兽迷大会 Anthrocon 招募了兽迷。两组人都估计了他们预期另一组粉丝对他们的感觉是积极还是消极,以及他们自己对另一组的感受。评分采用 101 分制,从 0 = 非常积极到 100 = 非常消极。⁷ 结果 (图 21.2) 显示,动漫粉丝对兽迷的评价相当负面 ($M = 54.26$, 高于测量的中点),而兽迷对动漫粉丝的评价相当正面 ($M = 26.87$)。

后一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多兽迷也喜欢动漫 (见第 11 章)。至于动漫迷,他们预计兽迷会喜欢他们 ($M = 35.08$), 尽管他们倾向于低估兽迷实际上对他们的喜欢程度。相比之下,兽迷认为动漫迷会喜欢他们在测量值的中点附近 ($M = 46.20$), 低估了动漫迷对兽迷的厌恶程度。换句话说,动漫迷似乎高估了对他们的偏见程度,而兽迷认识到人们对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可能有复杂的感受,低估了对他们的偏见程度——尽管他们的看法比动漫迷更准确。

⁷ 请注意,在本研究中,量表是相反的——分数越高,表示越多。

负面偏见。

图 21.1.不同风扇组的评级（1 = 冷,10 = 暖）。

图 21.2. 对外群的认知评分为内群,内群对外群的偏见评分为外群（0 =暖,100 =冷）。

为什么人们对毛茸茸的动物抱有偏见？

Reysen 和 Shaw (2016) 提出,一些粉丝群体被污名化的原因是他们偏离了粉丝的原型,因此被视为不正常。先前的研究表明,偏离原型或规范的事物往往会被更负面地看待。例如,Devos 和 Banaji (2005) 发现“美国人”的原型是白人（而不是其他种族/民族）。正因为如此,非白人美国人被认为不那么典型,不那么美国化,因此面临更大的歧视（Devos & Mohamed,2014）。在另一个例子中,传教士体位的异性性行为是典型的性行为（Reysen 等人,2015）。从事其他性行为（例如性交）的人,如果人们认为这些行为相当不常见,则会受到更负面的评价。与之前的研究一致,Reysen 和 Shaw (2016)提出,当提到球迷时,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原型是“体育迷”

各个国家/地区的具体体育类型各不相同（例如,美国的足球、篮球或棒球,加拿大的曲棍球,印度的板球）。因此,体育迷很可能被视为最“正常”的群体,

任何与体育迷不符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不正常”或“奇怪”尤其是

它与体育等主流兴趣的差异就越大。为了测试这一点,研究人员对美国本科生进行了调查,并要求他们描述他们对“粉丝”的想法。参与者还对图 21.1 中显示的 40 个粉丝群体进行了评分,评分内容包括这些群体的典型性（1 = 绝对不是典型的粉丝,7 = 绝对是典型的粉丝）,成为该兴趣的粉丝的正常性（1 = 不正常,7 = 非常正常）,以及对该群体成员的偏见（1 = 冷漠,10 = 热情）。研究中的开放式回答显示,当被要求描述“粉丝”时,略多于一半的参与者（50.8%）描述了体育迷,而另一大部分（20.8%）给出了可适用于任何粉丝群体的一般描述。换句话说,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体育迷是粉丝的默认原型,是与其他粉丝群体进行比较的粉丝群体。与之前的结果类似,兽迷的评分较低（即对他们的负面偏见很高）。然而,对于当前的问题来说,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查看了 40 个不同粉丝群体的数据,发现越典型的群体被认为拥有最多的正常粉丝,而被认为拥有最多正常粉丝的群体则被看得最为积极。换句话说,一个特定的粉丝群体与粉丝原型的差异越大,他们看起来就越不正常,这预示着对该群体及其成员的负面偏见。我们最近重新审视了这项研究,深入研究了

深入研究了驱动非典型性和偏见之间联系的机制（Plante & Reysen 2023）。我们再次对美国本科生进行了调查,并要求他们根据相同的典型性和偏见感知指标对相同的 40 个粉丝团体进行评分。然而,这一次,我们

还要求参与者评估每个粉丝群体在他们心中引发负面情绪的程度（例如,不适、厌恶）以及他们对这些群体成员持有负面信念的程度（例如,他们功能失调,他们的兴趣不纯洁,并受到其他动机（如性）的污染）。这项研究的结果再次表明,兽迷被视为非典型,是相当负面偏见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我们测试并找到了支持一个统计模型的证据,该模型表明,这种联系是由人们的负面情绪和负面信念驱动的

毛茸茸爱好者。实际上,任何粉丝群体与典型体育迷的差异越大,人们对该群体产生负面情绪(例如,他们很恶心,他们让我感到不舒服),

这反过来又预示着人们对该群体持有负面看法(例如,他们功能失调,有奇怪的性兴趣),并最终对该群体产生负面偏见。

这些发现不仅与我们在媒体故事和流行话语中常见的关于兽迷的负面偏见相一致,而且与这些故事的具体内容相一致:兽迷通常被谴责为怪异、功能失调或脱节,以及性变态。

耻辱的结果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耻辱会带来各种负面结果,例如幸福感降低和学业成绩下降(Guarneri 等人,2019 年;Major 和 O'Brien,2005 年;Schmitt 等人,2014 年)。我们在多项研究中测试了兽迷中是否存在这种情况,要求他们评价他们所经历的歧视程度(“当人们知道我是兽迷时,我觉得我受到了不同的(更糟糕的)对待”),然后测试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与表明负面结果的指标相关。如表 21.1 所示,更大的耻辱感与各种不良结果有关。

表 21.1. 个人耻辱感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变量耻辱感粉丝群体受到威胁 .24** 粉丝权利 .13** 物种群体投射 .20** 身份披露 -.19** 自尊 -.23** 生活满意度 -.21** 抑郁 .15** 负面情绪 .19** 身份整合 -.23** 身份分化 -.16** 注。** $p < .01$ 。

首先,遭受污名化(即遭受歧视)的兽迷更有可能认为粉丝圈和粉丝群中的人受到了威胁。这种总是可能成为目标的感觉所带来的焦虑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兽迷也不太可能透露自己的兽迷身份,感到自尊心较低(这是他们感知到的价值或价值的指标)。

在别人眼中,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

生活中,抑郁和其他负面情绪的发生率更高。感知到的耻辱感也与成熟度(即身份整合和分化)呈负相关,这表明由于身份的某些方面而受到针对,会使一个人更难成长为一个具有稳定和积极身份感的完全实现的人。最后,我们发现,感知到更大耻辱感的兽迷也更有可能在粉丝圈中感受到更大的权利感(例如,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艺术家的特殊待遇),也更有可能经历物种群体投射

认为自己的 fursona 物种是粉丝圈的常态,而其他物种则较低级。虽然两个发现可能看起来有点不合时宜(例如,被欺负的人会变成欺负者吗?),但有一种可能性是,那些“受苦”成为 furry 的 furry 可能会在 furry 空间中感受到一种精英主义 这个想法 他们是特别出色和值得称赞的兽迷,因为他们坚持兽迷身份,尽管有这种污名,却表现出忠诚。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探索这种可能性。

图 21.3. 粉丝的感知成熟度。

图 21.4. 与感兴趣的人约会的意愿。

我们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强调了属于受歧视群体可能带来的其他一些不良后果(Reysen & Plante,2017 年)。在这项研究中,大学生

再次被要求对图 21.1 中提到的 40 个粉丝兴趣进行评分。这 40 个群体的评分标准是粉丝是否成熟以及参与者是否愿意与具有这种成熟度的人约会

粉丝兴趣。如图 21.3 所示,兽迷在成熟度方面排名倒数第五(略高于 Justin Bieber 粉丝),在

参与者与他们约会的意愿（图 21.4）。同样，感知成熟度得分和约会意愿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兽迷缺乏感知成熟度与参与者不愿意与兽迷约会有关。这些，再加上上述发现，说明了兽迷面临的耻辱可能导致切实的负面后果的一些方式。有些更明显，有些更微妙。但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观察兽迷遭受欺凌的程度最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兽迷作为欺凌的目标欺凌被定义为故意、反复发生的攻击性行为，其中存在力量不平衡，受害者无法保护自己（Olweus,2013）。对文献的回顾表明，欺凌毫无疑问会伤害被欺凌的人。例如，遭受欺凌的学生会经历更严重的抑郁、学习困难和焦虑，其影响可能会延续到成年期（Juvonen & Graham,2014;McDougall & Vaillancourt,2015）。对职场欺凌的回顾同样表明，欺凌不仅在成年期普遍存在，而且其影响与童年期相同，包括损害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例如，抑郁、焦虑）和损害职业成果（例如，旷工、离职、生产力下降；Fitzpatrick 等人,2011）。虽然你可能倾向于认为你可以通过退居网络空间来躲避欺凌，但研究表明，网络欺凌同样普遍，并且与面对面的欺凌具有相同的后果（Olweus,2013）。Cook 及其同事（2010）进行了一项荟萃分析，以研究谁最有可能成为欺凌者、欺凌受害者，以及谁同时成为欺凌者和受害者。研究结果显示，受害者往往不受欢迎或地位低下，经常感到被排斥和孤立，无法“抑制社会不可接受的行为”（第 67 页）。实际上，无论是在学校、工作中还是在网上，那些偏离常态的人往往很容易成为欺凌者的目标（Juvonen & Graham,2014 年）。

鉴于我们在本章前面看到的内容，兽迷是兴趣相当非典型，通常被认为是怪异和功能失调的人。并且鉴于偏离常态的人经常发现自己被欺凌和针对，我们测试了兽迷是否特别有可能有被欺凌的历史。在比较兽迷和动漫迷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兽迷在 11 至 18 岁之间特别容易被欺凌（Reysen 等人,2021 年）。我们还将兽迷与社区样本（即非兽迷美国人的样本）进行了比较，要求两者使用 4 分制（从 1 = 从不到 4 = 经常）评估他们在小时候被身体欺凌、戏弄和殴打的频率。如图 21.5 所示，虽然不幸地，在一般人群中，小时候被欺凌的历史很常见，但无论考虑哪种类型的欺凌，兽迷经历的欺凌要多得多。

图 21.5. 兽迷和非兽迷遭遇不同类型欺凌的频率。

虽然兽迷比非兽迷更容易被欺负，但这些发现并没有区分谁在欺负人。此外，这些项目仅涉及儿童时期经历的欺凌，而不是成年后的经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要求兽迷评估他们在过去五年中经历欺凌的频率和类型（1 = 从未，5 = 经常）。

1 1.5 2 2.5 3 3.5。

打。

嘲讽。

身体的。

毛茸茸社区。

经常),并表明欺凌行为是来自其他毛茸茸爱好者(毛茸茸爱好者可能与他们有相当多的互动)还是来自非毛茸茸爱好者。如图 21.6 所示,无论考虑哪种类型的欺凌,毛茸茸爱好者被非毛茸茸爱好者欺负的频率都高于被毛茸茸爱好者欺负的频率。⁸ 结果还表明,过去五年内欺凌行为并不多,因为所有均值都远低于量表的中点,这意味着毛茸茸爱好者所经历的大多数欺凌行为都发生在他们的童年或青少年早期。通常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认定为毛茸茸爱好者之前,甚至不知道毛茸茸爱好者是什么!

图 21.6. 被兽迷和非兽迷欺负的频率。

⁸ 这并不是要淡化或暗示在兽类世界里不会发生欺凌行为。

当然是粉丝圈。然而,正如我们在第 21 章中看到的,许多兽迷认为粉丝圈是他们逃避日常生活中遭遇的耻辱和仇恨的避难所。

0 0.5 1 1.5 2 2.5。

遭受身体攻击(例如,击打、拳击、踢腿)。

遭受身体骚扰(例如,被抓住、推搡、不受欢迎)。

我的财产被盗或者被损坏。

侮辱或说出伤害性的话。

受到威胁。

有关我的谎言或谣言四处传播。

被排除在社会群体之外。

被欺负了。

毛茸茸的人和毛茸茸的人。

我们将这八个“非毛茸茸动物欺凌”项目归类为一个欺凌指标,并对其进行测试,以查看被欺凌是否与与幸福感相关的重要指标相关。

如表 21.2 所示,那些经常被欺负的人更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沟通困难,并且对他人变得更加不敏感。⁹ 被欺负还与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下降、更需要归属于某个群体(可能是排斥的副产品)以及冲动或冒险行为的迹象(例如,过度消费、危险的性行为或吸毒行为)有关,表明对自己的幸福感缺乏关心。

表 21.2. 被欺负的频率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变量 被欺负 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26** 与他人沟通困难 .19** 对他人不敏感 .25** 身体健康 -.26** 心理健康 -.16** 过度消费

日常生活 .32** 在会展上过度消费 .32** 冒险行为 .17** 归属感需求 .20** 注意.** $p < .01$ 。

应对和披露。

当被问及时,大多数兽迷表示他们不相信兽性是生物或天生的(Plante 等人,2015 年)。换句话说,大多数兽迷认为兽性是一种选择。此外,兽性是一种

毛茸茸爱好者通常可以向其他人隐藏一些事情,不像他们的种族或有明显的残疾。由于成为毛茸茸爱好者会受到歧视,人们可能会问,毛茸茸爱好者是否可以避免我们上面强调的负面后果。

9 在这三种情况下,这些问题可能先于问题出现。

欺凌(例如,使一个人成为更大的欺凌目标),尽管很容易看出这些也可能是欺凌的后果。由于欺凌引起的焦虑而挣扎,以及在被别人欺负后发现很难信任或同情他人。

向其他人隐瞒他们是兽迷的事实。毕竟,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是兽迷,你又会怎么会因为兽迷而成为目标呢?这个想法对兽迷来说并不新鲜,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在生活中向其他人隐瞒了他们的兽迷身份。我们要求兽迷以及动漫迷和幻想体育迷以 7 分制评分他们向他人透露兽迷身份的程度(数字越高表示披露程度越高)。如图 21.7 所示,兽迷最不可能向其他人透露他们的粉丝身份,包括他们的家人、朋友、同龄人、主管和

他们最有可能向朋友透露自己的身份。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最有可能向其他人隐瞒自己的身份。兽迷最有可能向朋友透露自己的身份

可能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 13 章中看到的,大约一半典型的毛茸茸爱好者的朋友本身就是毛茸茸爱好者。除了朋友之外,兽迷们表示非常不愿意向其他人透露自己的兽迷身份,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数据表明,虽然兽迷们倾向于至少向他们的一些家庭成员透露身份,但许多人只在有限的范围内透露。¹⁰ 同样,许多兽迷选择不向他们的同事或上司透露他们的兽迷身份,通常是因为担心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职业前景。¹¹

10 我们听过无数兽迷们向他们的兄弟姐妹讲述的故事。

他们的父母之一知道他们的兽人身份,但选择对家人保密,因为害怕产生负面影响。这在年轻的兽人身上尤其常见,他们可能更有理由担心家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的家人可能对他们有权力(例如,如果他们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害怕被赶到街上,无家可归)。¹¹ 许多兽人从事士兵、警察、教师、企业或职业。

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果工作场所所有人发现他们有毛茸茸的宠物,他们就有被解雇的风险。他们的恐惧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2017 年,康涅狄格州一名市议员在被发现有毛茸茸的宠物后被市长强迫辞职(Miller, 2017)。

图 21.7. 粉丝向他人公开身份的程度(7 分量表)。

从表面上看,人们可能会认为隐藏被污名化的身份似乎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可以避免成为歧视目标所带来的污名和不利后果。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被迫隐瞒个人身份的某个方面(例如性取向)与较差的心理健康有关(Pachankis, 2007),部分原因在于

因为担心被发现和不断自我监控（例如,确保自己不会意外暴露自己;Meyer,1995)会产生慢性焦虑。我们在兽迷中测试了这个想法,结果表明被迫隐藏自己兽迷身份的兽迷自尊心较低(Plante 等人,2014),而那些能够更自由、更公开地展示自己兽迷身份的兽迷自尊心和生活满意度更高(Mock 等人,2013)。我们还测试了一个模型,并找到了支持该模型的证据,该模型认为那些更强烈地认同兽迷身份的人会拥有更高的自尊心和生活满意度,部分原因是他们更能够公开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不得不隐藏它(见图 21.8;Reysen 等人,即将出版)。

2 2.5 3 3.5 4 4.5 5 5.5 6.

新认识的人。

监督者。

同僚。

朋友们。

家庭。

毛茸茸的。

图 21.8.毛茸茸身份披露调节粉丝认同与生活满意度 (SWL) 和自尊 (SE) 之间的关系。呈现的是标准化 beta 值。** $p < .01$ 。

应对和拒绝人身歧视。

应对耻辱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否认自己曾受到过耻辱的影响。这种现象最早是由 Faye Crosby (1984) 观察到的,当时她观察到波士顿的职业女性承认女性在工作中普遍受到歧视。然而,这些女性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Crosby 知道研究中的女性可能在工作中面临歧视,但她们并没有在研究中报告这种情况。实际上,那些因耻辱而成为歧视目标的人可能会否认这种歧视,以避免伴随这种意识而来的焦虑:她们认为“我的群体受到歧视,但我没有受到歧视。”

图 21.9. 群体和个人歧视的评级 (7 分量表)。

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采用 7 分量表 (分数越高表示歧视越严重)对群体 (“兽迷受到歧视”)和个人歧视 (“我因为兽迷而感到受到歧视”)进行了测量。如图 21.9 所示,这三个群体的粉丝都表示,他们的群体比他们自己遭受的歧视更严重。事实上,我们也对本科生进行了这些测量,发现无论他们喜欢什么 (例如音乐、体育),效果都是一样的。图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兽迷在群体和个人歧视方面的评分都更高,这再次表明,即使兽迷淡化了自己的歧视经历,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耻辱。¹²

12 对于这一现象的一种解释来自于人类的倾向。

策略性地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 也就是说,将自己与那些比我们境况更糟的人进行比较 以便对自己感觉更好 (Wills, 1981)。在这方面,一个对自己是受歧视群体 (兽迷) 一员感到难过的兽迷可能会指出一个受到比他们更多的歧视的兽迷,以避免他们原本可能会感受到的一些焦虑: “当然,我的情况很糟糕,因为我的同事取笑我,但史蒂夫因为是兽迷而被解雇了,所以我想我的情况还不算太糟!” 另一种可能性是,兽迷可能觉得他们遭受的歧视经历不真实,就像其他经历过暴力或骚扰的人可能觉得他们的案例 “不算数” 一样,因为它与他们对此类案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原型不符。

- 2.
- 2.5.
- 3.
- 3.5.
- 4.
- 4.5.
- 5.

毛茸茸的 Brony 动漫。

团体个人。

应对和群体认同。

第三种有点自相矛盾的应对污名的方法是更强烈地认同被污名化的群体。根据排斥认同模型 (Branscombe 等人, 1999), 那些属于被污名化群体的人可能很难隐藏自己的身份, 或者可能只是不想这样做, 但他们可能会更强烈地认同该群体, 并利用该群体提供的社会支持来应对作为群体成员的污名化。虽然这项工作主要在种族或性少数群体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但我们也发现证据表明该模型也适用于粉丝群体。例如, 我们在一组小马迷样本中发现, 那些认为小马迷粉丝群体更受污名化的人也更有可能强烈地认同自己是小马迷 (Chadborn 等人, 2016)。同样, 在一组拥有各种粉丝兴趣的本科生样本中, 那些粉丝兴趣被认为最受污名化的人也更有可能认同他们的粉丝群体 (Tague 等人, 2020 年)。更重要的是, 后一项研究还发现, 对污名化的感知与对各自粉丝团的更强归属感有关, 这表明粉丝团的社会功能 (包括为成员提供积极的身分认同感和社会支持网络) 可能代表着对污名化的一种防御。虽然我们还没有

直接在兽迷圈中测试这些假设, 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兽迷在这方面在粉丝圈中是独一无二的。此外, 尽管我们从未在兽迷圈中直接测试过这一假设, 但开放式访谈和焦点小组数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 即对于许多兽迷来说, 尽管他们因身为兽迷而遭受耻辱和歧视, 但粉丝圈仍然是他们的社会支持来源, 也是帮助他们应对被针对的后果的东西, 无论是因为有不寻常的粉丝兴趣还是因为 LGBTQ+ (Roberts 等

al., 2015)。结论在本章中, 我们一直在强调, 兽迷是被污名化的粉丝群体的成员, 这个群体之所以受到攻击, 部分原因是它作为一个粉丝群体的非典型性。由于兽迷的兴趣与典型的粉丝兴趣不同, 人们对他们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反应, 并认为兽迷是适应不良或受性变态驱使的。兽迷们很清楚他们所面临的污名, 并且公平地对待他们。

(Sanmuanathan,2021 年)。例如,他们可能会告诉自己:“是的,当然,我曾因是毛茸茸的动物而被取笑和嘲讽,但除非有人打我,否则这不算是真正的欺凌 这种事还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准确预测针对他们的耻辱程度。根据过去的研究,这种耻辱对兽迷的身心健康带来许多负面影响,通常是直接或间接遭受欺凌和骚扰的结果。与其他遭受耻辱的群体一样,兽迷们也采取了各种策略来应对这种耻辱,包括向他人隐藏自己兽迷的身份、否认个人歧视以及向内转向兽迷社区作为恢复力和社会支持的源泉。在十多年的研究兽迷过程中,我们最引人注目的观察或许是,尽管他们经常遭受严重的耻辱,但作为一个社区,他们具有很强的恢复力。经常可以发现兽迷们嘲笑和戏仿那些试图给他们贴上耻辱标签的行为,他们接受和转移消极情绪,而不是退缩。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可能源于粉丝团的团结和粉丝团为许多成员提供的紧密归属感(见第 19 章),其中许多人认为,在童年时期因与众不同而受到排斥后,毛茸茸粉丝团是他们能够找到认可的第一个地方 无论是在爱好上还是在身份的其他方面(例如,LGBTQ+)。这种亲密关系和它所提供的韧性一直是许多研究的主题,毫无疑问,它将继续成为未来研究问题和兴趣的来源。参考文献 Bates, J. (2019, August 21). Colorado 学区为孩子们提供猫砂桶供他们上厕所

在封锁期间。时间。<https://time.com/5658266/colorado-district-kitty-litter-bucketslockdowns/> Branscombe, NR、Schmitt, MT 和 Harvey, RD (1999)。感知到的非洲裔美国人普遍存在的歧视:对群体认同和幸福感的影響。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77 (1),135-149。<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7.1.135> Chadborn, D.、Plante, CN 和 Reysen, S. (2016)。感知到的耻辱、社会认同和群体规范是粉丝圈亲社会奉献的预测因素。国际交互式通信系统和技术杂志,6 (1),35-49。 <https://doi.org/10.4018/IJICST.2016010103> Cook, CR, Williams, KR, Guerra, NG, Kim, TE 和 Sadek, S. (2010)。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欺凌和受害的预测因素:一项元分析调查。《学校心理学季刊》,25 (2),65-83。<https://doi.org/10.1037/a0020149>。

Devos, T., & Banaji, MR (2005)。美国人 = 白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88 (3), 447-466。<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8.3.447> Devos, T., & Mohamed, H. (2014)。

美国身份的色彩:民族和国家身份之间的隐性关系。社会与人格心理学指南,8 (12), 739-754。<https://doi.org/10.1111/spc3.12149> Dickson, EJ

(2023 年 5 月 25 日)。兽迷们现在与 Ron DeSantis 发生了严重争执。滚石。<https://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culturenews/furries-beefing-ron-desantis-1234742107/> Fitzpatrick, ME、Cotter, EW、Bernfeld, SJ、Carter, LM、Kies, A. 和 Fouad, NA (2011)。职场欺凌对职业心理学的重要性:对研究和实践的启示。

职业发展杂志,38 (6), 479-499。<https://doi.org/10.1177/0894845310390035> Goffman, E. (1963)。污名:论被宠坏的身份管理。Prentice-Hall。Guarneri, JA、Oberleitner, DE 和 Connolly, S. (2019)。大学生感知到的污名和自我污名:文献综述及其对实践和研究的启示。基础与应用社会心理学,41 (1),48-62。<https://doi.org/10.1080/01973533.2018.1550723> Gurley, G. (2001 年 3 月)。皮毛的乐趣。名利场。检索自 <http://vanityfair.com/culture/features/2001/03/furries200103?currentPage=1> Juvonen, J. 和 Graham, S. (2014)。校园欺凌:欺凌者的力量和受害者的困境。

《心理学年鉴》,65 (1),159-185。<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010213-115030> Kay, AC, Day, MV, Zanna, MP 和 Nussbaum, AD (2013)。积极刻板印象的阴险(和讽刺)影响。《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49 (2),287-291。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2.11.003> Major, B., & O'Brien, LT (2005). 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学耻辱。《心理学年鉴》,56,393-421。<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6.091103.070137> McDougall, P., & Vaillancourt, T. (2015)。童年和青春期间同伴受害对成年人的长期影响:适应和适应不良的途径。《美国心理学家》,70 (4),300-310。<https://doi.org/10.1037/a0039174> McMahon, T. (编剧、导演) ,Arnarson, HA (编剧)和 Miller, G. (编剧)。(2009 年)。轻松死亡:Em-bear-assed。In Original Productions (制片人) ,《1000 种死法》。Spike。

Meyer, IH (2023)。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人群的偏见、社会压力和心理健康:概念问题和研究证据。《心理学公报》,129,674-697。<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9.5.674> Miller, JR (2017 年 9 月 8 日)。市议员在秘密“毛茸茸”生活曝光后辞职。《纽约邮报》。<https://nypost.com/2017/09/08/councilmanresigning-after-secret-furry-life-revealed/> Mock, SE, Plante, CN, Reysen, S. 和 Gerbasi, KC (2013)。更深层次的

休闲参与是污名化休闲环境中的应对资源。《休闲/Loisir》,37 (2) ,111-126。 <https://doi.org/10.1080/14927713.2013.801152> Olweus, D. (2013)。校园欺凌:发展以及一些重要的挑战。临床心理学年鉴,9 (1),751-780。<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050212-185516> Pachankis, JE (2007)。隐瞒耻辱的心理影响:认知-情感-行为模型。心理学公报,133 (2),328-345。<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33.2.328> Pennacchia, R. (2022 年 5 月 16 日)。毛茸茸

斯图·彼得 (Stew Peter) 和坎迪斯·泰勒 (Kandiss Taylor) 认为,布法罗枪击案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人。Wonkette。<https://www.wonkette.com/martha-speaks-buffalo-shooting> Plante, CN 和 Reysen, S. (2023)。“他们就是很奇怪”:感知到的粉丝文化的非典型性和偏见之间的关联的认知和情感中介。大众媒体心理学。Advance online

出版物。<https://doi.org/10.1037/ppm0000440> Plante, CN, Roberts, S., Reysen, S., & Gerbasi, K. (2014)。社会结构特征的相互作用可预测受污名化的少数群体成员的身份隐瞒和自尊。当代心理学,33 (1),3-19。<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3-9189-y> Plante, CN, Roberts, SE, Snider, JS, Schroy, C., Reysen, S. 和 Gerbasi, K. (2015)。“不止是肤浅的东西”:生物本质主义在应对受污名化的粉丝社区的独特性威胁方面的作用。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54 (2),359-370。<https://doi.org/10.1111/bjso.12079> Reysen, S. 和 Plante, CN (2017)。粉丝、感知成熟度和建立恋爱关系的意愿:短期成熟度测量的应用。

传播与文化在线,8 (1) ,154-173。<https://doi.org/10.18485/kkonline.2017.8.8.8>。

Reysen, S., Plante, CN, Chadborn, D., Roberts, SE 和 Gerbasi, K. (2021)。《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动漫迷的心理》。国际动漫研究项目。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和 Gerbasi, KC (2017)。对粉丝群体的偏见感知准确性。《凤凰报》,3 (1),122-129。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和 Gerbasi, KC (正在印刷)。

社交活动调节粉丝认同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休闲科学。<https://doi.org/10.1080/01490400.2021.2023714> Reysen, S., & Shaw, J. (2016)。

体育迷作为默认球迷:非体育迷为何被污名化。凤凰报,2 (2) ,234-252。

Reysen, S., Shaw, J., & Brooks, TR (2015)。异性恋传教士作为性默认和对不频繁性行为的污名化。社会科学研究进展期刊,2 (5),93-104。<https://doi.org/10.14738/assrj.25.1181> Roberts, SE, Plante, CN, Gerbasi, KC, & Reysen, S. (2015)。与拟人化现象的临床互动:卫生专业人员与拥有这种不寻常身份的客户互动时的注意事项。健康与社会工作,40 (2),e42-e50。<https://doi.org/10.1093/hsw/hlv020> Roberts, SE, Plante, CN, Reysen, S., & Gerbasi, KC (2016)。并非所有幻想都是平等的:幻想体育迷对毛茸茸、小马迷和动漫迷的看法。凤凰报,2 (1),40-60。Sanmuanathan, N. (2021 年 3 月 2 日)。我是一名性侵犯顾问。这就是为什么幸存者很难站出来,以及会发生什么

当他们这样做时。对话。<https://theconversation.com/im-a-sexualassault-counsellor-heres-why-its-so-hard-for-survivors-to-come-forward-and-what-happens-when-they-do-156038> Schmitt, M. T., Branscombe, N. R., Postmes, T. 和 Garcia, A. (2014)。感知到的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一项荟萃分析。《心理学公报》, 140 (4), 921-948。<https://doi.org/10.1037/a0035754> Tague, A. M., Reysen, S. 和 Plante, E. (2020)。

归属感是粉丝感受到的耻辱与认同之间关系的中介。《社会心理学杂志》, 160 (3), 324-331。<https://doi.org/10.1080/00224545.2019.1667748> Taylor, K.

(2023 年 3 月 23 日)。当我成为州长后,毛茸茸的日子就结束了。公立学校是为了学术而不是童话故事。

推特。<https://twitter.com/KandissTaylor/status/1506603753008472064> 卫报。(2022 年 3 月 29 日)。共和党撤回学校为“毛茸茸”学生放置猫砂盆的虚假声明。卫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mar/29/nebraska-lawmaker-litter-boxes-claim-debunked> Wills, T. A. (1981)。社会心理学中的向下比较原则。《心理学公报》, 90 (2), 245-271。<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90.2.245> Zuiker, A. E. (作家), Stahl, J. (作家) 和 Lewis, R. (导演)。(2003 年)。皮草和厌恶。J. Bruckheimer (制片人), 《CSI: 犯罪现场调查》。CBS 派拉蒙电视网。

第 22 章。

孩子们都很好:毛茸茸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Stephen Reysen, Courtney “Nuka” Plante。

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领域,主要关注思想和行为。这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其主题范围从动物训练到邪教灌输,从人格评估到视觉感知,从语言学习到大脑中的神经元活动。然而,尽管范围如此广泛,但幸福感研究无疑是心理学研究的支柱。¹ 它是心理学的支柱

几乎心理学的所有其他领域迟早都会讨论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再加上外行人最常问的关于毛茸茸的问题之一是“毛茸茸可以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加入了幸福感的衡量标准

我们对毛茸茸的研究已经有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了。事实上,多年来,我们收集了如此多的关于毛茸茸福祉的数据,我们可以轻松地将这一章写成一本书!为了避免这本书变成两卷本,我们将简洁明了地专注于这一章

只讨论要点。我们将首先简要介绍幸福感以及如何衡量它。² 接下来,我们将兽迷与其他群体在幸福感方面的衡量标准进行比较 因为如果没有比较点,了解兽迷的表现如何是毫无意义的。最后,我们讨论兽迷中精神疾病的流行程度以及它与其他粉丝群体相比如何,然后简要考虑一些变量,这些变量有助于我们预测哪些兽迷在幸福感方面得分最高。什么是

幸福感?你可能已经对幸福感有了相当直观的理解:幸福感是

我们所有人都在为之奋斗的状态,如果可以选择,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³ 但哲学

医学和心理学期以来一直在探讨一个人的幸福感究竟由什么构成。例如,McDowell (2010) 将幸福感描述为“因最佳运作而产生的满足、满意或幸福感”(第 70 页)。这个定义意味着幸福感是人们自己判断的东西。

¹ 为了证明这一事实,心理学中有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

发现什么能让人们快乐和茁壮成长 积极心理学!² 事实证明,幸福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和单一。

想想!³ 当我感觉生病或有病的时候,我总是想象我希望自己做什么。

真是艰难的一天。

根据他们当时的状况。在外人看来,患有慢性疼痛的人在幸福感方面表现得相当差,但如果他们将自己与处境更糟的人进行比较,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或者,你可能身体健康,但对日常生活感到不完整和不满意。即使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疾病或疾病、生活平衡得很好的人,也可能会认为仅仅生活没有问题是不够的。除非他们茁壮成长,否则他们就不是好人。⁴ 归根结底,没有一种完美的、普遍认可的方法来评估

幸福感。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了无数的衡量幸福感的指标和维度,每一种指标和维度都是根据研究人员在自己的模型或框架中对幸福感的概念化而量身定制的。为了说明我们正在谈论多少不同的概念化,Linton 等人 (2016) 研究了 99 种不同的幸福感指标,并确定了 196 个不同的维度。当然,他们认识到其中一些不同的维度相互重叠,因此它们将它们压缩并归类为一个更小、更易于管理的六大类群 (例如,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其他研究人员从统计学上研究了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幸福感可能只有两个主要维度。我们通常将它们称为主观幸福感 (“从满意度和积极与消极情感之间的平衡来评价生活”⁵) 和心理健康 (“对应对生活中存在挑战的感觉”; Keyes 等人,2002 年,第 1007 页)。⁶ Keyes 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以多种方式测量了一群人的幸福感,发现他们聚集成一个维度,即主观幸福感 (例如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 和心理健康感 (例如个人成长、人生目标) (Keyes 等人,2002 年)。当 Compton 等人 (1996) 同样对学生和学生实施各种幸福感测量时。

⁴ 这还没有提到哲学家们几千年来一直持有的观点。

美好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是享乐主义 最大限度地享受快乐,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
还是时时刻刻都全身心投入其中?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创造力?⁵ “情感”是心理学中“感觉”或“情绪”的花哨说法。⁶ 其他研究人员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指代这两个维度。

例如,Ryan 和 Deci (2001) 将这两个维度称为享乐幸福感 (例如幸福),
幸福感 (充分发挥一个人的潜力)。

社区成员的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 (例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 和心理健康 (例如成熟度、自我实现) 这两个维度上的负荷是相同的。

由于没有完美的、普遍认可的幸福感衡量标准,我们倾向于将所有这些不同的结构以及自尊等相关结构称为幸福感的 7 个指标,认识到

尽管不同结构之间存在细微差异,但它们都倾向于彼此呈相当正相关的关系 换句话说,当你在一项幸福感指标上得分很高时,可以安全地假设你在其他几十项类似的幸福感指标上也会得分很高。⁸ 粉丝群比较 那么,兽迷的幸福感与其他粉丝相比如何?我们第一次这样的比较是在一项大规模研究中,对兽迷、动漫迷和幻想体育迷进行了比较,该研究采用了各种幸福感指标 (例如生活满意度、自尊、焦虑)。如图 22.1 所示,兽迷和幻想体育迷在生活满意度或自尊方面没有差异,

尽管这两组的得分都明显高于动漫迷。在抑郁和焦虑方面,兽迷和动漫迷并没有差异,尽管这两组的得分都明显高于幻想体育迷。最后,兽迷报告的压力比动漫迷或幻想体育迷(他们之间没有差异)更大。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兽迷得分。

7 我们借此机会发表一下言论:我们相信自尊也是一种。

幸福感指标。这是我们过去与其他研究人员进行过的理论争论。

一方面,从技术上讲,自尊对一个人整体自我价值的一般评价是一种不同于幸福感的概念。它与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在衡量幸福感和自尊的研究中,这两者几乎总是适中到

高度相关(例如,Kashdan,2004;Lyubomirsky 等,2006;Paradise & Kernis,2002)。在分析幸福感时,自尊通常与其他主观幸福感指标聚在一起(Compton 等,1996),在一项涵盖 31 个国家的大型研究中,自尊几乎总是与对生活的满意度呈正相关(Diener & Diener,1995)。换句话说,我们在本章中将自尊作为幸福感的衡量标准 - 可以说是幸福感的替代衡量标准 - 并让您,读者,知道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会同意这一决定。⁸这通常是我们衡量幸福感的方法:虽然任何。

个人的幸福感衡量标准可能会有怪癖或特质,如果你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衡量幸福感,而它们都显示出相同的总体趋势,那么你可以相当肯定你衡量的是总体幸福感,而不是某一特定衡量标准所特有的奇怪东西。

高于生活满意度和自尊心的中点,低于抑郁、焦虑和压力的中点。这表明,兽迷们通常报告的平均幸福感相当好,兽迷们和其他粉丝群体之间的差异是相当小的量级差异,而不是大的类别差异。换句话说:兽迷们似乎和其他粉丝群体一样好,尽管污名和普遍的误解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 章)。

图 22.1. 兽迷、动漫迷和幻想体育迷的幸福指标平均比较(7 分制)。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幸福感有两个基本维度:主观和心理。

由于心理学研究通常集中于主观幸福感(例如快乐、对生活的满意度),Ryff (1989,第 1072 页)提出了心理健康的六个维度:自主(“自我决定和独立;能够抵抗社会压力”)、环境支配(“管理环境的能力;控制一系列复杂的外部活动”)、个人成长(“持续发展的感觉”)、与他人的积极关系(“与他人建立温暖、令人满意、信任的关系”)、目标。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压力。

焦虑。

沮丧。

自尊。

对生活感到满意。

毛茸茸的动漫幻想运动。

生活（“有生活目标和方向感”）和自我接纳（“对生活持积极态度”自我”）。为了超越主观幸福感的衡量标准,我们还进行了研究,测量了 Ryff 的六个心理健康维度,并在兽迷、动漫迷和本科大学生样本中进行了测量（Reysen 等人,2020 年）。如图 22.2 所示,兽迷的分数通常与两个比较组相当,并没有特别高或特别低,可能的例外是个人成长和积极关系类别,这两个类别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组。兽迷在所有维度上的得分也都高于中点,这表明,总体而言,兽迷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当好。事实上,这项研究的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在许多维度上,兽迷的心理状况都比大学生更好。9.

图 22.2. 兽迷、动漫迷和美国大学生在以下维度上的平均比较
心理健康（7分量表）。

此时,您可能想知道动漫迷们过得还好吗。在我们衡量幸福感的大多数指标中,他们的得分似乎低于兽迷。我们想看看能否通过询问这两组人的朋友数量是否可能解释这些差异。

9 在第 13 章中,我们注意到大多数兽迷本身都是大学生或曾经是大学生。

大学生,这是一个相当恰当的比较。

3 3.5 4 4.5 5 5.5 6 6.5。

- 自我接受。
- 人生目标。
- 积极的关系。
- 个人成长。
- 环境掌握。
- 自治。

毛茸茸的动漫学生。

考虑到毛茸茸爱好者出于归属感而积极参与毛茸茸爱好者圈,并且考虑到该爱好者圈的接受和容忍规范（见第 17 章和第 19 章）,我们无法解释这些差异。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运行了一个中介模型（如图 22.3 所示）,其中我们首先发现,毛茸茸爱好者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得分高于动漫迷。接下来,我们测试了毛茸茸爱好者和动漫迷是否有相当数量的朋友,发现平均而言,毛茸茸爱好者确实比动漫迷有更多的朋友（M = 11.38）（M = 9.20）。我们还发现,平均而言,拥有更多朋友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将整个模型放在一起,至少可以将毛茸茸爱好者和动漫迷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部分归因于毛茸茸爱好者平均拥有更多朋友这一事实。这一发现强调了

社会关系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的重要性,这个主题将在本章中不断出现。

图 22.3. 通过朋友数量预测生活满意度的样本比较。

呈现的是标准化 beta 值。 $p < .01$ 。

心理健康诊断。

医生评估患者身体健康状况的一种方法是检测是否存在疾病、感染或功能障碍。类似地,我们可以间接评估心理健康的另一种方法是检测一个人是否被诊断出患有心理健康疾病。

问题。10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询问了一批兽迷、小马迷和动漫迷,他们是否曾被执业医师诊断出患有一种或多种心理疾病 (Reysen 等人,2018 年)。然后,我们将这些反应编码为主要的疾病组:情绪障碍 (例如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 (例如恐慌症、广泛性焦虑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和自闭症谱系障碍。11 这项研究的结果发现,兽迷和动漫迷在被诊断患有情绪障碍的粉丝百分比方面没有差异,尽管两者的患病率都高于小马迷 (见图 22.4)。动漫迷报告的焦虑症比小马迷多,而兽迷介于两者之间,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兽迷报告的 ADHD 患病率明显高于小马迷,而小马迷本身比动漫迷更容易患 ADHD。最后,在自闭症谱系障碍诊断方面,兽迷和动漫迷并没有什么差异,尽管两者都明显低于小马迷。12。

10 我们应该注意,我们并没有将其本身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

例如,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人被诊断患有焦虑症,因此他们

精神健康状况肯定比没有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疾病的人更糟糕。”首先,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有些人可能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疾病,但只是从未被诊断过。

此外,患有精神疾病但控制得当的人可能比那些没有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但仍在挣扎的人表现得更好

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应付日常生活。相反,当涉及到幸福感问题时,我们将心理健康视为一个调节因素 一个可能的风险因素或加剧/放大的力量 而不是心理健康本身的指标。11 我们再次重申,在和

就其本身而言,神经发散性并不是一个指标。

幸福感问题。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神经多样性人群的幸福问题

与某人是否具有神经多样性关系不大,而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有关,在这种社会中,神经多样性会因系统性障碍和任意的文化规范而受到污名化或惩罚。12 在其他针对兽迷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病率。

诊断各不相同,有时高达13.2%。

图 22.4. 毛茸茸、小马迷和动漫迷群体中疾病的患病率。

我们还将每种疾病的患病率与美国终生患病率进行了比较。13 所有三个粉丝群体的情绪障碍、焦虑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患病率都低于美国终生患病率。相比之下,所有三个群体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患病率都高于美国普通人群。14 全部。

13 这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比较 首先,一般的毛茸茸动物都是很好的。

比普通美国人年轻得多(见第 13 章),这意味着,至少他们被诊断的时间更短。尽管如此,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最好的数据,可以比较毛茸茸爱好者的精神疾病与整个普通人群的精神疾病

外行人似乎决心要进行比较。¹⁴ 在解释这一发现时,一个重要的警告是要记住其中之一。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诊断标准是特定、受限或重复的行为或兴趣。粉丝如果不是对某事有非常特定兴趣的人,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粉丝都患有自闭症。

0.0%5.0%10.0%15.0%20.0%。

自闭症谱系。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焦虑症。

情绪障碍。

毛茸茸的 Brony 动漫。

总之,这些发现表明,与美国人口相比,毛茸茸粉丝圈中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数相对较低(自闭症除外),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毛茸茸并不是由可诊断的心理健康问题定义的,或者特别容易受到此类问题的影响。 15 粉丝关系与粉丝圈 正如我们在第 6 章中讨论的那样,我们在研究中经常区分粉丝关系(一个人与粉丝对象的心理联系程度)和粉丝圈(与其他粉丝群体的心理联系)(Reysen & Branscombe,2010)。这种区别在预测粉丝幸福感方面尤为重要(Edwards 等人,2019 年;Reysen 等人,2021 年)。根据研究表明,对特定运动队的认同(即球迷身份)与球迷幸福感相关,Daniel Wann (2006)认为,这种关联是因为对运动队认同度更高的球迷也会与其他球迷建立社会联系,而这推动了这种联系与更高幸福感的联系。然而,在三项测试该模型的研究中,他无法找到支持(Wann 等人,2015 年;Wann 等人,2011 年)。2017 年,

然而,我们确实发现了支持该模型的证据,不是体育迷样本,而是动漫迷样本,以及他们通过对动漫的兴趣建立的面对面友谊(但不是网络友谊)(Reysen 等人,2017 年)。在其他研究中,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认同运动队和幸福感。例如,在 2017 年的一项研究中,Wann 和他的同事发现认同运动队和感受到生活中的归属感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是由成为球迷为他们提供了对球迷社区的归属感这一事实所驱动的。

同样,在对日本足球迷进行自然灾害后的调查中,Inoue 等人 (2015) 发现,球迷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是球队认同与灾难感之间关系的驱动因素。社区凝聚力感,并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团队认同感和生活满意度是由球迷兴趣所提供的归属感驱动的(Inoue 等人,2020 年)。

谱系,而是谱系中的人可能会与对某一兴趣有相似迷恋或热情的人找到亲缘关系(见第 23 章)。15 这是基于我们在第 21 章和已发表的文章中讨论的一个前提。

心理学文章表明,人们往往不喜欢那些有不同寻常的粉丝兴趣的人,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功能障碍的假设(除其他外;Plante & Reysen,2023 年)。

正如我们在第 6 章中指出的以及前面几段中显而易见的那样,心理学中的大多数粉丝研究都集中在体育迷身上。我们还在第 6 章中指出,大多数粉丝研究都侧重于粉丝身份,而忽略了粉丝圈。这是一个重要的疏忽:在小马迷(Edward 等人,2019 年)、动漫迷(Reysen 等人,2021 年)和兽迷(见第 6 章关于粉丝身份/粉丝圈的内容)的样本中,当将粉丝圈(粉丝身份中更具社会性的组成部分)相互对比时,粉丝圈比粉丝身份更能预测幸福感。这是因为,尽管成为一名粉丝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一种重要的群体身份(Tajfel & Turner,1979;Turner 等人,1987),与更好的幸福感息息相关,因为人类是一种社会物种,会受益于我们群体提供的社会支持和应对资源(Haslam 等人,2018;Haslam 等人,2008,2009)。事实上,属于更多群体往往与更好的幸福感有关(例如,Haslam 等人,2008),对于粉丝圈和其他群体来说也是如此;在一个 bronies 样本中,发现属于多个粉丝圈可以预测更低的孤独感(Reysen,Plante 和 Chadborn,2022)。

图 22.5. 粉丝群体通过粉丝活动预测兽迷心理健康的中介模型。图中显示了标准化 beta 值。** $p < .01$ 。

但这对于兽迷来说也是如此吗?简短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方面,兽迷与其他群体没有什么不同。在美国本科生、兽迷和动漫迷的样本中,Reysen 等人(正在出版)发现,粉丝身份比粉丝关系更能预测心理健康。然而,在推动这种影响的因素方面,各个群体确实有所不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认识的朋友越多,他们最喜欢的粉丝兴趣的粉丝越多,这种关系就越紧密。对于兽迷和动漫迷来说,这种影响是由参加现场活动推动的,而不是由在线参与或媒体消费推动的(见图 22.5)。换句话说,对于一般粉丝来说,社交联系是粉丝幸福感的主要驱动力或来源,关于兽迷和动漫迷的数据特别表明,面对面的互动比在线互动更容易建立这种支持性的社会联系。16 我们同样表明,与其他粉丝互动是兽迷和其他粉丝群体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对于兽迷来说,

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毛茸茸身份与更好的幸福感有关(Mock 等人,2013 年;Plante 等人,2014 年),部分原因是能够在他人面前做自己可以让你生活得更真实,避免不得不向他人隐藏自己的焦虑。其他研究表明,粉丝在粉丝活动中这样做时,他们的幸福感比在家里这样做时更高(Ray 等人,2018 年;Wann 等人,2008 年),这表明与其他粉丝在一起对一个人的幸福感有益。事实上,毛茸茸爱好者经常谈论一种叫做“会后抑郁症”的病症

这发生在从毛茸茸的聚会回家后,这一发现经过测试并被证明是真实的(Plante 等人,2016 年;Roberts 等人,2017 年)! 换句话说,粉丝们通常在他们被其他粉丝包围,当被剥夺与其他粉丝互动的机会时,会表现出幸福感下降的迹象。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许多粉丝在日常生活公开展示团体的象征(例如服装)来向其他潜在粉丝发出信号,以此来结交新朋友(Chadborn 等人,2017 年)。

17.

16 这并不是说不可能伪造重要且有意义的东西。

与其他粉丝在线联系（例如通过论坛、VRChat 和聊天组）但面对面联系可能更容易。毕竟,人类是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进化的,所以我们的本能（例如,学会信任）特别适合面对面的互动。¹⁷ 这对兽迷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他们是一个被歧视的群体。在。

一方面,他们可能会从找到其他粉丝中受益,但另一方面,让其他人发现你是兽迷可能会招致耻辱和排斥。一。

团体内部帮助。

与第 6 章讨论的社会身份视角一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帮助自己群体的成员,而不是帮助陌生人或其他群体的成员（例如 Balliet 等人,2014 年）。这种行为不仅适用于球迷群体,也适用于其他重要的群体身份（例如种族、性别、宗教）。例如,Platow 等人（1999 年）在一场体育赛事上设立了三个慈善捐款台。捐款台上的工作人员所戴的围巾要么与两支参赛球队的颜色相匹配,要么是中性色。工作人员所戴围巾与主队颜色相匹配的捐款台上,球迷们捐的钱更多。在另一个例子中,Levine 等人（2005 年）让参与者在走到他们大学校园的另一栋建筑之前思考他们的球迷身份。在去往下一栋建筑的路上,参与者看到有人摔倒并受伤

（这是同谋 为实验者工作的人）。同谋要么穿着印有参与者最喜欢的球队标志的衬衫,要么穿着对手球队的衬衫,要么没有标志（即中立）。参与者

相比帮助穿着敌方球队球衣或中性球衣的人,人们更有可能停下来帮助穿着印有自己喜欢球队徽标的球衣的人。简而言之,人们会帮助自己群体的成员,包括球迷帮助其他球迷。正如你所料,帮助是有益的,得到别人的帮助比没有得到帮助会提高你的幸福感（例如,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借钱给你）。但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帮助行为也会使提供帮助的人受益。例如,当一项研究中的参与者被要求回忆他们为别人（而不是自己）花钱的时候,他们报告的幸福感和更高（例如,Aknin 等人,2013 年）。¹⁸ 帮助他人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不仅限于捐钱。在一项荟萃分析中,善举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Curry 等人,2018 年）。志愿服务与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相关（Magnani & Zhu, 2018）,而参与亲社会活动则与主观和心理健康相关（Klar & Kasser, 2009）。考虑到这一点,Reysen、Plante、Chadborn、Roberts 和 Gerbasi（2022）对 bronies、动漫迷和 furries 进行了调查,以研究在粉丝群中提供帮助作为幸福感的预测因素。furries 的结果显示。

解决方案是使用对非粉丝来说毫无意义但在群体内广为人知的符号（例如,流行的毛茸茸网站或公司的徽标）。¹⁸ 任何喜欢给别人送礼物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种现象：

为某人做一件善事会带来快乐！

更高的粉丝认同度会导致更大的群体内帮助（你越是粉丝,你帮助其他粉丝就越多）,并且这与更高的心理健康有关（见图 22.6）。其他两个粉丝群体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表明这种心理过程并不是兽迷独有的,而是一般粉丝群体（或任何群体）的普遍原则。人们不仅可以直接从接受或提供帮助中受益,而且互相帮助也可能为加强和深化友谊或结交新朋友提供机会,这些新朋友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身边,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韧性和应对能力的源泉。

图 22.6. 通过群体内帮助来调节对毛茸茸粉丝群体认同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呈现的是标准化 beta 值。* p < .05,** p < .01。

新冠肺炎。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审查的证据表明,与其他粉丝的面对面互动有助于粉丝的幸福。那么,当这些面对面的互动突然被取消时会发生什么呢?

远离?这正是全球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情况,各国进入封锁状态,取消会议和当地聚会,并迫使人们在

时间。在此期间,我们要求兽迷们完成粉丝身份认同的测量,以了解他们认同的程度。

人们采取了健康的应对策略、新冠疫情带来的压力和心理健康 (Smodis-McCune 等人,2022 年)。我们测试了一个模型,其中粉丝认同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是由采取健康的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 (例如,与其他人交谈、避免饮酒等事情)驱动的,并询问该模型对与疫情相关的压力低和高的人的作用是否不同。结果支持该模型,表明一个人承受的压力越大,粉丝认同、健康应对方式和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就越强

那些承受着最大压力的人最需要粉丝们的帮助来应对。

图 22.7.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资源来源评级 (7 分量表)。

在 2020 年的另一项研究中,我们要求兽迷们评价他们依赖不同资源来帮助他们度过 COVID-19 大流行的程度 (从 1 = 完全不依赖到 7 = 经常依赖)。如图 22.7 所示,兽迷们的毛茸茸朋友是第二大支持来源,仅次于亲密关系 (例如,重要的另一半)。事实上,兽迷们向同伴求助的可能性与向家人求助的可能性差不多,这说明了同伴在危机时期作为应对、支持和幸福的来源是多么重要。尽管兽迷们无法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亲自聚集在会议上,但他们仍然从这种联系中受益。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 食物银行。
- 精神社区。
- 财政援助计划。
- 健康保险制度。
- 毛茸茸爱好者圈中的其他人。
- 非毛茸茸的朋友。
- 我的家人。
- 毛茸茸的朋友。
- 亲密关系。

他们通过与其他在线兽迷的互动,在粉丝圈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关于兽拟人的简短评论几年前,我们注意到,兽拟人一生中拥有的兽拟人数量与他们的自尊程度之间存在微小关联:兽拟人越多,自尊心越低。

19 我们假设这种关系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兽迷的自我概念清晰度。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定义是 “个人自我概念内容 (例如,

自我概念清晰度高的人在各种情况下都有相当清晰和一致的身份感,而自我概念清晰度低的人可能会难以回答自己是谁的问题,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想法和行为特别受周围环境的影响。²⁰ 如果一只毛茸茸的动物经常

改变他们的兽设,如果我们假设大多数兽设都是创造它们的兽迷的反映(见第 7 章),这可能表明这个人的自我概念有些不稳定。

为了测试这种可能性,我们询问了一群兽迷,他们一生中拥有多少个兽设,并询问了他们自我概念清晰度和自尊心。结果显示,一生中拥有的兽设越少,自我概念清晰度就越高,而这又与更高的自尊心相关,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见图 22.8)。在圣安东尼奥(德克萨斯州)的阿拉莫城兽迷入侵活动上谈论这些结果后不久,一位兽迷找到我们,询问对于同时拥有多个兽设的兽迷来说是否也是如此(例如,不同方面的不同兽设

21 和往常一样,我们进行了跟进。

19 您可能还记得,在第 7 章中,大多数兽迷目前只有一个兽设。

在任何给定时间。而且,虽然大多数兽迷只有一个兽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兽设也是相当常见的,尽管大多数人最多只改变一两次。²⁰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物种,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它的影响。

我们周围的情况。但对于自我概念清晰度较低的人来说,他们可能特别容易受到情境影响。²¹ 大多数报告过拥有不止一个 fursona 的 fursona 爱好者倾向于采用。

以连续的方式看待兽设 认同其中一种,直到它不再代表他们,然后再切换到少数兽迷确实会同时拥有多个兽设。

这个问题与另一项研究进行了比较,以得到答案。在下一项研究中,我们测量了参与者一生中拥有的 fursona 数量以及他们目前拥有的 fursona 数量。

首先,我们重复了之前的发现,表明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的更多兽设与自我概念清晰度较低和幸福感较低有关。然而,对于一个人目前拥有的兽设数量,并没有发现同样的效果。换句话说,你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和改变的兽设数量可能是自我概念清晰度较低的标志,但拥有多个

同时使用多个 fursona 来代表自己的不同方面似乎并不是自我概念清晰度低的标志。²²

图 22.8. 一个人一生中接触的兽像数量可通过自我概念清晰度预测其自尊心。呈现的是标准化 beta 值。^{*} $p < .05$ 。

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幸福是一个比乍一看更复杂、更微妙的概念

无数研究人员已经想出了各种方法来研究它,我们不想涉足其中

特定的雷区,并对衡量幸福感的“真正”方式采取立场。相反,在对兽迷和其他感兴趣的群体进行比较的众多研究中,我们……

22 这一段是专门献给 Alamo City Furry 的那位毛茸茸的动物的。

入侵者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得到答案,但我们最终得到了答案!

通过多种方式评估幸福感,以确定毛茸茸粉丝认同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某种特定幸福感衡量标准的怪癖。结果压倒性地表明,是的,认同毛茸茸粉丝 (而不仅仅是认同毛茸茸内容的粉丝)与一个人的幸福感息息相关,无论如何衡量它,而且,尽管人们误解毛茸茸的人适应不良或功能失调,但毛茸茸的幸福感与其他群体 (包括其他粉丝和本科生)相当。考虑到毛茸茸的年龄相对较小,毛茸茸的人往往较少被诊断出患有各种精神疾病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他们更有可能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这一发现很可能是基于他们是粉丝,而不是毛茸茸的人)。成为毛茸茸动物与幸福感之间存在联系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都与成为毛茸茸动物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有关,包括拥有更多朋友、能够与更多同伴面对面互动、能够更好地从毛茸茸动物那里获得帮助,尤其是在需要的时候 (例如,全球大流行),以及能够采取更健康的应对策略 (例如,向朋友寻求支持,而不是求助于毒品和逃避现实)。我们还讨论了毛茸茸动物与幸福感之间的一个意想不到的联系 一个人的毛茸茸造型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自我概念清晰的标志 说明了关于毛茸茸动物与幸福感之间联系的问题有多么深。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说,我们只是触及了毛茸茸粉丝圈与幸福感之间联系的表面,但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轻松地得出结论,大量研究的结果表明,成为毛茸茸粉丝圈的一部分对大多数毛茸茸爱好者的幸福感总体上是有益的,这一发现与外行人对毛茸茸和适应不良的看法相矛盾 (见第 21 章)。参考文献 Aknin, LB, Barrington-Leigh, CP, Dunn, EW, Helliwell, JF, Burns, J., Biswas-Diener, R., Kemeza, I., Nyende, P., Ashton-James, CE, & Norton, MI (2013). Prosocial 支出与幸福感:跨文化证据的心理普遍性。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104 (4), 635-

652。<https://doi.org/10.1037/a0031578> Balliet, D., Wu, J. 和 De Dreu, CKW (2014)。合作中的团体偏袒:一项元分析。《心理学公报》,140 (6),1556-1581。<https://doi.org/10.1037/a0037737> Campbell, JD, Trapnell, PD, Heine, SJ, Katz, IM, Lavalley, L. F., & Lehman, DR (1996)。自我概念清晰度:测量、个性。

相关因素和文化界限。《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70 (1), 141-156。<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0.1.141> Chadborn, D., Edwards, P., & Reysen, S. (2017)。展示粉丝身份以结交朋友。《强度:邪教媒体杂志》,第 9 卷,第 87-97 页。康普顿,W。C., Smith, ML, Cornish, KA 和 Qualls, DL (1996)。心理健康测量的因素结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71 (2), 406-413。<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2.406> Curry, OS, Rowland, LA, Van Lissa, CJ, Zlotowitz, S., McAlaney, J. 和 Whitehouse, H. (2018)。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76, 320-329。<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8.02.014> Diener, E. 和 Diener, M. (1995)。生活满意度和自尊的跨文化相关性。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68 (4), 653-66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8.4.653> Edwards, P., Chadborn, DP, Plante, C., Reysen, S., & Redden, MH (2019)。Meet the bronies: The psychology of adult My Little Pony fandom. McFarland & Company. Haslam, C., Holme, A., Haslam, SA, Iyer, A., Jetten, J., & Williams, WH (2008)。

保持群体成员身份:社会身份的连续性可预测中风后的幸福感。神经心理康复,18 (5- 6), 671-691。<https://doi.org/10.1080/09602010701643449> Haslam, C., Jetten, J., Cruwys, T., Dingle, GA, & Haslam, SA (2018)。新健康心理学:解锁社会治愈。Routledge。Haslam, SA, Jetten, J., Postmes, T., & Haslam, C. (2009 年)。社会认同、健康和幸福:应用心理学的新兴议程。《应用心理学:国际评论》,58 (1),1-23。<https://doi.org/10.1111/j.1464-0597.2008.00379.x>

Inoue, Y., Funk, DC, Wann, DL, Yoshida, M., & Nakazawa, M. (2015)。团队认同和灾后社会幸福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群体动力学:理论、研究与实践》,19 (1),31-44。<https://doi.org/10.1037/gdn0000019> Inoue, Y., Wann, DL, Lock, D., Sato, M., Moore, C., & Funk, DC (2020)。通过参加体育比赛、团队认同和情感支持增强老年人的归属感和主观幸福感。

《衰老与健康杂志》32 (7-8), 530-542。<https://doi.org/10.1177/0898264319835654> Kashdan, TB (2004)。主观幸福感评估(牛津幸福感问卷提出的问题)。人格与个人。

Differences, 36 (5), 1225-1232。[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3\)00213-7](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3)00213-7) Keyes, CLM, Shmotkin, D., & Ryff, CD (2002)。优化幸福感:两种传统的实证交锋。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82 (6), 1007-1022。<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2.6.1007> Klar, M., & Kasser, T. (2009)。成为积极分子的一些好处:衡量积极性及其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政治心理学》,30 (5), 755-777。<https://doi.org/10.1111/j.1467-9221.2009.00724.x> Levine, M., Prosser, A., Evans, D., & Reicher, S.

(2005)身份认同与紧急干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和群体包容性如何界限塑造帮助行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31 (4), 443-453。<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4271651> Linton, MJ, Dieppe, P., & Medina-Lara, A. (2016)。

回顾 99 项用于评估成年人幸福感的自我报告措施:探索幸福感的维度和随时间的发展。BMJ Open,6 (7),e010641。<http://dx.doi.org/10.1136/bmjopen-2015-010641> Lyubomirsky, S., Tkach, C. 和 DiMatteo, MR

(2006)。幸福和自尊有什么区别?社会指标研究,78 (3),363-404。<https://doi.org/10.1007/s11205-005-0213-y> Magnani, E., & Zhu, R. (2018)。善良会带来幸福吗?自愿活动和主观幸福感。《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杂志》,77,20-28。<https://doi.org/10.1016/j.socsc.2018.09.009> McDowell, I. (2010)。

自我感知幸福感的测量。《心身研究杂志》,69 (1), 69-79。<https://doi.org/10.1016/j.jpsychores.2009.07.002> Mock, SE, Plante, CN, Reysen, S., & Gerbasi, K.

C. (2013)。更深层次的休闲参与作为在受到污名化的休闲环境中的应对资源。

Leisure/Loisir, 37 (2), 111-126。<https://doi.org/10.1080/14927713.2013.801152> Paradise, AW, & Kernis, MH (2002)。自尊与心理健康:脆弱自尊的影响。

社会与临床心理学杂志,21 (4), 345-361。<https://doi.org/10.1521/jscp.21.4.345.22598>

Plante, CN 和 Reysen, S. (2023)。“他们就是很奇怪”:感知到的粉丝文化的非典型性与对粉丝文化的偏见之间的关联的认知和情感中介。心理学。

大众媒体。提前在线出版。<https://doi.org/10.1037/ppm0000440> Plante, CN, Reysen, S., Roberts, SE 和 Gerbasi, KC (2016)。毛皮科学!国际拟人化研究项目五年研究的总结。毛皮科学。Plante, CN, Roberts, S., Reysen, S. 和 Gerbasi, K. (2014)。社会结构特征的相互作用可预测受歧视少数群体成员的身份隐瞒和自尊。当代心理学,33 (1), 3-1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3-9189-y> Platow, MJ, Durante, M., Williams, N., Garrett, M., Walshe, J., Cincotta, S., Lianos, G., & Barutchu, A. (1999)。体育迷社会认同的贡献

亲社会行为的产生。《群体动力学:理论、研究与实践》,3 (2), 161-

169。 <https://doi.org/10.1037/1089-2699.3.2.161> Ray, A., Plante, CN, Reysen, S., Roberts, SE 和 Gerbasi, KC (2018)。

“你必须去那里”:动漫迷的大会出席率和幸福感。凤凰报,3 (2),

20-30。Reysen, S. & Branscombe, NR (2010)。粉丝身份和粉丝圈:体育迷和非体育迷之间的比较。《体育行为杂志》, 33 (2),176-193。Reysen, S., Plante, CN 和 Chadborn, D. (2022)。感知到的群体边界渗透性是多重粉丝圈归属感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因素。《大众文化研究杂志》,10 (1),315-333。Reysen, S., Plante,

CN,Chadborn,D.,Roberts,SE 和 Gerbasi,K. (2021)。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动漫迷的心理。国际动漫研究项目。
Reysen,S.,Plante,CN,Chadborn,D.,Roberts,SE 和 Gerbasi,KC (2022)。群体内帮助作为粉丝认同与自尊和幸福感之间
关联的中介。Leisure/Loisir,46 (3),321-345。<https://dx.doi.org/10.1080/14927713.2021.1971553> Reysen,
S. Plante, CN,Chadborn, D.,Roberts, S.

E.,Gerbasi,KC,Miller,J.,Gamboa,A. 和 Ray,A. (2018)。关于自我报告的情绪障碍、焦虑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自
闭症谱系患病率的简要报告
动漫、小马迷和兽迷群体中的混乱。凤凰报,3 (2) ,64-75。Reysen,S.,Plante,C.
N.,Lam, TQ,Kamble, SV,Katzarska-Miller, I.,Assis, N.,Packard, G. 和 Moretti, EG (2020)。
成熟度与幸福感:跨样本和测量的一致关联。期刊。

Wellness, 2 (2),文章 10,1-8。<https://doi.org/10.18297/jwellness/vol2/iss2/10> Reysen, S., Plante, C.
N., Roberts, SE, & Gerbasi, KC (2017)。动漫迷来救援:Daniel Wann 的团队认同-社会心理健康模型的证据。凤凰报,3 (1),
237-247。Reysen, S., Plante, CN, Roberts, SE, & Gerbasi, KC (印刷中)。社交活动介导粉丝认同与心理健康之间
的关系。休闲科学。<https://doi.org/10.1080/01490400.2021.2023714> Roberts, SE, Chong, M.-M., Shea, S., Doyle,
K., Plante, CN, Reysen, S., & Gerbasi, KC (2017)。高潮、低谷和会后抑郁:对拟人
化大会后兽迷回家的定性研究。在 T. Howl (Ed.) 的《我们之中的兽迷 2:更多兽迷撰写的关于兽迷的文章》(第 129-141
页)中。Thurston Howl 出版物。Ryan, RM 和 Deci, EL (2001)。关于幸福和人类潜能:对享乐主义和幸福感研究的回顾。
《心理学年鉴》,52 (1),141-166。<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2.1.141> Ryff, CD (1989)。幸福就是一切,
不是吗?

探索心理健康的意义。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57 (6), 1069-1081。<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7.6.1069> Smodis-McCune, VA, Plante, CN, Packard, G., Reysen, S., & Mendrek, A. (2022)。COVID-19 压力通
过问题导向应对调节粉丝认同对幸福感的中介途径。凤凰城论文,5 (1), 175-194。<https://doi.org/10.31235/osf.io/e6baf> Wann, DL (2006)。

了解运动队认同的积极社会心理益处:团队认同-社会心理健康模型。群体动力学:理论、研究与实践,10 (4),272-296。
<https://doi.org/10.1037/1089-2699.10.4.272> Wann, DL,Hackathorn, J. 和 Sherman, M.

R. (2017)。测试团队认同-社会心理健康模型:团队认同、体育迷、归属感和生活意义之间的中介关系。群体动力学:理论、研究与
实践,21 (2),94-107。<https://doi.org/10.1037/gdn0000066> Wann, DL,Martin, J.,Grieve, FG 和 Gardner, L. (2008)。
体育赛事中的社会联系:出席率及其正相关关系。

与国家社会心理健康的关系。北美心理学杂志,10 (2) ,229-229。
Wann, DL, Waddill, PJ, Brasher, M., & Ladd, S. (2015)。研究高中生的运动队认同、社会联系和社会幸福感。《业余
体育杂志》,1 (2),27-50。<https://doi.org/10.17161/jas.v0i0.4931> Wann, DL, Waddill, PJ, Polk, J., & Weaver, S.
(2011)。
团队认同-社会心理健康模型:体育迷通过运动队认同与他人建立联系。群体动力学:理论、研究与实践,15 (1),75-89。
<https://doi.org/10.1037/a0020780>。

第 23 章。

毛茸茸爱好者中的自闭症:机遇、障碍和建议 Elizabeth Fein,Amy Adelman。

在第 22 章中,我们讨论了毛茸茸爱好者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作为该对话的一部分,我们查看了数据,表明自闭症在毛茸茸爱好者中更为普遍

比一般人群中更常见。虽然自闭症不是毛茸茸粉丝圈（或任何粉丝圈）的决定性特征,但我们确实推测自闭症患者 1 可能特别被像毛茸茸粉丝圈这样的粉丝圈所吸引,因为这是他们可能拥有的强烈、特定兴趣的出口,并被志同道合的人包围。出于这个原因,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研究毛茸茸社区的自闭症和神经发散,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旨在让自闭症患者为自己说话,并将这些声音提升到粉丝圈对话的最前沿。在本章中,我们报告了这项研究的一些发现。我们将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自闭症是什么,描述自闭症和毛茸茸粉丝圈之间的联系,并介绍民族志研究的后勤工作。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毛茸茸粉丝圈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其对自闭症谱系患者特别有吸引力。最后,我们将讨论参与者指出的一些阻碍粉丝参与的障碍,并推荐一些举措来开始解决这些障碍。什么是自闭症?自闭症谱系非常广泛,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自闭症谱系”（或“患有自闭症”或“自闭症患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尽管自闭症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关于自闭症的一般事实。² 首先

事实上,自闭症影响着人们。

1 有些读者可能会因为“自闭症患者”一词的使用而感到厌烦,因为。

临床医生通常采用以人为本的语言,以避免非人化客户（例如,使用“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此,读者可能会倾向于使用以下术语

“患有自闭症的人”。然而,许多自闭症患者认为“自闭症患者”这个术语更可取,因为它以身份为中心,承认自闭症是他们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需要“治愈”的东西（Marschall,2023）。²请注意,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所有内容都代表了广泛的范围,

自闭症的普遍治疗方法。没有所谓的“普通自闭症患者”,我们也不会期望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适用于每个自闭症患者。

从生命的早期开始,自闭症就一直影响着人们,并持续影响他们的一生,³ 即使它对两个不同的人的影响方式可能彼此不同,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自闭症往往会在三个主要方面影响人们:社交互动和人际关系,对常规、重复或相同事物的偏好,以及感官敏感性的差异,从寻找某些感官输入（例如,哦,闪亮）到避免某些类型的感官输入（例如,呃,荧光灯!）。

自闭症作家尼克·沃克对自闭症的定义如下:

自闭症是一种遗传性人类神经变异。自闭症神经学与非自闭症神经学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特征尚未完全了解,但目前证据表明,自闭症患者大脑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突触连接和反应能力特别高。这往往使自闭症患者的主观体验比非自闭症患者更加强烈和混乱:无论是在感觉运动层面还是认知层面,自闭症患者的大脑往往会记录更多信息,而每条信息的影响往往更强烈、更难以预测。

自闭症会产生独特的、非典型的思维、动作、互动以及感觉和认知处理方式。

因此,许多自闭症谱系患者很容易在高度刺激、混乱的环境中不知所措,可能会寻求安静、秩序或常规作为避难所。⁴ 自闭症患者

他们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也往往存在一系列差异:有些人可能难以识别面孔,有些人可能处理口头或听觉信息的速度较慢,而有些人仍然对视觉模式极为敏感。自闭症谱系患者通常也难以展示和解读非语言社交线索,例如肢体语言、语调、

3 换句话说,自闭症不是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而摆脱的疾病,也不是一种“时尚”。

这是他们在 20 多岁时发展起来的。虽然自闭症谱系患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诊断(如果他们真的寻求诊断的话),但他们可能一生都是神经发散的,只是善于掩饰(例如,被当作神经正常人)。4 需要明确的是,神经正常的人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也会不知所措。

刺激、混乱的环境,任何参加过儿童生日聚会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自闭症患者可能对压力的承受能力较低,或者特别容易因特定刺激而过度刺激。

面部表情和非文字社交交流(例如讽刺)。因此,社交互动对他们来说往往更加困难,这使得社交关系更加费力,使得学校更像是一个

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往往很难找到归属感,但有些人通过围绕共同兴趣组织的创意亚文化找到了社区、联系和友谊。毛茸茸的粉丝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我们进行的几项线上和线下研究中,10-15% 的毛茸茸爱好者认为自己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这个数字包括那些被正式诊断为自闭症的人、那些尽管没有被正式诊断但仍然觉得自己患有自闭症的人,6 以及那些不确定自己是否同意自己收到的自闭症诊断的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想成为毛茸茸粉丝圈一员的愿望与促使神经正常毛茸茸爱好者加入的愿望是一样的。

成为粉丝团的一员:为了娱乐、社交联系以及作为社会支持的来源。关于研究项目我们一直对研究毛茸茸动物爱好者中的自闭症很感兴趣,因为该群体中自闭症患者的患病率很高(相对于一般人群而言)。此外,与患有自闭症的毛茸茸动物爱好者的交谈表明,毛茸茸动物可能是一种特别吸引自闭症患者的兴趣。因此,

5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自闭症患者不善于社交,并且更愿意如此。

让他们独自一人。这不仅是不可行的(迟早你需要买杂货、与房东打交道或与政府通信),而且它忽略了自闭症患者也是人,有同样的本能的社交动力。仅仅因为他们可能发现社交互动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很困难,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同样的与他人互动的动力!6 自闭症患者可能不寻求正式社交的原因有很多。

诊断。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缺乏资源(例如金钱)去看临床心理学家,得到正式诊断。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信任或害怕受到心理学家的虐待,因为心理学家他们期望通过改变自我来“治愈”自闭症。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反对将自闭症病理化或医学化。诊断的前提就是神经分化是一个问题。相反,许多自闭症患者认为他们的神经分化是一种差异,仅此而已,任何问题都不是源于自闭症,而是源于在一个顽固不化和误解神经典型世界的神经分化。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毛茸茸爱好者中的自闭症,以向毛茸茸爱好者学习如何更好地支持和包容自闭症患者。该项目是一项民族志研究,涉及九个焦点小组(每个小组有三到十名参与者)和 11 次个人访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几个大大小小的毛茸茸大会上进行。任何 18 岁以上的与会者都可以参加焦点小组,无论他们是否被认定为自闭症患者或是否有朋友或家人患有自闭症。在总共 78 名参与者中,37 人报告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20 人报告他们从未被正式诊断但认为自己可能患有自闭症;12 人主要被认定为自闭症患者的近亲,但自己不是自闭症患者,9 人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焦点小组和访谈围绕以下问题组织:

- 为什么参与者认为相对于一般人群,这么多的兽迷都患有自闭症?
- 参与者认为毛茸茸的动物爱好者群体中有哪些事物对自闭症患者特别有吸引力?
- 自闭症是否会影响参与者对毛茸茸动物爱好者群体的参与度?如果会,如何影响?
- 参与者是否通过毛茸茸的粉丝圈认识了患有自闭症的人?
- 哪些因素使得患有自闭症的人更容易/难以参与到毛茸茸的动物爱好者群体中?

访谈和焦点小组的讨论内容均经过录音并逐字记录,然后使用 NVivo 软件程序进行主题分析。研究团队随后确定了回复中的重要主题,并根据这些主题对回复进行编码。

是什么促使自闭症患者加入毛茸茸粉丝圈?

参与者找出了许多原因,说明为什么毛茸茸的粉丝群体在自闭症谱系。最常见的原因是粉丝群体的包容性和接受性。

“我认为粉丝群体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具有包容性。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不管怎样。”

无论性别、种族、宗教,甚至所有物种,我们都接受彼此的本来面目。”

“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与你想法不同的社会里是很困难的。你对世界和周围事物的解读方式也有所不同。而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你可以抛开这一切,无论你想如何解读世界或与之互动,都会被接受。所以你不必试图适应另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基本上你真的可以做你自己。”

参与者认为,这种包容性可能是因为毛茸茸社区中的许多人自己都经历过社会排斥或边缘化,这激励他们接受他人,避免加剧边缘化。这包括接受那些社交行为可能显得异常的人。

“人们非常尊重那些并非所谓正常的人,因为我认为这个粉丝圈中的大多数人在某个时候都感到被排斥,他们不希望其他人有这种感觉。”

除了是一个包容的地方之外,参与者还表示,粉丝圈本身的内容也吸引了许多自闭症患者,许多人表示,他们通常发现动物比人类更容易理解。

“自闭症谱系患者可能更多地与动物而非人类产生共鸣。因为我个人觉得,‘哇,看看那个人,他们的行为与我完全不同’,但看看猫,我现在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很多猫身上的习性。我知道猫怎么说话,但我不知道人怎么说话。所以,也许有一群自闭症患者对其他物种的认同感比人类的认同感更强。”

同样,一些参与者认为,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对拟人化动物的兴趣在动物和人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或许有助于他们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

“我现在明白了与人相处的重要性;过去我不明白这一点。但与动物相处 我曾经一度明白这一点。

我很享受在岛上度过余生,独自一人,周围都是野生动物的时光。我觉得那会很酷。能够将它带向人类,这真是一种解脱。”

对于其他参与者来说,粉丝群体的艺术性和创造性也是吸引力之一。

“我知道是什么让我对这个粉丝群体有吸引力,比如我们这里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很多孩子往往具有某种艺术和创造性,无论是音乐、戏剧、绘画还是绘画。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与毛茸茸的狂热粉丝建立了联系甚至更加强大”。

许多参与者还指出,毛茸茸粉丝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内容本身,还在于事实上,许多常见的粉丝活动都鼓励自闭症患者参与。这些活动包括棋盘游戏、卡拉 OK 和兽装舞蹈,这些活动都是有组织的,让参与者有机会参与共同的活动、尝试新事物,并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中展示自己,最大限度地减少尴尬的机会。

“我从来都不喜欢跳舞。我讨厌跳舞,也从来都不想参加任何这样的活动。去年我穿上西装,然后我就决定:你知道吗?我甚至不必做我自己。我可以暂时做点别的事情。我可以去参加舞会,假装自己在跳舞。假装,你知道,融入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中。然后,在我给自己一个机会这样做之后,我感觉‘哇,这就是这些人喜欢跳舞的原因。我现在也喜欢跳舞了’。我现在喜欢跳舞,而且我一直都在跳舞。两天前我去参加了狂欢派对,玩得很开心。我更喜欢穿着

我的毛皮衣服,但现在我有能力并且很享受不穿毛皮衣服这样做。”

其中一项鼓励参与的活动就是创造并扮演自己的动物角色。这样做让参与者有机会安全地尝试变得更加外向和自信,尽管他们过去可能有过负面的社交经历。

“当我创造我的角色时,我注意到我赋予他的主要品质之一 这是经过一番内省之后 是自信。我认为这里我们很多人在毛茸茸的

社区的共同点在于我们塑造了自己希望别人看到的形象,而普通社会可能不一定能看到。但在毛茸茸社区,我们基本上只看表面。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们说自己就是这样,我们信任他。而且,即使现在不是真的,最终也会成为现实。我认为,与社会其他方面相比,这就是自闭症谱系患者在社区内如此轻松地交流的原因。”

参与者还认为,创作 fursona 是让自闭症患者练习以新方式应对困难情况的一种方式。

“有时当我感到压力或过度兴奋,无法应对这种压力并活在当下时,我会想起我的兽设,想象他会怎么做,并以此作为一种方式来度过困境并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它。所以我认为,认同兽设或动物分身对自闭症患者来说是一种治疗手段。”

与兽服类似,兽服是人类兽服的物理表现形式。除了让兽迷有机会在粉丝空间中体现他们的兽服外,它们还为自闭症谱系患者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好处。对于那些感觉敏感的人来说,兽服可以缓冲感官输入,同时还能提供一些人们认为可以让人平静的重量和压力感。⁷

“如果我穿上西装,我会更加社交,愿意走上前去拥抱别人,因为我通常不喜欢被人触摸,但如果我穿上西装,我就会完全没问题。”

7 我们不得不指出,穿着毛皮服装的方面有很多。

神经正常的兽装爱好者发现它们没有吸引力(它们的重量,以及在你和你看到/听到/触摸到的任何东西之间有一层泡沫和毛皮所带来的不敏感)正是它对一些神经发散的兽迷如此有吸引力的特点!这很好地证明了同样的行为可以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并且可以被两个不同的人用于不同的功能,并且只是强化了我们在第 19 章中指出的观点,即兽迷在参与兽迷圈的动机方面是多种多样的!

除了提供抵御外部刺激的感官缓冲之外,毛皮服装还能提供一种隐喻性的缓冲,抵御许多自闭症患者所经历的社会判断。

“我把每件事都当成是针对我个人的。这些事情不会从我的肩膀上滚落下来。而当我穿上我的毛皮服装时,它只是嗖嗖地响!而且它很有帮助。它几乎就像第二层皮肤一样。它是一种更坚硬的外壳,可以帮我承受冲击。”

有人指出,穿着兽装的非语言交流过于简单和刻意,消除了人们对语言交流的期待。所有这些让许多自闭症患者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通常难以适应日常语言和非语言社交交流的速度和细微差别。

“由于兽装表演者脸上没有表情,他们往往更依赖手势和肢体动作。我认为这很有吸引力,因为你必须表演,你可以用最基本的情感很容易读懂,而且没有任何歧义。”

参与者还指出,大多数兽装表情都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它们也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减轻了他们不断保持的压力

进行眼神交流,评估他人的面部表情,并相应地改变他们的面部表情 所有这些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都可能是令人疲倦和焦虑的。8.

“患有自闭症的人很难与人进行眼神交流。你知道,这是我的问题之一。但当你看着一件毛皮服装和一个面具时,它只有一个表情,你不需要担心背后发生了什么。

8 虽然他没有自闭症,但本章的一位编辑可以证明这一点。

事实上,当他第一次穿着兽装给大约 60 名学生做客座讲座时,他通过大部分时间闭着眼睛来应对焦虑。这非常了不起
能够与他人互动而不需要考虑自己脸上的表情,这让他感到非常自由,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忆犹新!

面具。它总是微笑。它总是快乐。它总是迷人而明亮。当我穿上毛皮服装时,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我周围的每个人都面带微笑。他们想走到我身边。他们想拍照,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对于那些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来说,毛茸茸动物爱好者的另一个吸引力在于,他们经常将线上和线下社交融合在一起。许多患有自闭症的人发现线上社交更容易,因为它不需要像面对面互动那样进行非语言交流。毛茸茸动物爱好者通常既会在线上互动,也会面对面互动,这有助于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最初形成

他们会先在网上建立社交联系,这样他们会感觉更舒服,然后再继续发展面对面的关系。此外,在线互动需要明确表达情绪的细微差别(而不是通过语气或面部表情来推断),而这种细微差别有时会延续到毛茸茸空间中的面对面互动中。

“我还想指出,很大一部分毛茸茸社区都是在线的。就像我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参加大会一样,但在线完全基于文本。你不必担心“我的肢体语言是否正确?我是否正确解读了肢体语言?那个面部特征是什么?”你如何完全通过文本进行交流有点不同,我发现阅读起来更容易,人们必须更加明确,或者使用 ASCII 表情符号之类的东西来传达语气,而这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我觉得当毛茸茸爱好者在现实生活中见面时,这种感觉会延续下去。”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吸引人的方面,毛茸茸的粉丝群体,许多患有自闭症的毛茸茸爱好者参与粉丝圈的好处。上文已经提到过,
毛茸茸活动中的社交焦虑。

“在毛茸茸的动物集会上,我注意到我几乎没有像平常那样有社交焦虑。”

摆脱了这种社交焦虑后,患有自闭症的动物更有可能扩大其社交范围、发展社交技能并建立社会联系,而这些方式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当我第一次加入时,那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我可以更开放地与他们交流,不像那些欺凌者和其他学生
我在学校期间几乎没有朋友。”

“这个粉丝团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让自闭症患者能够如此轻松地融入其中。它非常容易接受,而且,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喜欢什么,它都让你感觉很放松。就像,“嘿,你不管怎样,我都很棒”。回顾我参加的第一次大会,即 2017 年的 Anthrocon,我当时非常不同。我非常胆怯、害羞,我对自己的讲话方式没有那么自信。能够把自己描绘成你想成为的人和你真正钦佩的人,能够把自己变成那样

时间,这只是这个粉丝群体的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

尽管由于毛茸茸动物社区内容的奇幻/卡通化,人们很容易轻视与毛茸茸动物社区互动可能带来的好处,但许多参与者强调了他们所获得的益处的重要性,一些人指出他们通过毛茸茸动物社区获得的社会支持如何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老实说,如果没有毛茸茸社区的支持,我可能几年前就自杀了。如果我不是整天呆在家里玩电子游戏,我可能早就死在学校的浴室里了,因为情况太糟糕了。我想如果没有毛茸茸社区的支持,我可能早就自杀了。即使在你处于如此低谷的时候,知道人们还在,也是一件好事。”

自闭症青少年的父母和家人都说,看到家人拥有积极的经历并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他们感到多么高兴。在我们的焦点小组中,当他们描述看到家人去和其他人一起玩耍时,他们常常会流下眼泪。

“你和孩子的关系如此密切,你可以看到自己有多激动,因为你觉得你在帮助你的儿子找到一些可以联系的东西,而这些是他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不一定能得到的:寻找朋友、维持友谊、互动和被邀请参加活动。有些事情是父母在寻找的,因为他们希望孩子能够社交并拥有朋友,因为我们不会一直在这里,所以我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

综合起来,这些结果说明了对自闭症谱系患者来说,毛茸茸的粉丝群体是多么的有益和充实。它为社交联系、技能培养、自信和乐趣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自闭症毛茸茸爱好者为什么会被吸引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是广义的还是具体的毛茸茸粉丝圈。参与障碍和建议虽然参与者强调了毛茸茸粉丝圈的可访问性、受欢迎程度和变革性,但他们也提到了一些障碍,这些障碍有时会使他们难以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参与。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讨论其中一些参与障碍。然而,我们不会仅仅指出限制,而是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为那些举办毛茸茸活动的人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来自参与者自己,只有少量基于我们的研究和专业知识的塑造。

问题:“这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在毛茸茸大会的炎热、拥挤、令人兴奋和高度社交的环境中,自闭症患者很容易不知所措。尤其是大群人可能很难驾驭,因为他们提出了强烈的社交处理要求

而且由于自闭症患者有时在转移注意力和处理视觉空间信息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可以想象他们在快速移动的人群中穿行到经销商的摊位时,或在一群吵闹的毛皮服装游行队伍经过时试图找人询问去失物招领处的方向时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有什么事情是困难的?嗯,事实上人很多。人群很拥挤。”
尤其是在会议上。这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但通常当它发生时,我只是专注于

一个方向。如果我看到我认识的人,那就更好了。例如,我知道我必须去一个面板。好吧,我只是专注于它。我不会看。

“人们,就去参加座谈会吧。享受座谈会吧。然后我又朝一个方向走。”

一些参与者指出,清晰的标志和清晰的道路会有所帮助,尤其是当其他人尊重这些原则时。

“我希望人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停止在人行道上徘徊,走到一边。这样那些想四处走动或去其他地方的人就可以走动了。我认为这是他们可以做的最简单的事情,让这个空间变得更友好。”

然而,在毛茸茸的动物展上,感到不知所措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原因:那些敏感的害怕炎热的人们可能会发现穿毛皮服装是一项挑战。⁹。

“天气太热,难以忍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的耐热能力不是很好。”

无论原因是什么,这种压力很快就会让人不知所措,而且可能毫无征兆地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来恢复体力。例如,你的酒店房间可能太远,或者电梯要排半小时的队才能到达。你可能无法向别人解释你需要什么以及为什么需要它。

“你也许可以出去社交!做个好人!玩得开心!但当你做完了,你就完了。你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人们会问:“嘿,你为什么怎么了?” ,你知道,

⁹ 事实上,在毛茸茸展上,穿着毛茸茸服装过热是一个相当常见的问题。

大多数展厅都设有“无头休息室”,配备水瓶、风扇和干燥架,让穿着兽装的人可以快速脱下兽装,在远离主会场的地方降温。¹⁰对于任何去过兽装展的人来说,这都将是一次非常熟悉的体验。

即使是中等规模的会议。尽管我们参加了几十场在不同酒店举行的毛茸茸会议,但我们一只手就能数出在管理往返酒店房间的电梯交通方面做得相当好的会议的数量。因此,会议参与者通常会计划他们的日程安排,以尽量减少他们必须返回房间的次数。

就像“你一分钟前还好好的”。这就像。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建议:安静的房间。

当人们因感官输入和/或持续不断的激烈社交互动而受到过度刺激时,他们通常会从安静、低刺激的环境中恢复精力。自闭症患者和有亲密朋友、伴侣或家人患有自闭症的人经常建议

反对者们创建了一个“安静的房间”,参与者在感到不知所措时可以去那里。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收到的关于如何改善自闭症患者体验的最常见的建议

缺点。

“在我参加的上一次会议上,也就是四月份,他们安装了一个新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房间,里面非常安静。他们的墙壁上安装了隔音材料,还有立体声耳机,你可以戴上,放音乐,或者你可以坐在那里

色彩,非常安静,你甚至可以像他们一样,他们有豆袋之类的东西,你可以坐一会。这真的非常棒。所以,那会很棒。”

参与者就如何使安静的房间发挥最大效用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包括:

- 应在手册中明确宣传该房间是一个安静的空间,适合那些需要安静空间来恢复精力的人,并且应对其进行监控/监督,以确保其专门用于此目的

- (而不是与他人交往的地方) - 房间可以配备舒适的椅子和/或豆袋枕头和舒适的毛绒动物玩具、耳机和/或耳塞、安静的活动(如涂色或摆弄的小物品)以及一些基本必需品,如水、零食或纸巾盒 - 为了适应那些感官敏感的人,房间最好有可调光的灯,避免

明亮的颜色,并且可以要求监视房间的人不要使用浓烈的香水和香味 - 房间可以包含小隔间或几个帐篷状的结构,以供那些需要独处时间的人使用,但也应该为那些需要有人陪伴的人提供空间(例如,房间的主要空间) - 它应该位于地图上容易找到的地方,从会议的主要社交空间可以轻松到达,但也不能相邻。

吵闹或嘈杂的区域。如果参与者在尝试进入这个房间时不需要乘坐电梯或自动扶梯,那将是最佳选择 - 理想情况下,人们可以随意留在房间里,没有时间限制 - 让工作人员偶尔检查一下房间,甚至指派一名工作人员到房间本身,以确保房间保持干净整洁,这将很有帮助。

理想情况下,工作人员会接受一些基本培训,学会如何与自闭症患者和感到不知所措或痛苦的人进行有效沟通,尽管他们不必承担治疗的角色 - 他们的工作只是确保空间对有需要的人来说是可用和可访问的。上述建议代表了会议上理想的安静空间,我们意识到许多会议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美地实施这个想法。即使是这个想法的近似值,比如在一侧设置一个普通、安静的房间,在那里没有安排任何活动,只是将其分配为一个安静的空间,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与会者更好地享受毛茸茸会议的热闹氛围,让他们知道如果事情对他们来说有点太多,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从而感到舒适和安全。问题:“尽管毛茸茸的粉丝群可以提供与人互动的工具,但到头来,你仍然必须与他们互动。这仍然很难。”许多参与者指出,尽管粉丝圈帮助他们解决了社交问题,但他们仍然面临沟通困难:难以理解他人,难以让别人理解自己,并且担心别人会如何解读他们。虽然毛茸茸粉丝圈有助于减少自闭症谱系患者面临的一些挑战,但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

“其中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是:我所遇到的很多困难都是人们的肢体语言 - 与人交流并试图读懂他们的情绪,或者他们如何用他们的身体或面部表情来表达他们的感受。这有点令人生畏。”

参与者经常表示,尽管他们认为粉丝圈总体上是一个包容、不带偏见的空间,但他们仍担心自己的社交沟通失误会遭到负面回应。

“我总是担心,人们会不会因为我太过沉迷而对我失去兴趣?我是不是在这件事上说得太多了?我说得太多了吗?所以,在任何社交互动中,自我意识都不会完全消失。”

参与者指出,一旦兽迷们了解到这些社交沟通挑战,他们往往能够并愿意提供支持。

“我早期在社区里认识的朋友,一开始对我有点担心,因为我说话非常直白 非常非常直白。正因为如此,一开始沟通起来有点困难。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遇到的人,一旦我告诉他们‘嘿 我有时不明白这些事情,如果说错了就告诉我’,我很幸运,他们的反应是

那就是‘我很乐意与您合作,满足您的任何需求。’”

“有时我并不总是理解别人的意思,但之后我会说,‘我是阿斯伯格症患者,他们理解有困难。你能说得更清楚吗?’所以通常他们都能理解。”

虽然自闭症以及其他疾病(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阅读障碍、听觉处理障碍和言语障碍)带来的社交沟通障碍在毛茸茸的粉丝圈中不会完全消失,但它们确实不再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当他们周围的其他人熟悉这些挑战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时。建议:对粉丝圈进行自闭症和相关疾病教育参与者建议举行一个小组讨论会很有帮助,参与者可以从接受、不加评判的角度更多地了解自闭症和相关疾病。特别是,当被问及他们希望粉丝圈中的其他人了解他们的病情时,自闭症谱系的参与者提到了几件事:

- 有些人很难理解反问句和讽刺,并且倾向于把事情字面意思 - 有些人很难识别和记住面孔(即使他们能够识别和记住毛皮服装) - 有时社会冲突是因为误读社交暗示而产生的,而不是因为真正的分歧或恶意。

- 当某人需要迅速离开社交场合时,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迅速被外部刺激所淹没,无法再有效地处理这些刺激 这与个人无关 - 仅仅因为某人过去(甚至是最近)能够有效和舒适地处理某种情况,并不意味着他们现在也能这样做。他们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对周围的人可能并不明显 - 人们对时间的体验各不相同。虽然一个人可能能够专注于当下,但另一个人可能需要为未来做计划才能感到安全和有保障 - 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过程不同,所以对一个人有用的建议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并不是有用的应对策略 一些参与者还提到,对会议工作人员和保安进行一些关于如何与会议现场的人进行有效互动的培训可能会有所帮助

处于困境中的自闭症谱系患者。建议:庆祝神经多样性丝带除了帮助提高粉丝群对神经多样性的认识之外,许多参与者,包括自闭症患者和自闭症青少年的父母,都提到,找到一种方法来识别那些熟悉自闭症并能支持神经多样性人群的社交和沟通需求的人,或者帮助神经多样性人群平稳或避免尴尬的社交场合,可能会有所帮助。¹¹

“如果有某种识别符来识别自闭症患者,我会非常高兴。作为父母,我会说,‘哦,这个人理解,这种沟通会有点困难。’当你谈论艺术家时,我突然想到,他们可能不理解我们的想法,不理解我们对某件事的特别之处。如果我看到一些识别符说‘我明白了’,即使他们自己不是自闭症患者,我也会更愿意和他们交谈。所以需要某种识别符。我不知道你们对此有何感想,但作为父母,这会对我有所帮助。”

11 “神经多样性”一词（在谈论一个群体时使用,或“神经发散”时使用）。

“谈论个人”通常用于描述人们的大脑如何不同,以便能够识别和欣赏这种差异,而不是将其病理化。

“对于某些人来说,比如我,我很难快速表达出我有沟通问题,所以我认为有一条写着‘神经发散’的丝带就像有一个按钮

上面写着“问我这件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会很有帮助。我知道这适用于所有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分享这一点。但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不必拿丝带。”

在几个焦点小组中,参与者讨论了是否应该为那些被认定为神经多样性的人专门设计一条丝带,为那些“神经多样性友好”的人设计另一条丝带,或者是否应该设计一个像骄傲旗帜一样的图像（既供 LGBTQ 人士使用,也供 LGBTQ 人士的支持者使用,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种)更有意义

总的来说,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用一条丝带来表明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熟悉神经多样性,而不是建议人们透露自己是否认同“神经多样性”。我们建议会议提供一条丝带 也许是一条彩虹莫比乌斯带（神经多样性的常见符号）,画成相互连接的彩虹动物尾巴

上面写着“庆祝神经多样性”。12 大会计划和信息传单可以这样解释丝带：

“我们的大脑以不同的方式运作,我们中的一些人有不同的交流方式。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说话,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你在说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谈论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很长时间,并且很难快速转换话题。我们中的一些人

有些动物喜欢和很多人交谈 有些动物则很快因社交活动而疲惫不堪,如果感到不知所措,可能不得不躲进洞穴。这些差异正是我们社区如此特别的原因之一 这里是猫、狗、狼、狐狸、龙和兔子可以一起玩耍的地方。”

12 有些读者可能熟悉拼图碎片的图像,将其作为象征。

自闭症。坦白地说,这种象征主义是有争议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自闭症之声”组织的联系,以及它多年来的立场,即自闭症是一种需要修复或治愈的疾病,它将自闭症视为父母的负担,以及它倾向于代表自闭症患者说话,而不是让自闭症患者自我辩护。

“如果有人佩戴‘庆祝神经多样性!’丝带,这意味着他们知道并欣赏大脑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工作。如果你对某人决定佩戴‘庆祝神经多样性’丝带的原因感到好奇,请尝试说‘我喜欢你的丝带!’也许他们会告诉你更多关于他们佩戴它的原因。”

一些参与者还提到,由于致力于包容性,兽迷们已经在支持那些在身体、感知和沟通方面存在差异的动物方面取得了进展

部分原因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包容穿着兽装的动物,而这些动物的行动能力、视力、听力或说话能力往往非常有限!向粉丝们提供更多关于人们大脑、身体和沟通方式差异的教育,并让兽迷们有办法表示他们理解并愿意提供帮助,这将有助于自闭症谱系患者看到并知道他们

可以指望社区的支持。问题：“我不知道如何与所有这些正确互动,因为我几乎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许多自闭症谱系患者报告说,他们很难知道如何在较大的群体中进行社交,特别是在与陌生人开始对话或参与群体对话时。

参与者:这有点难,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介入,什么时候该互动,诸如此类。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因为我确实患有自闭症,我不知道如何与这些人正确互动,因为我几乎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研究人员:什么时候对你来说比较好?参与者:嗯,当我认识某人的时候,我想。我可以轻松地走到他们面前说,“嘿,我认识你”或类似的话。研究人员:什么让事情变得更难?参与者:当我不认识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有很多其他朋友,他们真的没有时间陪我这样的他们不认识的人。

因此,许多患有自闭症的动物在大型社交聚会中常常感到迷失或处于边缘地位。¹³。

“我本来就不太善于社交,很难成为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或者,你知道,开口说话的人,我从来不知道该说什么,除非,你知道,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或者我们已经在进行某种对话,而我,你知道,有一个观点要表达。大群体总是让我感到紧张。”

有时,这种焦虑源于一种误解,认为其他人都互相认识,而且彼此之间已经非常舒服了。

“你会惊讶地发现,很多人都会说:‘我只是感到害羞,因为其他人都认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进去’,而我会说,你只需要有人过来,‘嘿,过来。你可以和我们坐在一起。’这就是我试图做的。因为我就是这样进来的。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在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小小的见面会上。我很害怕,因为我认识带我去那里的人,因为我想至少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但我真的我走上前去,心里想着‘我得鼓起勇气’,然后我就和一个女孩聊了起来。她碰巧是我四年来最好的朋友。”

对于某些人来说,至少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帮你介绍,这会在打破僵局时起到很大的作用。

“刚加入时,我有点紧张,不敢认识任何人。但真正帮助我加入的,是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鼓励我出去玩,结果那段时间真的很有趣。”

通常,向单个兽迷介绍自己比加入更大的群体对话要容易得多。

13 这并不是在老生常谈,这些感受并非仅为少数人所独有。

神经多样性的毛茸茸动物;神经典型的毛茸茸动物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观察到无数的毛茸茸动物独自在他们第一次参加的毛茸茸大会上闲逛,太紧张了,不敢向周围的人介绍自己。

“我也有一些挑战,比如与一大群人相处。所以我试着与一个人互动以便感觉到我拥有建立友谊所需要的互动。”

一旦建立了联系,互动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一开始说话很难,但一旦你开口说话就容易多了。然后,就像我说的,一切都会螺旋式上升。我感觉自己更加自信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和更多的人交谈,这样做感觉很舒服。”

建议:针对自闭症谱系患者和其他社交沟通障碍患者的小组活动。为了帮助那些难以在大型团体环境(如毛茸茸大会)中结识他人的人,我们建议大会考虑举办“NeurodiFURsity 见面会”,让有社交沟通障碍的人在较小的团体中相互联系

他们不必担心周围的人是否有兴趣与他们交谈。

“我认为,如果能提供一些人数较少的机会或会议,可能会有所帮助,这将有助于自闭症患者感到轻松一点,或者让他们不再犹豫。因为这仍然不容易。”

活动可能会安排机会让参与者每次与一个人交谈,有些参与者建议采用“快速约会”之类的形式,参与者会随机与其他小组参与者配对,进行简短交谈,也许会从谈话主题列表中进行选择。¹⁴

“如果这里有一个记录在案的会议,并且提到这是一个让自闭症患者有机会与人见面的会议。但在这个小组会议上,这将是一个一对一的机会,可以在一个更平静、更安静的区域进行几分钟的交流。”

14 事实上,我们的一些参与者提到我们的焦点小组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

为他们提供方式:让他们有机会在一个安静的小群体中进行有条理的对话。

此类活动将使自闭症患者能够相互联系,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制定策略和建议。它还可能创造

更强的归属感。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如果你意识到你并不孤单,这会对你有帮助。因为有时你会想‘哦,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发疯,只有我一个人有问题’,然后你就把整个情况都建立起来了,所以这就像一场见面会,明白了吗和你一样的人在一起,有时候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

因此,我们建议兽类大会考虑为那些认为自己是神经多样性的人创造见面和社交的机会。¹⁵ 这种小组式、结构化的机会让人们可以一对一地互动,而不必担心质疑对方是否想和你说话,也不必费心思考要谈论什么,这将帮助那些在交朋友的最初障碍上挣扎的人。我们还建议在节目的早期安排任何这样的活动,以便与会者能够通过在整个大会的剩余时间里与新结识的朋友互动,从他们建立的联系中受益。

建议:志愿者导游另一个建议是创建一份志愿者名单,这些志愿者可以和害羞的新来者一起玩耍并带他们四处参观。

“在第一次参加大会时,我快要崩溃了,在一次写作座谈会上,我遇到了一个人,他愿意陪我四处走走。只要有一个我可以依靠的人,我可以和他聊天,这对我真的很有帮助,所以我不必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周围的一切上。”

“如果有个人能为你提供指导,那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小组内就如何建立这样的列表、在哪里托管以及人们如何加入进行了大量讨论,尽管除了认为它可能类似于人们自愿担任毛皮服装处理员的方式之外,尚未就最佳做法达成明确的共识。

15 另外,让我们面对现实吧:“neurodifursity”这个词太好了,不容错过!

如何有效处理这个问题的机制几乎肯定会因活动而异。重要的是确保任何参加会议但羞于结识新朋友的人至少有一个可以结交的朋友,有人把他们介绍给其他人,并且通常是人群中的朋友。建议:友好的长椅本章的一位编辑提出的另一项相关建议是在主会议空间指定一个长椅或其他类似的地方,如果与会者想找人搭讪,他们可以坐在那里

他们。与“动物园”等人们可以出于各种原因前往的非正式聚会场所不同,友好长椅被明确标记为专门为想要见面和

与他们不认识的其他人聊天。事实上,走近某人打招呼时最大的焦虑点之一就是想知道那个人是否有兴趣和任何人交谈。友好的长椅消除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并鼓励人们更自信地与陌生人交谈。另一方面,想要帮助孤独或害羞的兽迷社交的利他主义兽迷可以留意是否有人独自坐在长椅上。问题:“我从 18 岁起就一直想去……预算和财务原因阻碍了我。”我们的许多参与者表示,财务因素常常使他们无法以他们想要的所有方式参与粉丝圈。

“如果你不富裕,赚不到很多钱,那就很困难,而且压力很大。”

虽然金钱通常是许多兽迷的制约因素,因为兽装和大会的成本(见第 8 章)以及许多兽迷都很年轻且在读大学(见第 13 章),但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往往还要面临寻找和保住工作的额外困难。自闭症谱系青少年的父母尤其经常表示,他们一方面担心兽装的成本,另一方面又感激它们带来的社会福利,这让他们左右为难。

“我先帮她买了。我想是九百美元 我当时惊呆了。我说:“天哪。九百美元。”她爸爸对这个价格有点犹豫,但我说:“这是她的钱。

让她买她想要的东西。’ 她非常内向,非常安静,但是。

当她戴上面具、穿上戏服时,她会变得非常兴奋,会摆出各种姿势拍照,你知道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她这样做。所以我认为,对她和我说,看到她展现不同的情绪是件很棒的事情。”

建议:探索为自闭症患者提供资金/折扣机会 这是另一个

这是我们讨论中没有得出明确解决方案的问题之一。作为一个研究团队,我们想知道是否有机会为那些想参加聚会或购买毛皮服装但由于以下原因而无法做到的自闭症患者创造或找到经济支持

缺乏经济资源。正式折扣或奖学金计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许多患有自闭症或类似社交沟通障碍的人没有正式的自闭症诊断,尤其是那些根本负担不起诊断费用的人。另一个挑战是折扣

针对一个群体的项目可能会对其他可能也受益于这种支持的群体 (例如,来自在其他方面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兽迷)造成不公平的印象。

16 另一种选择是通过非正式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毛皮服装制造商可能愿意以较低的成本与为自闭症患者服务的治疗师/临床医生网络合作。另一种选择可能是为自闭症患者设立奖学金基金,以帮助他们支付参加毛茸茸大会的旅行费用。虽然一开始说外部来源可能愿意资助这样的努力似乎有些牵强,但随着毛茸茸社区和为自闭症患者穿上毛皮服装的好处越来越广为人知,社区外的人可能会更愿意在经济上支持它。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许多参与者所做的那样,购买昂贵的毛皮服装甚至参加大型全国大会并不是成为粉丝的必要条件。当地活动的持续激增、社区对不太复杂的毛皮服装形式的开放性以及人们的意愿

许多社区成员让朋友们试穿他们的西装,都有助于让这些机会更多可供更广泛的使用。

16 有人可能会建议,兽迷们可以通过慈善活动来为此筹集资金。

鉴于毛茸茸爱好者是传奇的筹款人,因此几乎每个毛茸茸大会都以慈善拍卖作为其节目的核心。然而,这些慈善活动传统上针对的是动物福利组织。

范围广泛的人群。问题不是缺钱本身,而是缺乏获得帮助的机会。因此,金钱解决方案远非唯一选择! 17 问题:“对我来说,这很奇怪” 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在粉丝圈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们经常在学习一种新的、不熟悉的文化,可能不确定是否要支持他们的

家庭成员对该文化的参与,或者,如果他们想支持它,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支持它。如果他们是毛茸茸粉丝圈的新手,情况尤其如此。谈到这个想法,自闭症患者的家庭成员经常报告最初对粉丝圈感到困惑甚至不安,这种感觉通常会在他们更熟悉粉丝圈后消失。

“对我来说,这很奇怪。这就是为什么我来看看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儿子如此投入其中。但现在我更明白了。你知道,他看待事物的方式,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好吧,我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穿成这样?这个人为什么那样做?

“因为那不是我理解事物的方式。但他对此很满意,他在这里也感到很自在。我认为很多事情都需要教育,需要教育像我这样的人。”

即便如此,家长有时仍会想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的孩子在陌生的文化中保持安全,尤其是考虑到互联网的中心地位。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真正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就像你说的,你在网上和朋友聊天 除非他在这里,否则他没有可以实际互动的朋友。一切都在网上。我一直担心会有人利用他。

有人能跟我谈一谈这个问题吗,这是否是一个合理的担忧?”

17 例如,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征求“退休”人士的捐款。

毛绒服装可供在大会上试穿或与那些买不起自己的毛绒服装但仍想有机会亲自尝试毛绒服装的毛绒爱好者分享。这不会花费太多也许在共享毛皮服装时,使用优质消毒喷雾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的成本!

他们苦苦思索的是,一旦他们回家,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如何才能继续在毛茸茸的活动中学习。

“你不知道我多么希望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这样一个团体,我可以去那里和人们交谈,弄清楚:我做的哪些事情有帮助?我做的哪些事情没有帮助?我真的希望有个地方可以让我和人们交谈!”

建议:考虑全年为当地家长举办信息聚会。这是我们小组讨论没有得出很多明确答案的另一个领域。然而,我们的研究

团队对此事有一些想法。像 Anthrocon 这样的毛茸茸大会为陪同孩子参加大会的父母提供了热情且信息丰富的座谈会和活动。然而,这些活动只在某些大会上举行,即使举行,也只在大会上举行,一年一次。一年中为那些对毛茸茸的狂热感兴趣的孩子的父母举办聚会可能会有所帮助,尤其是对神经多样性毛茸茸动物的父母和家庭成员。

最好在大会之前在匹兹堡或其他主要主办城市举行某种“毛茸茸爱好者的神经多样性”聚会,这样父母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孩子想要参加的活动,并可以帮助家庭为活动做准备,预测孩子的需求,甚至帮助他们提前建立友谊,以便在大会期间培养友谊。如果某个城市的需求较低,那么没有理由不能通过视频会议以虚拟方式提供这样的聚会。18 问题:“困难的是,她不能告诉任何人。”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担忧是自闭症患者的父母和家人经常提出的,即社会对兽迷的偏见(见第 21 章)。参与者想知道这种偏见是否会让他们的家人更难从他们在粉丝圈中找到的社会支持中受益,以及这种偏见是否可以用于造福他们的余生,或者他们是否被迫将他们对兽迷的兴趣与日常生活分开。

18 再次强调,这是一项超越父母和家人适用的建议。

神经多样性毛茸茸动物:诸如“毛茸茸动物妈妈”等组织表示,针对有毛茸茸孩子的父母的活动和资源有需求。

“困难的是: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她制作了这些很棒的服装,我总是想向我的朋友展示。你知道,‘看看她制作的这些令人惊叹的东西!’我的一个朋友对此完全没有意见。但其他人可能会问,‘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鼓励这种事情?’”

“我认为最困难的是,当他开始长大时,我在学校里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同龄人一开始有点嘲笑,你知道,‘哦天哪,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做。’”

建议:继续努力纠正误解,提高人们对兽迷的认识。正如我们在本书其他地方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对兽迷的刻板印象和误解使他们很难将自己的兽迷体验(包括他们从兽迷中获得的好处)融入到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幸运的是,形势似乎正在好转,包括最近 CNN 和《滚石》等媒体对兽迷的正面报道,以及更多样、更多样化的报道。

参与粉丝圈,以及随着兽迷获得对其叙事的控制权(例如社交媒体、粉丝制作的纪录片),兽迷们进入文化意识的更现实的画面。我们希望像这样的书籍、在学术期刊上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流行媒体上传播我们的工作也将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兽迷的文化意识 包括它们是什么以及粉丝圈的好处 无论是对于自闭症兽迷还是对于更广泛的兽迷。结论这里所代表的工作只是我们在深入研究兽迷圈中的自闭症和神经多样性主题时出现的问题的一小部分。如此多神经多样性兽迷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意见有助于揭示他们在粉丝圈中面临的一些独特问题,以及一些可能富有成效的解决方案。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强调了为什么值得如此努力地推动粉丝圈成为包容神经多样性兽迷的地方 他们从粉丝圈中报告的好处清楚地表明,兽迷圈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此外,了解神经多样性兽迷的需求和建议也有助于阐明一些不仅能造福他们,还能造福兽迷社区的新方法。

作为一个整体 他们提出的许多建议几乎肯定会受到整个毛茸茸粉丝圈的欢迎!我们期待在未来继续这项研究,这既是为了找到有关毛茸茸粉丝圈神经多样性的新问题和答案,也是为了向那些可以教给我们很多关于粉丝圈知识但却常常被忽视的人发出声音。

参考文献 Marschall, A. (2023 年 1 月 12 日)。您应该说“患有自闭症的人”还是“自闭症患者”?Verywellmind。
<https://www.verywellmind.com/shouldyou-say-person-with-autism-or-autistic-person-5235429>。

第 24 章。

Furry Identity, Furry Capital 和 Intrasonas:融合定量、定性和人类学研究结果,形成 Furry Fandom Identity Resolution Model (FFIRM) Sharon E. Roberts。

我对身份、身份形成和身份解决的基本概念植根于埃里克·埃里克森(1959、1968、1978)在 20 世纪中叶提出的理论框架。

并在接下来的 50 年里由其他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进一步发展。身份是指对一个人连贯的自我意识的认识,这种意识在空间和时间上持续存在。埃里克森对身份的定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个人的核心部分在青年时期发展,并在整个成年生活中保持相对一致。一个人的身份通过一种称为身份形成的发展活动而出现,身份形成被广泛定义为个人综合成人角色、个人身份、行为和价值观的过程 在承认和确认个人的更大社区背景下发展实现(Erikson,1959,1968)。这与身份解决形成对比,身份解决描述了与身份相关的发展过程的完成

任务 导致对成人角色和身份的长期承诺,这些角色和身份将个人与更大的社区联系起来,同时将他们与社区中的其他人区分开来(Roberts,2007)。在我们对其测量的概念中,身份解决包括“自我认同形成(整合和分化)和社会认同形成(工作角色和世界观)”的子元素(Roberts & Côté,2014,第 225 页)。换句话说,经历

过渡到成年期必须完成与弄清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相信什么相关的发展任务,因为这与以下方面有关:(1)这种核心自我意识如何适应更大的社区(整合),但(2)同时在该社区中是独一无二的或小众的(分化)(Adams & Marshall,1996),同时(3)获得自给自足所需的教育证书或技能(工作角色),以及(4)发展出传达目的和意义的精致的世界观。此外,这种对身份的理解不仅包含了探索概念

以及对成人角色的承诺(Marcia,1968,1980),它强调了对主观

自我意识和连续性（自我认同）、人际交往中的行为连续性（个人认同）以及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

被更大的社区认可（社会认同）（Côté & Levine,2002）。这一理论模型

身份形成融合了多个学科的元素,例如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我在学术生涯中使用了这个框架来研究各种概念:青年从教育到工作的转变、冒险行为、饮食失调,当然还有兽迷。对于大多数这些主题,策略是衡量不同层次的身份形成或身份解决,并模拟这些身份量表上的分数与其他测量变量的关系,例如养育方式、大学准备、偶发性饮酒频率和焦虑等心理健康结果。重要警告:“兽迷身份”每日野兽记者

曾经有人让我澄清一下,当我说人们“认同自己是兽迷”或“兽迷认同他们的兽设”时,我的意思是什么。对我来说,兽迷身份是指个人因参与兽迷活动而产生的自我意识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在这个定义中,我采用了新埃里克森方法的元素来描述身份形成和有意义的自我发现,通过拟人和社区联系,许多兽迷 但不是全部

成为毛茸茸粉丝群体的一员,从而获得体验。当我谈到将自己认定为毛茸茸粉丝的人时,我指的是他们与毛茸茸粉丝群体之间感受到的、有意义的联系,当我说“毛茸茸粉丝”

认同他们的兽设”,我描述的是一些兽迷与他们的兽设之间建立的有意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促进探索、自我反思和意识以及人类成长。这种身份认同工作是因为自愿参与社区而发生的 一种选择的实现状态。因此,兽迷身份是一种支持身份认同发展过程的内容 一种社会角色。¹重要的是,在我使用这个术语时,兽迷身份不是一种取向。它是

不是一种受保护的身份证。这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粉丝身份,它融合了创造性的自我反思和与比自我更大的事物的联系。同样,有人可能会将自己定义为

星际迷航的粉丝,并从相关活动中获得个人和有意义的益处 参加会议、与他人面对面和在线联系,并从由此产生的自我反省、对社区的归属感以及随后的个人成长中受益。

1 有关差异的详细描述,请参阅 Côté 和 Levine（2015 年,第 15-18 页）。

身份和自我的维度。

隶属于一个社区。这就是兽迷群体。²然而,这个术语也有点棘手,因为身份这个词还有其他的变体,它们被赋予了更多的归属 并受到法律保护

地位和意义,例如性别认同和种族认同。在我目前对该术语的使用中,毛茸茸身份并不等同于这些其他身份。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毛茸茸确实拥有受保护的身份证,例如成为 2SLGBTQI+ 社区的一部分。³长期成年过渡中的身份解决 了解自己是青少年时期的一项关键发展任务。数百名研究人员已经宣扬了身份形成的好处及其与无数幸福感结果的关系。我的论文研究考察了身份解决对心理健康结果的好处 研究表明,发达、连贯的自我意识与良好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强（Roberts,2007）。然而,

在西方社会中,形成连贯的自我意识所花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一些发展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转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们称之为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新发展时期 成人初显期（Arnett,2000 年,2004 年）。

尽管一些新兴成年期的支持者用良性的术语描述了向成年期的漫长过渡,但其他研究人员表示担心,如果身份认同的形成

停滞不前,就会对个人的发展产生严重后果 (Côté & Allahar, 2011; Côté & Levine, 2002, 2015; Roberts & Côté, 2014)。但为什么在当代西方社会,身份认同发展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呢?这与兽迷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需要更多地解释一下人类历史上的身份认同发展,以及它是如何发生巨大变化并成为一项更艰巨的任务的。最初是工业革命,然后是信息革命。⁴ 你可能想知道什么。

2 然而,我确实认为,对于一些人来说,毛茸茸的狂热粉丝群体为其参与者提供了一种。

这是一个改变人生的绝佳成长和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机会。比我自己作为 Trekker 的偶然联系更重要。我将在本章中讨论毛茸茸粉丝的这个方面。³ 2SLGBTQI+ 双灵 (土著)、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

酷儿,双性人 ⁴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后果深感担忧。

革命的原因有很多,但人类与有意义的互动之间的更大脱节肯定是其中之一。

这一社会学理论与兽迷有关,但在本章后面,我将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兽迷群体如何为某些兽迷提供某种形式的后现代社会条件的解药。为了解释群体正在缓解哪些困难,我首先需要描述这个问题。在前工业社会中,人们对自己的感觉来自于他们对社区中其他人的认同 (Côté & Levine, 2002)。例如,在前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未来”是由社区的期望为他们确定的,而这些期望植根于祖先的责任。他们通常遵循以家庭地位、职业和性别角色为基础的预定道路。正如涂尔干 (1893) 所描述的那样,有一种相同的经验将社会凝聚在一起。他称之为机械团结。扎根于初级群体关系的强大社区纽带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并塑造了他们的行为。没有必要“弄清楚”一个人“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现有的结构性期望和规范已经决定了答案 (Côté & Levine, 2002)。⁵ 然而,工业革命将永久地破坏这种简单的社会,因为它开创了一个需要专业技能的新工作角色时代 (涂尔干称之为复杂的分工),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为儿童和青年提供更广泛的教育,更多人迁移到城市,与他人的联系减少 (即陌生人社区),家庭规模缩小。前现代社会中初级群体和紧密联系的社区对个人的主要影响在现代社会中转移到非个人化的次级群体。这些新的社会条件导致了更大的孤立,并增加了失范的可能性。⁶ 这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的非凡变化,随着我们走过工业革命和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信息革命,这些条件中的每一个在我们进入后现代时代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ôté & Levine, 2002 年)。与此同时,新兴社会对个人主义的关注。人们拥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

⁵ 需要明确的是,前现代社会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

⁶ 埃米尔·涂尔干的失范理论。一种无规范的状态,但有规范。

1893 年提出的“文化适宜性”被定义为塑造人们生活方式的、适合当地文化的行为期望,如今看来其价值与日俱增 (见 Durkheim, 2014 年的英文翻译)。

个人有责任为自己铺就通往繁荣的道路。⁷ 技术的进步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它给年轻人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获得高等教育资格,以便在就业市场上具有竞争力(Côté & Allahar,2011)。虽然对某些人来说,这被认为是一种解放,但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个人选择”也因此带来了新的

身份认同形成的发展脆弱性(Schwartz,2000),因为“人们缺乏根植于他人社区的自我决定感,而这种自我决定感是人类身份认同自古以来的基础”(Côté & Levine,2002,第2页)。总之,当代西方化社会创造了

年轻人 如果足够有特权的话 经常被强行拖延发展,同时他们还要努力获得工作竞争力,被消费主义操纵,被社交媒体分散注意力 所有这些都是在选择太多、指导太少、个人主义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Côté & Allahar,2011)。此外,这些社会和经济条件导致了成年期的延长 成为成人社会中独立、自给自足、完全形成意识的成员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

自我。这使得后工业社会的成员在比喻上 有时在字面上四处游荡,寻找可以帮助他们创造生活意义的东西⁸ 或只是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应对社交孤立的挑战性现实(Côté, 2000),而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实。这一切都对人类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对

身份认同形成。各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⁹ 一直在强调后现代社会对个人福祉的有害影响。

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已经撰写了有关他们的文章。

⁷ 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关注的是个人的繁荣和假设。

完全自主权的模糊性也掩盖了其余结构(种族、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年龄),这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世界上的社会地位,并充当着机会的无形促进者或障碍(即隐藏但重要的不平等原因)。⁸ 我认为,这是人们容易陷入时尚、名人的原因之一。

痴迷、极端政治、邪教、阴谋论、社交媒体等 孤立的人是绝望的 归属于比他们自己更大的事物(见大众社会理论;Kornhauser,1959)。⁹ 埃里克·埃里克森、安东尼·吉登斯、詹姆斯·科特、安东·阿拉哈尔、史蒂夫·伯曼

玛丽莲·蒙哥马利、派维·法朱科夫、塞思·施瓦茨等等。

担心青少年未能形成核心自我意识的后果(例如,Côté & Levine,2002,2015) 无论是由于消费驱动的干扰,与认可我们的其他人的社区失去联系,面临选择的困境但缺乏前进的指导(Schwartz,2000),还是仅仅认为核心自我意识不再是必要的发展结果,而自我的分裂正在解放我们(Gergan,1991)。

需要进行干预,而兽迷圈可能是人们如何应对或弥补当代社会规范不足的一个独特例子。因此,后工业社会的年轻人在向成年的长期过渡期间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的问题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对兽迷在参与兽迷圈时的身份发展产生了兴趣。身份问题清单 当我在2011年加入国际拟人化研究项目时,我最先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将我在博士研究中开发的测量方法应用于兽迷圈。我感兴趣的是看看人们在身份问题清单(I 3)上的得分,该量表衡量身份解决能力(Roberts & Côté, 2014)。¹⁰ I 3 已被翻译成至少四种语言,并已被证明

成为评估全球许多国家身份认同的有效工具。它能够测量自我认同任务（整合和分化）和社会认同任务（工作和世界观），同时涵盖身份形成的三个层次（自我、个人和社会）。整个量表由 48 个项目组成（6 点李克特量表）。¹¹ 在本章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 I 3 的结果表示为四个子量表中的每一个的 6 分平均值，自我认同任务和社会认同任务的 12 分平均值，以及总身份认同的 24 分平均值。

10 当时，我完全是毛茸茸爱好者的局外人。我已经公开表态了（见。

Roberts, 2022 年），当我开始研究兽类时，除了我从臭名昭著的 CSI 事件中吸取了教训。然而，作为一个善于保持开放心态、乐于接受新体验的人，我决定不盲目相信，而是接受科学，让数据告诉我，我需要就兽迷、一般来说和身份得出什么结论

具体来说，这是毛茸茸粉丝圈的形成。¹¹ 个量表从 1 到 6（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不同意）。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毛茸茸粉丝圈 身份解析数据。

I 3 在毛茸茸样品中的总体表现多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与

3. 我们在 2011 年收集了 14 个在线和会议样本，

2019 年，兽迷在 I 3 量表上的平均融合分数始终高于中点（3.5），并且

平均值为 4.28 (4.0-4.5)。分化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平均值为 4.20 (3.8-4.5)。

在同一时间段内的九个在线和大会样本中，兽迷的工作分数也始终高于量表的中点，平均分数为 4.19 (3.9-4.5)，世界观分数为 4.17 (3.6-4.7)，也与此类似。总体而言，这表明 I 3 在兽迷群体中的测量值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四个子量表的轻微变化也与之前从非兽迷样本收集的数据一致，这些样本记录了整合分数略高和世界观分数略低。与我们之前的研究一致，2017 年的一项在线研究发现，I 3 的所有四个子量表都与心理健康指标呈正相关。然而，I 3 分数（作为数字）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尚未开发大规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阈值指标。从我们完成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预期样本的 I 3 分数会随着其他人口统计变量而波动。例如，我们预计年龄较大（30 岁以上）的人的 I 3 分数会更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已经形成了对自己的核心认知，或者我们可能预计代表工作分数的分量表对于那些仍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会更低。因此，因为我们知道毛茸茸爱好者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年轻”爱好者群体，我们可以预计看到 I 3 分数低于由年龄较大的参与者组成的对照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果通过统计控制这些其他变量并将其考虑在内，I 3 分数会发生什么变化？毛茸茸爱好者的 I 3 分数会与不同的对照组不同吗？毛茸茸爱好者群体中是否有某种东西促进了身份认同的成长？毛茸茸爱好者和非毛茸茸爱好者的身份认同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看看我们是否能检测到毛茸茸样本和非毛茸茸样本之间的任何差异。因此，我们从 942 名兽迷（平均年龄 26 岁）和 782 名非兽迷（平均年龄 32 岁）的对照组中收集了数据。使用整合和分化指标并控制年龄、性别、收入、自由主义和教育程度，我们能够比较两组的身份得分

和。

发现,兽迷在 I 3 上的得分明显更高,尤其是顺性别男性,他们似乎从参与粉丝圈中受益最多。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在非兽迷样本中,一些新出现的数据表明,顺性别男性似乎比顺性别女性更难完成身份形成任务(得分较低)。然而,我们想看看,兽迷相对于非兽迷的身份优势是否与成为任何粉丝圈的一部分有关,还是这只限于兽迷粉丝圈。兽迷、动漫迷和幻想体育迷的身份解析具体来说,我们想通过研究三个粉丝群体来研究自我创造和他人创造的幻想身份的影响:兽迷、动漫迷和幻想体育迷。兽迷因对拟人化的兴趣而加入兽迷圈,他们通常会创造一种非人类的动物身份,称为 fursona,这通常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版本。动漫迷通常喜欢日式动画,他们可能会扮演流行文化中最喜欢的角色(或多个角色),而这些角色通常由其他人创作(例如漫画书或电影角色)。幻想体育迷通常是体育迷,他们通过成为自己幻想球队的“经理”来参与联赛比赛。他们挑选球员,并根据运动队的实际比赛情况,让他们的球队进行比赛

在幻想联盟中。由于体育运动在北美文化中无处不在,因此选择(幻想)体育迷作为本研究的对照组。我们开发了三份定制的但概念相同的调查,以便它们适合用于兽迷、动漫迷和幻想体育迷,并使用 I 3 中的 24 个项目来测量整合、分化和总体自我认同任务。¹² 总共,我们调查了 4,611 名参与者 1,031 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Anthrocon 的兽迷(平均年龄为 26.8 岁)、3,159 名来自德克萨斯州 A-Kon 和在线的动漫迷(平均年龄为 23.3 岁)和 421 名使用 Mechanical Turk 的在线幻想体育迷(平均年龄为 31.9 岁)。随后,我们建立了几个一般线性模型,发现有证据支持我们的假设,即兽迷(控制年龄、性别和粉丝忠诚度)在 I 3 (总体自我认同任务)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动漫迷(约 3 分),比幻想体育迷高出近 6 分。总体而言,对整个样本的分析还表明,顺性男性在 I 3 上的得分比顺性女性低约 2 分,年龄较大是 I 3 得分较高的一个显著预测因素(约半个世纪)。

12 自我认同任务总得分范围为 6-144。

每年 1 分),而粉丝忠诚度低与 I 3 分数降低仅 6 分多一点相关。综合考虑,成为毛茸茸爱好者(与成为动漫爱好者或幻想体育爱好者相比)、顺性女性、13 岁年龄较大以及粉丝忠诚度高,这些因素均独特且显著地解释了参与者 I 3 分数的变化。毛茸茸爱好者的身份解析:发生了什么?那么,毛茸茸爱好者圈发生了什么?为了更多地了解多样性

兽迷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了与自我认同任务(总结整合和分化)、14 社会认同任务(总结工作和世界观)¹⁵和总体认同(总结四个 I 3 分量表)相关的因素。¹⁶分析包括以下数据

2,360 名兽迷,研究结果初步揭示了影响兽迷身份认同的因素。我们结合使用回归和一般线性模型,评估了几个变量的独特影响。我们通过要求人们将自己与本国其他人进行比较,并报告他们的相对地位(阶梯式李克特量表,从 1 = 最差到 10 = 最好)、对兽迷的认同(认同,1 = 非常不同意到 7 = 非常同意)、17 和年龄,纳入了相对幸福感的总体衡量标准。¹⁸

13 三个样本中的跨性别数据不足以进行更多研究。

彻底和包容的性别分析。

14 自我认同任务总分 12 分。

15 社会认同任务总得分为 12 分。16 身份认同总得分为 24 分。17 在本分析中,一系列测试表明,与之在情感上存在联系。

毛茸茸社区(粉丝群体,李克特量表,从 1 = 非常不同意到 7 = 非常同意)、认同自己是毛茸茸的(粉丝身份,1 = 非常不同意到 7 = 非常同意)以及与自己的毛茸茸形象的情感联系(角色,1 = 非常不同意到 7 = 非常同意),如果作为三个独立的独立变量输入,在用于预测身份时,得分太相似了。受试者内测试显示,在这个样本中,粉丝身份和粉丝群体得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粉丝身份和粉丝身份指标高度相关($r = .66$)。此外,回归分析表明,当粉丝身份和粉丝群体按顺序输入模型时,粉丝身份没有做出独特的贡献(如 R^2 显著增加所示),通过回归进行的初步测试表明,如果将这三个变量都用作独立变量,则此分析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决定

将这些指标合并为一个项目(Cronbach's alpha .84)。

参与者被问及一系列关于他们与毛茸茸有关的幻想参与度的问题,包括他们的毛茸茸主题幻想在多大程度上让他们将自己重新想象成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人。我们在分析中纳入了两个项目,询问自我与毛茸茸主题幻想对象之间感觉差异的程度。首先,毛茸茸爱好者被问及是否将自己想象成比现在的自己“更好或更理想”的版本(理想,1 = 从不到 7 = 总是);其次,毛茸茸爱好者被问及是否将自己想象成比现在的自己更“不喜欢或更糟糕”的版本(更糟糕,1 = 从不到 7 = 总是)。我们还包括一个量表,用于衡量他们对家人、朋友和日常熟人是否公开自己是毛茸茸爱好者(开放,1 = 非常不同意到 7 = 非常同意)。还包括两个分类测量。第一个是对自闭症的评估 19,第二个使用变量评估性别的影响,该变量要求参与者指出最能描述他们的类别(顺性别男性、顺性别女性、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和非二元/性别流动)。20 表 24.1 显示了自我认同任务、社会认同任务和以 I 3 为衡量标准的总体身份认同的预测变量的非标准化和标准化系数 21。从广义上讲,总体结果表明,每个独立变量(阶梯、认同、年龄、理想、开放、更差、自闭症和性别)都可以独特且显著地预测身份认同

相对幸福感得分较高、对粉丝群体的认同感较强、年龄较大以及公开承认自己是毛茸茸动物,这些都独特地预示着自我认同任务、社会认同任务和身份总体测量得分较高。衡量毛茸茸主题幻想的两个变量 关于

与当前自我相比,自我变得更好/更理想,自我变得更讨人喜欢/更糟糕,预示着身份认同得分较低。最后,自闭症变量是所有三个模型中身份认同解决的重要预测因素,但性别显著预测了自我认同任务(也对整体身份认同解决具有重要意义),而不是社会认同任务。那么,这些发现对于预测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解决意味着什么呢?

18 重新分类:18-19、20-25、26-29、30-45、46+;这些更加一致。

先前的研究使用了 I 3。19 不在频谱上、在频谱上,并且不确定是否在频谱上、在哪里。

不确定是参考类别。

20 对于性别变量,性别流动/非二元是参考类别。

21 关于非标准化和标准化的通俗解释请参阅尾注。

贝塔系数。

表 24.1。回归：预测身份任务的非标准化和标准化 beta 系数。

注意。在第三个模型中，即总体认同，截距较高，因为它针对 24 分量表进行了调整。在频谱上（是）和不在频谱上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社交身份任务的频谱（否）。是与否类别都明显高于参考组（不确定）。性别类别（顺性别男性 = 顺性别女性 = 跨性别男性 = 跨性别女性）都
明显高于非二元/性别流动类别，但它们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

阶梯。非毛茸茸动物如果将自己描述为“在阶梯上更上一层楼”，则倾向于在成年角色中更加稳定。同样，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好”
的毛茸茸动物也复制了这一发现，并在身份认同方面得分更高。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些趋势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最为明显，包括工
作角色和世界观。结果

这也与研究结果一致，即来自下层阶级的人可能面临额外的障碍
具有身份。

形成（例如，Côté & Levine,2015;Phillips & Pittman,2003;Yoder,2000）。年龄。与非毛茸茸样本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毛
茸茸者的身份认同感会继续显著增强 这一发现与之前的研究一致。使用整体身份认同 I 3 分数作为结果变量，后续分析（由模型
估计并保持其他变量不变）表明，随着人们进入成年初期 18-19 岁（15.82）、20-25 岁（16.40）和 25-29 岁（17.26），身
份认同感会显著增强 但随后在中年时期趋于平稳（30-45 岁 = 17.40;46+ = 18.00）。这表明，毛茸茸者 和其他非毛茸茸
者一样 正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有更敏锐的认识

正处于生命的重要发展时期。

图 24.1。开放性。

毛茸茸认同。强烈认同粉丝群体对于自我认同解决尤其重要，但它也是社会认同解决的重要预测因素。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自我认同
表现为融入更大社区的感觉（融合），同时也感到独特（差异化）。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越认同自己是

毛茸茸爱好者与粉丝群体有联系，并且认同他们的 fursona，他们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得分就越高。此外，公开自己是毛茸茸爱好者也
很重要。

16.

17.

18.

19.

20.

1 2 3 4 5 6 7.

对于成为毛茸茸的动物和身份持开放态度。
解决。

朋友家人。
日常完全开放。

身份的预测因素,表明真实、开放的生活对于身份很重要

这也与过去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他子分析显示,在日常生活中对朋友和他人保持开放态度是身份认同感提升的最大因素。

图 24.1 显示了与朋友、家人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公开自己是毛茸茸动物的程度与总体身份解决分数之间的联系。该图显示,总体而言,与毛茸茸动物有关的公开分数越低,身份解决率就越低,而公开率越高,身份解决率就越高。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最公开地生活的人(约占样本得分 6-7 的 20%)与最大的身份优势相关,而无法与朋友真实地生活自己是毛茸茸动物的人(约占样本得分 1-2 的 11%),并且平均而言,加入粉丝圈的时间明显更短

年)预测身份解决程度较低。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对家庭的开放程度几乎没有可变影响(得分为 1-5 的人的结果类似) 除非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约 41% 的样本得分为 6-7),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预测更多的身份解决程度。综合考虑,虽然兽迷在日常生活和家庭中往往对人最不开放,但当他们开放时,他们往往也具有更高的身份解决水平。然而,当兽迷不开放时

当毛茸茸爱好者与朋友分享自己是毛茸茸时,负面影响尤其明显,对于许多毛茸茸爱好者来说,通过在粉丝圈中度过更多年头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幻想。关于幻想的作用,强调当前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差异的毛茸茸主题幻想,以及导致将自我想象得更讨人喜欢或更糟糕的幻想,都与身份分辨能力较低有关。这也意味着反之亦然:在幻想中得分较低的人认为自己与当前的自我有显著不同(即,他们没有不同),以及在幻想中将自己描绘得更糟糕(即,他们并不令人讨厌)的人,在身份分辨能力上得分会更高。这证明,参与与自我一致且积极的毛茸茸主题内容的积极幻想可以预测有益的身份结果,并且它们复制了以前关于积极幻想影响的发现(Plante 等人,2017 年)。

该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虽然研究不足,但正在不断发展,这些研究强调了形成消极身份相关的问题(Hihara 等人,2018 年)。

自闭症。自闭症是这三个模型中身份认同的重要预测因素。虽然在身份认同的三个衡量指标(自我、社交和总体身份认同任务)中,不属于自闭症谱系(否 = 最高身份认同分数)、属于自闭症谱系(是 = 中间位置)和不确定是否属于自闭症谱系(不确定 = 最低身份认同分数)的相对趋势是一致的,但它们在三个模型中并不均匀显著。不确定自己是否属于自闭症谱系的参与者的估计边际均值分数 22 明显低于那些声称自己患有自闭症的人(自我 7.97、社交 8.23、总分 16.03)(自我 8.49、社交 8.76、总分 17.08)。

不确定类别的参与者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得分也明显低于

不属于自闭症谱系(自我 8.70、社交 8.98、总分 17.58)。我们还发现自闭症谱系患者和非自闭症谱系患者在社交身份任务上存在显著差异(是 = 8.76 vs. 否 = 8.98),但在自我身份任务上没有显著差异(是 = 8.49 vs. 否 = 8.70)。在社交身份任务中,自闭症谱系患者和非自闭症谱系患者之间的显著差异是由于非自闭症谱系患者在工作 and 世界观方面的得分略高。综合考虑,这

这表明神经多样性可能会给身份识别带来额外的挑战,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研究,因为大量的兽迷属于自闭症谱系(约 15%)。然而,3 似乎也在利用与不确定自己是否患有自闭症相关的不确定性(较低的分率)。性别。最后,对性别进行了评估,

并揭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初步发现。主要是身份认同并没有受到性别（包括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的特别影响。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之前的研究（例如，Anderssen 等人，2020 年）表明，与顺性别参与者相比，跨性别身份（二元和非二元）通常与一系列较差的幸福感和结果相关。主要是因为歧视。然而，在毛茸茸的样本中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当将总体变量纳入这三个模型时，它根本不能显著地预测社会认同任务中的差异。²³ 而就自我认同而言（这是驱动因素）。

22 针对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调整计算的估计值。

23 在原始数据中，没有考虑其他变量，但存在性别差异。

在社会身份任务中，顺性别男性和非二元/性别流动类别（其他类别不显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在包括多个独立变量的更复杂的分析中，这一发现变得不显著。

总体身份认同的显著影响），当模型中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时，似乎只有非二元/性别流动者（16.06）的总体 I 3 分数低于其他人时才显著；顺性别男性（17.30）、顺性别女性（17.15）、跨性别女性（16.94）和跨性别男性（17.04）的身份认同认同（估计边际均值）没有显著差异。似乎非二元/性别流动者的自我认同认同得分较低。

人是模型中检测到的任何差异的驱动因素。我们未来的研究将能够确定这一发现是否只限于兽迷，还是在动漫和体育迷中保持不变。进一步的研究将使我们能够调查这些复杂的关系。总体而言，似乎认同兽迷的各个方面与自我认同分量表的相关性更强。

I 3 比社会身份分量表高。如果我们认识到参与兽迷圈的主要好处是它为兽迷提供了一种机制，让他们能够围绕对拟人化媒体的兴趣与其他人建立联系，那么这一发现就说得通了。但究竟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呢？

为什么与其他粉丝团体相比，对毛茸茸粉丝圈的认同会给身份发展带来如此大的好处？正式和非正式的毛茸茸规范：人类学和社会学见解在过去十年中，毛茸茸社区的许多成员为我们的研究团队提供了有关他们生活的丰富见解。²⁴ 除了收集成千上万的毛茸茸爱好者的数据外，我们还获得许可和/或受邀参加许多粉丝圈活动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24 他们通过积极参与我们的研究项目做到了这一点，

在我担任研究员期间，我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个简短的轶事：我最近参与了一个与了解大学生对学术准备程度的感受有关的项目。我与西南安大略省几所大型大学的教职员工一起工作。在讨论我们的回复率时，我的一位同事似乎很高兴。

我们获得了 5% 的回复率。作为 IARP 对兽迷进行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在会议上分发的纸质调查问卷的回复率经常超过 50%……这让我意识到，兽迷社区对研究的参与有多么出色和慷慨。兽迷经常回答包含 300 个或更多问题的 Furscience 调查问卷。不仅回复数量众多，而且当回复包含定性回复时，回复通常非常详细。

显然，毛茸茸动物爱好者投入了大量时间来帮助我们了解它们的社区，我们也感谢毛茸茸动物社区与我们分享它们的生活。

包括在毛茸茸的在线空间中。虽然定量数据显示，成为毛茸茸粉丝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关系，但利用类似人类学的机会。

沉浸在毛茸茸社区中让我有机会一窥毛茸茸爱好者之间各种互动的细微差别。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对毛茸茸爱好者群体中存在的规范结构数量感到震惊 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社区花费了大量精力来

帮助指导成员如何亲自参加会议和在线空间的粉丝圈。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分析毛茸茸粉丝圈的各个组成部分,并论证它们为参与者提供了许多好处。我将记录这些好处如何在身份形成的整体发展中支持社会身份任务和自我身份任务。具体来说,在社区和 fursona 的大类下,有各种技能发展、鼓励和验证,它们既支持包容性,又支持个性化,并可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毛茸茸粉丝圈中观察到更大的身份解决。社区首先,

当人们加入毛茸茸粉丝圈时,他们就加入了一个社区。粉丝圈创造了一种愿景和联系目标,已成为一个安全的归属地,对其许多成员都有帮助。

在线空间(社交媒体、Discord、毛茸茸艺术品网站)建立并鼓励联系,

25 次本地聚会和会议。社区为其他人提供有意义的联系,营造包容的氛围,用独特的语言创造群体内的感觉,充当自我纠正系统,并积极致力于生活技能的发展。包容。我在采访中反复听到的一件事 定量数据也支持这一点是,毛茸茸爱好者极力捍卫其作为一个包容性社区的地位。融入粉丝圈是人们作为社区一员时做出的认真而积极的选择。这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对那些行为不宽容的人普遍存在不宽容。正是在这些环境中,毛茸茸爱好者开始感到安全,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并拥有这种安全感。

25 人们在网上与陌生人交往时应该始终保持谨慎。

父母在监督孩子的在线和现实活动时应始终保持最佳判断力,并且毛茸茸的动物爱好者群体也不应该免受父母的监督。

真实的自我会得到一个看到真实自我的社区的认可(这一发现在多项研究中得到了重复)。我对欺凌的采访让我对此有了一些了解。许多毛茸茸爱好者在生活中都经历过欺凌 大约是非毛茸茸样本的两倍。采访显示,毛茸茸爱好者被欺凌的经历是他们如此强烈地保护弱势群体聚集的粉丝空间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网络空间。我

观察到年长的兽迷们对这个问题有着强烈的生殖意识 帮助下一代成长和繁荣的愿望。一些年长的兽迷 尤其是那些属于 2SLGBTQI+ 社区的兽迷 表达了他们在一个充满性取向的世界里所经历的苦难

这并不友善。采访揭示了这些兽迷从创造一个空间(例如在线、会议)中获得的个人意义,在这个空间里,年轻的兽迷不必害怕做真实的自己。我

将这种生殖力解释为一种创伤后成长。这样一来,不仅注重社区的包容性有助于年轻的兽迷成长,而且还为兽迷提供了

他们处于心理社会发展的后期,有满足人类需求的渠道,有超越自我的目标。26 其功能性不容小觑。当代西方社会已经与大家庭和紧密社区格格不入,因此,获得这种成长的渠道对人类的基本健康是一种财富。语言。作为一个非毛茸茸圈外人,以研究员的身份进入粉丝圈让我了解到,粉丝圈中各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粉丝圈独有的。毛茸茸圈已经发展出自己的语言,支持成员包容,并随后支持身份发展。

当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我并不太明白,但毛茸茸的动物们对我既有耐心,又很热心

分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些术语的独特性促进了“群体内”环境,人们可以感受到被包容,因为他们“理解”了意思或笑话。事实上,采用毛茸茸的

研究过程中的昵称 你好 Furscience 也是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向社区表达敬意和认可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要向公众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虽然独特的语言元素 (通常是创造。

26 埃里克森的著作包括一个社会心理发展的 8 阶段模型。阶段。

第五阶段是身份认同与困惑,忠诚是通过决心获得的美德。第七阶段是创造力与停滞,培养的美德是忠诚。虽然本章的重点是身份认同,但粉丝群体与创造力之间的联系也很有趣。

毛茸茸的双关语和独特的 fursona 名称)在功能上充当着创建群内动态的机制,但它们并不被用作在粉丝圈内建立等级秩序的工具。尽管理解这些白话确实会让人觉得要求在浴室里放置猫砂盆的 Pink Fuzzy Bunny 几乎肯定是在搞怪。这种语言是一种公开的、有形的机制,可以培养一种融合感 (归属感),同时在社区内确认自己的独特性 (差异化)。自我纠正系统。作为一名社会学家,观察粉丝圈中结构性规范的教学和遵守、对代际关系和指导的奉献以及社区对成为一个自我纠正系统的承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粉丝圈对行为有规范的期望 有些很简单,比如 “别让我们难堪!”然而,大会安全机制既出乎意料又令人印象深刻。虽然像 Anthrocon 这样的大型会议与主办城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会议现场也可能会有少量穿制服的警察,

大部分展会的安全保障都由粉丝友好型安保人员提供,例如 Dorsai Irregulars 27 或训练有素的毛茸茸志愿者团队。他们穿着明显的服装,表明自己的安全状况,许多人通过双向无线电与运营总部保持联系。这是有组织的。在这些环境中,尤其是较小的展会中,毛茸茸爱好者往往会采用与社区警务非常相似的监督策略,他们可以主动解决问题并缓解问题。

更亲密的安全方法强调了社区的重要性,同时提供了一层安全保障。各个会议组织者也定期相互沟通,以随时了解任何可能的问题或有问题的与会者。有趣的是,一次会议的安全负责人曾经告诉我,在会后与会场的汇报中,酒店经理宣称,与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的毛茸茸大会相比,他们在最近的图书管理员大会上遇到的问题要多得多。然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令人痛苦的行为。与其他有时试图掩盖证据的团体不同,毛茸茸爱好者往往会通过让人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来互相照顾。严重行为可能会遭到羞辱、排斥或驱逐。在极端 (和罕见)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法律行动,社区的谴责往往是迅速而严厉的。

27 <https://www.di.org>。

公众。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已知的违规者被发现、被举报,并在任何事件发生之前被带离场地。不过,在不太严重的越轨行为中,粉丝们的做法

不同程度的重新融入羞辱 (Braithwaite,1989),理论上这种羞辱对纠正不良行为很有效。根据行为的性质,随后重新融入和融入的机会经常出现。这样,粉丝圈的社区组成部分模仿了权威父母的元素 对参与者的期望是温暖和欢迎的,但与对适当行为的严格和期望相平衡。我在硕士论文中研究了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身份形成的影响,这种温暖和严格的父母教养方式与身份形成的收益以及一系列

幸福感结果 (Steinberg,2001)。在我看来,可以想象这些相同的原则可以应用于社区及其成员,尤其是当代际关系和规范发展对社区身份如此重要时。会议上的技能发展。

大会可以成为培养技能的有效方式,因为节目安排专门用于帮助促进粉丝群体的社区意识和包容性。专题讨论会专门讨论“这是你的第一次大会”等话题,明确向新来者传达大会的诀窍。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观察到这些专题讨论会是一种制度化的方法,用于向社区传授参加大会活动、社区发展和技能提升的规范和期望。一些专题讨论会专门讨论团体表演活动,例如穿上兽装,而另一些专题讨论会则提供如何克服个人障碍的指导,例如

如害羞和焦虑。一些小组致力于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如艺术性、写作研讨会、出版建议以及如何驾驭高等教育的指导。

还有许多小组致力于为独特的亚群体创造包容和验证空间,无论是 fursona 物种 (例如雪豹)还是性取向 (例如无性恋)。表 24.2 记录了 Anthrocon 举行的一些会议小组示例。这只是可用的极其多样化节目的一小部分。这些小组通常由在某个领域有经验或专业知识并希望与其他人就该兴趣建立联系的兽迷主持。

节目安排通常在大会之前提供,并且兽迷们通常会通过创作来表达他们参加特定活动的意图。

小组讨论时间表。感兴趣的公开展示对于主持人和与会者来说都是有益的。

表 24.2. Anthrocon 大会编程示例。 面板标题 描述 所以这是你的第一次参加皮草大会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皮草大会吗?或者只是第一次参加 AnthroCon?快来了解参加皮草大会的注意事项。从处理皮草服装到 6/2/1 规则。这是开始你的大会并学习享受美好时光的最佳方式的好方法。公共场合穿着皮草服装。

101. 有没有想过在公共场合穿上兽皮服装,举办一次兽皮服装郊游,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却不确定如何做?来参加这个令人兴奋 (有时还很幽默)的小组讨论,了解在公共场合穿着毛皮服装的来龙去脉!

克服。
害羞和。
焦虑。

这个小组是专门针对那些害羞、焦虑或社交尴尬的粉丝群体。你在交朋友方面有困难吗?与艺术家交谈?寻找社区?过好自己的一天?那么就来这里获取一些建议,看看从哪里开始吧!走出光谱:无性恋体验。

很高兴介绍我们关于无性恋谱系的信息丰富的小组:OSAAE!这个小组将主要关注探索无性恋谱系,探索谱系中的人与我们用来定义自己的标签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在无性恋谱系中的个人经历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彼此和朋友的关系。我们还将提供一些关于如何使用这些标签与他人交流的一般指导方针,以及谱系之外的人理解无性恋体验的最重要工具,并以问答形式结束,供任何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好奇人士使用。请加入我们,踏上这段信息丰富、有趣且探索性的无性恋世界之旅!我们如何组织毛茸茸的粉丝群?

当前的事件让人感到压力,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但在如此艰难的时期,毛茸茸的粉丝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呢?在这篇新文章中。

通过更新和插图的演讲,我们探索了毛茸茸的特别之处,我们目前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当今世界,以及我们可以借助最好的部分建立哪些令人兴奋和充满希望的未来粉丝圈。毛绒服装角色开发和即兴表演。

你穿着兽装时的动作和互动方式传达了你想创造的角色个性。这个小组教授基本的表演技巧,并包括即兴练习来练习这些技巧。世界上最糟糕的歌唱与你的同伴一起唱流行和不受欢迎的曲调。

BIPOC 毛茸茸见面会:BIPOC (黑人、土著和有色人种)见面并分享经验和资源的空间。见面会上,小组成员将讨论他们在毛茸茸爱好者圈的艺术、写作和经历,所有与会者也将有时间参与并与其他人分享他们的艺术和经历。该小组还将简要介绍毛茸茸博士研究员 Sibyl 对毛茸茸爱好者圈中有色人种酷儿和跨性别者的最新研究。低刺激室有时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来重新振作起来。

请为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下来的人保留这个空间。Anthrocon Discord 服务器聚会。

带上你的表情包和表情符号,加入 Anthrocon Discord 服务器的其他用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自助出版指南在现代世界中,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的作品广为人知。无论是服务于小众市场,还是选择自己动手,获得更多的回报,通过各种网站和市场进行自助出版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正确的选择

作者。我们将讨论如何开始,将作品放在哪里以及成功自出版所需的额外技巧。徽章工作坊带上您的美术用品,制作一些徽章作为您和您的朋友的纪念品!将提供一些美术用品。寻找大学毛茸茸无处不在,甚至就在您的眼皮底下!

毛茸茸小组加入我们,了解如何在大学里找到一个毛茸茸小组或如何创建自己的小组!涂鸦有益于心理健康。

欢迎加入我们的贵宾,听她谈论涂鸦如何改善心理健康。应对压力、焦虑、PCD 我们可以通过涂鸦摆脱这些感觉。拥有第一套皮草服装的注意事项。

你已经拿到了西装 现在你该怎么保养它?来吧,让我们给你一些多年的经验建议体验。猎豹/雪豹见面会:你是猎豹吗?半猎豹血统?猎豹友好吗?欢迎加入我们的面对面聚会。(Sneps 也可以……)古代毛皮服装:动物服装、伪装和仪式简史。

穿着动物服装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在这次演讲和讨论中,一位古典研究教授将介绍古希腊和罗马人如何以及为何打扮成非人类的动物,这能告诉我们他们对人类和动物的态度,以及这如何

可以加深我们对当今穿着兽装的动机和体验的理解。如何成为酷儿这个小组是为所有刚接触 LGBTQ+ 社区奇妙彩虹世界的人准备的。我将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学习 LGBTQ+ 社区中经常使用的不熟悉的术语,并能够在理解的环境中提问。

大学皮草皮草聚会 你上大学吗?想和其他类似专业的同学交流吗?或者你想结识新朋友或寻求大学建议!如果是这样,这个小组就是为你准备的!注意。

来源:<https://anthrocon2022.sched.com/> (经许可使用)。Anthrocon 是 Anthrocon, Inc. 的注册服务商标,经许可使用。Anthrocon 不是本出版物的赞助商,本文使用其编程材料并不意味着 Anthrocon, Inc. 的认可。

毛皮图案。

如上一节所述,社区为兽迷圈成员提供了许多好处。社区还提供了支持兽迷兽设发展的规范结构,这反过来有助于加强社区的稳定性。这最终让人们有一种参与和归属感,即某种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此外,许多粉丝圈的文化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兽设。下一节将描述兽设的规范、兽艺术的实用性、对兽设细节的探索、将兽设用作外化

解决问题的工具,以及兽设如何促进成长。粉丝空间中的兽设规范在兽设粉丝圈中,如何开发和谈论兽设的示范随处可见。人们有一个规范的 几乎是既定的 期望,即兽设将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得到开发和使用。例如,在参加兽设大会时,注册过程的一部分包括提供必须在大会空间内始终佩戴的徽章名称。^{28,29} 然而,徽章上显示的名称通常是与会者用来相互交流的兽设 (或其他创意)名称。除了与会者徽章外,许多兽迷还会佩戴一个或多个悬挂在挂绳上的兽设艺术品层压徽章或佩戴兽设用品。一个人通过评论徽章、兽设细节、兽服、兽设主题服装、耳朵或尾巴来开始与另一个与会者的对话是规范和可以接受的。fursona 和相关实物的普遍存在有助于建立围绕其用于互动的文化规范,同时通过简单的“进入”来开始与他人对话,培养包容性文化。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线上,我都看到人们通过说类似“我是新来的,希望交一些朋友”这样的话来让自己变得脆弱。回应几乎总是“欢迎!”和以“我的 fursona 是 X”或“我的物种是 Y”开头的对话的组合。这些可接受的参与策略可以消除陌生人之间经常遇到的沟通障碍。在一个焦点小组中,一位 20 多岁的年轻兽迷说 (转述):

28 大会要求出示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才能进行登记。

徽章。该信息与印在徽章上的注册人 ID 号相关联,该 ID 号与用户名一起印在徽章上。²⁹ 大会安保人员被派驻在入口处,并将拒绝进入。

除非徽章被放在显眼的位置,否则不得进入会议空间。忘记的徽章必须找回,否则访问被拒绝。(EE4MB)。

“当我离开粉丝圈时,我不会和任何人说话。永远都不会。但在这里,我很舒服,我可以和人们交谈。”

此外,使用 fursona 进行互动的结构和规则可能对谱系中的兽迷特别有益,而粉丝圈建立的规范可以帮助缓解焦虑。fursona 不仅将有共同兴趣的兽迷与志同道合的人联系起来,增强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而且它们同时验证了 fursona 身份的独特组成部分。此外,当人们表达他们的 fursona 的细节时,他们正在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机会。这在我对 fursona 艺术功能的分析中变得很明显。

Fursona 艺术作为身份探索和承诺 拟人化艺术是兽迷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很多内容都以 fursona 为特色。对于那些没有艺术天赋的兽迷,他们可以委托艺术家创作他们的 fursona 形象。这要求赞助人

大声说出关于 fursona 的非常具体的细节。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可能会问一系列关于角色的问题,以引出更多细节并提高准确性 就像素描艺术家一样。有时,兽设角色的细节是通过参考表记录的。这些就像角色的蓝图,从多个角度表示角色的细微但重要的特征。参考表对于艺术和兽装委托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提高艺术表现的保真度。如果兽迷本身具有艺术天赋,他们可能会喜欢通过绘画来发展自己的角色。当然,兽设的细节和图像的内容需要在此过程中充实。因此,使用艺术品来发展角色的表现可以推动人们探索和致力于角色的细节及其含义。我的研究还表明,兽设和创造性的兽设艺术可以为想要探索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人提供掩护。普通观众和成人主题艺术都可以作为一种机制,探索人们对重要但往往敏感的身份问题的感受,因为他们

思考他们的 fursona 在不同的角色、形状和情况下的表现。兽迷们也可以分享这些 fursona 向其他人展示细节或艺术作品,以评估他们对正在探索的问题的反应 毕竟,这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兽设。对于在非兽人社交环境中探索其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元素的其他兽迷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

敌视多样性,这可能是在他们做出适合自己的事情之前,在个人身份的重要问题上试水的一种更安全的方式。探索 Fursona 细节 进一步说,fursona 的细节向自己和社区中的其他人传达了重要信息。通常会特别强调所选物种的相关含义

(或物种组合)。fursona 的视觉细节和个性特征通常经过精心挑选,并且很有意义。例如,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参与者这样解释他与 fursona 的关系:

“我四年前开始使用 fursona。那是一只狼,有着闪闪发光的橙色眼睛。我选择了狼……我高贵无比。我是一名癌症幸存者,已经 23 年了,所以那双橙色的眼睛就是让我继续前行的火焰。”

有意义的反思和个人成长。
fursona 特征的细节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当我与 fursona 爱好者谈论他们的 fursona 的演变时,他们有时会说这样的话(转述):

“当我加入粉丝圈时,我首先为我的兽设选择了一只狐狸。我想我之所以选择狐狸是因为我认为它能帮助我融入粉丝圈,因为它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物种。然而,经过两年多的思考,我认为野兔更适合我。”

在这些对话中,参与者会描述他们与该物种的共同点或欣赏并渴望更像其特征。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兽迷描述了他依次开发的三个兽设。第一个是他小时候的兽设

人类,对他来说,这个物种在审美上是美丽的。在他生命中的那个时候,他正在与身体形象问题作斗争,选择的物种更能代表他想要成为的物种,但在他心中并非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物种发生了变化,他与他的 fursona 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现在的 fursona 代表着力量、韧性和智慧,根据我对这个杰出、成熟和善于表达的人的观察,这很好地代表了他生命中这个阶段的状态。

Fursona 作为外化剂。

在非毛茸茸的世界里,治疗师采取了许多方法来帮助他们的客户了解他们生活中的情况。一种流行的方法是叙事疗法,它基于这样的假设:将问题从个人身上外化 将身份与自我分离。

问题 并创造一种新的生活结构,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White & Epston,1990)。Monk 和 Gehart (2003)对此进行了总结:

“叙事疗法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外化对话,它在来访者和问题之间创造了空间,以抵消压抑的、充满问题的故事,从而改变来访者与问题的关系。” (第 25 页)

在叙事疗法中,外化问题涉及定位挑战并将其分离出来,使它们成为人的外部部分 (而不是人的内部部分)。通过解构和外化与个人身份相关的问题 (即缺陷),然后将这些问题重建为外化身份,个人开始与通过他们的叙事重新构建个人的替代现实联系起来,并与他们为自己形成的新身份联系起来 (Gehart,2013)。通过采访参与者关于他们作为兽迷的经历,我既认识到又钦佩兽拟人的外化潜力,以及它们如何通过培养与考虑问题的治疗安全距离来缓解自我反思的过程。以下是一位参与者描述使用兽拟人作为主动反思工具的过程:

“我的 fursona 代表着我自己。有时我会将 fursona 置于我想看到的情境中,然后思考我会如何反应以及我的 fursona 会如何表现。”

因此,兽设可以被兽迷用来在战略和实践上帮助解决问题。其中一些策略可以被描述为兽疗,其中受人尊敬和有意义的兽设可以帮助

个人将问题外化,揭示对个人而言重要的事情,并最终揭示出对自身成长成为理想自我的细微认识。

身份成长。

总而言之,兽设对兽迷来说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我们也有定量数据直接指出了兽设对身份发展的作用。例如,在许多研究中,兽迷普遍认为他们的兽设代表了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版本,普遍认为他们的兽设也代表了他们真实的自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意

他们的兽设代表了他们自己最糟糕的部分。通过与其他兽迷谈论兽设,可以加强兽迷的客观身份 (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和主观身份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之间的一种“对应”,这对于身份形成至关重要 (Côté & Levine,2002)。此外,通过使用兽设与他人互动,通过兽设体验到的个人成长机会也可能转化为个人的其他实实在在的益处。例如,害羞、焦虑或自闭症的人可能会从与他人关于他们的兽设的结构化交流中受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因为积极的互动而获得经验和信心。

社区和 Fursona:鼓励和认可以促进成长对于某些人来说,走出舒适区可能很具挑战性,甚至会产生焦虑。然而,粉丝团可以温和地鼓励成员们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其一是使用 fursona,它允许自我反思,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安全的方式来验证通过 fursona 的身份探索 (例如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所尝试的自我版本。会议空间提供了另一个超越舒适区的机会,无论是在狂欢派对上放松,参加舞蹈比赛,举办兴趣小组讨论,还是参与某种公开演讲活动。Anthrocon 的首席执行官 Samuel Conway 博士曾经向我讲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体现了他对粉丝团的看法。

基本上,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上台,愣住了,然后跑下台。在任何其他环境中,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可能会引来嘲笑和责备,但不会

他的粉丝们对他的粉丝群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相反,观众们给这位年轻人送上了热烈的鼓励,他鼓起勇气回到舞台上,在欢呼和安慰的兽迷们面前表演。许多兽迷活动的一个更广泛的目标是让人们感到舒适和受欢迎,而这种方式在世界其他地方通常不会提供 更不用说提供便利了。

我也亲身体验过这种鼓励和热烈欢迎。当我带我的一位同事参加他在 CanFURence 的第一次毛茸茸大会时,我们被邀请在开幕式上发言。许多与会者都熟悉我和 Furscience,因为我们自 2016 年大会成立以来就一直参加。我的同事拿起麦克风,相当犹豫地介绍了自己。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并提供了有关他的生活经历 30 和研究专长的一些人口统计信息。令我们两人都感到非常惊讶。说实话,让我感到高兴的是 宴会厅里的数百人开始高呼“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中的一员!”来问候我的同事,并让他知道他可以成为这个粉丝空间。这件事发生已经快五年了,我仍然记得我对这群了不起的人所怀有的感激之情,他们尽其所能

让我的同事感到舒适和被接纳,而他三个小时前刚进入这个空间时还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我之所以提起这两个轶事,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看到的粉丝圈中微观层面发生的事情。害羞、新人或觉得自己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太合拍的人获得了机会和邀请,可以成为比刚来时更伟大的人,离开时感觉比刚开始时更有包容心、更自信。这并不完美。坏事和坏经历也会发生。人们可以带着很高的期望参加会议,然后失望而归,每当大批人群聚集时,事情就有可能不会完全按照计划进行。然而,我从事这个社区十多年的研究 涵盖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和人类学方法的定量和定性工作 的总体结论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粉丝圈给予的比索取的多。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进行深入而安全的反思的方式,而兽设的发展和接受兽设作为可靠沟通货币的社区则提供了这种反思方式。我对年长兽迷的采访尤其表明,欺凌的历史、严重的边缘化以及不同身份的职业让人们希望下一代能过得更好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种生殖力表达,我最想在未来的研究项目中进一步探索这种表达方式。

30 在社会工作领域,披露一个人的社交位置是标准做法。

之前的研究(即性别认同、性取向、种族等)。

一个初步框架:Furry Fandom 身份解决模型 (FFIRM) 我希望读者能够看到社区、fursona 和其他与 Fandom 相关的元素之间的联系,它们如何协同工作,为后现代社会带来的发展困难创造一种解药。请记住,在我们对身份解决的理论理解中,自我认同任务和社会认同任务包括对主观自我意识和连续性(自我认同)、人际交往中的行为连续性(个人认同)以及让更大的社区认可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社会认同)的认识。这一过程由探索和承担成人角色的行为促进。然而,在当代西方社会,身份解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我们常常会错过融入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事物的感觉。虽然强烈的个人主义信息可能会导致寻找一种独特的差异化自我感,但最佳的发展结果通常被肤浅的消费主义和快时尚所忽视,并且不会促进更深层次的自我反思。此外,成年过渡期的延长意味着我们很难获得技能并承担成年人的工作

允许自给自足的角色。最后,如果没有更大的社会结构给予我们,那么坚持比我们更大的东西(连贯的世界观)的价值观的能力可能会具有挑战性

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非个人或肤浅的互动,这会让我们感到孤立和孤独。我们一再面临太多的选择,但缺乏帮助我们驾驭它们的指导。毫不奇怪,这些社会条件最终会导致无法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或在探索自我的新版本时无法获得认可和反馈。然而,毛茸茸的粉丝群体有助于提供一种解决后现代社会社会和发展条件的解药,它为毛茸茸提供了社区、目标感、结构化的探索、真正的真实空间、情感和心理支持、成长鼓励、个性化的治疗工具,以及积极参与有意义的探索和致力于自我愿景的艰苦工作的机制。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强烈保护包容性的安全空间里。毛茸茸身份、毛茸茸资本和 Intrasonas:未完待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通过反思毛茸茸粉丝圈中与身份相关的过程,我开发了一个初步的、基于粉丝圈的身份模型。

形成,Furry Fandom 身份解析模型 (FFIRM;见图 24.2)。

图 24.2.Furry Fandom 身份解析模型 (FFIRM)。

FFIRM 基于对粉丝变量之间关系的定量分析、定性访谈和焦点小组,这些分析揭示了兽迷与动物之间有意义的互动

与社区中其他人的互动,以及对指导毛茸茸粉丝群体的规范结构的民族志观察。它强调了人们参与粉丝群体、融入社区和发展 fursona 的重要性,这可以促进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出现,我称之为内在自我意识。在适当的条件下,参与毛茸茸粉丝群体的个人可以发展毛茸茸身份,获得毛茸茸资本,并最终从强化、解决的非毛茸茸身份中受益。毛茸茸身份我在本章的开头提出了毛茸茸身份的定义,它指的是个人因参与毛茸茸粉丝群体而产生的自我意识和对社区的归属感。该定义涵盖了新埃里克森身份方法,并侧重于参与粉丝群体所获得的有意义的自我发现和社区联系。在这种解释中,毛茸茸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选择。社会学家称之为实现的社会身份。

然而,就像一些被污名化的既定社会身份一样,成为兽迷可能会引发个人的强烈需求,以了解他们如何融入被污名化的群体,这随后引发了对成为社区中的一员意味着什么的广泛探索 (Phinney & Rosenthal,1992)。因此,兽迷身份是兽迷圈有意义参与的产物,因为它通过以下方式传递:(1)建立强大规范和结构的社区体验,以及(2)开发一个或多个对个人有意义的兽设,促进与他人的互动、探索和验证。社区和兽设因素相互强化

其他并支持自我、个人和社会身份的成长。Furry Capital 在 FFIRM 中我建议,高水平的毛茸茸身份认同对个人有直接和间接的好处,包括毛茸茸资本的潜在增长。我将毛茸茸资本定义为个人、团体和社会层面的利益和技能,这些利益和技能源于参与毛茸茸粉丝圈,特别是与社会、关系、人际、情感和心理健康相关的利益和技能。除了支持毛茸茸身份认同的发展(自我意识和归属感)之外,通过参与响应社区和 fursona 而积极而有意义地参与毛茸茸粉丝圈也可能直接增加毛茸茸资本(可转移的利益和技能)。通过社区和 fursona 参与毛茸茸粉丝圈而获得的好处和技能具有超越

粉丝圈也是如此。例如,应对被污名化身份的不确定性可以促进重要的道德推理能力和自我效能的发展 (Côté & Levine,2002,2015; Phinney & Rosenthal,1992)。粉丝圈中强大的 2SLGBTQI+ 和其他边缘化个体可能会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协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从而创造出一种渗透到非兽类世界观中的社会正义心态。使用 fursonas 有助于培养沟通技巧和个人解决问题的技巧。自尊心可以通过掌握技能 (例如艺术)和对创造性劳动产品的深度依恋而产生。

参与社区和 fursona 活动可以培养真实生活所需的勇气,发展自主性,并更好地抵制以消费主义作为自我表达方式的诱惑。

最终,毛茸茸的资本可能会缓解工作、学校和个人关系中的挑战
在粉丝圈之外,也支持解决强大的成人 (非毛茸茸)身份的问题。

内窥镜。

另一个可能影响 FFIRM 并有助于身份形成的理论概念是内在性。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术语 (希腊语中的“内在”) ,是因为它意味着不和谐的改善 自我的共存,其中 fursona (或本质)和角色是内在联系和验证的。^{31,32} 我们的研究探索了兽迷的 fursona 和角色相互关联的各种方式。通常,fursona 是自我的理想化版本,但 fursona 和角色之间的相似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对于一些兽迷来说,fursona 和角色越来越接近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内在自我会逐渐融合在一起,并可能发展成为与个人高度相关的新的自我表征。这种内在自我会为兽设和角色提供自我的忠诚度,这种忠诚度在粉丝圈内外都存在。虽然我认为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呈现出兽设的特征更为常见,但内在自我也可能是个人自我反省的产物,这会导致随后想要修改现有的兽设,使其更准确地代表新兴的自我意识。在某些情况下,身份分辨能力较低的兽迷会通过兽设形成理想的自我意识,但由于意识到存在巨大差距而感到沮丧

理想化自我与自身存在感之间存在差异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差异与幸福感较低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粉丝社区可以作为促进成长的机制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当人们使用 fursona 与他人互动时,他们会获得

经验、认可和不断增加的自我舒适度。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化的自我版本 (由 fursona 代表)与角色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并会出现强大的内在自我。我更担心的是那些身份认同水平低和/或拥有负面身份并发展出具有负面属性或特征的 fursona 的 furrys。我们的数据检测到负面 fursona 与较低的幸福分数 (如自尊)之间存在相关性。此外,我对非毛茸茸样本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在 30 岁以后身份发展停滞不前,那么他们往往会遭受更多的精神困扰。

31 我加入了“本质”这个词,因为我认为“内在声音”的概念可能如此。

我们与兽人族和其他族群的工作也息息相关。然而,尽管
兽人/其他生物的身份不太为人所知,它们与兽迷对兽设的体验有着根本的不同。³² 我也喜欢暗示的真实性和对发展成长的认可,
茎。

来自积极的身份工作。

健康挑战 (Roberts & Côté,2014)。通过合并这两项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即身份未解决的人在创造一个

具有积极属性的兽设。此外,通过消极的兽设表现出身份认同度低的不良影响在中年和晚年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一些兽迷可能会在另一种需求变得明显时改变他们的兽设,例如渴望新的性格特征、质疑性别认同、探索性取向或解决无聊问题。然而,对于其他兽迷来说,当他们通过练习和与他人的接触获得了兽设所需的特征时,他们可能不再依赖或与兽设产生联系。

就像他们曾经做的那样。虽然一些兽迷会保留当前形式或稍微调整过的兽设,但其他人可能会开始探索新的或额外的兽设,这些兽设具有不同的个人意义,因为他们对意义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也有一些加入粉丝圈的兽迷已经完成了发展成人身份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的兽设可能只是对现有自我的认可,并略作修改(例如,“我的兽设就是我,他只是有六块腹肌”³³)。内部兽设主要由非兽迷角色驱动。兽迷也可能创造一个故意与角色截然不同的兽设,所以不会出现内部兽设。在这种情况下,兽设对身份发展没有太大的贡献,相反,它可能使人受益,因为它只是一个经常扼杀创造力的世界中创造力的出口,或者通过提供一个有趣的头像来促进与社区中其他人的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可以从兽迷身份(归属感)和兽迷资本(技能发展)的发展中受益,只是可能不会影响已建立的非兽迷身份认同感。局限性 and 未来方向 本论点存在一些局限性,而且目前 FFIRM 尚未考虑到兽迷与兽设发展的变化。这是因为理解兽迷与他们的兽设的关系很复杂。许多兽迷一生只有一个兽设,但其他兽迷有多个兽设。有些是连续的,有些是同时的。当兽迷开发出连续的兽设或多个兽设时,他们可能与旧的兽设有更大的亲和力和亲密度。

33 这真是一句名言。

新的 fursona,或两者兼而有之。新的 fursona 可能比角色更具差异性,也可能更相似。连续和多重的兽设可能意味着兽迷会经历上述所有情况。未来的研究将集中于理解兽设的演变并进一步发展这些想法。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FFIRM 中箭头的方向性。在目前的观念中,参与粉丝圈会导致一些兽迷获得兽迷身份、兽迷资本和非兽迷身份。参与粉丝圈也有可能促进内在兽设的发展,这可以双向影响角色和兽设。正如我们的研究

研究结果继续为 FFIRM 的各个部分提供信息,随着我们收集到更多纵向数据,我们将重新审视 FFIRM 中箭头的假设方向性。未来的研究还应评估毛茸茸资本与其他资本模型的关系。例如,Côté 的身份资本模型(ICM)³⁴ 强调“某些特定于环境的资源在许多角色和地位不再严格归属的社会中尤为重要,但几乎没有结构可以取代归属过程”(Côté,2016,第 5 页)。也许毛茸茸资本是一种特定于环境的身份资本形式,它通过社会资本(Putnam,2000)联系提供好处,而社会资本又支持各种自我认同优势,如整合和分化。毛茸茸资本是否被重新概念化为现有身份资本模型下的独特资源/障碍,是否完全或部分与 ICM 已经包含的其他元素(如社会资本)重叠,或者是否完全与现有的资本概念相邻,这仍然是一个问题。Côté 和 Levine (2015) 还认为,需要更加关注对身份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毛茸茸粉丝群体能够支持自我、个人和社会身份,促进从地点到空间的联系的超越,并产生一种创造、培养和验证反思的机制,最终实现身份探索和对自我和他人的承诺。

社会概念是我期待进一步探索的东西。总而言之,毛茸茸的身份,

毛茸茸资本和 intrasone 理念都利用了这样的观念:对于一些人来说,毛茸茸的粉丝群可以帮助调动一个人最好的自我,并获得技能、社会福利、机会和个人成就。

虽然这里提出的模型描述了我所推测的人们参与毛茸茸粉丝圈时发生的情况,但 FFIRM 的基本结构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粉丝圈或休闲活动。

34 Côté 和 Levine (2015) 的第 6 章对该概念进行了很好的介绍。

为普通读者而写的。

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的机会,并通过有意义的、自我创造的角色来实现。最终,需要更多的时间、数据和观察来绘制出毛茸茸粉丝圈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论模型,以及它与身份解决的关系。参考文献 Adams, G. & Marshall, S. (1996). 身份的发展社会心理学: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青少年杂志,19,429-442。<https://doi.org/10.1006/jado.1996.0041> Anderssen, N., Sivertsen, B., Lønning, KJ, & Malterud, K. (2020). 挪威跨性别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BMC Public Health,20,第 138 篇文章。[https://doi.org/10.1186/s12889-](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0-8228-5)

020-8228-5 Arnett, JJ (2000)。新兴成年期: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发展理论。美国心理学家,55 (5), 469-480。[https://doi.org/10.1037/0003-](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5.469)

066X.55.5.469 Arnett, JJ (2004)。初显成年期: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曲折道路。牛津大学出版社。 Braithwaite, J. (1989)。犯罪、羞耻和重新融入社会。

剑桥大学出版社。 Côté, JE (2000)。《停滞的成年期:成熟度和身份的不断变化的性质》。纽约大学出版社。 Côté, J. (2006)。《身份研究:我们距离发展身份社会科学还有多远? 对该领域的评估》。《身份》,6 (1),3-25。<https://doi.org/10.1207/s1532706xid06012> Côté, JE (2016)。《身份资本模型:理论、方法和发现手册》。未发表的手稿,纽约大学社会学系

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西安大略大学。 Côté, JE 和 Allahar, A. (2011)。降低高等教育:企业大学的崛起和通识教育的衰落。

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Côté, JE 和 Levine, C. (2002)。身份形成、机构和文化:社会心理学综合。Lau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Côté, JE 和 Levine, C. (2015)。身份形成、青年和发展:一种简化方法。心理学出版社。 Durkheim, E. (2014)。社会中的劳动分工。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 Erikson, E. (1959)。身份和生命周期。Erik Erikson 精选论文。国际大学出版社。 Erikson, EH (1968)。

身份:青年与危机。

诺顿。埃里克森,EH (1978)。成年期。WW 诺顿。

Gergen, KJ (1991)。饱和的自我:当代生活中的身份认同困境。Basic Books。

Gehart, DR (2013)。掌握家庭治疗能力:理论和临床病例记录的实用方法。Cengage Learning。Hihara, S., Sugimura, K. 和 Syed, M. (2018)。形成

当代社会中的消极身份:揭示最困难的身份解决方式。

Identity, 18 (4), 325-333。<https://doi.org/10.1080/15283488.2018.1524329> Kornhauser, W. (1959) 大众社会的政治。Free Press。Marcia, J. (1964)。自我身份状态的确定和构建有效性。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

Marcia, JE (1980)。青少年时期的身份认同。J. Andelson (编辑),《青少年心理学手册》

(第 159-187 页)。Wiley。Monk, G. 和 Gehart, DR (2003)。社会政治活动家还是对话伙伴?区分治疗师在叙事和协作疗法中的地位。家庭过程,42 (1),19-30。<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2003.00019.x> Plante, CN,Reysen, S.,Groves, CL, Roberts, SE 和 Gerbasi, K. (2017)。幻想参与量表:积极和消极幻想参与的灵活衡量标准。基础与应用社会心理学,39,127-152。

<https://doi.org/10.1080/01973533.2017.1293538> Phillips, TM, & Pittman, JF (2003). 贫困青少年的身份认同过程:探索经济劣势与青少年主要任务之间的联系。Identity, 3 (2), 115-129.<https://doi.org/10.1207/S1532706XID030202> Phinney, J.

S., & Rosenthal, DA (1992). 青少年的种族认同:过程、背景和结果。在 GR Adams, TP Gullotta 和 R. Montemayor (Eds.), 青少年身份形成 (pp. 145-172)。Sage Publications, Inc. Putnam, R. (2000). 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崩溃与复兴。

Simon and Schuster。Roberts, SE (2007)。长期成年过渡中的身份阶段解决:身份问题清单的开发和验证 (博士论文)。

西安大略大学。Roberts, SE 和 Côté, JE (2014)。身份问题清单:成年期长期过渡中的身份阶段解决方案。《成人发展杂志》,21,225-238。<https://doi.org/10.1007/s10804-014-9194-x>。

Schwartz, B. (2000)。自决:自由的暴政。美国心理学家,55 (1), 79-

8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1.79> Steinberg, L. (2001). 我们知道一些事情:父母青少年关系的回顾与展望。《青少年研究杂志》,11 (1),1-19。<https://doi.org/10.1111/1532-7795.00001> White, M., & Epston, D. (1990)。叙事手段与治疗目的。WW Norton & Company。Yoder, AE (2000)。自我身份地位形成的障碍:Marcia 身份地位范式的背景限定。《青少年杂志》,23 (1),95-106。<https://doi.org/10.1006/jado.1999.0298> 尾注 非标准化系数表示大小 (离零越远,强度越大)和方向 (正/增加或负/减少)

独立变量 (例如阶梯分数)与因变量/结果变量 (身份分数)之间的关系。将独立变量增加一个单位 (例如,在阶梯量表上增加一个点),意味着您在因变量 (自我认同)上的预测分数将会增加

阶梯式非标准化贝塔值 (阶梯式非标准化贝塔值为 0.18) 的影响。阶梯式在三个模型中的影响 自我认同 (可能的分数为 2-12)、社会认同 (可能的分数为 2-12) 和总

身份认同 (可能的分数为 4-24) 表明随着阶梯测量值 (1-10)上的每个点上升,我们可以预测自我认同任务的分数会增加 0.18,社会认同任务的分数会增加 0.31,总体身份认同任务的分数会增加 0.50 (当模型中所有其他独立变量保持不变时)。因此,阶梯得分较低的人 (他们在阶梯问题上勾选 2)的自我认同分数预计会增加 0.36,而阶梯得分较高的人 (他们勾选 10)的自我认同分数预计会增加 1.8。阶梯得分越高意味着预测身份认同的分数越高。这种解释适用于模型中的连续 (或缩放)独立变量 阶梯、认同、年龄、理想、开放性。

对于分类变量 (自闭症和性别),非标准化 beta 允许与指定的参考类别进行比较 (不确定他们是否属于自闭症谱系和性别流动/非二元性别)。因此,

跨性别女性自我认同任务上的得分预计比非二元性别/性别流动者高 0.57 分 (设置为零),而顺性女性在自我认同测试上的得分预计比非二元性别/性别流动者高 0.70 分 (显著高)。为了解释自闭症数据,非自闭症谱系患者在自我认同方面的得分将比不确定的患者高 0.72 分 (设置为零)。

从零到零,有自闭症的人得分会比不确定的人高出 0.52 个单位。

计算标准化系数是为了比较每个独立变量 (阶梯、认同)对因变量 (认同分数)的相对影响。当独立变量使用不同的指标时,这很方便,例如认同用 1-7 的尺度来衡量,而阶梯用 1-10 的尺度来衡量。如果我们只使用非标准化系数,那么很难将 beta 分数相互比较,因为它们使用的测量单位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复杂的计算来获得所谓的标准化 beta (在自我认同模型中,阶梯为 0.17,认同为 0.24)。这使我们能够看到认同

在预测自我认同方面比阶梯更有影响力,但在社会认同任务中,阶梯比认同更有影响力。这些对于了解变量的相对重要性非常有用

在检查连续变量时,模型中标准化程度较低。但是,标准化不太适合解释分类变量,因此未报告这些变量。致谢感谢我的导师 James Côté 教授审阅本章。本研究部分由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

第 5 部分。

谢幕。

第 25 章。

持续追踪:我们下一步该去哪里?
考特尼 “努卡”普兰特。

当我们读到这本书的结尾时,我想起了曾经有一次在毛茸茸大会上介绍完我们的研究结果后收拾行李时,一个毛茸茸爱好者问我的一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能完成?回顾十多年的毛茸茸研究,我不禁对这个问题微笑,因为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在这么多年里,我想不出有哪一次比刚开始时更接近完成。这只是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一部分意义:你找到的每一个答案都会引出两个新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对一个主题了解得越多,你就越明白自己对它的了解有多少!1这种试图回答相对简单的问题,却发现兔子洞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的过程,一直是《毛茸茸科学》中反复出现的故事。 2 正如你在本书中看到的,一开始就弄清楚如何正确提问可能会充满错误和错误的开始(例如,我们通过让兽迷选择“雄性”或“雌性”来研究性别的过于简单化;参见第 15 章)。一旦我们得到答案(例如,最常见的 fursona 物种

如果我们把一个关于未来研究的想法(例如“为什么是狼?”)传播给兽迷、学者和普通大众,那么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更好的问题(例如“是的,但为什么是狼?”)。这样做的结果是双重的。首先,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耗尽研究思路。事实上,许多毛皮科学团队的成员都保存了长达数页的想法和问题清单以供未来研究,其中一些来自他们自己阅读的学术文献,另一些来自兽迷或外行对我们之前发现的询问。即使我们在每次调查中都会仔细回答一些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在这些清单上添加比我们能够回答的更多的问题。

至少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没有东西可研究!第二个结果 也是更重要的一个 是我们对兽类的了解状态是,并且将永远处于

变化。的。

1 事实上,心理学家甚至为此起了一个名字:邓宁-克鲁格效应!

(Dunning,2011)。2 正如我们在第 3 章中所述,Furscience 团队的第一位成员 Gerbasi 博士。

进行毛茸茸的研究,以这种确切的方式开始 - 试图回答关于名利场文章中印刷的毛茸茸刻板印象的真实性的简单问题!

当然,我们的一些发现在大量研究中足够可靠,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确定它们不会改变,或者如果改变,也会以相对缓慢的方式改变。例如,在过去十年中,毛茸茸的平均年龄没有太大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确定,从现在起五年后,大多数毛茸茸的年龄仍将处于十几岁到二十五岁左右(见第 13 章)。其他,

然而,在本书出版后的短短几年内,这些概念很可能就会过时!例如,仅在过去五六年中,我们就看到认定自己是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或性别酷儿的兽迷数量显著增加,而且随着更广泛的文化规范变得更加包容,以及下一代发展出更好的词汇和理论框架来理解和阐述他们的性别认同,这个数字可能还会继续增加。当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关于跨性别者在粉丝圈中普遍程度的数字 或者用来描述他们的术语,甚至性别概念本身 可能已经过时了。

在整本书中,我们鼓励读者不要将这本书视为关于兽类的最终、不可动摇的真理,而应将其视为时间的快照。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对某一特定时刻兽类研究状态的一瞥,但要注意的是,任何未来的研究都可能颠覆我们对任何这些主题的理解。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称其为一份活文件,但我们可以尽可能自信地预测,这本书几乎肯定会有第二版,而且它将涉及我们在此处介绍的内容的各种更新和补充。³ 那么,兽科学和我们的研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虽然很难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意外的发现并让研究人员走上一条全新的研究路线,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几条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研究路线,这些路线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进行。首先,我们仍然非常有兴趣了解兽迷们如何利用粉丝空间和兽迷内容的幻想主题来塑造和发展连贯、积极、稳定的身份认同感。我们希望开展更多研究,更直接地解决所涉及的过程,包括观察(也许是纵向的),我们是否可以长期追踪兽迷们对自己的看法的变化。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第二项研究是更好地了解互联网在粉丝动态和毛茸茸行为中扮演的角色。近年来,我们看到了毛茸茸行为的盛行。

³ 但是,如果这本书太长,我们可能需要将其分成两部分。

音量已设定!

讨论已经不再主要在论坛上进行,而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Telegram 等群组,以及最近出现的 VRChat 等程序。许多兽迷热切地告诉我们,能够在虚拟现实与其他兽迷互动,以兽化形象走动,是他们最喜欢的兽迷相关行为。为此,在撰写本书时,我们正在进行两项研究,评估兽迷中的 VR 使用情况,并开始深入研究哪些兽迷最有可能使用 VR,他们为什么使用 VR,以及虚拟空间中的互动与现实世界空间中的互动有何不同。⁴ 我们研究的另一个非常感兴趣的领域是政治和激进主义在粉丝空间中日益增长的作用。随着粉丝空间中政治和激进主义的数量不断增加,

未来,跨性别兽迷的人数预计会增加,而且由于这仍然是热门政治讨论中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我们完全相信兽迷圈不仅会成为逃避现实的空间,还会成为政治组织和活动的空间。希望该空间保持政治中立的兽迷和越来越多认为非政治性的兽迷圈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兽迷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加剧。记录这种粉丝圈转变的动态将会非常有趣。我们还希望更好地研究那些在粉丝圈和我们的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兽迷。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了它是多么富有成效

进行定性研究,深入了解种族化的兽迷、自闭症患者的丰富细节和生活经历
兽迷、跨性别兽迷。除了直接跟进这些采访中提出的众多问题外,我们还希望利用从这种方法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寻找和

研究其他经常被忽视或被压制的兽迷群体。例如,最近有几位兽迷提醒我们,我们的大会和在线调查经常忽略

有残疾的兽迷或年纪较大的兽迷,因为与主流有点脱节

那些不是狂热粉丝的人,或者在与其他兽迷互动时比较保守的人,可能没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调查。我们还想找到一种方法来研究 18 岁以下的兽迷

理想情况下,研究对象应该是 13 或 14 岁的毛茸茸爱好者,即刚刚进入毛茸茸粉丝圈的年轻人,以便更好地了解作为毛茸茸粉丝圈中未成年人的动态,并更好地了解作为毛茸茸粉丝圈的早期阶段 从毛茸茸媒体的粉丝转变为毛茸茸粉丝圈的活跃成员。

4 作为赛博朋克流派的长期粉丝,我必须克制住使用这个术语的冲动。

“肉体空间” 指的是现实世界!

无论我们未来的研究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相信 Furscience 将继续致力于利用科学帮助其他人 无论是否是毛茸茸爱好者 更好地了解毛茸茸爱好者的粉丝群,并帮助消除对毛茸茸爱好者的偏见。我们希望这本书在这方面对您有所帮助,并感谢您 无论您是直接参与我们研究的毛茸茸爱好者,还是只是想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粉丝群,毛茸茸爱好者的父母,想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新兴趣,学者和潜在的未来合作者,从另一个理论视角批评我们的工作,还是尽职尽责并试图写出最准确的关于毛茸茸爱好者的文章的记者。如果没有你,这本书,以及我们的研究以及过去十年的不可思议的旅程都不可能实现。参考文献 Dunning,D. (2011)。邓宁-克鲁格效应:对自己无知的无知。实验社会心理学进展,44,247-296。<https://doi.org/10.1016/B978-0-12-385522-0.00005->

6.

作者简介。

凯瑟琳·格巴西。

Kathleen Gerbasi 是一位刚刚退休的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畜共患动物学家。她是第一篇同行评议的已发表的兽迷学术研究的主要作者。她目前研究兽迷群体以及兽人和其他兽类的身份。Courtney “Nuka” Plante Courtney,或 Nuka,这是他的朋友和兽迷们对他的称呼,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2014 年毕业于滑铁卢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 Bishop's 心理学副教授

加拿大魁北克省舍布鲁克大学。他“正式”从事兽迷工作已有 15 年多,但他对兽迷媒体的兴趣甚至比这还要早。Nuka 的研究兴趣包括污名、群体认同和幻想,以及所有这些过程在粉丝文化背景下如何运作,

包括兽迷、小马迷、动漫迷和星球大战迷。他还更广泛地研究媒体对我们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这是他基于研究的第五本书。斯蒂芬·雷森 斯蒂芬·雷森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科莫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与个人(例如粉丝身份)和社会身份(例如粉丝圈)相关的主题。

Sharon E. Roberts Sharon E. Roberts 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雷尼森大学学院的副教授。她的教育背景是跨学科的:心理学(BAHns)、社会学(MA,PhD)和社会工作(MSW)。她是 IARP / Furscience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Elizabeth Fein Elizabeth Fein 博士是杜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她是《自闭症谱系生活:社区中的自闭症和青年》(纽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的作者,也是与 Clarice Rios 共同编辑《自闭症翻译:关于自闭症谱系条件的跨文化对话》(Palgrave,2018 年)的联合编辑。作为一名心理人类学家和执业临床心理学家,她的工作重点是心理学和文化的交叉点。她是合成流行乐队 Take Me With You 的主唱,也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Treasure 团队的 DJ。

弗朗西斯你好亨利。

Frances 是加拿大西部大学国王学院的历史学客座副教授。她于 2019 年获得西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近代早期欧洲的同性恋,特别是性、性别、宗教和法律的交叉点。她正在将她的论文改编成一本书。Anna Renee Henry Anna Renee Henry 是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她的研究重点是残疾 (特别是精神疾病)和耻辱。在滑铁卢大学雷尼森大学学院读本科时,她作为 Furscience 的成员与 Sharon Roberts 博士密切合作。她继续与他们合作出版许多即将出版的出版物。Thomas R. Brooks III Thomas 博士

R. Brooks 是新墨西哥高地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他是人类联系实验室的主管,他和他的学生在那里研究人类在浪漫、技术、形而上学和教育背景下如何建立和维持关系的心理学原理。Thomas 是《CAPE:粉丝兴趣的多维模型》一书的作者之一。Camielle Adams Camielle 或 “Cami”是一位充满激情和深刻敏感的作家,通常会埋头读书。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塔斯基吉大学,目前是卡尔加里大学的研究生,主修政治学。她目前正在研究社交媒体与右翼国内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

查看出版统计数据。